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　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編輯說明

編者

民國八十六年，編者整理舊筆記時，找到一份廣公在六十三年七月法會開示的記錄，同時，廣公的一位弟子所保存的另一份資料也適時出現，將兩份資料互相對照編輯而成「廣公上人開示」，在時間上來說，這份資料應該是最早的，只是當時因緣不具足，未能呈現在眾人眼前，今依據時間先後，收錄在初編的前面，而成「增訂本」。

廣公上人事蹟初編，是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是在廣公圓寂後不久，蒐集報章雜誌所發表有關廣公的文章，倉促成書，當時共印五千冊，出書後發現錯誤太多，於再版時已予更正。

初版出書後，不到幾個月即迅速爲人索光，故於同年九月再版五千冊。初版、再版均以三十二開本出書，三版即改爲二十五開本。在內容方面，初版、再版的文章全部相同，再版除了改正初版文字的錯誤外，並按文章發表的時間先後編排。到第三版，方加入「廣公上人與宣化長老對話錄」，及最

後的「神異篇」。在照片方面，加入承天禪寺重建前的三聖殿與廣公紀念堂等照片，又有廣公生活舊照，及圓寂前兩天的活動照片數幀。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再加入「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總誦』」一文。

本事蹟初版、再版、三版，每版印五仟冊，出書後均迅速爲人索光。在第四版時，有人建議將前三版改正的部份，作一說明，當時因常住事物繁忙，不遑改正，故在此特予說明。

目錄

一、廣欽老和尚事略……5
二、廣公上人開示……11
三、我與廣欽老和尚的因緣……59
四、我與廣欽菩薩的一段因緣……69
五、廣公上人與宣化長老對話錄……75
六、廣欽老和尚訪問記……78
七、無處不自在的水果法師……87

八、廣欽老和尚的「念佛三昧」……95
九、廣欽老和尚雲水記……103
十、廣欽老和尚如是說……135
十一、廣欽老和尚掀起受戒熱潮……139
十二、燈傳無盡……147
十三、懷念善知識嘆廣老之涅槃……149
十四、讚（傳供大典時唱）……156
十五、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總誦」……157
十六、神異篇……168

廣欽老和尚事略

老和尚於遜清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誕生於福建省惠安縣黃姓家中。因家境清寒，其兄無錢娶妻，師四歲，父母將其賣至晉江縣城南門外李家作養子，父李樹，母林菜。師自幼即體弱多病，惟宿具慧根，隨母奉佛茹素。稍長，養父母相繼去世，所遺田地，近親覬覦之。師深感世事無常，頓萌出家之念，遂將田地分送近親，投泉州承天寺出家。

承天寺之方丈上轉下塵老和尚，命師皈依修苦行之上瑞下芳法師。瑞公即命師作外坡職事，如種菜除草等。其後由於特殊因緣，曾往南洋有年，迨返承天寺，年已三十有六，方在上瑞下芳法師座下披剃，法名照敬，字廣欽。師出家之後，專志苦修，食人所不食，爲人所不爲，常坐不臥，一心念佛。

民國二十二年，師謁莆田縣囊山慈壽禪寺妙義老和尚求戒，時年四十二。具戒歸來，師決志進一步潛修。遂請得上轉下塵老和尚之應允，攜帶簡單衣物及十餘斤米，前往泉州城北清源山，覓得半山岩壁石洞爲安身之處。師在深山洞中坐

禪念佛，米盡糧絕，即以樹薯、野果充飢，山中多猴虎，久之，人獸相處了無畏懼，遂有猿猴獻果、猛虎皈依之事，「伏虎師」之雅號乃不脛而走。

師常入定，曾一定數月，不食不動，甚或鼻息全無，眾人誤謂師已圓寂，屢請方丈準備火化。時律宗高僧弘一大師，卓錫永春普濟寺，聞之，趕至承天寺，即同方丈上轉下塵老和尚等數人上山探之，方曉師在定中，甚爲讚嘆，乃彈指三下，請師出定。

凡茲歲月，已歷一十三載，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師下山返承天寺，次年秋掛搭於廈門南普陀，住後山石洞禮佛。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師年五十有六，於農曆六月十五日由廈門乘英航號輪船渡海來台，十六日午抵基隆，先在極樂寺、靈泉寺、最勝寺等處掛搭，七月初，復往台北芝山岩，中秋後再往新店吊橋南岸半山上之日式空屋，是時亦常往返於台北法華寺，於該寺有夜度日本鬼魂之事。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春，師於新店街後山壁間鑿石洞，命名廣明岩（今之廣明寺），四十年再於右後方上側大石壁雕「阿彌陀佛」大石像，左下鑿石洞（現廣照寺內天君殿）；大佛龕總高二丈六尺，寬一丈九尺，深九尺，佛身高二丈一尺，蓮座寬八尺，深六尺，高三尺，是乃開台灣鑿石佛風氣之先。

四十年（辛卯）十一月，師聞土城三峽交界處成福山上有一天然古洞，即率徒四人，攀藤而上，果獲一大石洞，高兩丈餘，長數丈，深可兩丈。師是夜獨住洞中，洞口朝東，日月甫升，光霞入洞，故師以「日月洞」三字名之。洞頂有泉，而泉水清澈，飲之甘美可口，神清氣朗。自此師復過隱居之生活，四十一年五月始蓋洞外木屋三間，中奉「地藏菩薩」聖像。師留山三年，並於洞頂另蓋茅棚接引弟子同修。四十二年二月師又上山頂大石前搭一小棚自住。

四十四年（乙未）三月，板橋信眾在北縣土城火山購地供師，即今承天寺所在，該地原係一片竹林，人跡罕到。師等由小徑入林，砍竹約三尺見方，並將砍下之竹編爲床榻，上敷細草，趺坐其上，謂隨眾曰：「坐此甚好，汝等可返。」五月間，闢地搭蓋瓦屋一間，供奉佛像。次年再回新店廣照寺。

四十七年（戊戌）年底，師復返火山。次年（己亥）又添茅棚數間。四十九年（庚子）四月，興建大雄寶殿，爲紀念祖庭，命名「承天禪寺」，火山則稱「清源山」。五十一年再建三聖殿。

五十二年（癸卯），是年師七十二歲，曾應善信之請，往花蓮天祥住數月，協建祥德寺，（今天峰塔即師當時茅亭禪坐之位），旋應中部弟子請至台中龍井

山上之南寮，創建廣龍寺。五十三年（甲辰），師再返土城承天寺，年底建山門，並將茅棚改建鋼筋水泥之方丈室，相繼於五十四年九月建齋堂及廚房，承天寺的初步建設，於是完成。

承天禪寺初期之磚瓦房，係匆促建成。時日既久，地基陷落，牆壁龜裂，故於民國六十五年春，開始重建。首先將三聖殿前之女眾寮房，改建成兩層鋼筋水泥樓房。次年秋，開山整地，拆除舊有之三聖殿、齋堂、廚房、大雄寶殿、男眾寮房及方丈室等。六十七年春，於大雄寶殿原址上，建三聖殿與兩層寮房，再依山坡地形，建祖師堂；於齋堂原址，復建兩層齋堂及廚房。六十八年啓建新大殿。七十二年大悲樓於新大殿右側山坡下奠基，今大悲樓結構體已近竣工。

民國五十八年，師又於土城鄉公所右後方，創建廣承岩。六十七年，該岩復建華藏塔，其後大雄寶殿、兩廂禪房、地下室、藏經閣、羅漢殿、講堂及上下樓禪房，亦陸續建成，後又翻蓋地藏殿等，完成現今之新貌。廣承岩之建築，由傳斌法師主其事。

七十一年（壬戌）九月，師又派隨侍左右十多年之弟子傳聞法師至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創建「妙通寺」。迄今大雄寶殿、五觀堂、念佛堂、女眾寮房均已

落成，行將供師靈骨之「靈山寶塔」亦正興建中。

七十三年七月，師移錫該寺，並於七十四年十月傳授三壇大戒，求戒之四眾弟子，多達數千，並啓建水陸大法會，廣度眾生，盛況空前。

師起居簡樸，平易謙和，縱年近百齡，行不用拄杖，不用人攙，身輕體健，動作敏捷，住則常坐不臥，並時坐於室外，或露天、或廊簷下。食則自七十八歲，改以流質。

七十四年歲末，師以看承天禪寺之大悲樓建築爲名，急欲返北，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傳悔法師南下，二十六日迎師回承天寺，北部四眾聞訊莫不蜂擁以至，次年正月初一清晨，師召集各分院負重任之弟子及承天寺大眾，一一囑咐，並言圓寂後火化，靈骨分別供於承天寺、廣承岩、妙通寺三處。早齋後即示意欲返妙通寺，眾以師意既堅，不敢強留，即送師南下。

師抵妙通寺後，日以繼夜念佛，有時自己親打木魚並囑弟子一起念佛。初五，師瞻視清澈，定靜安詳，毫無異樣。午後二時左右，忽告眾曰「無來亦無去，沒有事」之語，並向徒眾頷首莞爾，安坐閉目。少頃，眾見師不動，趨前細察，乃知師已於念佛聲中，安然圓寂。

綜師一生，貧苦孤露，堅毅篤樸，宿慧萌芽，潛修百苦，卒致徹悟。渡海來台，冥陽兩度，禽獸馴歸，更以禪悅代替火食，歷半生歲月，其昭示修行之典範，踐履頭陀苦行之正則，誠堪與古德共讚。惜以眾生福薄，遽爾示寂。惟願不捨悲智，再駕慈航，廣度群迷，導歸淨土，共成無上菩提，不勝馨香禱祝者也。

廣欽老和尚圓寂贊頌委員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師駐錫承天禪寺，自民國四十四年三月起，至七十三年七月，移錫妙通寺止，前後共計三十餘年。民國七十三年春，妙通寺初建，農曆二月大悲法會後，師即去妙通寺，去前示意，每月大悲法會時，即會返山，如是每月台北高雄，兩地奔波。至五月份大悲法會，師雖回山，適逢北部有名的「六三」水災，承天路口的積水，深及腰際，車輛不能通過，參加大悲法會的信眾，只有六七個人，從此以後，承天禪寺的大悲法會，老人即不再返山了。

是年農曆七月，承天寺啓建地藏法會時，老人再返清源。可是沒有等到法會圓滿，在當月中旬，就去妙通寺了。及至十月，老人九十晉三華誕時，又回承天禪寺慶祝，在祝壽佛七中，老人向四眾弟子宣佈了來年傳戒地點，改在妙通寺。（編者補述）

廣公上人開示

日期：民國62年2月6日拜訪大仙寺開參老和尚之對談法語

開參和尚說：「善生樹下聞水音，古今勝景現目前，得意忘憂無價寶，本珍非佛亦非心。」師父曰：「不要錢才有錢。」開參和尚：「做人不染塵。」師父曰：「衣、食、住放下才能了生死。」開參和尚：「念頭一起走生死。」「他鄉逢故人。」「多謝法師金口玉語。」

師父曰：「歡喜苦行。」開參和尚：「歡喜樂行——任他去，任他來。」開參和尚又說：「身心俱不出家，身心俱出家，身出家心不出家，身不出家心出家。」

△石上談法

開參和尚：「樹皮一樣青，開花結子二分明。」

「三腳禪師能度師。」

「明心見性不殺亦太平。」

「修利修利，修無利去生死。」

「淡飯腹中飽，萬事隨緣了。」

心覺師問：「楞嚴經中此云……非幻……亦非……。」師父曰：「六根分別則有生滅，凡六根所觸皆有生滅，成五濁惡世，無分別則無生滅。」心覺師：「分別即賊，對不對？」師父曰：「對不對亦是分別。」心覺師：「以賊攻賊。」「指月錄中此載，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的公案。」師父曰：「二個皆不對，因起無明故。若無無明，則二人皆對、皆不對。」心覺師：「早上趙州答無是爲破那僧之有執，下午趙州答有是破那僧之無執。」

△一澳籍比丘森義法師問：「師父從那裡來？」師父答：「從無所住來。」法師聽了很高興，說：「這是見性的話。」師父問：「你今天來，是你來還是誰來？」法師：「是我來。」師父：「還有一個我來，就不對。有一個色相來去還是有生有滅，皆是幻化。本性無來無去，不生不滅，無我無你。講話沒有準備，不想，一問馬上能答，就沒有來去，我們講話經過想，就有來去。佛法不可思議，用嘴講的還不是。」法師：「請師父開示有關修行方

面。」師父：「受戒是受忍辱。耳聽到別人罵你、刺激你，不理那就是戒。」法師：「修行很難，尤其這耐性更難，如忍一星期、二星期、一月甚至一年、三年都容易，一生中忍辱是不簡單。」師父：「出家人的無明像火，在家人的無明像煙。」

△某法師：「我的關房很小，空氣也不好。」師父：「如果心閉關，這個身已夠用了，如果身閉關，那事情（條件）還很多。」某法師：「般舟三昧是智者大師所謂四種三昧中的一種長行三昧，師父所行的是一種長坐三昧。」師父：「我不曉得我在做什麼，你不說，我也不知道，沒說我在做什麼。」

日期：民國63年

有一女居士問：「我學佛三年，什麼都不懂，只曉得念南無阿彌陀佛，有人說佛、魔只差一點，不曉得怎樣才是？」師父答：「佛、魔都是我們想的，正念就是佛，邪念就是魔。」居士又問：「我學佛僅短短三年，只知念佛，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山上，只有二、三個月住家中，我在山上念佛，有一

種感應，就是我家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知道。」師父說：「你這樣就是沒正念，掛念家事，念佛不一、不專，有雜念就沒正念，你剛才說要學佛，學佛就是對世間的念頭要放下。」

△中國歷史文化講禮義，有大乘、小乘佛法，人如無禮義，學佛較難。中國自古有禮義忠孝，順道而行則社會安定，國泰民安。現代花花世界，要得人身則不容易，不講禮義忠孝，即使得個博士，也難以救人。博士學些有色相的、有生有滅的東西，只能危害，不能救人，眼所見，有生必有滅。古之聖賢有禮義、照規矩，世界太平可救人。

△我們的無明就像雲一樣，有時將日光圍住，凡事要從無明修，不起無明火，不生煩惱，不忌妒人，如忌妒人會墮在三惡道，來生不知是否能再得人身。所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土難生。

△心裡包藏什麼都有，要用即有，沒有用就沒有，此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食眾生肉即食自己肉，殺人即殺己，說人是非即說自己，說人不好即

自己不好。我們出家之事不可說給在家人聽，每一道場皆有一位羅漢，你講人家，說不定就講到羅漢。外面都在造幾丈高的佛像、幾萬尊佛像，你們只管念佛 、苦行、粗衣淡飯，自然有人供養，比他們裝佛像還好。

△要苦行才能得到智慧、佛報、福報。佛報——人家看我們直生歡喜心、恭敬心。福報——人間供養，但要惜福，不能太奢侈，雖然有福報，要有度量，好的給別人，不可執著。

△自己精進也不知，要順其自然，不能太執著（指執著要用功）。

△佛法不離世間法，就是喻要度人，說法說些包含社會上因果關係，要與社會來往。又世間不離佛法，就是說社會上種種須靠佛法，才能揚善除惡。

△有人問師父：「爲何不想多睡，卻都沒辦法？」師父答：「就是有種種慾念，好比：嘴愛吃，愛吃就愛睡；鼻愛聞香，聞香就散亂心；耳愛聽，就有愛情、愛別離苦；眼愛看就動心，一動心就入心。」

△外道說：「我要修到長生不老。」師父說：「我這身體沒寄託，但我

的靈光有寄託，有個地方可去，有一天靈光會離開這個假體。但我對身體有準備，靈光也有個去處，即身體歸四大，靈光往西方，而你呢？」外道說：「我的靈光在宇宙萬物。」師父說：「靈光寄託在宇宙萬物很危險，還會改頭換面，四生中還有份。眼所見，有生必有滅，宇宙萬物仍會壞。這身體讓你住兩千年，坐在那裡，像石頭仍會壞。」

日期：民國63年1月14日

師父說：「度眾生不是用說的，是要修到無形中能感化人，不是拿個什麼東西來弘法。」度輪法師：「是的，處無爲法，行不言教。我現在要做什麼事都能夠辦到，譬如我要現在所住的三藩市不地震，就不地震，不是地不會動，而是我能使之不動。以前我在香港，颶風要來，我能使之在二十英里外不來。在東北做沙彌時，就有許多鬼、神、龍、狐狸精等都來皈依，現在我度的這些美國弟子，就是我打他們、罵他們，他們也不會離我而去。」師父說：「修行要修到口說出來，就能成，說這樣就這樣。我沒講我在做什麼，人見了我或聽我講一兩句話，就深深感動，我到台灣後，臺灣也比較安定

。」度輪法師說：「這是老和尚的德行感化人，這些事我不向人說，因爲遇到知己，說些知己的話，我到美國是六祖大師叫我去，我的字叫度輪，法名安慈，虛雲老和尚傳法給我，叫宣化。」師父說：「我在鼓山也見過虛雲老和尚，我是修苦行，一字不識，不會說法，我什麼也沒有。」度輪法師：「老和尚太客氣，本來就是無所得。修道不在文字上，有了德行自能度眾，六祖大師也是一字不識。我所得的功夫是楞嚴咒及大悲咒，遇到什麼事急需用到時，不必從頭念到尾，只要從中取一、二句或一字，也能感應，看什麼情形用那一句即可。」師父說：「我是念佛，遇到什麼事，只要一句阿彌陀佛就行。」度輪法師：「我喜歡助人，但爲了助人遭到很多毀謗，雖然如此，我利人之心仍不退轉，就是把我的頭砍掉，我也高高興興，人家罵我，只當做是唱歌，打我如碰牆壁，我要降伏天魔，治諸外道。」師父：「您是菩薩。」度輪法師：「您是大阿羅漢，我們早就相識，是老同參，幾十年不見，現在又見面，雖然如此，我們已經見面好幾次了。」師父說：「您進來，我早已知道是您，菩薩心定就是見面。」度輪法師：「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

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師父說：「這還是有形色相——不過無形色相還得從有形色相修起，我沒說有形色相、無形色相。」度輪法師：「借假修眞。」師父：「眼所見皆有生滅，耳所聽也如是。」度輪法師：「請老和尚多住世，暗中加持我弘法。」師父：「這次我本來要離開這娑婆世界，沒想到卻被信眾留住。」度輪法師：「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從去。」師父：「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來去自由。」度輪法師：「您沒去，因爲我還沒來，現在我來了，您更不能去，要多住世，使世界和平，我們各住一方，做各人的工作，請老和尚以精神加持我弘法，降伏天魔，治諸外道。」師父：「就以現在我們所談的來弘法，不是拿個什麼東西來弘法，要修到無形中感化人，就是壞人一見則起深信，不用口說。」度輪法師：「如是，如是，我在美國，許多有錢的美國人來，我不開口，他們也起信仰。所謂動也大轉法輪，靜也大轉法輪，動靜不二，動靜一如。」師父笑笑，度輪法師也笑笑，度輪法師翻手掌給師父看，師父也翻手掌給度輪法師看，兩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師父說：「我沒有準備要說什麼，您講我就答，不必講太多話。」度輪法

師：「我沒有說。」

△藏度法師見師父一天坐到晚，就說：「老和尚坐那麼久。」師父說：「是你久。」

日期：民國63年7月3、4日

師父於七月初三、四開始講開示，當時未作記錄，就記憶所及，略記於下：

居士到寺裡供養財物，是爲種福田，要做到無相布施，功德才大，就是不看布施的人、物及受布施人的相，這樣功德才大。

居士到寺裡念經拜懺，要誠心，要放下，不要人在寺裡拜懺念經，心卻掛想著家裡的兒女，兒女自有他們自己的福報，要虔誠學佛，不要管他們，若一心爲兒女操心，即是愚癡的人。

居士到寺裡把帶來的東西供在佛前，即成三寶物，不再屬於自己的了，假若帶來的小孩子要吃供佛或已供過佛的水果，就不可以自己拿給他吃，因爲這已經成了三寶物，不屬於自己的了。要拿給他吃，要得到出家人的同意

。

居士到寺裡念經拜懺，參加法會，在生活方面要多將就，不要嫌吃的不好，因爲寺裡不同你在家中，有好東西吃，住在寺裡要能吃苦才行。

居士到寺裡，要幫助寺裡工作，不要閒著無事，講東講西，撥弄是非。

出家人對來寺裡念經拜懺的在家人，不要跟他談俗事，要指導他們怎樣學佛。因爲居士到寺裡的目的，就是要向出家人請教佛法，跟出家人學習怎樣燒香、念佛、拜佛。

出家人，出家的目的是爲了了生死，了生死就要修行，修行就要能吃苦。不能吃苦，不知修行，生死不了，來生又在六道輪迴中。

胎、卵、濕、化四生中，人爲胎生，爲萬物之靈，最聰明，所以人修學佛法比較容易。其他動物都甚愚癡，不適宜學習佛法。

出家人要知道，我們這一生做了人，很不容易，也很難得，我們要把握這得到人身的機會，要努力進修，以求了脫生死，否則，修道未成，沒了生死，下一輩子在胎、卵、濕、化四生中，又不知流到那一生了。假若來生作

卵生的鳥、溼生的魚、化生的蟲，牠們智慧低或沒智慧，要修學佛法就太難了。

日期：民國63年7月8日師父自述生平事蹟

我五、六歲時和母親到寺裡拜佛，有位法師說：「給你種善根。」二十五、六歲時我到承天禪寺住。

過了不久父母逝世後，我就到南洋去，而我依然吃素。這段日子讓我深深感覺到世間沒有什麼希望，人生也沒有什麼意思，父母留下遺產，我如果也像他們一樣耕田，做到老，最後仍是免不了一死，永遠在生死輪迴中，因此我想求了生脫死。三十六歲從南洋回來後就到承天寺正式出家，禮瑞芳法師爲剃度師，當時的人注重耕田，我沒讀書，不認識字，先從菜園、打板、飯頭等最基本的學起，做人不願做的。到四十二歲才去受戒，於期間我亦念佛、打坐。受戒完後，回承天寺住三年，訓練功夫，準備到深山修行。我要住山時只帶了幾件衣服、針線、一、二十斤米、火柴，在清源山找了一個石洞，這個洞有兩個洞口，我將一個洞塞住。洞內很清幽，又有一塊石頭，在

石頭上打坐，感到很舒服。日落時，忽然有一隻老虎以屁股先進洞來，我嚇了一跳，連呼「阿彌陀佛」，老虎也被我嚇到了，馬上跑出去，隔了一會兒後，牠又再度進來，我就對牠說：「山軍啊！你能不能把這個洞讓我修行呢？還是你要吃我呢？」我看老虎沒有惡意，就爲牠皈依，這就叫做「心動心」，我無惡意，牠也無惡意，第二天牠帶來許多小老虎，在洞口遊來遊去、跳來跳去，顯得很高興的樣子。這個境界非常好，就是吃素修道才有此境界。鳥鳴、猴子叫，沒有世間吵雜，十分清靜。

以前我在承天寺對食、衣、住已經訓練好，所以幾個月後，我帶的米吃完了，我就開始坐功，只坐一星期，肚子即感覺餓，我便出洞覓食，看見猴子吃樹子，心想猴子可以吃，人也應該可以吃，於是撿些猴子吃剩的來吃，吃後很舒服，便打算撿些回去吃，猴子見到我撿樹子，就儘量搖樹，使樹子掉下來，讓我撿。樹子吃幾天後沒有了，我即開始坐功，有出入定，約一個月後又餓了，這次出去覓食，找到一塊山蕃薯，約有一、二十斤重。我找到一根樹枝挖一小塊來吃，然後再用土蓋好，繼續用功，本來修行只是借假修

眞，吃一點，聊以充飢即可。此塊山薯再生小山薯，足足讓我吃了三、四年。

在洞內衣服很乾淨，很少洗，有時我也補補衣服，但是日積月累，衣服仍會破，等到三件衣服剩一件，並且破爛不堪時，我就安慰這個假體說：「以後再做好的給你穿。」後來我想到，長久住山上與獸爲友，只不過是度自己而已，佛說自度後也要度眾生，在山上住一千年也是自度，度眾生必須到山下，於是我就回到承天寺了。我下山時髮鬚皆長，和山人一模一樣，寺裡的人都不認得我，我說我是某某人於此出家，拜誰爲師，他們就拿衣服給我穿，要我喝點米湯，我本來不想吃，但大家好意，不好意思不吃，吃一點後感到頭腦沒有那麼清楚、那麼靈敏、那麼精、那麼明。

我在山上時，柴夫們都叫我「馴虎師」。我回承天寺住五、六年，有一位林覺非居士欲拜我爲師，我說你去拜別人，我不識字，但林覺非到處看後，仍然要拜我，他既要拜我，我就說好。他要我保佑他一路平安，順利抵達

台灣。他到台灣寫信請我去弘法，我想我不認識字，怎能去弘法？況且我在承天寺買菜，不會算術，所分的單金都倒貼，身邊一些錢也沒有。他想我衣、食、住都很簡單，不必麻煩，就寄錢給我做路費。我到廈門南普陀後，接到從承天寺轉來他寄的信及壹仟元。恰好南普陀有位從台灣去的普觀法師（基隆大佛院住持），他也要回台灣，他說：「你對台灣不熟，我有位姊姊在仙洞，我帶你去。」我就和他到基隆仙洞住幾個月，然後林覺非才來帶我去他住的地方。當時有許多位法師要請我去住，我都婉拒，因我喜歡在山上搭茅篷自修，度眾生沒有那麼簡單，須有佛緣及佛報，自己修到有功夫，福慧具足時，自然護法菩薩會擁護，不然想要度人，人卻不讓你度。今天我能度這麼多眾生，都是護法韋陀菩薩擁護，度人須度量大，別人問東問西我都耐心地說，沒有起煩惱，人見我歡喜，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會度眾、蓋道場，我雖不會講經，但有點苦行內功，可說得出，直示西方途徑。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9日

師父於今年七月地藏法會一個月期間，每晚開示一小時，由傳喜師譯國語，傳聞師重講臺語，出家眾有傳安、傳奉、傳悔、傳總、傳淨、傳登、傳海、傳岸、傳緣、傳實、傳音、傳陀、傳修、傳義、傳聰等弟子。師父每晚講完後，即領眾念佛、拜佛。昨日師父說些出家因緣及在承天寺清源山修道經過，今天則說在台灣之事：

我在承天寺將往南普陀前有個預兆，即是有鳥（白鷺絲）在我面前叫「老和尚」（聲音聽起來像），我以爲牠是在叫我的師公轉塵老和尚，因爲師公當方丈和尚，沒想到是叫我。有些人以爲和尚不好，其實要當老和尚可不簡單，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稱爲老和尚，必須是有度人、做方丈、建道場度眾，並且道行與法師不同。我離開承天寺至南普陀，有位林覺非居士寫信請我至台灣弘法度眾。我想既有人請，就隨緣來台灣看看也好，我乘船，於廈門

辦出口證來台灣，不像其他有些法師跟部隊來，我來台灣後，在仙洞住四、五個月，再至台北，先住在芝山岩幾個月，然後到龍山寺，因太熱，住幾天便到新店水濂亭。在水濂亭約住一、二年，有位法華寺菜姑來請我去，法華寺爲日本寺，日人走後，許多日本鬼出現其中。起先我也不知，偕同高銘樹居士去，至夜陰風冷冷，許多身穿和服、梳髮、身上背個東西的日本鬼出來了，大家都不敢睡，一個個溜走，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向他們開示，並在地下找出許多浸在水缸中的骨頭，我一一把它們撿起來曬乾，裝好後又念佛超度，這樣方平靜下來。現在法華寺每月十七日念經，便是始於此。法華寺的菜姑龍華樣，只知吃素，不解空門，也不知恭敬法師。我使此地平靜後，他們不知恭敬法師，像俗人一樣，有幾個人還說這下請我來，可能請不出去。我不喜歡住別人的寺，便離開了。在法雨寺過去山頂大屯山有大慈寺，那裡蓋了幾間日本屋，住了幾個菜姑，都是帶髮，有家庭有子孫。有一位菜姑叫阿瑞姑請我去，我和高銘樹去，看看也是龍華樣，和法華寺差不多，於是又離開大屯山，回到水濂亭。水濂亭在新店吊橋過去近新社。如果我有意建道

場，就會把水濂亭那個山買下來，但是我想出家人用不著如此，能住就好，能過日子即可。後來自水濂亭看過去，有個似獅頭的山，此山上有個石頭，我便想打個石洞來住，出家人一直住在俗房（指水濂亭）也不是辦法，所以我便離開水濂亭，和高銘樹到此山打石洞，其他人也幫忙打石洞，於是我便安住在石洞內，慢慢就有些人來皈依了。

新店有些人不是要擁護佛法，而是組織護法會，利用出家人來收香燭錢，台灣當時的人無正信，不知空門，不懂佛法，像仙公廟一樣。我在廣明岩度眾，起初我以爲護法會是要擁護佛法，後來我看許多信徒皈依很熱鬧，人來了，我就粗衣淡飯煮些給信徒吃。我想我是要度眾，如度眾好，什麼道場都可蓋，可是他們不曉得，認爲不該給信徒吃，這樣花錢，對寺收入不利。我注重度眾，有多少錢便蓋多少，不重寺的外觀。我想在大陸都是在家人蓋寺給出家人住，那有在家人來利用出家人。我是要度眾，不是要像仙公廟做廟公。因此我便在廣明岩上面再建個廣照寺，塑造一尊阿彌陀佛，高一丈八。廣明岩有人對我說：「您就住在廣照寺，廣明岩讓我們管。」我說：「你

們既要管，廣明岩就讓給你們，我們出家人不是給你們管的。」因此我就住在廣照寺。我想廣照寺的這尊阿彌陀佛造好後，新店大小平安，此地必定發達，將來還會變成遊覽區。

後來廣照寺也有人要，我便同傳意、鄭水清到日月洞，洞內有一池，爲山豬洗澡處，洞內有樹，洞頂會滴水，我覺得此地不錯。當初日月洞根本無路，長滿野草藤，我便摸著石壁樹藤而來。到了日月洞無物可吃，他們說：「師父，你不要住這裡。」我說：「你們回去。」傳意師便說要和我住。我以前在大陸已練好功夫，用坐的，有禪定功夫，根本不怕冷，並且那時我還年輕，身體尚好，一個人住也不怕，而傳意師臥著睡，怕冷，便下山拿棉被，回來時天黑找不到路，就拼命叫我，我用聲回答他，他聽聲尋至，便開始將洞整理好。慢慢有些信徒在新店找不到我，就打聽到這裡，也跟著來，並且也有許多人來住，男女約十幾人。「日月洞」這個名字是我取的，在日月洞住了二、三年，我想這還不是與大陸一樣住山，度眾不方便，許多老人來也不方便，所以想在較低的地方看塊地，於是便來此建承天寺，此山當初很

便宜，一千元買下，當初許多信徒都是板橋人，他們建議我買下此塊地，並且由他們發起來買。此地本叫「竹仔林」，無路，暗得很，蛇很多，平常人都不敢來，當地的人要砍竹子，也要請五、六人一起來。買下此山地後，我就地取材，請附近的人幫忙將竹子砍下，搭個茅篷。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0日

來世間每個人皆有生老病死苦，我們要知道生從那裡來，死往那裡去。兒子、媳婦對你越好，你越離不開，貪戀世間，不知脫離苦海，仍在六道中輪迴。這都是業障重，業障就是煩惱、掛礙，如掛礙家中的男女老少等，各個人掛礙不同，但皆把自己的生死路忘記，甚至連臨命終時將去哪裡也不關心了。有些小孩子現在就知道拜佛，這都是前世有種善根，所以說眾生隨業

轉，各人業障不同，不能轉業，就得輪迴，煩惱無盡了，老人知道回頭念佛，就不會到四生裡去，否則四生仍有份。有人問師父說：「定業不可轉。」師父說：「人若知道信佛，回頭念佛修道，定業可轉。」業感不同，不覺悟，將娑婆以爲極樂，如廁所蟲及吃葷的人在市場買雞鴨，以爲很快樂，但悟了以後覺得那是罪過，吃素的人看吃葷的人是罪過，他就覺得吃素是極樂。享福的人以爲自己在極樂世界，但不知能否永遠如此享受？若福享盡，則苦惱、煩惱就來了。所以我們既能皈依三寶，應該要念佛，不要貪求子孫，放下一切，不要掛礙他們，很少人一輩子皆享福，有多少福享就有多少苦，在家中應盡量拜佛、念佛，閒話少說，以求脫離苦海。人都有煩惱，然一生沒多久，有煩惱仍在生死中，仍在六道四生中輪迴。在四生中也許連人身也難得，人煩惱投於四生中，四生中也有他們自己的煩惱，如雞有雞的煩惱，所以要念佛才能了脫生死。

眾生隨業轉，有的轉牛、豬、雞、蝴蝶等胎卵溼化，我們要找出生死路，一心念佛出生死，如不念佛則隨業轉，仍在六道輪迴，有人因爲看不到，

就不相信六道輪迴，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如牛、豬，那是誰去投胎？在花花世界中也可看出六道輪迴，如電視劇在演，正似我們在演。眾生隨業轉，要隨佛清淨來轉很不簡單，要解脫也實不簡單，各人脾氣、個性不同，「知性好同居」（師父特別強調，我們要隨人之性、合人之性）。我們這個身體像個地獄，靈光投在其中。

在家人很難知道出家人的修行，我們不能叫你們在家人與我們出家人一樣，我們出家人可以指導你們，知道你們的品性，引導你們向道，不是要你們的錢，如果只要錢就有貪戀，應該是無形中感化你們。解脫二字不簡單，度人須隨順眾生來度，須慈悲，不可依和出家人一樣的方式來度。對你們好，希望以後像我們一樣修，如有德行，講一句話便能度眾，出家人身上穿的出家衣服不簡單。

再怎麼壞的人也要度，在家人要放下可不簡單，出家人就是能放下。地藏菩薩發大誓願，你們爲什麼不要像地藏菩薩一樣？不過這是很難，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若心掛念地藏菩薩，與地藏菩薩相應，則

地獄能空。

在五欲中、四生中，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地藏菩薩要我們吃素以了脫生死。如果我說錯，請地藏菩薩原諒，我向地藏菩薩懺悔。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2日

在社會做事須守信，不可貪，盡心盡力，要忠心，替人做事能盡忠，則老板會重用你。學佛也是如此，對佛有虔誠信仰，則佛佑之。能做大生意，能和外國做大生意，這也須有好信用，能爲老板所重用，則老板會提拔你、培養你，則你的事業可慢慢擴大，以致與外國人做生意，則前途不可限量。讀博士不可只顧你個人一身，苦行須吃苦才能出身，有苦，人才會信任你，如此則能出身，前途不可限量，故凡能苦行苦修，其前途不可限量。

反過來看我們出家人也是如此，佛菩薩皆是用苦行，不是選什麼人才，不一定要讀佛學院才能成就。佛菩薩皆從苦行中苦修，體會出、磨鍊出。

信仰佛教或出家，大都受了打擊、刺激，有了刺激人才會覺悟來修道。每個人出家都有其因緣，但不要以爲受刺激出家不好，反而因受刺激來修道，道心會更堅固。不管出家人或在家人要有志氣，人有了打擊才會提出志氣來修道、做事。

現在出家人吃苦的很少，不知出家人皆須用千辛萬苦去求了生脫死。現在的出家人也不知爲何要修道、要如何修。修道人須吃苦，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才能成道。現在人不知如此，怕吃苦、怕拘束，便自己去蓋寺，結果不能統理大眾，實在自己尚不知自度，怎能度人？吃苦來修，不可爲享受來出家。

修道人不談佛理而談俗事，這非出家人本份，以家庭俗事拿來出家用，俗氣未斷，怎能談到修道？

出家須修苦行，修戒定慧，許多人去受了戒，便以爲自己做了法師，受

戒本是要自己遵守戒律，持戒才有定慧。戒定慧不容易，是依經律論而行。戒定慧，對四生不可傷害他，要慈悲、要忍辱、吃苦。

有人受戒回來，學些貪念回來，衣食住更享福，不知道勇猛精進。在家人做生意使人相信，須吃苦、守信，而出家人不能使人相信，便是如此，貪衣、食、住，不持戒、不修持，怎能使人相信？能守戒、吃苦耐勞，則信徒更會相信、信仰、恭敬你。

有些人與在家人一樣做生意，在家人也會誦經，出家人去誦經與他們競爭，好像做生意互相競爭，這現象不好，變成你度我，我度你。受戒回來要加倍持戒，努力修持。持戒，戒神擁護你，才能出苦海，否則受戒回來去念經，與在家人競爭，怎能度人。有了修持，戒定慧具足，韋馱菩薩擁護你，嘴一說出來，鬼神聽了也能出苦，才能自度、度眾生。

出家人不要歡喜衣、食、住充足，若貪享受則易懈怠。出家更應努力，看能否了生脫死，受戒是靠戒定慧，看能否修至到那裡皆很自在，隨處都可度人，到處受人恭敬。

在家人修名利，還在娑婆世界中，仍會輪迴，人死了，靈光會再去投胎，而出家是爲了「了生脫死」。

出家人以戒爲師，以戒爲師是修到使人見了似佛，人見了歡喜，起敬仰之心。

出家人要拿出願力，不要愛惜身體，身體是不永久的。參是要參壞的，不要以爲受了打擊，覺得他是壞人，他是我們的善知識，就是把我的頭砍掉，我也要度他。要修到不生不滅，現出我們的本性、佛性。參人之壞來修改自己。

我不識字，沒照講經的方式講，今天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如說錯，請原諒。大家念佛。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3日

昨天講的隨緣轉，念佛則隨佛轉，造業則隨業轉。今天來談出家人爲何做到不能使人相信？在家人爲何做到不能使人相信？

大陸出家是無在家俗氣，台灣出家則有種種掛礙，念頭仍在世俗，但他又已出家。台灣出家尼師多，心放不下家庭，家庭觀念仍有。大陸男眾出家多，從大陸來的法師爲何來台灣不能使人相信？因台灣本都是信道教、一貫道，不了解佛法，不知尊敬法師。但大陸法師來台後，慢慢傳播佛法，使大家對佛法有所了解、敬重。外道是用種種方法買你的心，如買東西送你，或用話迷你的心，而佛教是用感化的，外道以有形式感化，而佛教是用無形式感化，以道德感化人。佛教使人相信，不是用東西交換，而是以道德感化人，以道德教化。世俗人求財求利，出家人求能否使眾生少造業、了生脫死，若出家人也求名利，則與在家人相同，就不爲在家人所敬重。

許多居士讀大學，很深信佛法，會講會寫，而我們出家人須修苦行、戒定慧，以無形式來感化人，使得大學生對佛教有個衷心信仰，若不苦修苦行

，則大學生能講能寫，比你強，怎會敬重你？

古時出家人托缽，各人去修行，八萬四千法門各人修各人的功，今天托有則吃，托無也就算了，專心一致用功，以了生脫死。不像很多出家人，專講如何去搞小廟，不是蓋了許多寺便能了生脫死，許多人蓋了廟不知爲什麼，不知是爲了自己度日子維持生活，還是度眾？如爲度日，則草茅搭一間也能過日子，如爲度眾，則大家找有錢居士幫忙，便成競爭，拿佛菩薩做生意。在家人不相信、輕視出家人，就是因此而來。如蓋寺，煮些好菜讓人吃來拉信徒，靠這個吃飯，他們便不恭敬。蓋寺須有德行感化人，本人會三刀六槌，且能寫、能講、能做事，使人敬服。而現在的人蓋寺，則收些徒弟，叫徒弟去化緣，什麼也不會，又沒有度量感化人，有錢便蓋寺，對待徒弟好像傭人，且不知如何教導，日子久了，弟子就不聽他的話，便想去讀佛學院。許多人讀佛學院，說要弘法利生，結果讀出來有幾個去弘法利生？在家人見了則不敬重，便侵入寺廟組織管理員來管理出家人。大陸出家人行持到感動皇帝，雲遊四方、吃四方，衣缽至處任君餐，任人敬重。大陸四大名山，有

佛寺便有皇帝敕封，出家人如有道德，韋馱護法會擁護你。

當執事人不可貪，貪一根草，滴水也難消，還得輪迴生死，稍貪則有業障。在大陸當執事人皆有小神通，如知客皆有小神通。至各方參學，在苦行中修出來，愛護常住物，一粒米如須彌山。不是用物質來應酬在家人，使人不敬重，如要出家便受父母阻擋，因認爲出家與在家差不多。

在家布施須恭敬供養，很歡喜樂意，而不是向在家人討，使人不樂意，這樣就不爲在家人所恭敬。而且在家人因不是出自樂意，則出家人將其布施之物拿出來煮吃，款待在家人，結果使在家人不知修福而造業。在家人布施之物放在寺裡，不可再管出家人如何處理。在大陸，施主布施是爲求福，要禮佛、恭敬法師。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8日

不信佛的人，不到寺廟裡，無法領略到佛法。

有許多不信佛的孤魂野鬼，即在七月份實施普度。因平時沒有超度，實施普度是佛教的一種救濟作法。

現在超度，非是施主出錢才超度，沒有錢也要超度，對孤魂野鬼實施超度，是佛教的一種慈悲。

有的人拿錢，有的人沒拿錢，但我們都一律平等超度。有的人拿錢多，不要以爲自己拿錢多，拿錢多幫助超度別人的鬼魂，這樣功德才大。我們寺裡對超度孤魂野鬼應一律平等。

布施意義非常深奧，布施不一定是金錢。若沒有錢，到寺裡幫助工作，也是布施，但布施也要看適當不適當，若布施不適當也是沒功德。

有錢的人做許多善事或布施，可是拿出錢是無所謂，沒有錢的人也布施，省吃儉用，節省幾個菜錢來布施，錢雖然少，可是與有錢的人布施很多錢的功德是相同的。

承天寺有這樣的規模，建設的經濟來源，有錢的人出的錢多，功德固然很大，沒錢的人拿出少許錢，或出力化緣，其功德亦是相同的。

在修行方面，不管走到那裡，都受到人的歡迎，是韋馱菩薩護法，到處受人尊敬。

有修行的人，不一定要發心建個大寺廟，有修行的人，跑到深山裡，不管有沒有吃的穿的，都會有韋馱護法來建成大的道場。

出家的人要了解出家是什麼？並要到大叢林裡磨練，要做人不願做的事，要不看、不聽像個啞吧一樣。要吃苦，這樣走到那裡去建道場都會成功，若沒吃過苦，出家沒幾天就想去建道場，那很難成功。

出家人要把俗家一切習慣丟下，否則出家以後還在貪瞋癡內打轉，會走入邪道，就是不要把俗家生活習慣帶到寺廟裡來。

能到大寺廟裡參學，看看那裡的老法師，開示怎樣念佛、看經、參禪，了解以後才有受用，若出家不在這方面用功，而嫌吃的不好、穿的不好，這樣不會得到成就。

出家的人要知愛惜光陰，趕快修行，若空空過日子是很可惜，若不知用功，好的只得人身，差的就在三惡道中變牛變馬，所以要把握機會努力修行，不要空度光陰。

出家人要常常指導在家人學佛，要教他如何學佛，如何消業障。不要看到有錢的人，給他找個好房子住，去巴結他，給他好的吃，反而不能給施主種福田，害了他，也害了自己。

出家人要了解自己的任務在那裡，出家人要幫助在家人種福田、消業障，別奉承有錢的施主，否則會加重在家人的業障，別叫在家人說出家人勢力眼，使在家人造口業。在家人也不要求寺廟要好好招待自己，假若在家人要求寺廟好好招待自己，即不會植福消災，反而會增長罪業。在家人與出家人都要互相了解。

目前有許多出家人，出家沒有多久，想建道場，到處化緣，光找佛教徒還好，他去找不信佛教的或外道，因此鬧出很多是非。假若你建立道場，是爲自己還是爲度眾呢？所以，不要出家沒多久，就到處化緣、創建道場，你

若這樣建立道場會鬧很多是非。假若爲自己，道場會建不起來，即使建成也會鬧出很多是非。假若爲度眾，你還沒有參學，出家人的一切規矩都不知道，沒辦法領眾。出家的人能夠學習古代祖師修苦行，將來會有出頭的一天，在叢林裡與大家吃苦砍柴挑水，即會得到別人的敬仰，要在節儉勤勞吃苦中去磨練，才能在道業上有成就。

我們出家人要知道怎樣修福報、修智慧，得到福報的人，要把福報給人享受，自己得到智慧，指導人家如何學佛，才是眞正的智慧。自己不享受福報，才是眞正的福報。

修行能得福慧雙修的人，必須有大的度量，比如今天建設承天寺，是爲了別人，不是爲了自己，比如今天承天寺有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道糧都不會有問題，就是建設道場不是爲己而是爲他人。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19日

過去與現在的比較：在文字方面，孔子學說傳佈到現在，都是文言，過去都是用文言。現在不同，大家都用白話，過去用文言，是對經書尊敬，現在用白話，對儒家也不太尊重，現在印刷術很發達，越發達對文言的經書，越不會尊重。

古人讀書，注重明禮達道，看重孝父母、敬師長，讀了孔孟學說，非常注重父母師長，所以家庭很和睦，可是現代人讀了很高學位，對於倫理道德不注重，對上不注重孝，對下不注重慈悲了。在佛教說，不注重文字，但以儒釋道三家來說，儒家提倡忠孝，是有文字，佛教已有很多經典，在修持方面說，可以不讀經典，儒家靠四書五經成聖成賢，佛教的歷代祖師是靠修持，不一定每個祖師是靠讀佛經成佛做祖的。

師父說的話，可以用文字記下，以便了解古聖先賢的話，所以師父講的話，雖然不是文字，但用文字記下開示，對了解所講的意義，是很有幫助。

講與記是不同的，師父講的一件事，可是各位聽眾所了解、所記載的是不同的。學識好的人記載得深，智慧高的人了解得深。

師父講的話意又不完全，經翻譯的人翻的意義也不同。看經書也是一樣，佛當時說法，也沒有記載，是以後阿難尊者等集記的，可是當時佛講話雖沒有文字記載，佛講話仍使很多人感動，以致以後結集經律論，亦要用文字記錄，這樣後人看了用文字記載的經律論，亦同樣受到感動，可見文字的重要。

談到修行，不管古今，都要吃苦，並且經過若干劫，如釋迦牟尼佛，人要眼即給眼，人要鼻即給鼻，如此犧牲，若干劫才成佛。儒教宣揚忠孝，佛教亦看重四維八德，假若學佛的人都能運用儒教的四維八德，全國的人都能學佛，以佛法來陶冶每個人心性，這樣社會會安寧，國家會富強。

一般社會人把錢看得很重要，假若一個人學識再好，品德再高，只要沒有錢，人家就看不起，所以這種社會不會進步，不會上進，因大家看重錢。

台灣出家人很多，出家以後，師父應該教育怎樣修行、怎樣吃苦耐勞，

可是現在尼師出家，反而去讀學位，這樣栽培一位尼師，不曉得怎樣修持，反而把社會一般壞習氣帶進佛門，使許多出家人受到壞的影響。

古代最高的人是皇帝，可是皇帝對出家人很尊重，甚至出家人見到皇帝不拜不跪，並有好多出家人受皇帝的敕封，皇帝封出家人是憑修持，修持獲得的尊敬，並予敕封後，又受到全國人的尊敬。

現在出家人與在家人相處關係來說，出家人拉攏官員、巴結大官，出家人即混入政治場合中，出家人不知道不要與官員拉關係，有修持的人應修持感動官員。有修持的人是不容易被人看出的，最後修持有成就，就能感動很多人，感動許多不信佛教的人信佛，這樣才是出家人正當作法，才是度眾生，度眾生不去與官員拉關係的。

出家人是憑善根，引導出家、受戒，可是現在出家人是看出家人享受而來出家，今天出家明天受戒，這是不好的，過去出家人都是經過很多苦而後再受戒，所以現在出家人受戒不是受三壇大戒，是受名利戒，因爲受戒回來都談名利，不談修持。

現在人進戒場即受戒，出戒場後即沒有戒，因他不知懺悔，自己認爲受戒以後即是大法師了，所以沒進戒堂應苦學苦修，出戒堂後更應該懺悔或努力精進，假若出戒堂就是大法師，擺架子，處處指導人家，佛教就會進入末路。

以現在傳戒狀況說，不管什麼人，是那個廟那個宮，或年齡老大或老太婆，缺腿瞎眼都來受戒，只要有錢就收。受戒以後回到寺裡，就沒有人管了，所以傳戒應慎重，不可隨便。

沒有受戒的人看到受戒的人回來擺出法師架子，指揮東指揮西，所以沒有受戒的人看到受戒回來的人那種威風，就急著去受戒。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3年7月20日師父講生死問題——

——生從何來，死往何處去　地點：方丈室外

一個人脫離不了輪迴，人雖爲萬物之靈，不修持與其他動物沒分別，可是人能修行，就能脫離輪迴。

從因果上說，從多生多劫，過去曾做豬狗，到現在才變成人，這是很難得的，因四生中其他動物貪瞋癡重所蒙蔽，很難修行，只有人有理智能克服慾念，能修持，這是其他動物對修學佛法比不了人的地方。

人類慾念高，因思想的進化，物質文明進步，人類貪慾增加，吃的要山珍海味，穿的要珍貴布料，如是貪慾越重，即減少學佛的信念，不能脫離苦海，這是很可悲的。

四生中很多動物過的生活是很規律的，如牛吃草、蜘蛛結網，牠們生活很簡單。過去的人類，生活也很簡單。但社會進步，父母多照顧子女，生生世世爲了子子孫孫，終日忙忙碌碌，空空度過一生，沒有修行，仍在六道輪迴中。

現在社會現象，父母爲什麼生兒育女，自己不曉得，但既身爲父母，即

要教育兒女。父母盡量教育子女爲聖爲賢，可是現在有很多子女不孝父母，甚至爲非作歹，受罷教育後即與父母脫離，追求享受，不知孝順，不知報養育之恩，使老年父母孤孤單單。

在禮義方面，現在人交朋友應誠實、應義氣，不要看重錢財，要以義交，不以財交。

在古時，朋友相交很講義氣，有遠道朋友來，丈夫不在，妻子在家，朋友見之即離去。現在人遠道訪友，丈夫不在，友妻在家，即很高興地坐下與友妻攀談，不知孤男寡女的譏嫌。這是不如古人義氣之處。

人類貪慾越來越重，其他動物活動是有時間性，人類不然，時時刻刻都在貪，因此造成許多的凶殺、搶劫，使社會不安。所以人類要減少貪，用功修學佛法，使社會安全，個人脫離六道輪迴。

我們出家人，穿出家衣，受了戒，爲人天師表，要使人尊敬，那就要不貪，把社會俗家一切習氣放下，苦修苦行，使在家人受到感動，這樣才可以得到人的尊敬，才可度在家人，才可度眾生。

過去祖師告訴我們，要放下一切，把心中的一切垃圾去掉，不沾一切習氣、一切壞習慣，心裡乾乾淨淨，不沾染一點塵埃，這樣對我們修行才有幫助。

我們大家應該把一切習氣去掉，因爲貪瞋癡把眞如本性蒙蔽住，心裡不乾淨，眞如本性也永遠不能顯現。

修行人的目的，要求得道，要求得不生不滅的眞如本性，其他外道修持的尚有生滅，若我們修成不生不滅眞如本性，即可脫離苦海。

有的外道表現他自己，如跳神、扶乩等，這都是幻化，道教講求去病延生，學佛不同他們一樣，不求長壽，不現神通，實事求是，不作幻化虛僞。

現代與古代不同，古代人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現在社會進步，人類只運用腦筋，很少用手足，所以我們要多運動，多吃苦，一心一意修行。

現代人類自相殘殺，人與人互相競爭，這是人類自取滅亡，自造罪業，如世界各國都在殺人武器方面精益求精，這加深了人類的罪業。

最後希望大家多念佛，早求解脫。

師父帶眾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日期：民國64年12月11日

懺雲法師來訪問師父：「老和尚的身體看起來很健康，精神都很好，不似八十歲的老人，請問您老人家，您一直都不食人間煙火，怎樣能支持這個身體？」師父：「過去修苦行時，是沒有辦法，因爲一個人在深山裡，把帶去的幾十斤米糧吃光了，再也沒有人來接濟，只好吃些山果、野菜、樹根之類來維持這個身體，不是說我一定要吃這些東西來修行。現在是度眾生的時候，爲了應付許多人，我不能像在深山裡一樣，天天吃野菜樹根，因爲我是一個凡夫，也和普通人一樣要吃東西，而信眾每天都有人送水果來，所以就吃點水果，維持這個臭皮囊，也飲點牛奶之類的飲料。這個不能說是不吃人間煙火，那是他們說的。」

有人請問師父：「弟子意欲於今秋八月後，開始修禪習定，請師父開示方法。」師父：「修禪定先要問根基，即自身有否學禪之根基？如果不能專此止靜，則習禪者常起煩惱，則不如不習爲佳。再者，修禪習定首須遠離囂攘之境地，不懷有任何怖畏之心，始能習禪。今見大家坐在佛堂、簷前、樹下打坐，美其名爲學禪，誠屬可笑之至，盡皆徒具形式，那能談得上修習？其次，應離開城市村落，於極靜之野外，靜坐些時，體驗鳥鳴蟲叫、風吹雨打各種音響是否無擾我心？不受驚動？不生煩惱？見蟲蛇野物而不懼？見而無見，能領會而定靜，即可長久習持。」

「再如念佛打七，無非欲令學者學習定靜，能否剋期領悟？否則一切打七亦無用處。能於念佛中一心不亂，確實能得所謂之念佛三昧，能達念佛三昧，則西方淨土即在心中顯現。念佛於念念無念中，其陰識（神識）或云阿賴耶識即於頓時直趨虛空，可見西方淨土，實則此西方淨土又何嘗離自性心中？在靜中或在念佛時，能不住於相，不生愛恨取捨，不念成敗利益，不生善不生惡，一切歸於寧靜空寂中，則可顯身光。」

「修習禪定不可呆坐，呆坐則同木石，如在洞口塞一大石，雖二千年來，亦不過一頑石耳，故學禪修持實無一定之形式，所謂行住坐臥皆可參禪，端在心地清淨，先要捨棄一切，乃至無一切可捨時，方可修禪，若一有掛礙，即非禪也。時人多來問修禪如何如何，既有家室，又在名利中掙扎，那能學禪？即如出家人爲名爲利終日，爲食爲住終日，其所修禪，又如何可得其中三昧？誠欺人也。」

懺雲法師問：「聽說您老人家念的大悲水，救了許多病人，是眞的嗎？」師父答：「我怎麼知道會救許多病人，那是許多病人相信大悲法水可以醫病，他們誠心來求，我就念給他們飲用，至於能否有效，那是他們是否誠心去求，是佛菩薩的加被，所謂信則眞，誠則靈。其實大家都可以念大悲水來醫病，只是念的人也要眞心誠心才行。」懺雲法師：「有人說老和尚有神通，是眞的嗎？」師父說：「那是他們說的，我是一個最普通的僧人，自己非常愚笨，既不識字，又不會念經、看經，那裡來什麼神通？不怕被人見笑？」懺雲法師：「請問老和尚，據說您度了許多信眾，眞是了不得，但不知有

多少人得度呢？」師父：「說起來十分慚愧，我非常地抱歉，我既沒有道德又沒有修持，皈依雖多，得度的很少，這是我最遺憾的事。換句話說，不是大眾不能度，而是我沒有修持，沒有足以感化大眾的道德。」懺雲法師：「老和尚太客氣了，今天誰不知老和尚德高望重，弟子千千萬萬，海內外都非常景仰您老人家。」「這幾位是新出家的徒弟？請問老和尚，他們能有成就嗎？」師父：「都很好，都有善根，只要放下，都有成就。」

△對大學生開示

一道教學生：「我學佛多年，對於一般經典，雖略有涉獵，總覺得多數學佛之人開口閉口說『了生死』，而經典中釋迦佛並未指示吾人了生死。」師父：「我不知你看了那些經書，我也不問你看些什麼經，如果說佛經裡沒有講『了生脫死』的話，那是你看經不求解悟，應該重新去閱經，會發現每一部佛經都是要眾生了生脫死。」

有人又問：「老和尚是當今禪宗泰斗，道教也有打坐的功夫，我過去雖然在道教中學習了許多有關氣功打坐，對於佛教禪宗所指『明心見性』總無

法領悟其中的究竟，請問如何才能明心見性？」師父：「我不是什麼禪宗泰斗，我只是一個苦行者，我十多歲吃素，出家學佛，在深山中苦修多年，只不過是普通凡夫，學佛要達明心見性，最重要的是放下一切，你今天既學道，又想學佛修禪，則永遠沒有見性成佛的可能。因爲你執著道教來學佛，這是我執太重，所以不能明心見性，尤其是你腳踏兩條船，那更是危險萬分。」此生又問：「我認爲道教的打坐靜功可以強身，有了強壯的身體，才能有更多的時間來學佛，所以才雙管齊下，以求加速其效果。」師父：「這點你又錯了，學佛的人首先要有忘我和喜捨的精神，所謂了生脫死，就是這個意義，眾生無始以來，輪轉於六道生死中，若執著身我，終難了脫生死、死生之道。你既愛惜自身，爲自身之強壯而學佛，連小乘亦難入，何況大乘？大乘以捨身爲菩薩之行持，更何況你又在道、釋中尋找、徘徊，實無一可成之處，非正道之爲。」

△傳海師：「修行要怎樣修？請師父開示。」師父：「我不會修行，我只會苦行，只知用苦功，古時祖師只教我們用苦功。佛不是用學的，也不是

用修的，是要捨身苦行，從苦行中得來。」

日期：民國67年3月16日

王徵士及何傑生帶一位美國人PKING來參訪，請問師父的事蹟及生平。師父說：「請問林覺非居士。」美國人說：「師父，您好，您老還很好。」師父說：「人似一棵樹，久了就會蛀。」美國人又問：「坐功有分早晚否？」師父說：「坐功若有分早晚就不是坐，用功不分早晚。」美國人問：「我在用功時，有一個念頭來，我沒有去看它或追它，只是不管它，但有注意。」師父說：「你還有個注意。」美國人問：「如何才能不注意？」師父說：「你還有一個怎樣的念頭。」美國人說：「喔！還有一個念頭。」王居士拿慈航法師照片及當來下生彌勒佛照片給師父看，並說：「慈悲彌勒佛就在我們心中。」師父說：「還有一個慈悲彌勒佛心也是執著。」美國人問：「請師父教我佛知佛見及身見如何修才能成佛？」師父說：「還有一個我在教你及你在學，仍然不是。還有一個我在如如不動，還有一個我，仍然不是。你還有一個色身，還有一個學仍不是。沒有我在做什麼，也沒有我在如如不動

。」師父問：「你在喝茶與我講話，現在喝茶這個人是誰？」美國人答：「口渴的人在喝。」師父說：「口渴的人是誰？」王居士問：「這是對一般人講，還是對此美國人說？」師父說：「不是對誰講，會悟的人就會悟，一理通萬理徹。」美國人又問：「按金剛經之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去修可不可以？」師父說：「你還有一個金剛經之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還有一個我用什麼來修，還有一個我。」美國人說：「是否應像六祖『無所住而生其心』。」師父說：「是，但你還有一句仍然不是。」美國人問：「聽人說，念佛證三昧，打坐能入定？」師父說：「你是聽人講還是你。」美國人說：「我是聽人說師父已證念佛三昧，打坐能入定。」師父答：「你說我，我就有根據，若是別人，我就不知道。不論大眾多少人一起念佛，自己都有個主，念到一心不亂，心定時，頓一下，大眾念佛聲會頓到地下，雖然我們沒有在地下念，但地下仍是一片佛聲，念到聲音都整齊時，再頓一下，則聲音飄盪在半空中，好像大家都在虛空中念佛似的。所謂遍虛空都是念佛的聲音，這就是念佛三昧的情形。」美國人說：「像這種境界能保

持多久？一星期？半個月？一個月？還是半年？」師父答道：「不論什麼時候都保持這個佛聲，無論鳥聲、車聲、雜聲都是佛聲，如果你還有分別鳥聲、車聲等，這就跑出去了。現在有的人念佛，只是口念，心卻跑出去，這就是雜念佛、散亂念佛。」美國人說：「您的徒弟這麼多，有的念阿彌陀佛，有的念大明咒，有的念觀音菩薩。」轉向傳淨師問道：「師父怎麼教您呢？」傳淨師答：「師父教我們念阿彌陀佛。」師父說：「你的功夫還不錯，有研究一點禪功，你問我，我才講這些禪功，不然平常大家來，我都教他們念佛。」美國人說：「我與師父心印心。」師父說：「你還有一個心、一個印，還有一個心印心，仍還有我，心在那裡呢？你們三人來，你們問我，我還有跟你們講，你們回去，我也沒有，沒有你在跟我講什麼。」美國人說：「您是大徹大悟的大善知識。」師父答：「那是你在講，我沒在做什麼。」美國人說：「師父您是一個大開悟的好師父。」師父答：「那是你在講，我不感覺。」美國人說：「我在美國未到台灣前，以爲師父入定是呆呆板板，但見面後，始知您是辯才無礙，活活躍躍的好師父。」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我與廣欽老和尚的因緣

林覺非

承天禪寺飛來塔

丙戌（民國卅五年）端午節後，余由原籍福建永春來泉（泉州府現爲晉江縣）訪同學王君，告作渡台之遊，得王君贊許，並謂伊有帆船一艘，專駛泉台，惜船於日前出海，汝暫住我處，俟船回來搭往可也，余於是留住候船。

余素嗜山水，喜遊訪名勝古蹟，次晨即遊承天寺，該寺位於泉州城中，略偏東門，爲泉城三大叢林（承天、開元、崇福）歷史最古之梵刹。由南大街走承天寺，即抵寺前山門，壁上有「月台倒影」四大字，內有數大石龜，經四天王殿，由青石甬道，過放生池橋，可直達大雄寶殿外之平台，在甬道旁，有兩石塔對峙，高寬（高丈許、寬僅數尺）模形均同。所異者，一塔潔淨如洗，可謂一塵不染，聞蒼蠅停息塔上，均尾朝天，絕不頭部向上。另一塔則滿堆鳥糞，髒穢不堪。

據傳：寺中前有一僧，專事苦工，素鮮言笑，一日忽傳京城詔至（朝代未詳

）謂帝夢太后囑請福建泉州承天寺得道高僧，晉京爲伊超度事。寺中當即遴選一班僧儀修德俱優者應詔前往，臨行時該苦工僧突上前請求同往，諸僧曰：「汝不諳佛事，何得同去？」苦工僧曰：「我雖不諳佛事，然可助汝等肩挑行李。」諸僧因感其平時勤謹操勞，不計苦累，遂許同行。

抵京至午門外，帝宣眾僧入朝，諸僧皆入，獨苦工僧竚立不動，帝問何故不入？曰：「地下有佛，弗敢妄跨而過也！」帝強欲之入，苦工僧則俯身以頭頂地，兩足朝天，翻筋斗而進。帝奇之，命掘地，得金剛經一部。至是帝知太后欲請得道高僧者，即此人也。遂虔誠親爲厚待，帝請示超薦時應備諸事，曰：「除諸僧按照超薦儀式舉行外，可另搭一台，上供香案，中插太后魂幡。」在法事中，苦工僧突率帝登台，舉幡三搖，而誦偈曰：「我本不來，是汝偏愛，一念不生，超生天界。」帝立見太后現於雲端，向僧拜謝，冉冉上昇。

法事畢，諸僧辭歸，帝獨留苦工僧，並親自侍遊於御花園及京都諸名勝。一日行經一石塔旁，僧忽止步凝視石塔。帝問：「師愛此塔乎？朕當命工折下運送師處。」僧曰：「陛下如肯相送，衲自取回。」言罷以袖一拂，塔竟收藏袖中，遂即向帝合十辭謝而去，帝命人追送，已無蹤影。回抵承天寺，諸僧尚在途中。

諸僧抵寺後，其中有人識謂苦工僧曰：「汝既超度太后，帝當厚賜於汝，可否分沾大眾？」苦工僧曰：「有之，第恐大家拿不動耳。」即從袖中倒出此塔，豎於甬道旁，故名「飛來塔」。後人雇工重建同樣一塔與對。不久該苦工僧即離去。

又一傳：福建漳州南山寺，有一龍褲祖師者，其行蹟與上述同，唯偕帝遊時，祖師輒注視帝之龍袍，帝問：「師愛此袍否？」師即拈褲笑曰：「褲破矣！」帝隨脫龍袍，命工改製師褲奉送，師穿褲辭歸，故得名「龍褲祖師」。是否龍褲祖師即係承天寺之苦工僧，未得詳查，弗敢妄斷。

初見廣師宿緣深

大雄寶殿正面有三門，中門上懸一豎匾，兩邊雕龍，中有「勅賜承天禪寺」等金字。左邊大門內，即師趺坐處也，右邊大門內，有一老僧專司大殿香燭。余見師垂目趺坐，忽憶古小說中，常有禪師之稱，惟迄未見過坐禪眞相，今見師坐，內心頓生無限歡喜與崇敬，有甚於突獲至寶之感。然不敢妄加驚動，只得在旁靜候。嗣有一小沙彌從內呼師名，告以奉庫頭師命分錢與師，略談數語即去。余

乘機向師鞠躬一禮（時尚不懂合十）向前請示。師問：「汝何方人？來此何事？」余將原籍居處及暫住友處候舟渡台事詳告，師聞及此止問而云：「汝鮮來此，寺中地方甚廣，可到各殿參觀。」余當即進入大殿，略爲一轉，回視師又靜坐矣！然余對師之心向，如受不可言喻之吸力所吸引，全部遊興均集中於師身上，似有半步不肯與離者。旋又一僧與師談話，余得再次近師，時師似有厭煩，即謂：「汝既是永春來者，寺中有一老僧，是汝鄰縣（德化）秀才，汝是讀書人，我帶汝進去見他，也可聆他談談佛法，增長智慧。」言罷立即下座，帶余入內。至客堂，爲余簡介於老秀才僧（老秀才俗姓賴，家甚富有，兒孫滿堂，出家已二十餘年，其弟亦一飽學之士，與余有數面之交），稍敘寒喧，師已回大殿。時老秀才已近古稀之齡，談笑間，滿口只剩一、二長牙，曾出寺中所印之金剛經、彌陀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法寶相贈，並概爲宣說。余心不在焉，唯唯聆受略與坐談，即與辭離，並將經請回。出至大殿，又至師側，伺機糾纏，然師惟勉爲應付而已，至日午，余始離寺。

午後再遊開元寺（泉城最大寶剎），重瞻東西塔（在開元寺左右分列兩旁，東西對峙，塔高據泉州府誌載爲二十一丈餘，以青石砌成，分八面五層，每層每

面正中均雕有不同佛像一尊，塔尖相傳爲七寶銅所製，落日斜照，尚金光燦爛，誠一偉大建築物也）。次晨又至承天寺，師仍坐大殿左門，見余至，笑顏相迎，情況迥異昨日。師大開話匣，告余曰：「汝欲去台，可也！亦須汝去，惟汝去後，要與我來信。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已是僧俗不分，我與台灣有緣，將渡台建道場度眾生，以我此身，爲修佛範，以挽佛教狂瀾，重歸正軌，此乃吾願，汝須謹記。汝抵台後，尚有一段苦嘗，恐汝不堪忍受。」余答：「台灣如我當去，萬苦莫辭，自願樂受。」師嘆曰：「汝宿業深重，非經苦磨，無由消除，汝既願受，儘可前往，古云：『有苦自有甜』，望汝遇極苦時，莫退初衷。」余答：「絕無退悔！」即決意拜師，師亦喜諾，謂確有師徒之緣。然其時余唯知一心恭謹，以師禮待師而已，全然不知求皈依之法。

偕師共遊碧霄岩

從此，除回友處寢食外，餘均隨侍師側，夜必亥後始歸。經旬日，師忽談及在山苦修事，余好奇念生，問師修處途徑，師云：「汝欲去乎？明早吾與汝同往

。」

翌晨，天將拂曉，余即至寺，師已先下座，候於殿外平台矣！頭戴草笠，背一地水火風之布袋，手拄一杖即出寺。出泉州北門，經小街，兩旁店鋪老少均喊：「廣欽師！您又上山耶！」師曰：「吾帶客遊耳，不住山也！」街上眾人皆云：「此位伏虎和尚，離開此地，實爲可惜。」

行數十步，師欲跣足上山，余亦隨之脱鞋，由師寄放一理髮店內，師再至一小鋪，買麵與青菜，爲余準備午餐，置於布袋內，不讓余帶。如是出北門，拾級登上清源山（泉州府後山），先至彌陀岩，再轉碧霄岩，岩在半山右，岩右有一正豎石壁，高可丈許，外掛一大石，中空成一小洞，洞內寬約五尺，高六、七尺，兩邊各成天然小門，均可通行，惟左門稍寬（約三尺），最高處，余進入時適可直行。右門寬僅尺許，高則不滿四尺，出入要俯身始過。洞中有尺許見方之破舊板椅，四週略可通人，此即師面壁十二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四十二歲至三十四年己酉五十四歲）之處所也。洞外餘地不大，有師手植果樹及花數棵。

碧霄岩聞爲前人所建，早成廢墟，師在洞中入定數月，遠近馳聞，後一歸僑上山謁師，始捐資重建。岩只一進，佔地不滿十坪，石牆瓦頂，左右兩門，中一

大窗，室內空無一物，亦僅一破舊方板椅耳，師嘆告余曰：「吾將下山時，有一齋姑，要求進住於此，待吾下山，她卻不肯住下去，任令荒廢，出家人不堪茹苦，可惜！可憐！」

再順右邊石級登數十步，至瑞藏岩，師告：「此岩原爲吾法師父宏仁老人念佛之所，老人升西，岩亦空矣！」再往上登至一小廟（係雜神廟），住有廟祝一人，師即取出麵菜，請其代余作餐。師則自袋中取出水果爲餐。

餐後略事休息，即從山右尋路歸，經一仙洞，內供仙像一尊，已久缺香煙。再下有齋堂兩所，相距不遠，堂中齋姑皆以布巾包頭，在園地耕作，堂內僅一、二老齋姑留守作炊。該齋堂係承天寺之派下，老齋姑與師熟，乃入內喝茶，時日已西斜，諸齋姑適於園中收工回來準備晚課，師亦辭謝下山。至平地，順遊泉州府之城隍廟，廟後一院，爲泉城士紳葉青眼老先生所創辦之養老院，前弘一大師來泉時，即駐錫於此（後弘一大師圓寂於泉，其骨灰現供於承天寺功德堂，骨灰盒約七、八立方寸，裹以黃綾，外書弘一法師靈骨）。時天色已晚，匆匆轉道北門，取穿寄鞋，即回承天寺。

颱風助結師徒緣

余因久候友船未回，急於去台，自向船行（即船公司）購票，六月十七日，船行通知晚間九點上船。余向師辭行，臨別時，師曰：「如未去時，可再來談。」余聞師語，知話中有話，自思此次恐難成行，然船行既已通知，亦只好上船，一試究竟。

午夜十一時，船由南門外新橋碼頭解纜，慢慢由泉州灣出港，是夜月如明鏡，碧天無雲。船中除七、八船工外，乘客共三十六人，均入艙睡，惟余一人獨坐於桅杆下之舺板上，藉月光開閱經本（由承天寺請出）。

翌晨，天將拂曉，船甫出港口，船頭兩年輕船工，於船邊抽出竹竿，往港中一插，告船後把舵老者：「一丈二。」再一插曰：「八尺矣！」時船底忽有響聲，如遇觸物，船身右傾，已潮退擱淺矣。船員急跳下持棍抵住傾船。天明後，乘客紛紛跳下沙灘，小孩竟得於沙灘上挖捕螺蚌。十時許，潮見漲，老舵工命作飯飽餐，準備十二時掛帆出海。

正午，大帆業已掛上，老舵工翹首細察天氣，忽喊：「台灣有颱風，今天不

能出海矣！」即命收帆，重駛入港。回至一鎮（惠安秀塗）暫息，至三時許，老舵工又謂：「風候恐能延至數日，爲應乘客之便，船須駛回泉州。」晚七時許，船仍駛回原處。

余下船後，即直奔承天寺告師，師已站立於殿外平台上，見余至，哈哈笑謂余曰：「我知汝將再回，你我師徒緣尚未結，何可行也！」師即擇次日（六月十九日）於大殿後之觀音殿爲余皈依。

十九日晨，余虔備香燭果品，供陳觀世音菩薩像前，師教禮佛已，即爲余說三皈依，完成皈依儀禮（皈依者，余爲第三人）。事畢，余問：「弟子去台心切，不知何時成行？」師曰：「風可息矣！二十晚當得上船，二十一日出海，二十二日即可抵台。」

二十日午後，果得船行通知當晚上船。七時許，余向師辭行，師再三叮囑：「汝須來信聯絡！」余答：「謹遵師命。」臨行師連囑「順風」數句，余拜謝出寺，滿心歡喜，知此次定可赴台矣！深夜十一時開船，月光皎潔，余則獨坐舺板上閱經。

二十一日晨船抵港口，舵工靠岸至其家（海濱）再裝貨品，正午十二時懸帆

出海，是日風平浪靜，烈日高張，舟行海上，一起一伏，朝台順航。至夜余仍坐桅下閱經，月色朗照，水天相連，偶感宇宙之寬大，此舟之渺小，而傷旅途之茫茫，人生之幻幻。

二十二日初曉，台灣已隱約可見。午前十時，已抵中部公司寮（海線龍港站）矣。老舵工嚷曰：「我家數代公司舵，航行泉台，如獲順風二十四小時可到，最速者，亦需二十三小時，於我一生航海中只得數次而已。獨此次航行二十二小時，誠然出人意料之外，亦聞所未聞也！」余感佛力之無邊，師恩之加被，對師之崇敬益篤。

上岸後，即搭北上火車，直抵台北，住家叔寓，即修書稟師，不數日獲師回諭，師仍在承天。余旋即參加台省國民學校國語教師考試，錄取後，經兩週講習，被派嘉義民族國校服務，余又作稟，師覆將往廈門南普陀寺。冬間，連奉兩函均未獲覆。卅六年（丁亥）春，余轉職台北鐵路黨部，再去函稟師，亦未奉覆。四月間，忽奉師諭，決欲來台，尚缺旅費，余即急匯船資。

師於是年農曆五月十五日下午安抵基港登陸。師到台後廣度無邊眾生事，在此無庸多贅。念師恩未報，寢食難安，敢將承師攜度之一段因緣，謹紀爲念。

我與廣欽菩薩的一段因緣

周宣德

盡形壽九十五年，念佛度眾從未斷，而今捨報，往生極樂淨土，咸盼慈航倒駕，再續前緣！舉世讚頌的高僧廣欽老和尚，不食人間煙火，夜不倒單，一心念佛，數十年如一日，由此而得神通妙用，度化了無數眾生。他與我因緣很深，所知他的事蹟也不少，現因講話時間限制，只能選出三個實例和他在修爲上的六項提綱，來證明他是乘願再來的菩薩！

一、超度亡靈，保寺安寧

民國三十九年，我住台北萬華昆明街台糖宿舍，時常到附近的法華寺禮佛，與寺裡的齋姑認識。她說她原來是該寺信眾代表，自日人住持回國以後，就將該寺給她負責接管。她邀我每星期天去參加法會並爲信眾講經，共進午齋。她說那寺內晚間無人敢住宿，因爲深夜有鬼自動打開房門、窗戶，並且開關電燈……，

種種擾亂動作，使人身心悚然，夜不成眠。每天在傍晚七時日落後，大家必須離寺另住別處。我聽到這些話，總覺得鬼怪爲禍應設法對治，心中不免悒悒。有一天午後，我忽然遇到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和尚路過西寧南路，慢步向南走，距離法華寺不遠，就趨前向他合十爲禮，請問尊號，他回答說：「廣欽。」又問他住在何處，他說：「沒有一定。」我看他步伐輕飄，目光炯炯，似有道行，就勸他一同進入法華寺休息。他到寺內首先禮佛，然後走到佛龕左側向西的地板上，跏趺而坐。當時齋姑亟欲爲他準備晚餐，他說：「我不吃飯，只吃水果。」於是我就跑出寺外買了一些香蕉，放在他座前一張小桌上，任他自取進用。到了天近黃昏時，我暗示齋姑們大家離寺，留他過夜，且看他如何應付鬼道來擾。

第二天早晨我們去法華寺，廣公老和尚用手指殿前右側一客房說：「那兒有兩個日本鬼，你們去翻開榻榻米，取出屍骨，讓我給他們超度。」果然如他所說，齋姑們找到了兩具骷髏，老和尚叫齋姑把它放進寺前焚化冥紙錢的爐裡燃燒掉，他口中一面念佛號，又像是念往生咒，之後便回大殿裡說：「已經超度過了。」但當晚齋姑們仍不敢住進寺內。第三天早晨老和尚仍坐原處，又說右側後面寮房還有一個鬼，囑令如前掀開榻榻米，又發現了一髏骸，送入化紙爐，老和尚念

佛持咒後說道：「他也走了！」第四天早晨，我又去法華寺，齋姑告訴我：「師父叫我們今晚可以來寺內方丈寮安住。」從此齋姑就放心地邀同數位信徒大膽地住進寺內，果然無事，一切清淨了。於是我告訴齋姑說：「你們應當拜請他爲本寺住持，留他常住，確保安寧。」

我在每天下班後幾乎每晚都到法華寺，請教他修行的經過，知道他在泉州山洞駐錫之初，以至來台經過等種種奇蹟，想已有很多人知道，將有寫作，這裡就不再贅言了。他這生雖沒有讀很多經典，只是經由苦行念佛而開悟，當因多生修持，才能具足這種神通！

二、晝夜念佛，一心不亂

我在親近他的初期，總覺得他沒有多研佛典怎能有此神通？屢次請教他修行的方法。他總是回答說：「你只要淨念佛號，久後達到一心不亂，自然會有感應。」但是我沒聽到他口出聲音，總覺莫測高深。所以我就在一個週末假期的晚上，特地到寺拜見他老人家，他正在佛殿中間日本式的一個矮圓桌上，盤腿而坐。

我就在他旁邊不遠的椅上也坐下來，在黑夜中撥開電燈，專心侍候他，每隔一小時或四、五十分鐘，就輕步走向他的座側，細聲向他問道：「你在做什麼？」他答：「念佛！」又問他：「念那尊佛？」他答：「阿彌陀佛！」如此七、八次都是如是問，如是答。我一夜沒睡，直熬到第二天早上，我再問他：「您老總說是念佛，可是沒有口動出聲，究竟怎樣念法？」他說：「念佛重在『心念』、『專精』且晝夜不間斷、不雜亂；但是你們能口念、耳聽、心想就是下手功夫，慢慢自然就會做到不分晝夜，一心念佛不亂。由於念佛得定而發慧，必有成就。」

三、預示信衆，各安其業

我的一位皈依師父智光老和尚，遇到一位東吳大學李杏邨教授到華嚴蓮社，向他提出佛學與心理學的問題，師父不與多說，只寫了一張名片介紹他來我家談話。在我和他討論後，知道他頗有善根，就介紹他去請教廣公老和尚。他一見面，就被廣公的道行攝化，而自動地皈依三寶。他本來已經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商訂好了合同，將聘爲教授，而且該校美籍系主任不久將來台接見他，而面送聘書。

所以就向老和尚問：「我去美國會成功嗎？」他答：「這時不行。」又數日後，一位中興大學農學院湯之屏教授，也經智公老和尚介紹來和我討論佛法。據他說，家計困難，煩惱很多，急求解決經濟問題，佛教有何辦法？我也介紹他去見廣公和尚。湯兄見到和尚問道：「我有很多煩惱，怎樣解決？」老和尚說：「你可出國多賺點錢，生活就安定了。」此後李、湯二位教授，相約來到我家，李兄先說他已有出國的把握，師父說「不行」，而湯兄說我並沒有出國計畫，他卻說「可以」，都認爲和尚的話很難令人相信。我回答說：「廣公有預知他人未來事情的神通。我建議湯兄不妨去試試尋找出國的機緣，而李兄且看系主任來台接見後的結果。」時隔不到一個多月的光景，李兄在系主任的接見後，系主任僅說要回檀島與校長商量後才能寄發聘書，從此沒有消息。而湯兄則回校查閱加拿大農業雜誌，巧見招聘農技人才的廣告，湯兄隨即去函申請，果然溫哥華農場的聘書連同他們全家的機票一併寄台，而去就業，從此他們家庭生活大爲改善。

四、修爲六大提綱

這些只是預知他人未來的事而已，此外，還有許多的事蹟，在此不能盡述。

但依我由觀察而歸納他的修爲，可簡列爲六項提綱：

一、心想憶念阿彌陀佛。

二、開口說話必利於人。

三、舉止行動無不在定慧中。

四、持戒嚴謹遠超凡夫。

五、視名利爲空無。

六、度眾咸令解縛。

從以上這些事實可以證知他是乘願再來的菩薩呵！

我接到台北慧炬同仁長途電話說：「廣公菩薩宣稱今年二月八日將緣盡離此世間，經大眾再三懇留，才慈允延遲五天，於二月十三日午後，果然在妙通寺大雄寶殿中，由大眾圍繞齊聲念佛聲中而坐化了，世壽高達九十有五。眾議並將於三月六日荼毘。」我聽到這一消息，不禁爲眾生福薄痛失導師而惋惜、悲泣！恰巧這兒，正逢到二月二十三日美國洛城蒙市法印寺舉行週日念佛會，住持印海大法師囑咐我主講，我就便在這兒向諸位簡單地報告，也祝願廣公菩薩暫住常寂光土，親近阿彌陀佛，然後再來這個濁染世間，淨化眾生身心，同登安養，共成佛道。

廣公上人與宣化長老對話錄

江啓超筆錄

（編者按：民國六十三年農曆正月十四日，宣化長老來承天禪寺拜訪廣公上人。對話錄中的老和尚係指廣公上人，大法師係指宣化長老。）

老和尚問：坐是什麼意思？

大法師答：無意思！

老和尚問：無意思，是不是像一塊石頭？

大法師答：有意思也是石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無意思，無智亦無得！

老和尚說：不顧惜身體！

大法師說：因爲無人、我、眾生、壽者等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以我見如來，如來無所來，亦無所去，故不可去。

老和尚說：這是菩薩所說的，但是我們還有肉體。

大法師說：不執著即是菩薩。

老和尚說：執著才是菩薩。

大法師說：一切皆是幻化，所行無事。

老和尚問：但是說者是誰？

大法師說：說者是說者那個人，吃飯是吃飯那個人！

老和尚說：吃不飽，心不願！

大法師說：吃不飽，因沒吃；吃一定要吃飽！

老和尚問：貪者是那個人？

大法師說：貪者是貪那個人，貪者也是佛！

老和尚說：說者有理！

大法師說：如無理者，我在美國，美國人不會服從我！

（問答到此時候，度輪大法師就對其美籍弟子們指導）

大法師對門徒道：你們有什麼問題可請教老和尚吧！

門徒點頭答：我們想不出什麼問題可請教！

老和尚即時向美國門徒們說：你們不用口問，只用眼睛看看就知道！

大法師說：不用眼看亦可知道，我在美國尚未來此的時候，早就知道，你是老修行家！

老和尚說：不是！不是！我時常感覺這件假殼子仍是不自在。

大法師說：自在不自在總是不管他！

老和尚說：不管他也會痛苦！

大法師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要顧身體！

老和尚說：要顧也顧不來啊！

大法師說：不顧也得顧！

老和尚說：無所住！

大法師說：顧也是無所住！

南無阿彌陀佛

廣欽老和尚訪問記

——民國64年7月1日海潮音——

章克範

名山禪窟禮謁高僧

又一次禮謁了素所崇仰的清淨僧——台北縣土城鄉清源山上承天禪寺中的廣欽老和尚。

這位現年八四高齡的老僧，曾以禪定功夫，不食煙火，只吃水果，故有「果子和尚」之雅號。如今，爲了接引遠來的香客、遊客、洋客和滿懷狐疑意存問難的閒客，方便開示之餘，也會偶而啜上幾口薄薄的麥片湯。他的精神好極，眸子清明，聽覺聰穎，步履安詳，氣韻生動，比往昔任何一次所見都好。他說已經三年未下山，但也不準備講經。

安坐在地藏殿中不求聞達的廣欽長老，他的盛名，卻默默地正在韓國、美國

、歐洲迅速傳佈，也在國內年輕的學子群中傳佈，因爲他告訴他們：「佛法並未衰微，人心確在衰微。」

向來不問俗事只談修持的高僧，這次卻意外地以非常親切的笑容來歡迎我們，並破例地與我們大談僧事，使我們受寵若驚，猛然想起，這不是他一生行持的寫照嗎？對！這眞是他吐屬平凡寓意深切的箴言！

山花含笑鳥語迎人

三月九日清早，天色灰濛濛的，雖無雨意，也不見得會放晴，是個乍暖還寒的星期日，本想在家沏杯好茶，讀些佛經，忽然記起昨晚曾與任教三軍大學的丁肇強居士有約，要去土城承天禪寺瞻禮廣欽老和尚，遂匆匆用過早點，向車站絕塵而去。

到了公路西站，黑壓壓一片人潮，去登山的、郊遊的、賞花的、釣魚的，擠得水洩不通，好容易在人叢中找到他，竟是西裝畢挺，披掛齊全，如赴盛宴模樣，原來他是初度晉謁，堅持一定恭敬誠信，不但事先沐浴，換著新裝，也不雜飲

食，拒進早點，使我慚愧不如。登上公車，居然那麼湊巧，不但天氣回暖，太陽也張著笑靨，從厚厚的雲層裡鑽出來了。

車到土城，徒步登山，山道幽靜，鳥語迎人，花吐清香，樹發新綠，使人俗慮頓消。到了半山亭，每隔數十公尺，路旁就有一塊信眾捐建的石碑，碑上刻著佛、菩薩的聖號，朝山的男女，已絡繹於途，各懷虔誠，徐步向前，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參禮古剎的境況，頗有幾分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此山開闢未久，少了幾棵合圍的古松，松濤清響無從領受罷了！

進入禪寺，山花含笑，林木蒼翠，高僧住處，畢竟又有一番風光。先在大雄寶殿禮過佛，驀直向地藏殿行去，安坐在門口的老和尚，老遠就向我們招呼，慈祥親切，如迎遠歸遊子，其發自內心的愉悅，爲歷來所僅見。

古佛風範不可忘記

他把我們讓進殿左的沙發椅上坐定，愉快地爲我們說開示，從山居的近況說到弘法利生的規範，整整爲我們說了一個小時。

他說：「近年來經常有韓國、美國以及歐洲的學人或僧侶上山來參究佛法，他們既懷著誠心，也懷著疑心，經過簡單的說明，莫不皆大歡喜，輕鬆愉快地回去。還有國內年輕的大、中學生們、老師們，信佛的虔誠，見解的深刻，也令人歡喜，這都是值得欣慰的事。他們無論用語言或文字，直接或間接去宣揚佛法，對社會都會發生良好的影響。」

敘過家常，話鋒一轉，他就對現在的僧團有了感觸。他說：「社會環境在變，僧團的環境也在變。從前我們在叢林裡的作法和現在的出家人的作法就大有差別。從前的出家人比較重視佛法，成天在行、住、坐、臥中辦道，現在爲環境所迫而出家的人多，因此，爲自己的利益而奔忙的人也多，眞正爲佛法弘布而盡心的人就少了。」

接著，他就說明理由。他說：「佛法是出世間法，與世法畢竟有別，過去佛的風範猶在，我們不可忘記。遺憾的是現在的出家眾不自覺地將政治也帶到佛法中來，以觀光、出售佛的雕像、塑像、畫像來弘揚佛法，這樣向工商業社會看齊的做法，就戒律來說是有抵觸的，就是『不如法』。」

戒律主要戒自己

於是，他以叢林規矩來作證，加強他的論點。他說：「叢林規矩，不論你是學禪、學淨，還是學天台、學法相，都講老實修行。現在大家多爲生活忙，修行只是應應景而已。難道會看經、會穿袈裟就成了僧寶？也有人拿起筆來能夠寫寫，也歸不到佛法這一邊去，說起來也是遺憾！」他又感喟地指出：「從前的叢林，以救濟災荒與施捨窮困來與社會結緣，消滅苦難；今天台灣各道場的做法恰恰相反，大家儘在比賽誰個的齋飯做得好，以拉攏社會上有錢和有地位的人，這樣成天在聲色貨利裡打轉，與佛法的距離就遠了！」

談到僧眾與居士之間的關係，老和尚謙稱僧團做得太少，沒有產生領導作用。他舉了兩個例：第一個說法師們沒有切實地去和居士們說明佛教的佛、菩薩與道教的神祇有什麼不同，到了今天，無論在城市或鄉村，土地公、城隍爺、文昌帝君、關公、媽祖、趙公明、呂純陽等，與佛菩薩供在一起的寺廟還多的是，實在不應該。其次說到戒律，出家人也多未深究。他說：「戒律主要在戒自己，不是光教人做，自己不做。」

佛法未衰興衰由心

講到這裡，他才鄭重地將國內外許多人問過他的這個重大問題的答案說出來：「佛法並未衰微，人心確在衰微！」他接著說明：「因爲人心衰，所以社會風氣亂，道德水準墮落，佛法自然不興了。無世間法就無佛法，要佛法興盛，就應該在人心上做工夫。」於是，他莊重地念出三句人人皆知的老話：「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中國難生！」但是這三句話從他口中說出來，就有千鈞之力，震得我們在座人的耳膜都嗡嗡作響！

接著，他爲這三句話打個淺近的譬喻來作解釋。他說：「現在的讀書人，作興到國外去留學，特別是到美國和歐洲去。這些西方國家，就是不重視倫理道德，只講求科學技術，儘管技術學好了，還是皮毛，做人的道理沒有學，縱然一個個都得了博士學位回來，於國家、於社會，嚴格說起來，並無多大用處！」

夢在六道不出娑婆

老和尚甚至將世界的禍亂與紛擾，也歸咎到西方人的無知上去。他說：「他們（指西方人）以物質文明點綴了花花世界，卻又以不能明禮尚義而使世界發生動亂，引生災難！」因此，他說：「西方人不容易了解『人身難得』這句話的道理，自然對『眾生（水陸四生胎卵濕化，九類蠢動，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更無從體會了。我們的身體會壞，佛性卻不會壞；眾生雖有佛性，卻天天在做夢，連吃三餐還是在做夢。夢在六道輪迴，不出娑婆。要出娑婆，就須有緣得聞佛法，並照著它的道理去做。」

他說：「社會並不是照佛法組織起來的，但是娑婆世界嚮往佛法。因此，獻身佛法的出家人，不可自己被社會染污，應該以自己的行願去淨化社會。出家人是爲捨名利而出家，現在竟也有人在爲名利而明爭暗鬥，眞有失出家人的本分！不從苦入道，不忍辱精進，竟跟社會上的人一樣去搞派系，試問：這樣怎麼成得了人天師表?!」

由苦入道行願相繼

一陣感嘆的話說過，他又把話題轉到過去佛、菩薩的修持上來。他說：「過去的佛、菩薩都是苦修的，有的修幾生，有的修幾多劫，生活淡泊，不妄造作，所以能開悟，了生死。現在的人多不想吃苦，也不相信佛、菩薩爲佛法而捨命的道理，因此入道很難！」他說：「過去的佛、菩薩，各各願力不同，如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藥師佛有十二大願……，修行人應該效法佛、菩薩，每人至少發一個願，永持勿失，直到成佛而後已。但這是弘法度眾的願，圓證佛果的願，不是要你把廟子蓋得大一點，住得舒服一點，如果這樣發願，眞是太可憐了！」

他慈悲地指出：「現在的世間上，的確有這樣的出家人，他們只圖把自己的廟子建得大，自己的信徒聚得多，好在人前稱能！他不許信徒敬信別家寺廟的佛，只信他廟內的佛，只許信他一人，也不許信徒尊敬其他的出家人。像這般貢高我慢妄自尊大的人，還不是在名利圈圈中打滾，同平常的在家人一樣，在苦惱中過日子?!」

上山的信眾與遊客越來越多，有的憩在殿內，有的站在殿外，老和尚看他們一雙雙帶有祈求的眼光，知道還有許多問題待理，纔以堅定的語氣作結論：「佛法未衰，而是人衰！」接著，以鼓舞和嘉許的神情告訴大家：「在家居士近年來

在護法上的成就頗能盡力，但是，還要精進，不可滿足。只要眞心學佛，不問在家出家，都可成佛。」

叢林修持不在言說

廣欽老和尚的談話，如江河傾瀉，開口以後，就插不上嘴，只有道一師的口譯，不斷傳述。眞奇怪，往常聽開示，多半靠譯人，這回忽然耳根靈光起來，幾乎可聽到七成左右，句句發自肺腑，切中時弊，令人感激莫名。但是他到底未曾談到宗門的修法，而這正是年輕的學佛人所想知道的，於是我以恭敬懇切之心，請他說一說「時下修禪，是否禪、淨雙修最爲逗機？」

他說：「禪非關色相，非關話頭（參話頭是參佛），不在講說，不在弄神，只求入定，能定就有禪。近百年來，學禪人多從念佛打基礎，這確是一條路，但並不是只有這一條路，因此我不勸大家也走這一條路。」

禮謝出來，到齋堂用過午膳，就與丁兄折往後山的日月洞去，這是當年廣欽老和尚的住處，現在傳良法師在那兒安單，修持平實，接眾謙和，是一個難得的龍象。回程路上，想起寺內清淡的齋供，大眾安和的行止，高僧悠然的慈顏，山野寧靜的幽風，誰說我們國內沒有禪呢?!

無處不自在的水果法師

四月九日下午一時，一行人又從台北出發，約經個把鐘頭，車行到土城鄉，轉爬彎曲的山路，汽車一檔的吼聲，聲嘶力竭得令人聽了真想下來步行。一個大彎後眼前一亮，承天寺已遙遙在望，大家開始指指點點，談論著自己來過此地的歷史。到了寺前，只見一大片新墾的黃泥地，原來是承天寺正重建中，在山邊上臨時搭的鐵皮屋裡，供奉著三尊佛，二條長凳，幾張藤椅，佈置簡單而清爽。

屋裡大藤椅上，一位老法師雙手合抱，意態安詳地坐在那裡，看到我們進來，面露微笑，點了點頭，令人頗覺親切，他就是人人稱道的水果師——廣欽老法師。

大家到佛前禮座後，他要大家自己找椅子坐下。藍老師首先說道：「我們是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的學生，今天特來參訪，請師父給我們開示。」

「我覺得一個新出家的人，應修一段苦行，也就是要粗衣淡飯、勤勞作務，不管是揀柴火、挑水、種菜、煮飯等，你都要做，多做苦工，智慧就易開。一個

初入門的人，要把心安住，最好的辦法是一心念阿彌陀佛。」

老法師指著他的弟子並且說：「我平時教他們也是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

依嚴法師問道：「請問法師，修苦行是指做什麼事情，才算修苦行呢？」

老法師答道：「一切都不計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別心，就是修苦行。」大家覺得老法師答得很特別。

慧根師接著問：「請問老法師，對研究教理有何看法？」

答：「沒有什麼看法，我覺得很自然，你們以研究教理弘法，我以修行弘法，一樣嘛！」

從智法師問：「請問老法師，你過去修行、閉關，遇到不順利的時候，你如何對付？」

答：「要有信心——在自心深處要有一依止。」

又問：「閉關時，在吃的方面，是否要愈吃愈少呢？」

答：「不是的，要順其自然，也就是要正常。要無所掛礙，要無我才是閉關，如有『我』、『吃多少』的觀念，那就不是修行，而是執著了。」

又問：「我閉關時，有時是不想吃，所以不吃。」

答：「故意不吃，火氣會上升，不能修行，不想吃的念頭起來了，那還是執著，不想吃，是有一個你不想吃。」

又問：「有時不吃，反而覺得很輕鬆安適？」

答：「那只能輕鬆幾天，是暫時的現象。因爲我們還未到一心不亂、一念不起的境界，所以，執意不吃，身體會虛弱下來。」一連串的問答，大家都在回想剛剛講過的話，忽然慧智師開腔。

問：「聽說老法師是吃水果度日……」話未說完法師就答說：「現在沒有吃水果，在民國卅六年（時法師五十五歲），我從大陸來到台灣，在山中修行，就從五十五歲開始到八十四歲，這中間都是吃水果，現在是方便，吃素食。」

又問：「請問法師爲何會動念頭要吃水果呢？」

答：「因爲在山上沒有東西吃，當然只有吃水果。」大家聽了哄堂大笑，他的答話，完全出乎意料，「我不是故意要去吃水果，有時沒有水果，喝水也是過了一天。」

從智法師問：「聽說老法師當初是在山上迷路途，找不到東西吃，才吃水果的？」

答：「對的，山上沒東西吃，又沒有天人來供養，只好找野果子來充飢。」

慧淨師問：「光吃水果，身體能否支持得住？」

答：「支持不住也要撐，有水果吃就不錯了，那裡還想得到支持得住或支持不住。」老法師做了一個表情引得大家又是哄然大笑。

藍老師問：「您是否還每天坐禪？」

答：「我方便，現在每一項都有喔！包括吃飽睡覺，睡好了在竹椅上坐坐，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無處不自在！」法師讓人覺得風趣、親切！

慧嵩師問：「打坐要從何學起？」

答：「從觀自在學起。」又是一個特別的答覆。

又問：「您是否走禪宗路子？」

答：「不是，我偏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

慧明師問：「請問老法師，念佛有何竅門？」

答：「無有一竅，但看己心。有的人不會念佛，要壽命長，求壽命長有何用？只是多一些時間去造業。會念佛的人，心與佛同，多一年壽命，就多一年的無量壽佛。」

慧根師問：「弘揚佛法，在現在這個時代，應以何種方式較爲中肯？」

答：「唉！剛剛講過了，你們是以讀書弘法，我是以念佛弘法，都須要。」

從智法師問：「聽說這裡要重建大殿？」

答：「信徒們發心要建，就給他們建，我沒有掛礙，我不會高興，也不會嫌煩。」沈默了一會兒。

有人問：「開始打坐時，妄念很多，如何對治？」

答：「妄念多，就是業障。去妄念，念佛較易。另外俗緣要少，也很重要。」

藍老師問：「有一種人信外道，但做人很好，請問他將來會到那一界？」

答：「這是你們的分別心，我的看法是看每一個人都一樣，每一種宗教都有它某種程度的好處，都對社會有某種程度的利益。這不是你好、我不好的問題，而是層次上的問題。」

接著老法師反問：「度眾生如何度？」這突來的一問，大家在心中來不及想好答案。他乃自代答：「這個『度眾生』眞不容易，我們把慈悲心發出去，他要肯接受，才會受我們度，他不接受，就無法度，所以一切要自自然然的，要他看

到我們歡喜。度眾生要隨緣而化、慈悲爲懷，度眾生是順其自然的，所以這個『緣』就很重要了。」

慧智師問：「請問老法師對了生死的看法？」

答：「了生死？喔！那談何容易！不過，了生死有比較容易的辦法，就是念佛啊，但不要以爲念佛容易！一念疏忽，就會想睡的（昏沈）。」

有人問：「如念佛念到想睡時，怎麼辦？」

答：「想睡就睡呀！」

蔡月秀問：「有的人念佛要了生死，但有的菩薩要乘願再來，您對這二種人的看法有何不同？」

答：「我的想法是，各人的願力不同。我請問：你們讀書是否有一樣的願呢？」老法師很靈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藍老師問：「修行到某種程度以後，對於往生西方是否能夠自己知道？」

答：「只有到臨死時才知。人人都可成佛，只是業感不同，故有早晚不同，人身難得，要努力修行。地獄、畜生，都是自己要去的，成佛作祖也是自己作的。要成佛，一定要經過人這一大劫，要把握機會，好好修行。」

依廣師問：「念佛號是否也是執著？」

答：「執持名號不是執著，因執持佛號，可得正念。如有一點散心或名利之心，那就是執著。」

又問：「一直要念佛，一直要念，是不是執著？」

答：「這也不是執著，是精進。」

慧明師問：「有人說，念佛會著魔，請問這是爲什麼？」

答：「這是你有此念頭，才會著魔，你心不專，才會著魔。」

常般法師問：「念佛如有散亂心，怎麼辦？」

答：「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念，把全付精神投擲到六個字裡去，就對了。」

藍老師問：「您對帶業往生是如何看法？」

答：「帶業不能往生，經典中之『帶業往生』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樣，你有願心要往生極樂世界，臨終時，如業力大於念力那還是不能往生，但會因你的願力而轉爲人身，再繼續念，如此轉了幾轉，一直念到你的念力大於業力，就能往生。」

依恆法師問：「如轉生時，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裡，那不是就不念佛了？」

答：「不會的，時候到了，他的願力會促使他念佛。有願力的種子，即可促使他念佛。」

蔡月秀同學問：「有人很有修行，但臨終時，還要遭病或意外，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是否爲定業難轉？」

答：「可以說是『定業難轉』，也可以看作是『乘願還業』。」「有人會說，他那麼有修行，難道不能以修行之力克服業力嗎？」「我可以說，就是有修行，才會遇此苦難挫折，這正是他修行的功德，使事情在這一次就解決了。」

老法師強調要一心念佛。

宏意法師問：「在阿彌陀經上，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之句，爲何您說只專心持佛號即可呢？」

答：「只要『具足信心』，那福德因緣就一切具足了，現在的問題是你的信心，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心了。是相信的信心？是每日三、五萬聲佛號的信心？是將全付生命投注下去的信心？是一心不亂、一念不起的信心？……你自己具備了那種信心？你自己應該知道，是否福德因緣具足了？」離開了承天寺，大家都有一個感覺，老法師和一般傳說的有點不太一樣。從他風趣的談吐、無礙的辯才上，可以見到一位高僧的風範，不但增長了我們的見識，更激勵了我們的信心。

廣欽老和尚的「念佛三昧」

雲　林

九年前，朱博士有個美國好萊塢的朋友金博士（Doctor King），到台灣來請教南老師有關佛法方面的問題。這位金博士年紀輕輕，卅來歲，基督教家庭出身，學的是音樂，對佛法特別有興趣，鈴木大拙等各家的禪學著作、大般若經、及若干小乘英譯佛典都曾涉獵，並有在錫蘭斯里蘭卡某處習定一年多的經驗，是一個受現代高等教育的西方佛教青年。

他在台期間也隨眾聽南老師講課，由朱博士當場傳譯，由於語言的隔閡，對於所講內容的吸收頗感吃力。後來他要求朱博士有空帶他去參訪台灣地區的有道之士，朱博士當時很忙，抽不了身，便找上了我，要我帶著這位到處尋師訪道的老外，到外面去走走玩玩。我說我也不曉得那個是有道之士，幫不上忙啊！後來經不了再三的請託，推辭不掉，只好勉強應命。

我說，那看誰呢？朱博士說隨便，再問金博士的意見，他說他喜歡修禪的和尚，在家出家二者都想見識見識。這下我可傻了眼，誰又知道誰會禪呢？我問他

：「你在西方基督教家庭長大，怎麼也喜歡搞這一套啊？」他笑笑說：「我不知道，大概前生我喜歡玩這個吧！」我說：「你們美國人也講前生？」他理直氣壯地答道：「怎麼不講啊！」

大家就這樣聊了聊，彼此有了認識。隔天，本來我想帶他去拜謁印順老法師，但以在嘉義太遠而作罷，最後乃決定先去找在武昌街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再上土城承天寺參訪廣欽老和尚。結果金博士與詩人見面後，可說對機也可說不對機，彼此並沒有什麼話講，三人站在人潮川流不息的明星咖啡店前廊下，默然以對，不到半小時，便告辭走了。

金博士與我轉搭公路局車往土城，下車後，改僱計程車上山，原先講好他出計程車費，我說我也坐了，我出一半吧！他說，那剛才公路局的車費他也要出一份。

上了山，到了大殿，看見老和尚坐在殿中一處的蓮花墊上，我有一個老習慣，看了和尚喜歡拜，走到老和尚座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想不到這個年輕的老外也緊跟著我趴地一聲拜了下去，老和尚只是坐在那兒，不作一聲。

後來老和尚移到窗邊的舊藤椅上去坐，我們跟了過去，他周圍的幾個尼師也

圍攏過來，準備要當翻譯，我說我的閩南語還馬馬虎虎懂得一點，我來翻譯好了，省得多費一道翻譯手續。

我首先跟老和尚簡單介紹了金博士的背景情況，說他這一回專程到台灣來參學佛法，我特別帶他來，師父您老人家給他開示。

老和尚聽完話便問金博士：「你幾歲？」

我以最快的速度作傳譯，「卅五歲。」金博士答。

老和尚又問：「你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是來看看。」

老和尚再問：「佛法中你喜歡什麼呢？」

「禪宗。」金博士答。

老和尚說：「淨土也很好嘛！淨土也是禪。」

停了一會兒，大家沒講話，旁邊的尼師端來幾杯茶，我跟金博士各接過一杯飲用。

這時老和尚抓到了題目，又問：「你手中拿著什麼東西？」

「茶。」

老和尚接著要金博士不要猶豫，馬上回答他能喝茶的是什麼？

金博士如法答：「渴啊！」

我回稟老和尚說：「口乾啦！」

「不對！不對！」老和尚當頭不客氣地猛下一棒，弄得金博士很不好意思，回不了話。大家想想能喝的怎麼會是「渴」呢？

老和尚看金博士不講話，便安慰他說：「普通到我這兒來，我都讓人念阿彌陀佛，什麼也不談。這次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那裡去，現在你喝茶，我便問你喝茶。能喝茶的並不是渴，渴只是一種現象。」

說完，老和尚又將同樣的話重覆了一遍，並說：「我聽雲居士說，你在錫蘭下過功夫，我現在只是跟你開開玩笑而已。」

停了一下，金博士開了口，問說：他曾看佛學書籍中提到有個「念佛三昧」，到底有沒有這回事？老和尚是否得過這種境界？

老和尚這下又說：「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那裡去，現在你問我問題，我憑我的記憶回答你。我在五十幾年前，有一次情況我認爲是念佛三昧，你以爲怎樣我不曉得。」

金博士一聽，精神來了，說他喜歡聽。我趕快從旁翻譯道：「他請師父開示啦！」

老和尚說：「五十幾年前，我在福州鼓山時，有一次隨眾在大殿行香念佛，大家隨著木魚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手結定印，邊走邊念，突然我那麼一頓。……」

老和尚的話我逐句翻來，到了「那麼一頓」這裡，我頭大了，勉強譯成「Once suddenly a stop」。老和尚馬上對著我說：「你不要翻錯啊！不是『停止』哦。」這時金博士看了老和尚「那麼一頓」的身勢與手勢，表示他懂得老和尚的意思，而我也覺得我的翻譯有誤，慚愧莫名。

老和尚接著表示，當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先在大殿地面盤繞，然後再冉冉地迴旋上升起來，老和尚講到此處，邊作緩緩盤旋手勢，同時念佛，聲音深沉而渾厚。他說當時沒有什麼寺廟建築和其他人事物的感覺，只有源源不斷的念佛聲，由下至上一直繞轉，盡虛空、遍法界盡是彌陀聖號。

我問老和尚：「此時師父行不行香？」

老和尚說，那時他也不曉得行不行香，也不曉得定在那裡，光是「南無阿彌陀佛」而已，最後維那引磬一敲，功課圓滿，大眾各歸寮房，他還是一樣「南無阿彌陀佛」下去，二六時中，行住坐臥，上殿過堂，完全融於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聲中，鳥語花香，如此有三個月之久。

老和尚笑著說：「那眞的很爽快！不過這只是我記憶中的體會，是不是念佛三昧，我給你作個參考，我覺得是個念佛三昧，你認爲是不是那是你的事情了。」

老和尚這麼不見外地坦誠相見，以個人實際的修持經驗爲來者解惑，金博士聽了似乎大感受用，法喜充滿，高興得不得了。

這時圍侍在旁邊的尼師們怕老和尚累了，一直要他休息，我想這回上山已有收穫，沒有白跑，便起身告退，沒想到我沒拜，這位獲嘗法味的老外又趴地對老和尚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

我們出了殿外，由於時間還早，便在周圍的欄杆邊徘徊了一下，欣賞承天寺的翠綠山景。我告訴金博士說，對面有個日月洞，聽說老和尚早前剛來台灣時，曾在洞裡閉關，他可以從大殿這邊一躍飛到那邊，不知是眞是假。我們兩人正這

麼閒扯時，不經意一回頭，老和尚竟跟在後面走了過來。

我趕快叫說：「師父，您怎麼跑出來了！」

老和尚一臉笑得好開心說：「玩玩，玩玩嘛！」

那時老和尚已很少出門，我看到幾個尼師站在大殿門口，很關切地望著這邊，想是怕老和尚走遠了，又有老和尚的吩咐，不便過來。

我一時興來，便提起老和尚有關他飛越兩山間的傳聞。

老和尚答說：「莫啦！莫啦！不要亂講。」

我又轉頭告訴金博士：「你今天的緣很好，老和尚平時很少出來。」又跟老和尚說：「我看師父是中意他。」

老和尚笑著說：「莫啦！莫啦！跟你們玩玩，玩玩。」

大家如此站在一起，不再講話，我告訴金博士，這時正好一起念佛，便自個念了起來，金博士沒念，老和尚在旁邊看看我，又看看他，大約有三分鐘的樣子，我看也差不多了，便再跟老和尚告辭，老和尚又送了我們幾步路，被我勸止回去。

下山時，我們的計程車沿著曲折的山路蜿蜒而行，柔和的陽光在林間山邊閃

耀，我感覺整個身心非常暢快，金博士轉過頭來問我原本的中國文化是否也講三昧呢？我沒有什麼學問，隨便以破爛的英語拾了論語中「君子無終食（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記載給他參考，他一聽大爲興奮，說：「這應該就是一種三昧吧！」我笑笑說：「這是個大問題，我可就不知道了。」

南無阿彌陀佛

廣欽老和尚雲水記

宗昂

一、初見廣老，再見挖寶

民國六十五年，第一次見到廣欽老和尚，當時老人家沒別的開示，只教我們好好念佛。同去的政大東方文化社同學，都覺得非常失望，傳說中老和尚是一位傳奇人物，可是見面竟覺平淡無奇。大家以爲大老遠跑來，但這麼一句話打發，未免大失所望。同學中有一位素以博學多聞自居者說：「一字不識的老和尚，能開示什麼嘛！」無知的我們，在心裡上也認爲——沒錯，就像有眼的向沒眼的問路，當然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翌年，參加懺雲法師在台北念佛團打佛七，懺公非常敬重老和尚，於佛七圓滿後，浩浩蕩蕩七、八十人，上土城承天寺拜訪老和尚。當時，承天寺建築簡陋，只有幾棟寮房，沒有現在這麼輝煌壯麗。在老和尚的丈室，裡裡外外擠滿了老老少少，有專程來請益的，有好奇湊熱鬧的，有登山路過的。

老和尚一語不發地坐在禪椅上，俟懺雲法師進來，引領大眾行過大禮後，大家就地坐定。懺師與老和尚請安後，整個丈室就靜默下來。老和尚顯得精神愉悅，似乎非常高興。見大家默默無語，老和尚面對大眾說：「你們打佛七挖寶，既然挖到寶，應該奉獻出來；來，道一句。」聽老和尚這麼一說，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就像是說，挖到寶的不是我，你們有那位挖到的？趕快拿出來，否則眞沒面子！經過一陣眼目傳神後，平日談天說地、講經說法頭頭是道的我們，誰也拈不出一偈半偈來。

當大家面面相覷，默然無語，壓得有點坐立難安時，忽然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從一位比丘尼口中迸出來。大家猛然回頭，將注意力投射到這位中年比丘尼身上，看看是何方神聖作此獅吼！瞬即將注意力又回到老和尚身上，想由老和尚這裡覓個消息！只見老和尚搖搖頭，指著前面一位小孩子說：「這句，連三歲孩子也說得。」

接著，又恢復寧靜死寂的狀況，只見老和尚目光炯炯，似乎在探尋，到底誰把寶藏起來不肯示人，到底是誰？「來！道一句，道一句。」老和尚似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兵臨城下，在那兒叫陣。大家在老和尚凜冽眼光與堅決有力的鞭策聲

下，噤若寒蟬，連呼吸都覺緊張。這才令我覺察到——這不是書生論戰，而是眞刀實槍上陣，沒有眞功夫眞本事是上不了戰場的。

有位坐在前面的比丘，大概是被老和尚盯得渾身不自在，他搖動一下身子，揣摩一下，然後壓寶似地擠出一偈：「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老和尚表情淡然，轉過來面對這位比丘說：「我們關起門來說話，你不要以爲這件衣服（指著自己身上所穿的出家衣服）可以隨便穿的，要眞正穿得起這件衣服可不是容易的！」接著又是一陣寂靜，老和尚見大家拿不出像樣的貨色示人，一緩咄咄逼人的眼光，和顏悅色地說：「古人打佛七，要在剋期取證，若是到時候拿不出東西來，那不變成『打佛吃』了麼？（即打著念佛的招牌吃飯）」停一口氣，老和尚又說：「打佛七，想挖寶，這是貪。來我這裡，又想挖點什麼走，這也是貪。」老和尚話未說完，底下有兩個人在那兒交頭接耳，意思是說：「我們挖不到寶，老和尚要我們把寶奉獻出來，老和尚自己有寶，還要我們的，這不也是雙重的貪心嗎？」此話剛說完，老和尚似知若不知的，接著說：「若是聽懂我所說的，擺在眼前的，他就拿得到；若是聽不懂的、不識貨的，就是雙手捧到跟前，他也得不到。」

老和尚此話未完，忽然有一位年輕人問道：「老和尚，您有念珠嗎？」老和尚回說：「沒有！」他見老和尚身上眞的沒念珠，這齣戲演不下去了，側見懺公手上拿著一串小念珠，正在那兒念著，於是箭頭指向懺雲法師問道：「這位法師，您有念珠嗎？」「有！」懺公堅決有力地回答。年輕人老大不客氣地說：「請您把念珠給我！」懺公回說：「我在念的不能給你，我要給你的，你不能丟掉。」「念珠拿來！」年輕人手伸得直直地說道。話猶在耳邊，老和尚忽然指著年輕人說：「你現在念的就是！」年輕人頓息驕傲之氣，默默無語。兩位法師出廣長舌，一個由空入有，一個由有轉空，配合無間，眞令人讚歎！

二、衆生有病，法師亦病

大概是民國六十七年，聽說老和尚法體違和，有意撒手西歸，寺裡大衆非常難過，特地請名醫上山爲老和尚把脈，老和尚不願勞師動衆，經過寺衆一再懇求，勉強答應讓醫生診斷。醫生畢恭畢敬地把脈後，臉上表情奇特，把了一次又一次，只見其仔細在那兒，似乎在細聽，又似在沈思；最後他說，老和尚脈搏與常

人迥然不同，可是卻查不出什麼病。老和尚笑著，指著在地下胡跪的徒眾，向醫生說：「他們都有病，順便給他們看看！」大家表情訝異地看老和尚，然後排遣那份凝重的憂心笑了出來。這似乎應了淨名經中，維摩居士所言：「眾生有病，我亦有病！」據寺裡法師說：「老和尚曾經說過，他老人家往生，當示現病相，娑婆世界太苦，怎堪蹉跎！」老和尚慈悲，連走時也要爲眾生上一課。

風聞老和尚生病，上山請安、慰問的人絡繹不絕；懺雲法師及四眾弟子，也急忙上山「請佛住世」。當我們見到老和尚時，只見他老一會兒咳嗽，一會兒吐，又不見吐出什麼東西來，有時又咳得一句話要分作好幾次講，而且身體隨著咳嗽，前後搖擺得很厲害。看到他老人家如此，大家心裡都有一些不忍。懺公及大眾一齊懇切地請老和尚慈悲，應以苦難眾生爲念，多住世幾年；老和尚說他作不了主，他這個身軀如破舊的瓦房，即便勉強維持，颱風一來也是經不起考驗的，不如早點走，換個鋼筋水泥之身再來，才可大弘法化。大家極力勸說，老和尚這一去一來，前後至少要二十年，這二十年人天沒有眼目，眾生失去依怙，還請老人家多留幾年。老和尚說他丹田無力，說話有氣無聲，無法應眾生所需，勉強留住也沒意思。大眾又說：「老和尚住世，只要靜靜地坐著，無形中即可增長大家

信心。」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最後午齋時間到了，老和尚依然說他作不了主。懺雲法師持午，於是決定在承天寺爲老和尚舉辦「消災延壽藥師佛七」，爲老人家暖壽，遂匆匆趕往齋堂。

大家懷著沈重不安的心情，正在齋堂用餐，沒多久，一位比丘尼很興奮地跑了進來，在懺公面前，迫不急待地說：「懺公慈悲，老和尚答應不走了；還得請懺公來打佛七，不過老和尚說最好打阿彌陀七。」大家聽到這些話，都高興開朗起來，管它藥師七、彌陀七，只要老和尚想留，打什麼佛七都可以，頓時胃口大開，一掃方才鬱鬱不安的心緒，有的等不及，上樓看老和尚，只見他老人家悠遊自在地在室外散步，這是懺公在承天寺打佛七的因緣，也是本人親近老和尚，探知老和尚生平的因緣。

三、清貧如洗，坎坷行旅

廣欽老和尚生於清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陰曆十月二十六日。原是福建漳洲惠安人，本姓黃，家裡赤貧如洗。三、四歲時，家裡爲老大娶妻沒銀兩

，將師賣到晉江泉州李氏人家。李家務農，在山坡上種些水果維生，日子勉強過得去。養父母由於膝下猶虛，待他如同己生。師幼時體弱多病，養父母憂心如焚，爲保平安，依當時習俗，在養母娘家附近觀音亭許願，將師送與觀音菩薩當契子。此舉，爲師與佛菩薩種下深緣厚願；而師亦本宿慧根，養母茹素，於七歲時，亦自願素食，不曾動搖。

一九〇〇年，師九歲，不幸，養母別世；過二年，養父也跟著走了。短短的時間，由於無常的摧折，師頓失依怙，舉目無親，幼弱無力，孤零零的一個人，不知如何歸趣？俟養父母喪事辦妥，遠門親戚遂爲師安排到南洋謀生。先在店裡爲人掃地、煮飯，做雜役傭工維持生活。年紀稍長，身體漸強，力氣較足，轉而與人結隊上山墾林伐木，雖然辛苦，賺錢較多，也較自由。一日，大家照往昔時間散工，正準備搭乘「輕便推車」下山；師不知怎的，一直覺得這班車不安全，他直覺地警惕同事不要搭乘，大家急於回家，只當他是胡言亂語。沒料到，這部推車果然出事，翻落山谷，人皆以爲奇。師雖在山上做苦力，依然我食我素；此事過後，同事都半開玩笑地勸他：「你既然如此堅定地吃素，又能料事如神，何不回泉州老家修道去！」他們雖是戲言，可是，師卻如夢初醒，想起養父母正當

壯年，說死就死，以後自己遲早要走上這條路，何必繞著圈子走路呢？於是束裝返鄉，決志出離。

四、弱冠出家，一心苦行

西元一九一一年，師二十歲，於泉州晉江城內承天禪寺剃度出家。承天禪寺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帝王殿宇，傳說該寺建於明英宗正統年間（西元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距今約五百多年，占地十八萬坪。當時，有位勤王野心勃勃，見該址風水優越，地基廣大，妄圖依止風水成就帝王九五之業。可是殿中缺水，必須於一夜之間鑿井百口，否則帝業難成。勤王於是選擇良辰吉日，鳩工鑿井；一口一口拼命直鑿，只見水如泉湧，王心中暗喜，沒料到井成九十九口，群雞驚啼，晨曦抖露。勤王急得冷汗直流，只因一井未成，帝王之業瞬成泡影。驚歎之餘，自知福德不足，遂將帝殿奉爲禪林，命名爲承天禪寺。

我們若有機緣到泉州承天禪寺參訪，可見直寫的寺名，上方加有「勅賜」二字，字旁刻有龍紋襯托，中間寫底「承天禪寺」格外醒目。我們無法從寺匾門額

證實傳言眞僞，但是，由此事可知該寺確實源遠流長，傳說頗富神秘色彩，而寺裡亦多古蹟。該寺石鋪的古道旁，矗立兩塔，其一爲傳說神奇的「飛來塔」，另一則與之高低相若形體劃一對峙而立。雖然表面看似相同，可是飛來塔常年清淨，一塵不染，另一則鳥糞滿柱，飛塵粉飾，不忍卒睹。進香者每每佇思良久，思不出所以然來。凡此古蹟共有八處，另有「月台倒影」、「石龜食米」、「獅子吐煙」、「石梅花香」、「一塵不染」、「龍王井」、「鸚哥吐霧」等奇觀活景，爲世人所樂道，而這些傳聞，越傳越遠，越傳越神奇，至今，只堪懷古幽思，已無從查證。而不爲傳說佳話所變者，唯是寺內宏偉之建築，寺內有禪堂、念佛堂、法堂、祖堂、客堂，寬敞軒偉，計有六大幢房，大殿可容千人，寺裡常住六百多人，儼然一叢林古剎。

師未上承天寺出家之前，自以爲福淺德薄，出家之後未成道之前，若廣受十方供養，恐償還無期，道業難成。因此，當師決志出家後，亦隨即在家裡學著減衣縮食少眠，爲進入空門鋪路。及至能夠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不依床鋪止息，方肯祝髮爲僧。出家後專志苦修，食人所不食，爲人所不爲。承天禪寺以「佛喜轉瑞，廣傳道法」八字傳承法脈，當時承天禪寺住持爲「轉」字輩的轉塵上人，

而師則拜在苦行僧瑞舫法師座下，由此亦可知師心志所在。

瑞舫法師苦行過苛，不幸英年早逝；師雖拜在瑞公座下，而實際教化廣師的任務，完全落在轉塵上人肩上。轉公知師根基深，將來必爲法門龍象，因此，鞭策甚緊，時時耳提面命。某日，大家出坡工作；近午，收工返寺時，正聞午齋雲板價響；由於叢林人多，供眾不易，平日省吃儉用，湯湯水水，沒有滋養，加上出坡賣力，眾人都餓得發暈，顧不得把工具收拾好，紛紛擠往齋堂。師本亦想趕往齋堂，可是爲轉塵上人叫住，命其將所有工具歸位；當時，師也餓得四肢發軟，兩眼無力，一邊收拾，心裡邊一直不是滋味，心想：幹這麼粗的活，吃這麼差的飯菜，又受此奚落，何苦來哉！瞋心一起，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和尚不幹了，信步朝山門外走去。沒有多遠，又自忖道：我不是決志苦修，專爲了生死而出離嗎？今獨爲一點苦差事鬧意氣，豈不有違初願嗎？經自己下一轉語，忽覺志氣昂然，一時倦怠、饑餓、不滿，全部拋卻九霄雲外。遂至轉塵上人跟前覆命，轉公允其隨眾入齋堂，並叮嚀一句：「吃人不吃，做人不做，以後你就知！」自此以後，師更刻苦自勵，不敢興退卻之念。

師由於自小不曾受過教育，大字認不得幾個，既不能講經，又不善敲打唱念

，經常爲人所不恥，自己也覺苦惱。心想：雖然少吃少睡少穿，可是仍然無法上報常住下化眾生。於是，決意植福報恩，每天爲大眾盛飯，等大家吃飽，然後將掉落於桌上地下的飯粒收拾起來，也不重新洗過、蒸過，就吃將起來。若有遠來大德高僧，則爲倒茶水、送洗臉水、遞毛巾、拖鞋、放洗澡水，或搬磚運瓦、砍柴、煮飯、灑掃、洗刷……，舉凡一切粗活賤役，極力承擔，從無怨言。

五、常坐不臥，念佛得證

師執賤役修福十餘載，後被委派爲香燈，每天早起晚睡，負責清理大殿，以香、花、燈、燭供佛，並打板醒眾共修等工作。某次，師睡過頭，慢了五分鐘敲板，心想：六百人同修，每人錯過五分，一共怠慢了三千分，此因果如何承擔得起？遂於大殿門口跪著，一一與大眾師懺悔。師責任心重，罪己甚嚴，自此以後，每天於佛前打坐，不敢怠慢。由於警戒心重，一夜驚醒五六次，就在驚警戒慎之中，醒醒睡睡之間，師自然而然打下「不倒單」的基礎。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師已進入中年，卻仍未曾受具足戒；師自弱冠

出家至今已二十二年矣！其所以遲遲不肯受比丘戒，承擔如來家業者，實恐上欺佛祖，下瞞眾生，外負師友親恩，內負己靈。及至，於鼓山寺精進佛七中，得證念佛三昧，方許頂戴如來，前往興化龍山寺受具足戒，得自在雲遊身。

一般人只知道是參臨濟禪開悟，不知師實是於念佛先得力而後參禪。師於鼓山寺佛七中所見，只能從一外國參訪者與師的對話中，得知一二。師謙謹樸素地答覆這位遠地參訪的異國同道說：「當時，在念念念佛聲中，忽然之間，身心皆寂，如入他鄉異國，睜眼所見，鳥語、花香、風吹草動，一切語默動靜，無非在念佛、念法、念僧。此種景況綿延三個月未曾中斷。」

佛說阿彌陀經有云：「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又言：「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由是經典所宣，與師所見對照，佛陀慈悲，師父慈悲，雖然是輕描淡寫，可是於我輩凡夫確是如雷貫耳，轟隆價響，誰也無法裝聾作啞，佛陀所言

，師父所證，句句實言，於念佛大法能不深信乎！

師經此證驗後，決志潛修，爲得自在之身，遂於轉塵上人應允與叮嚀下，前往興化受戒。師受戒歸來後，即積極準備入山苦修，轉塵上人知其功夫紮實，龍象初具，遂允其上山獨修。上山時，師只攜帶四套簡單換洗衣物，五百錢米（約十多斤米），即滿懷希望邁向承天寺後山——清源山，準備作一番活埋。

六、清源潛修，誤入虎穴

清源山，在府城北面，是一座茅草叢生的野山，罕無人煙，山如積木，一山附在一山上，呈梯田狀，漸往山後爬昇，一山比一山高。後山高多樹，有鄉民賴砍柴爲生，漸成村落，山有小路，可通往府城，村民常由後山朝清源山方向入泉州城賣柴火。相傳，大陸古城皆以子午線爲準，府城座落方位，都以正北朝正南，以示正心，提示府尹辦事亦當如府城居位，一絲不偏，公正不阿，泉州城即是依此道理建立的古城。

師破曉出門，想於清源山尋一隱蔽清幽山洞安身，及至清源山，只見一山山

相疊，前山莽草遍野，漫無人煙；後山叢林密布，隱見屋宇炊爨。師曾風聞草莽之山多虎，有木之山多人，蓋有木之山，必有飛禽所在，糞便滿地，虎怕沾身皮爛，故常避居莽山。師想：「我居山修行，當避人煙如虎避糞；虎爲紋身藏草莽，我爲悟道鎖深山。」於是，顧不得人虎相遇怎麼招呼，一意只爲修行覓個立命安身所在。

以師當時腳力，從破曉出發，竟至過午方至山腳下；因山壁陡峭，山路難行，只好卸下羅漢鞋，四肢攀附山壁，一步步匍匐而上；向上爬行未遠，忽見一狀似平台小山，貼緊在另一山上，似甚隱密；及至，見一小山洞，洞寬五六尺，有兩個出口，一邊高一人許，一邊只容半蹲始可進出，洞中有一平台，餘則蕩然。

師初上山，身心具疲，乃放下行囊，於石台上安坐。由於遠離城市喧嘩，一時身心輕安得未曾有。師於洞中稍事安頓，兩三天清靜無擾，自得其樂。

一天，師與往常一樣在洞中坐禪，忽聞一股強烈腥羶，隨風飄入，心裡正覺奇怪，隱約之中，似有一龐然大物入洞來，隨即睜眼瞧瞧，沒想到竟是一隻猛虎，心中大驚，脫口叫出「阿彌陀佛」。這隻猛虎，萬萬也沒料到，此乃森林之王蟄居之所，居然有此「師」吼，心裡沒有準備，猛然之間經此獅吼，竟也落荒奔

逃。猛虎於驚魂甫定後，重整旗鼓，挺胸邁步，一步步逼向洞中，並不時悶吼，怒目投向法師。

七、猛虎皈依，人猿送食

師見猛虎奔出後，稍一收心，自想：「若是我過去欠它一命，此世還它一命，自是因果相酬。」又想：「若不是，豈不因因果果應應報報永無了期嗎？」法師心意未定，猛虎已入洞來。師言：「阿彌陀佛，老虎莫瞋！冤冤相報，終無了期；你是在地的，我是出外人，你這個地方讓與我修行，以後我成就，必當度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猛虎見師念念有詞，不知是懂還是不懂，停在那兒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法師只顧一心念佛，靜待奇蹟出現。沒料到猛虎竟然頷首稱臣，點了點頭，溫順地向洞外走去，伏在洞口站起衛兵當起護法來了。師見此狀，心想：必是龍天護法庇佑，諸佛菩薩加被，否則難逃虎口。自此，信心大增，志意更爲堅定，遂默默許願，此生若不悟道，願終身埋首洞內，永不出頭。

師自降伏猛虎後，與虎朝夕相處，了無畏懼，虎亦順若家畜，乖巧而略通人

語，後竟率虎妻虎子回來，於師前戲耍，大獻虎舞；又向師頻頻點頭，似有所求，師遂爲其授三皈，開示法要。

師雖處人間仙境，了無牽掛，可是，地處荒山，又多草莽，無野菜充飢，師所攜道糧滴粒不存，而師定境日深，躭樂禪悅不喜遠走。每逢飢腸轆轆，師總低下頭來，看看肚皮，拍它兩下，然後勸慰它說：「咱們商量一下，請你稍微忍耐一陣子，我們再坐一會兒，你不必著急，等我修好，再給你吃好的、穿好的！」就這樣，師又悠遊自在進入定中，忘卻物我，不知今夕是何年何月？

「呱嚕！呱嚕！」師雖心樂禪悅，可是卻苦於身軀不聽使喚，越叫越大聲，尤其是夜深人靜時，聲如雷鳴，再怎麼勸，它也不依你了。就像小孩子吵著要吃糖，一次哄他，兩次哄他，或許還能安撫得來，但是，太多次法不靈了，不是大吵大鬧，就是大哭大叫，不給點吃的，絕對是得不到安寧的。師於百般無奈下，先試著泡茶，把整個五臟廟灌得滿滿地，可是出定一看，全身由頭到腳皮膚都呈黃褐色。改喝白開水，則全身變得浮腫。一氣之下，橫心不吃不動，只管深入定中，看它如何！漸漸地，只剩一層皮包骨，接著，連呼吸都覺得困難，最後，終於一動都不能動。至此，師始覺大事不妙。於是，運用精神力量推動身體，經過

一陣觀想，先是手掌稍有知覺，漸而能動；接著腳趾也漸漸由知覺而後能移動，身體各部門隨著恢復知覺。然而，全身依舊無力，起初勉強可以在地上爬行，依靠洞壁移步，然後繞著坐椅緩步經行，休息一陣子，然後拖著疲憊之身出外覓食。師常常因爲極力參究，久未進食，等到無法再拖下去，卻爲覓食走著出去，爬著回來。

一日，正餓得發慌，見遠處有一群猴子戲耍，只見牠們吃著一粒粒樹子，津津有味，不覺垂涎三尺，肚子更餓得受不了。師一邊看看猴子，收回眼光，又看看自己，不覺莞爾，師想：當下的我，這付德性，與樹上的猴子，又有什麼差別呢？牠能吃，爲什麼我不能吃呢？隨手由地下撿拾樹子吃將起來。猴群見有人加入牠們的行列，頗覺訝異，彼此交頭接耳，鼓噪起來。過一陣子，見師手上已無樹子，竟紛紛由樹上丟下新鮮樹子送與師食。師食樹子後，竟自覺目光炯炯，精神煥發。自此，這群猴護法竟也深諳人情世故，經常摘取樹子、水果送到洞口供養法師。（屈映光老居士，爲祝老和尚七十大壽，曾有「人猿送食猛虎皈依，現屆古稀仍是忘形，敬祝佛壽無量」正是寫的此段。）

雖然，吃飯問題稍獲安頓，可是人總是人，這種艱苦的日子，眞是難熬。一

日，師正覺心中鬱悶，忽見群鳥在空中飛翔，樹上啼鳴，似甚安然。師想：人爲萬物之靈，何以不能自然生活？於是，拋棄胸中鬱鬱，決定效法飛禽，順應大自然，自在隨緣度日。

八、樹薯充飢，自然度日

後，師於地下挖出一大塊「樹薯」，重五六斤，如獲至寶，珍惜非常；每次，師只切下一塊細嚼，剩下的又埋藏土中，把肚子騙飽了，馬上鑽入定中，下次出定，再挖它一塊，就這樣挖挖吃吃，五六斤樹薯，居然維持好幾年的飲食無缺。據師自說：挖下一塊，剩下的部份再埋進土裡，缺口部份，過一段日子又長出小小的樹薯，因此，雖然只有五六斤重的樹薯，竟也生生不息，幫法師很大的忙。由於久住山中，野食漸成自然，遂斷人間煙火食，成了一個十足的自然人。

某日，師正在洞中參禪，忽聞後山傳來驚叫聲，師急忙出外探個究竟，只見三五柴伕，站在後山指著山下猛虎嚷嚷；師招呼他們：不必害怕，下來沒關係。可是誰也不敢下來，也不再喧嘩，大家以驚訝的眼光看著法師。師才恍然，忽又

莞爾：我不怕，怎教他們也不怕呢？遂轉過來對老虎說：「你們看看，你們前世造孽，瞋心太重，生得這付凶面孔，人見人怕。去！去！」經法師這麼一說，幾隻老虎識意地跑開了。柴伕們爲趕市集，個個急急忙忙下山，也將他們所見所聞，隨著柴火傳遍了整個泉州城，「伏虎師」號，不脛自走。

自此，柴伕們經過，總會留意師父行蹤，偶或遙見，也會打個招呼。可是，有一陣子，柴伕們因久不見師影，議論紛紛。某位柴伕好奇，遂攀岩附枝上山，前往洞中探視，只見師閉目靜坐，狀甚安然，不敢打擾，悄悄地離開了。過些時日，又不見師父行蹤，再拐進去瞧瞧，師依然故我，這樣幾次後，心中不免懷疑；於是跑去承天禪寺，稟告轉塵上人，轉公告以「入定」，柴伕似知不知，也就不以爲奇。可是日子一久，這群柴伕也就甚覺納悶，雖說他們是鄉野無識，可是，誰能相信，人可以不吃不動，坐這麼久？於是入山洞中，試與師呼叫，師無言以對，摸摸鼻孔，也沒呼吸進出，他們料定師是必死無疑。又有人往承天禪寺通報，以人死入土爲安，應早料理，不可任棄荒郊。

經久通報，時逾百二十日，轉公亦自覺不對，可是又不敢遽爾斷定。於是，一方面請人上山準備柴火，爲師火化。另一方面，速與弘一大師捎信去，請他老

來鑑定生死。當時，弘一大師正在福建永春弘法，獲函，即託人來訊阻止，千萬不可魯莽從事，候其來視再作決定。

九、柴伕一炬，弘公三彈

弘一大師前來承天禪寺後，遂與轉塵上人領數人上山；弘公在洞中左觀右審，表情肅然而讚歎道：「此種定境，古來大德亦屬少有。」遂在師前，輕輕彈指三下，眾人隨著轉公一齊步出洞外，朝後山碧霄岩漫步而去。碧霄岩乃廣老之法師——宏仁老和尚住處。宏公與師相約於山中苦修，一在山下洞中參禪，一在山上岩中念佛。大家來到碧霄岩，茶未泡開，師已出定，上山來與弘一大師、轉塵上人、宏仁諸師頂禮請安。

弘一大師謙謹，不肯以長輩自居，亦與師相互回禮。師言：「大師至此，不知有何訓誡？」弘公言：「不敢！不敢！打擾清修，罪過！罪過！」相互寒喧幾句，弘公見事情已有個了結，遂與師言：「這裡沒事，您還是請回吧！」差一點付之一炬的生命，舉世震驚的大定，就這麼簡單幾句就帶過了。弘公恐又干擾廣

師修行，遂循後山小路，繞了一圈出山去。古來大德行持，竟都如是簡樸、謙謹，而又周到。

師自從此番大定後，一路快馬加鞭，極力參究，及至證悟，前後穴居共歷十三個寒暑。一般人不要說在那麼艱辛的荒山上獨處十三年，就是在家裡萬物具備下，一個人獨自地面對自己，孤寂地呆守一個日夜，也都是一件非常惱人的事，何況在舉目無人的山洞中，坐上十三個春秋呢？單就這份耐得住寂寞的能力，已非我們凡夫俗子所能想像，更甭論自內證驗那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心路歷程了。當然，法師自得其樂、法喜自在的證驗世界，也非吾人所能揣知，吾人亦無法與其同享，這是屬於法師苦修的代價。大自然的法則，本來就是平等的，在這裡失去的，必然從別處撿拾回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修行上，沒有任何便宜可佔，也沒有任何取巧詐僞處，都是步步踏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

師悟後，常自思惟：若不下山度眾，就如洞穴爲石頭所塞，無法進出，洞裡再有怎麼了不得的東西，也無法與世人共享，最多不過自給自足，作個自了漢罷了。如此，不但辜負佛恩，亦有違初願。於是，毅然決然，搬開心中這塊大石，信步邁向苦海眾生，爲作慈航明燈。此時正是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那年，而

師已五十五歲矣！

師回承天寺後，自然引起一陣騷動。大眾中，有以好奇眼光，面對眼前衣衫襤褸的「山頂洞人」，有以懷疑的眼光，看看才不出眾、貌不脫俗的他，如何能有出類拔萃的證悟呢？然而，大部份的同修，都以憐憫、敬佩的眼光，付予較多的關注，看他三衣拼成一衣，還遮得東來猶露西，三餐擠成一餐，尤其有一頓沒一頓的，心中有無限的感慨：修苦行還真不容易呢！不管寺裡大眾以什麼眼光看待，以什麼言語相向，師仍一本忠厚謙謹的態度，和顏悅色地待人，看不出上山前、下山後究有什麼差別。師依然我行我素，白天與大眾分憂解勞，晚上大殿一坐，悠然自得，從外面永遠看不出十三年的洗刷，到底展露出什麼晶瑩的面目來！

十、白眼相向，如沐春風

師回承天禪寺不久，擺在大殿的香火錢丟了。當監院師與香燈師傳出這個消息，舉寺嘩然。師沒回寺以前，從來沒掉過香火錢，師回來沒多久，舉寺賴以維

生的香火錢居然不翼而飛，而且讓大眾直接連想到的就是—廣師每天夜裡都在大殿裡坐禪，若說有人動手腳，第一個知道的應該就是他，既然他沒有反應，那麼偷香火錢的人，最有可能的人選是誰呢？在大家心目中也就不言可喻了！

自此，整個寺裡上下，大家雖然都不明說，可是只要一進大殿，或碰到法師，沒有不以白眼相向的。古人說：「萬夫所指，不病而死。」師在眾人默擯之下，一句表白說明的話也沒出口，一點不滿怨懟的心也不起。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多禮拜，大家仍然怒目相待，師依然如沐春風。這時候，監院師與香燈師才出來講話，揭開這段公案的謎底。原來香火錢並沒有掉，這只是監、香二師想藉此事考驗廣師，究竟在山上十三年，歷練出什麼樣的人格來！沒想到廣師居然在眾怒之下如沐春風。經監院香燈這一表白，大眾師都自覺慚愧，這一個多禮拜，天天怒目所向的竟是一個人格完美、超然物外的道人。大家除了生起一份愧疚不安之心外，倍生一份敬佩讚歎之意，而師卻依然故我，不為毀譽得失動容。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端午節後，福建永春林氏至承天禪寺一遊，與師有緣，師告之曰：「你到台灣教書，務要與我來信，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已是僧俗不分。我與台灣有緣，將渡台興建道場，度化眾生。」林氏當即應允

，且與師相處旬日，洽談甚歡，並皈依座下，發心終身護持。六月十七日，林氏向師辭行，準備來台。臨別時，師言：「如不能成行，可再來談談。」林氏亦不知所以，別師上船後，只覺師話中有話。沒料到，船出海後，忽逢颱風，不能遠航。林氏下船後，即先奔告廣師。師已在殿外平台等候，見林氏至，哈哈大笑謂林氏言：「我知道你會再回來。」次日，林氏急於赴台，遂與師言：「弟子去台心切，不知何時成行？」師言：「二十日晚上船，二十一日出海，二十二日可抵台。」二十日午，果得船行通知該晚上船。林氏又向師拜別，師再三叮嚀，必須來信聯絡。臨行，師並祝一路順風。後，果如師言，一帆風順抵台。

十一、日月照洞，湧泉獻瑞

林覺非居士抵台後，即常與師聯絡；民國三十六年夏，師遂在林氏安排下，與台僧普旺法師（基隆人，後改名普觀，爲基市佛教講堂住持，現已圓寂），由廈門乘英輪渡台。

初，住新店空軍公墓下之日式空屋。三十七年，於新店街後石壁上開鑿廣明

巖（即現之廣明寺）。三十九年，再開創廣照寺。四十年雕鑿「阿彌陀佛」大像，是年冬，佛身已告竣工，正將開臉，不知何因，師忽離寺，工亦告停，四十一年由粵籍李文啓老居士募資完工。師離寺後，遂於土城成福山上，覓一天然大石洞，恢復往日隱居的生活。師所居住之山洞，高兩丈有餘，深約兩丈，寬有數丈。因洞口朝東，日月初昇，光即入洞，師爲之命名「日月洞」。洞原無水，師住洞之日，泉忽自洞內石隙湧出，順著山草流下，師急築小池蓄之，泉清涼可口，飲之頓消暑苦。師喜獲靈泉，遂於四十一年春，於洞前蓋木屋三間，左連廚房，中供地藏菩薩。是年，又於洞之上方搭一茅棚，有傳覺、傳波兩位弟子同住，並指派傳意法師爲日月洞監院。

四十二年，師又上山頂，在大石前再搭一小茅棚自住。間有大蟒於深夜至師處，毫無懼意，師爲其授三皈。有一日，山下有一鄰長諸子，偶遇大蟒，率眾持棍欲撲殺之，師於山上聽喧嘩聲，急出告諸大眾：「蟒已皈依三寶，切莫殺害。」眾聞師言，遂各散去。師自移錫日月洞內，鮮有人知，三度大定後，方爲世驚。

四十四年春，板橋女信眾在土城半山購地供師，該山俗稱火山，原爲一片竹

林。師由小徑入林內，砍竹約三尺長，再以鐵絲綑綁成一竹筏，離地數尺，繫於生竹上，師即於上跏趺，有如史前先民生活。後即闢地搭蓋瓦房一間，供奉佛像，餘則草建茅棚。

四十五年，師回新店，至四十七年底，再上土城火山。四十九年建大殿，自此始命名爲「承天禪寺」，改山名爲「清源山」，遙念師出家面壁之本源。五十一年再建三聖殿。五十三年順信眾之請，飛往花蓮，旋轉台中，並於清水山上南寮興建廣龍寺。師數月未得回山，承天寺監院藉稱三請於師，師不歸，遂將寺中常住積蓄按等級分發，各自散去。五十三年底師回承天禪寺，重整舊觀，並建山門及方丈室。

師自來台迄定居承天寺，前後歷十七年，深居簡出，不欲人知，而此中所受煎熬迫害，亦不曾爲外人道。末世道息，師亦自忍讓不以爲異。常有人與師建言：「這些無法無天的壞人，應該繩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制裁。」師回說：「好人要度，壞人也要度。我們應該慚愧，自己德能不足，無法感化他們，不應以瞋恨對瞋恨。」

十二、禪淨雙修，示佛典範

師係禪淨雙修之苦行頭陀，以其一身示佛典範；除雨天外，夜露坐，數十年如一日，破曉時，只見滿山林木草叢上，皆露珠晶瑩亮麗，唯獨師坐處，約數尺直徑周圍全乾。由於師慈悲方便，加上定慧禪功莫測，每日來山訪問者日眾。有虔誠皈依，求師開示法要者，有好奇湊熱鬧者，有自視非凡來比試禪定功夫者，各式各樣的人物皆有，而師以一不識字老人，對答應付自如，佛法之不可思議，誠不謬也。今隨舉數例奉獻讀者：㈠某日有某教授，自認禪定功高，一大早撞進老和尚禪堂，一語不道，自個兒坐將下來，老和尚亦默默無言以對；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這位教授開口了：「老和尚！您看我這是第幾禪？」老和尚言：「我看不出來。」對曰：「聽說您禪定功夫很高，我已到了第四禪，您怎麼看不出來？」老和尚答說：「我三餐吃飽沒事幹。」然後隨手拿一團衛生紙，嘴巴動幾下子，轉過頭來問：「衛生紙在跟我講話，你聽到沒有？」教授猶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默默而退。

㈡某師來訪，與老和尚言：「我在外國時，每次遇到地震、颱風，經過我作

法以後，地震、颱風都消失了。」老和尚對言：「我什麼都沒有。」二次來訪，某師又說：「老和尚，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老和尚答說：「我每天吃飯、睡覺、還散步。」禪定功夫是自然的，沒有個我在作什麼，不執有也不滯空。人言我「有」什麼功夫，老和尚即對以「無」；人執「無」，則又以「有」對。某師要走，向老和尚說：「請老和尚到國外來普照！」老和尚諾曰：「你到我就到！」某師以爲老和尚要大顯神通，整裝回僑居地，不見老和尚到來，心裡覺得納悶。再次拜訪老和尚時，即詢以：「老和尚不是說我到您就到嗎？許久怎不見您老人家到來？」老和尚笑曰：「你來我這裡，我怎麼對待你，怎麼言說，你不是很清楚嗎？你回去把到這裡我所說的說給他們聽，不是你到我就到嗎？」恍然大悟，默默無語。

㈢某日，某清修法師來訪，語老和尚言：「我修某某三昧數十年，今來台覓地修行，請老和尚開示！」老和尚對曰：「您修某三昧數十年，應該由您與我開示，我沒修過什麼三昧，無法與您言說。」某法師又言：「我想閉關，大約要幾十坪地，外面弄個小花園，您老看如何？」老和尚對曰：「我們閉關，到底是心要閉關，還是身要閉關？若是心要閉關，我們這個四大假合之身已經夠大了，若

是身要享受，五大也不夠。閉關是關六根，修心不是入地獄。」

老和尚與人對談，從不假思索，直言以對，沒有人情可攀，沒有面子可護，完全是直心道場。

十三、拜山請益，蔚爲風氣

由於慕名來者日多，老和尚經常有一段日子禁語，可是雖在禁語中，還是止不住朝山的人群。每逢星期六或例假日，都有人沿著石階，三步一拜，朝上山去。他們或三五人，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並有身體殘缺者，然皆以十二萬分的虔誠，誦念著彌陀聖號，或地藏菩薩尊號，不論酷日、寒風、秋雨，驀直地拜下去，匍匐在地上三個多小時；上山與老和尚叩個響頭，打個招呼，或讓老和尚摸摸頭，簡單話個家常，大家都會如獲至寶，沾沾自喜。

亦有專研佛法的出家、在家信眾，將自己數年解不開打不破的疑慮，揀拾清楚，一齊上山與老和尚當面清點。如某師問：「閉關時，在吃的方面，是否要愈吃愈少呢？」答：「不是的，順其自然，也就是要正常。要無所掛礙，要無我才是閉關，如有我，有吃多少的觀念，那就不是修行，而是執著。」有問：「初出

家的人應怎麼修行？」答：「應先修一段苦行，也就是應該粗衣淡飯，勤勞作務，不論是挑水、搬磚、種菜、洗廁、劈柴、燒水……等，都要做，多做苦工，智慧就容易開顯。而初入門的人，要把心安住，最好一心念阿彌陀佛！」問：「做苦工就是修苦行嗎？」答：「一切都不計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別心，就是修苦行。」又問：「閉關時，有時不想吃，所以不吃，可以嗎？」答：「故意不吃，火氣會上升，不能修行，不想吃的念頭起來了，那還是執著，不想吃，是有一個你不想吃在。」又問：「有時不吃，反而覺得輕安。」答：「那只能輕鬆幾天，是暫時的現象。因爲我們還沒到一心不亂、一念不起的境界，所以，執意不吃，身體會虛弱下來。」

除了拜山、請益的人絡繹不絕於途，寺裡每逢老和尚生日、七月信徒大會、打佛七、每月陰曆初的第一個禮拜天「大悲懺」法會，也都經常擠滿了人潮，寺裡大眾，不分老少，大家爲度眾忙得不亦樂乎。某位常住自覺我執太重，一直突不破。有一天，跑到老和尚面前，跪著懇求師父慈悲，想個辦法幫他破解。老和尚滿口答應，常住亦喜不自勝，雀躍不已。某日，正逢法會，大眾忙得不辦東西，忽聞老和尚在大眾面前喝斥那位常住，大家亦不明所以，只覺得有些不同凡昔

，老和尚從來不曾喝斥常住，有事也都私下和顏相勸。過些時，只見這位常住整裝捆包，跪在老和尚跟前，淚汪汪準備辭行，老和尚笑著說：「你不是要我幫你破我執嗎？怎麼才下一針砭就想走了！」他如夢初醒，破涕爲笑，叩首而退。

間亦有人在老和尚面前告惡狀，說是：「某某法師將寺裡的銀兩，拿到南部購地建廟，老和尚，您要留意小心！」老和尚對曰：「喔！只在南部蓋一間，這實在太無能了，怎麼不多蓋幾間，最好到外國也能建幾間。」謠言止於智者，老和尚對於座下的執事，有絕對的信賴，有人自歎寺裡留不住人，實應向老和尚看齊才是。

十四、人無老少，普勸念佛

老和尚八十歲左右，牙已全無，茲後即漸飲流質，夜亦進屋禪坐，十幾年來不曾下山。今年九十二，垂垂老矣，然猶硬朗如昔，精神煥發，目光炯然有神，教人不敢正視。每有人詢及師幾十年修行證什麼境界？得什麼三昧？師只是搖頭，說是什麼功夫也無，年紀已老沒有三昧，只是老實念佛！

師常勸人念佛，每有輕慢者，師常懇切慈悲勸勉：「念佛也不是簡單的，必

得通身放下，內外各種紛擾，都要摒棄，一心清淨稱佛名號，然後才能相應。要能將一句六字洪名，念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不要有一絲疑念，其他雜念自然消除，決定會證到一心不亂。如果你們信我的話，老實念佛，行住坐臥，不離這個，甚至在夢中都能把持得住，把一句佛號謹記在心，不爲六根塵境侵擾，到了這種地步，自然心不貪戀，意不顚倒，等到功夫純熟，西方極樂世界自然現前。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又說：「你們看，螟蛉無子，每次揀選小蟲，放入黃土塊中，天天對小蟲嗡嗡價響，你們知道，牠在說個什麼？牠在與小蟲說：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就這樣把別人的小蟲，化成自己的子嗣，一出塊壘亦成螟蛉。我們念佛修行，當學螟蛉，專心一意，超凡入聖。每天摒絕根塵侵襲，天天念佛，念的是我要像佛！我要像佛！日後功夫成熟，當來必定成佛！」「念佛如有散亂心，怎麼辦？」答：「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念，把全付精神投到六字洪名就對了！」問：「老法師，你看帶業可以往生嗎？」答：「帶業不能往生，古德所言『帶業往生』，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樣，你有願心往生極樂世界，臨終時，若業力大於念力，那還是不能往生，但若念佛力大於業力，就能往生。」總說一句，人無老少，師總是勸人念佛。師已入古稀之年，爲度眾生，極力支撐，明眼人士豈可錯過！

廣欽老和尚如是說

守　如

今年九十三歲高齡，修持了七十八年的廣欽老和尚，慈祥地盤坐在土城改建快要竣工的承天禪寺裡地藏殿的藤椅上，告訴我們，他不會禪。

四月一日上午，天下著大雨，十方月刊的同仁們，決心上承天寺去拜謁老和尚，請教他有關創建禪修道場的意見。大護法許國正先生九點正就駕著他的車子來送我們上山，耳朵很尖的同學們立刻叫了一輛計程車隨行。知客師傳顗法師馬上擱下正在熱鬧地舉行法會要辦的事務，把我們請到地藏殿，和老和尚作了近四十分鐘談話，我們從數年前老和尚給大家的開示：「不是佛法衰，而是人衰」談起。

他說：「人爲何衰？因爲不肯持戒，不在行住坐臥中用功。」忽然，他反問我們：「人從那裡來？」看看我們沒有接腔，他只好自己回答：「胎卵濕化。」顯然，他怕我們著一副好相去聞法。

去承天寺訪謁老和尚的，多的是香客和遊客，禪和子是很少的。因此，當你

請教他學禪經過，最常見的老招式，是說他學佛從淨土入門，只會念六字洪名，也以此教人。事實上這也是他老人家的慈悲，今天的佛門，以淨土最爲當機，不說淨土又說什麼呢？

我們並不以此自餒，繼續提出有關禪修的問題。「老和尚禪淨雙修？」他說：「我念阿彌陀佛。」「一般說來，禪淨雙修，是否容易相應？」「在我沒有分別。如果強調禪，還有我相，一開口就有個我。」

「假如有人要學禪，您老人家如何教法？」「禪不是教的，各有根器。」「德行好的人，是否容易體會到禪？」「這個我不知道。承天寺是自自然然的，這裡住這麼多人，我沒有感覺在度他們。」「要他們自力自度？」「這不是用講的，一個鐘打下去，大家都聽得見的。」

精彩的開示，吸引了一大堆人，近的蹲著，遠的站著，都那麼恭敬，肅靜無譁。老和尚是在爲大家說法了，要大家「歇心安住」，老實用功。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沒開始呢！

「假如有一批年輕比丘，精進發心，希望接受一種理想的僧團教育，將來能光大佛教，老和尚有何指示？」「有一些大法師可以辦僧教育，培植人才，我年

紀大了，要做也是來生的事了。」「有的其實只要您老人家點化一句兩句就夠了。」「像我坐在這裡，嘴巴講我要度眾生，如何度呢？」（有很多年輕人去看老和尚，問起他們的願望，什麼叫弘法？什麼叫利生？答非所問。）

「我們要身心變化得快，最好像您老一樣，經常打坐？」「你現在跟我講，我才知道我在打坐。」「僧團的修持，在山林、在都市有什麼不同？」「起先宜在山林修，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不只在都市中，街頭都可修。」「假如辦一個佛教教育機構，或一個禪堂，在山林好呢？還是在都市好？」「不要說我們要做什麼，還有色相，還有執著。」「您老人家在這裡方便說法，還不是辦教育？」「這個承天寺也不是我的，如果是，我就成了守廟的廟公了。」

老和尚就是不肯談教育。我們想，是他不喜歡玩弄名相，這裡現成的僧教育不就是最好的話題?!

「這裡有幾單出家眾？」「四、五十單。」「您老人家如何教他們用功？」「隨他們自己用功，要修苦行，每晚有一枝香共修念佛拜佛。」「如何度日？」「粗茶淡飯、自耕自食。」「這是百丈清規的規矩。」「規矩一立下，大家都要這麼做。」「百丈清規在這裡有無補充？」「沒有。」「年頭不一樣了，怎麼可

能都一樣呢？」「從前出家和現在出家是不一樣了。」（意謂：綱維應是一樣的）「除了規矩以外，有沒有教他們看些經典？」「有，要看經才知路頭，我教他們看心經。」「還有呢？」「心經的包容很大，要自己去體會，自己去行，到了自然明白。」「心經中那句話最爲要緊？」「觀自在菩薩。」

「您老是拜地藏菩薩，行地藏大願的？」「我不知道，我懵懵懂懂。」「有沒有教這裡的大眾都念誦地藏經，行地藏菩薩願？」「各人有各人的願力。」「老和尚此生弘揚佛法，主要的大願是什麼？」「我一天到晚坐在這裡，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是大禪師的作略……」「多大？最大也不過我的椅子那麼大。」「同來的法師想修建禪修道場，老和尚是否能慈悲賜告一、二？」「我自己也沒有力量。」「有人來求，也是有緣，希望儘量滿願。」「有，人家來求我，我都方便。」

這一趟老和尚的談話，據那裡的常隨眾說起，是近年來罕見的。難得他有那麼好的興致，翠竹黃花，機鋒便給，還逼出了一部「心經」。不但提示了理想的禪修道場如何修建，也使大眾共預勝會，同餐法味，誰說他老人家不會禪?!

廣欽老和尚掀起受戒熱潮

——聯合月刊第五十四期——

黃建興

台灣因限於環境因素，每年出家人口比例不是很高，援例每年只由一座寺廟舉辦傳戒，先向中國佛教會申請，再轉呈內政部同意，由各寺廟輪流舉辦。

民國七十四年底輪到台北縣土城承天禪寺舉辦傳戒大典，而該寺廟的設備不足容納大批受戒的戒子，於是改由承天禪寺的分院，即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的妙通寺舉辦。

這次妙通寺傳戒，報名的人共約二千七百人，其中包括出家眾約五百人。傳戒期間，山上擠得滿滿的，許多戒子不得已必須睡在臨時搭起的帳幕裡，每天還有二、三十輛遊覽車載滿了信眾上山參拜。台灣光復以後，從民國四十一年起，在關仔嶺大仙寺恢復傳戒，迄今卅四年，這次是傳戒人數最多的一次。主要原因是，這次是由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首次傳戒，信眾們爲了親近廣欽老

和尚，想得到廣老傳戒，才造成這次傳戒的盛況。

九五高齡炯炯有神

廣欽老和尚現年九十五歲，是福建漳州惠安人，齒牙已全無，頭頂隆起，而頭頂兩側卻凹成溝狀，彷彿有人掐下，眼睛呈紺青色，炯炯有神，令人不敢逼視。

廣老耳聰目明，腳步輕快，傳戒期間每日在藤椅上接受信眾頂禮膜拜，不時揮手叫人起來去「呷飯」，他自己則喝流質的東西，如牛奶、果汁等物。

上下樓梯時，廣老最不希望別人扶持，他往往會像賭氣的孩子，站在台階上睜大了眼睛瞪人，看你敢扶不敢？等你縮手回去了，他才又飄然下階。

前往頂禮廣老的信眾當中，有的是去懺悔，見了廣老就自然淚如雨下；有的是去求加持，將念珠捧到廣老面前，讓廣老念咒加持，增加念佛的信心。

也有的信眾是去求廣老治病，或是請求開示。要治病的人帶著開水去求廣老念大悲咒，而眾所周知，大悲水在廣老的寺中無一日或缺，唯信徒仍是要求再念

一遍才算數。請求開示的信眾則往往是一些自己就可回答的問題，只是要廣老肯定而已。

信眾們在傳戒期間每天有二三十部遊覽車載了來。廣老坐在藤椅上，整天應接不暇地應付各種不同的信眾，從未稍露不耐之色，無論何時，他都是莊嚴慈悲地與大家相處，給信眾深深的感動，老遠地來，爲的就是要見廣老一面。

唯一遺憾的是，廣老講話沒有什麼聲音，但仍可辨別他的語言。每當他開示，都是言簡意賅，絕不嚕囌，而且寓意深刻。這位據傳五十五歲就已證道的老和尚，在世弘化已四十年，歲月如梭，有誰從廣老那裡得到什麼？廣老又給了大家什麼？套一句佛家語，那就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廣老有一天總是要走的，而且這一天的日子已愈來愈近了。有人擔心廣老駐世不長，但不知有多少人擔心自己的修行不用心？

入定四月險遭火化

有關廣老苦行和靈異的傳說很多，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廣老在四十二歲時

，一個人在福建清源山的石洞中苦修十三年，每天參禪打坐，曾有猛虎侵擾，但被廣老德行折服，在福建人稱「伏虎和尚」而不名。

廣老在石洞中僅靠一塊五六斤的樹薯養生，當他打坐入定以後，什麼事也不管，出定以後才切一塊樹薯吃，他自認是「騙騙肚子」。吃飽以後再將樹薯埋到地下，又去打坐入定，等他再次出定時，樹薯又長出一塊，如此週而復始，這一塊樹薯永遠吃不完。

有一次因入定太久，約四個月之久，被上山砍柴的樵夫誤以爲他往生去了！樵夫到廣老的寺廟裡通報，住持和尚就帶了弟子，並請人準備柴火，準備將他火化。但這種事魯莽不得，住持師爲愼重計，寫信請當代高僧弘一大師來鑑定生死。當時弘一大師在福建永春弘法，知道消息以後，馬上表示不可以輕舉妄動。

弘一大師到了以後，在廣老的附近觀察一番，讚嘆道：「此種定境，古來大德亦屬少有。」然後在廣老的面前輕輕地彈指三下，過了不久，廣老就出定而與大眾見面。

弘一大師見廣老出定就馬上告罪，並引眾下山，解除了一場災劫，使廣老得以不在當時付之一炬。

廣老在山上苦行十三個寒暑，覺得只是做個自了漢還不行，應下山弘化，廣渡群迷，就在五十五歲下山。兩年後，因自認爲與台灣的佛教徒有緣，就從福建渡海到台灣，從基隆港上岸，起先住在新店空軍公墓附近的日式空屋，然後在新店後街的山壁上開鑿廣明巖，即現今的廣明寺；繼而在附近開鑿一座阿彌陀佛石像，創設廣照寺，目前在佛像旁的石壁上仍留有「釋廣欽倡建」的字樣。

民國四十一年，廣老離開新店，恢復隱居的生活，在土城成福山上找了一座天然石洞，即現在的日月洞，在洞中打坐。由於洞在山頂，本來沒有水，廣老在洞中打坐以後，洞中即滴下水來，清涼可口，解決了飲水的問題，至今該處水源四季不絕，現由廣老徒孫道一法師常住。

民國四十四年有板橋女信眾在土城購山供養廣老，即目前承天禪寺，當時稱爲火山。廣老以竹子綑成竹筏，每天在筏上趺坐，夜晚也露天打坐，清晨時，附近雨露晶瑩，據說獨廣老趺坐方圓之地乾燥清爽。

佛滅之後以戒爲師

傳戒是傳出家眾的三壇大戒和在家眾的五戒與菩薩戒。所謂三壇大戒，是指初壇的沙彌戒和沙彌尼戒、二壇的比丘戒、以及三壇的菩薩戒，每位出家人都必須受這三個階段的戒法，由戒師父一一地在戒期中傳授，因此稱爲「三壇大戒」。沙彌和比丘是指出家的男眾，沙彌尼和比丘尼是指出家的女眾。出家人受了沙彌戒才可再受比丘戒，沙彌尼亦同，而菩薩則無男女相，同爲菩薩戒。

在家的男眾和女眾受五戒和菩薩戒，則是各依志願進行，受五戒者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喝酒，但可吃三淨肉，即不見殺、不爲己殺、不自殺；而受菩薩戒後則必須完全素食，除了守五戒以外，更要多守二十八條戒。

出家眾受戒要三十二天才算圓滿，在家眾原本要七天，後因人多而改爲五天，並且分成兩個梯次，並且要發心，將來又要守戒，可說是相當地不容易。

傳戒到底有什麼特殊含義呢？原來當年在釋迦牟尼佛要圓寂時，弟子徬徨無依，請示說：「佛陀圓寂以後，應以誰爲師呢？」釋迦佛說：「應以戒爲師。」因此，傳戒也就等於是傳佛陀的規矩和教訓，只有先守著這些規矩和教訓，才能學佛。

佛經上記載了一則故事，說以前有一個外道想破壞佛法，而提出種種壞點子

，釋迦牟尼佛都怡然自在地表示佛法不會受破壞，最後這位外道說：「我要冒充你的弟子，穿同樣的衣服，但不行你的道。」釋迦牟尼佛聽了以後不禁流淚說：「如果眞是這樣，我也就沒有辦法了！」

佛法就是要依靠戒律來護法，如果出家人不守戒，就如同那位外道一樣，以「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身上肉」。過去有人提議出家人應減少戒律的規範，甚至像日本和尚一樣可以娶太太，這樣，出家人一定會增加很多，但是沒有被接受。

台灣的佛教只有在傳戒時完全打破門户之見，來自各地的佛子，皈依師父不同，出家依止的門派也不同，而主辦傳戒的寺廟卻必須照單全收，甚至在過去已經受戒的人，想要再受一次戒，也不得拒絕，這就是所謂的「增益戒」，讓自己有溫習戒法的機會。如果能將戒期中的團結精神發揚開來，台灣的佛教將會有一番新面目。

傳戒時最受矚目的是燃戒疤，不管是在家眾或是出家眾，通常都要燃戒疤才感覺圓滿。出家眾是燃在頭上，在家眾燃在左手臂上，以特製的燃香爲之。

大乘梵網經菩薩戒本記載：「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燃戒

疤也者，就是從此經出。目前在傳戒時仍是將燃戒疤看做一件大事，但戒子如果以戒疤眩惑於人，不戒在心，則有失燃戒疤的眞意。因爲許多替戒子燃戒疤的師父們，本身就沒有燃戒疤，而他們的修持卻不容懷疑。所謂的燒身臂指供養諸佛，是全心全意歸依諸佛之意，若單從字面上去解釋，恐有些人不會同意。

（現在沒有聽說或看到，替戒子燃戒疤的師父們，本身就沒有燃戒疤。——編者識）

南無阿彌陀佛

燈傳無盡——追懷廣欽老和尚

慈恩週刊社論
75年4月6日

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已於今年二月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五），在高雄縣六龜鄉妙通寺安詳往生，留下一些舍利分供於他手創的三處寺院。雖然，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的尊容步履，但老和尚慈悲智慧的行誼，將永留海內外千千萬萬人們的心中，他傳揚佛陀的妙法，指引眾生的迷惘，傳燈續明，燈傳無盡。

老和尚一生並無高超的文章度世，亦無動人的辭藻弘法；他不著名利相，也不染雜俗事，一生極力用功清修，不斷參禪念佛，所以他的「身口意三業清淨」，自然心地一片光明，蘊涵了無上智慧，流露出無限慈悲。早年有山猿送果、猛虎皈依，他的道行，自是不可思議！

一人，而能度化千千萬萬人，他的住世，誠然是社會之福。民國五十七年，當今總統還在國防部長任內，曾參訪承天寺。老和尚曾與總統閒談說：「一切的力量都是從『定』中產生出來的，但只有在『靜』中間才能『定』。」又說：「一個人在安定的地方，能夠定下來，還不算是『定』，要在煩惱的時候，能夠定

下來才算是定。」蔣總統認爲這也是我們講心理學、政治教育最要緊的兩句話，特舉此事來訓勉國軍幹部。今日國際局勢譎變莫測，國家處境陷於阢隉，老和尚的話，亦值得我全體公教人員和每一國民共同惕勵。願國人從共同的意識中產生定力，有無限的智慧來開創社會的生機、國家的新局！

我國一代哲學宗師方東美教授，一生精研哲理，學貫中西，而最推崇的是佛學的華嚴世界，他認爲大乘佛學就是哲學中的最高理論。在他臨終之前，自覺進入佛門須有必要手續，便由醫生及門人護送至土城承天寺皈依廣欽老和尚，被命名爲「傳聖」，成爲正式的佛教徒。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學是哲學之母」，方東美教授確實知而能行！

老和尚一生度化何止千萬人，下自凡愚，上至博士專家，這種感召的力量，就是他平時修福、修德、修慧所累積的德望！無怪社會人士贊爲「國之瓌寶」。他的寂滅，總統特題「大慈大悲」輓額，頌揚他一生對吾土吾民的貢獻！

今日眾人在敬悼追懷廣欽老和尚的宿德風範之時，亦應效法其捨己爲人的化育精神，並謹記他「老實念佛」的教誨，從念佛中體悟高深的哲理，發揮佛教大智、大仁、大勇的力量，承先啓後，爲眾人度化、爲社會進步繁榮、爲國家富強統一，進而爲促進世界的永久和平而盡一己之力！

懷念善知識嘆廣老之涅槃

——中華民國75年3月1日慈恩會訊——

釋開證

回想起甲子年高雄市佛教分會，在星雲法師的普賢寺舉行團拜，我在席上說了幾句話：「佛教須要幾種人：第一要有眞正會修持而又能以身作則，現身教化度眾生的大德；第二要有會講經說法，弘法利生的高僧；第三要會爲教做事的人——如果又不能作修持，又不會講經說法，但是肯獻身奉佛、犧牲爲教出錢出力的人也是功德無量。最怕的是吃了飯什麼事都不做，只會講些是是非非的人，這樣眞是對不起佛陀，對不起眾生，更辜負了自己。」

我常對初學的同道們說：「不要說人家不恭敬我們，應該多反問『自己』，那一點值得人家來恭敬的呢？」

慈航大師的精神是我們最喜歡學習的，這位菩薩對彌勒院的學子們開示了一句話：「要知道自己是一個僧，不是一個寶。」意思說，還不值得到被尊稱爲僧寶的資格，我奉讀了之後，自覺非常慚愧，因此我平常只是有心如何去恭敬人家

，不敢希望人家恭敬我。

我又常對出家的弟子說：「出家人的特色不一定在學問的高低，學問固然重要，事實上出家人的身份，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有沒有做出家人的品德、宗教家的風範、慈悲喜捨的愛心。」

我本人做人有一個原則：凡是於我有恩的，我應該向他報恩，值得恭敬的我一定恭敬他，值得尊重的我一定尊重他，從來也不敢輕視他人。

我一向希望佛教興隆，不要落於他教之後，所以像星雲、聖印、淨心諸位大法師等，我一向尊重他們，因爲他們不斷地爲教努力奉獻，尤其是星雲法師爲佛教開拓新機，創新的風範把佛教靈活地思想帶動，走向新時代的生活觀念，都使我不敢不讚美。一件令我感到興奮的事是，近幾年來，眞正發心爲教犧牲奉獻的菩薩已經多起來了，出家的智識青年僧也多了起來，已使僧團漸漸茁壯，有了新生命、新的希望，這是佛教值得慶幸的。

白聖大師是我唯一親近參學聞法的長老，是諸法師中對我最有深恩的法師，是我應該懷念報恩的一位師長，因此，我常向他老人家說出我內心最恭敬最深切的眞實話，當然啦！這只有白公上人知道，門外漢所不了解的。

印順導師亦是我心目中最恭敬的一位，這位大師身體那麼虛弱，竟然的爲教不惜身命，一生致力於寫作，主編太虛大師的全集、著作妙雲集等等，啓發了下一代佛弟子的新知，培養了他們的智慧與新的生命。

爲了胡適先生的評論：「六祖壇經不是慧能所說」，引起了學術界、佛教界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尤其是使禪宗的系統、信念，大大爲之動搖！大家心地惶惶不安，幸得有印順導師，不惜虛弱之軀命（據我所知那時候他的手指還不太靈活），竟能於很快的時間內著作了一本「中國佛教禪宗史」問世，使胡適的高論爲之瓦解，使議論即時頓息，使教界爲之平靜，使佛弟子增強了信心，安心辦道。這位大師爲教、愛教的婆心，眞是功德無量。可見高僧大德的住世，是何等切要，何等慶幸，因此我們要恭敬善知識、親近善知識。

這位導師未曾開示過我什麼佛法，並不是對我個人有什麼大恩，但是他的奉獻對教團有恩，對大家有恩，因此我一向對這位導師存著無上的敬仰，他的道貌莊嚴、脫俗也是我所歡喜恭敬的地方，所以我常鼓勵弟子多看太虛大師全集、妙雲集，以增智慧，建立學佛的正知、正見、正念。

廣欽老和尚更是我高興歡喜恭敬的一位大德，光復當初，老人家到高雄的時

候，我就在元亨寺接待過他，所以特別有深緣，每次見面的時候，他總是望著我笑一笑，我也笑一笑。這位長老具足高僧大德的風範，是佛教徒的精神導師，因此人人歡喜朝禮、歡喜親近供養。這並不是因爲他有什麼神通，有什麼辯才無礙，不是的！也不是因爲他的年齡大，事實是由於他平時的修福、修德、修慧所累積的德望，才有如此的感召力量，絕對不是偶然的。只要老和尚在那裡，自然法緣殊勝，當然啦！亦有聞風隨浪，好奇而來的也不少，這也是福報啊！我常對出家弟子說：「不要怕沒有信徒，只怕自己沒有福報、道德；像廣欽老和尚，人家會自動地去親近供養啊！」

我常去分析他老人家爲什麼福報這麼大？其中我發覺有幾種原因，第一，因爲這位大德不著名利相，同時也不染雜俗事，所以沒有「是非煩惱」，加上他一生不斷地持大悲咒、念佛，所以他的「身口意三業清淨」，既然無是非煩惱，而又三業清淨，自然身心莊嚴，心地光明，平時只有一片出家人的慈悲心，難怪他講的話有時候很靈啊！這位老和尚平時所說是眞語、是實語，不假思維，沒有裝作，因此不管誰向他請法，他只說一句：「老實念佛」。

其實善知識以及長老們不一定要會講什麼經，常是一句、一偈、一喝就會使

我們斷除煩惱，如飲甘露般地清涼自在、消除錯覺、頓開佛慧，一生受用無盡。有時還用不到一句，只要見其德相莊嚴，法相慈祥，自然會使我們生恭敬心、歡喜心，而發菩提心，就如我人見佛像之莊嚴，油然升起歡喜心、恭敬心而頂禮膜拜，更不用言說。廣老其人也，德被群眾，人人歡喜，不論高官顯貴、富貧下賤之人都嚮往親近，一齊受化，皆大歡喜。一位善知識就能度化千千萬萬的眾生，可見長老大德的住世是眾生之福，教門之幸。善知識是佛教的寶，而善知識之入滅，實是佛門的莫大損失。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妙通寺建在交通不甚方便——南橫公路的寶來附近，竟然在三年間度化了將近百位的智識青年出家於座下，這是一件讓人家想不到的不思議的事情。

這次在妙通寺傳授四眾大戒，有很多人傳說：老和尚說傳戒之後就要走了，要受老和尚戒的要趕快啊！不然結不到緣啊！有人認爲這是一件宣傳，結果老和尚眞的在正月初五日下午二點圓寂了。誰會想到，那麼健康的身體，眞的走得那麼快，這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啊！

這位老人家對衣食住本不注重，可是在晚年的時候，竟關心在南北兩地興建

的兩座大道場，以安置男女徒弟的修持，使他們能安心辦道，這不能不說是老人家關懷弟子們的一片婆心。道場建好了，戒也傳了，老人家的大願告成了！所以他已經放下一切無所掛礙了。

老和尚自戒會圓滿時即閉關自修，不再接眾，暗示度眾緣盡，將入涅槃之境。老和尚在關房中囑咐弟子說，他要到台北土城承天寺去看看。所以他於農曆過年前回土城承天寺，同時交待其弟子有關重要職事，及其本人的後事，在承天寺住幾天，然後回到南部的妙通寺過年。這不是「若臨命終時，自知時至」嗎？你說他沒有神通嗎？

老和尚於臨命終前指示弟子們說：「無來也無去，沒有事。」可見老和尚對生死何等無掛礙，去來自如，放得下，提得起，解脫自在的功夫呢？

我曾看過有的人在臨命終時流淚、悲哀、叫苦、起無明，眞是境界不同，聖凡有異。

老和尚已經走了！還有那一位高僧大德，能夠做一切佛弟子的風範—精神導師呢？

一位高僧大德的住世是佛教之福，一位大德的涅槃也相當地可悲，是佛門的

不幸，是眾生的不幸，廣欽老和尚已經走了，但願老和尚乘願再來，但願佛門中多出幾位高僧大德住世，令佛法興隆，祈求諸菩薩倒駕慈航濟度眾生，羅漢聖僧示現沙門住世，紹隆三寶，即我佛慈光永耀大地，正法甘露滋潤眾生，此佛教之幸甚也。75.2.24.開證於慈恩寺。

南無阿彌陀佛

讚（傳供大典時唱）

苦行度衆　眞淨眞禪　不食煙火
六十年　道範利人天　建寺安僧
恩澤滿塵寰
南無度人師菩薩（三稱）

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總誦」

—摘自「傾聽恆河的歌唱」—

郭惠珍

一代大德上廣下欽老和尚，大家讚譽他是佛教界的國寶，他老人家九十五歲往生前兩天所拍的照片，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在老和尚九十二歲那年，末學曾經有機緣跟著他老人家爬山，老和尚走在前面，步履矯捷，末學跟在後面相當吃力！當時承天禪寺還在建築中，有一段路障礙物很多，末學走得差點絆倒，老和尚回過頭來說：「要走好哦！」聲音雖沙啞卻懇切有力，眼神嚴肅而無限慈悲，末學非常慚愧，至今人生道上屢經蹉跌，深覺「走好」之不易，頭破血流之際，回思此雙關之語，驀然淚下。

有人想像他是非常玄異的，就要去「探查探查」，在旁聽了半天，怎的老是說：「念佛！不要吃肉！」就想：「這我也會說啊！何必來問老和尚。」不錯，話人人會說，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像他老人家下過那樣的苦行眞功夫，也沒有感人

的德行，就是熱心去人家中苦勸，人家尚嫌囉嗦，而他老人家降伏了自己，在念佛用功上，下了非常深的功夫，自自然然感動千千萬萬的眾生，他年輕時在深山洞中打坐修行，帶去的食物吃完了，就只藉著樹子山薯維生，三件衣服補得只成一件，近六十年長坐不臥，對物質方面需求極低。在大陸承天寺叢林中，他的師公上轉下塵老和尚教導他：「吃人家不要吃的，穿人家不要穿的，做人家不要做的，以後你就知道！」並只要他苦行念佛，他老老實實地實踐了這些教訓，在心地上下功夫，終於他成爲一位極不平凡的人，許多人一見到他老人家便忍不住感極而泣。

他的開示經常只是一兩句最要緊的話，我們果眞信得過，絕不虛度此生！就像前面說的：「念佛！不要吃肉！」我們果眞念念都在念佛，讓佛大覺悟的光明智慧慈悲隨時充滿心中，豈不是隨時吉祥？不再有人我是非的痛苦，不再受貪瞋癡的燒灼。果眞放淡口腹之欲，照老人家所教「不要吃肉」，慢慢會體驗到「本是同根生」的滋味，會體驗到慈悲的喜悅，當生天天心情坦蕩，再深信切願求生西方，臨終必蒙佛接引，解決生生世世的生死大痛！老和尚兩句話便明白指示出一生成佛光明的大道。老實的人信受奉行就得大利益，不老實的人便喜歡談玄說

妙，弄些稀奇古怪，誇張一些神通，而忽略了他度人了生脫死最要緊的教導。

老和尚在世時，一天，有一個人，提了一個「〇〇七」的手提箱，非常神祕地上山，要求見老和尚，而且非要單獨見老和尚不可！因爲過去曾經有人圖謀不軌，所以弟子就不允許他單獨見老和尚，這人說有要事請問，後來他就去附在老和尚耳邊，非常鄭重地問說：「老和尚，人家都說您有神通，您老實告訴我，您到底有沒有神通？」老和尚也很神祕鄭重地附在他耳邊說：「我告訴您，我有吃就有通，沒吃就不通！（台語）」這是發人深省的，佛法的奧祕就是平淡，而不是令人好奇而趨之若鶩的神通或光怪陸離的異相，神通人人本都具有，只是被貪心、憤怒、愚癡、傲慢、疑惑等煩惱埋沒而不能顯現，有神通若不能解決生死的問題也是罔然。向外去尋求「所謂有神通的人」相助，更是捨本逐末，老和尚說：「向人求，就會遺失釋迦佛。」

末學覺得老和尚最令人震憾，最偉大的「神通」是他的忍辱功夫，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當年他由深山回到大陸承天禪寺，鬚髮皆長，宛如山人，無人認得他，經過表明才知究竟，而過了一段時間，寺中當家師和殿主爲了考驗他的功夫，故意把功德箱的錢財藏起來，然後對他表疑，於是舉寺認他爲賊，數

日白眼惡言交加，而他如沐春風如飲甘露，安然自在，這是何等磊落的胸懷，何等自由的逍遙人，這種忍辱神通比什麼「冒煙、放光」要神奇太多了，因爲燒紙也能冒煙，點燈就可放光，但我們捫心自問，誰能被誣爲賊，而仍安然如飲甘露不加辯白？誰有這般洞破世事如幻如化的功夫便是大智慧人，值得頂禮膜拜，然而我們很不幸常常成爲老和尚所形容的──「石頭狗」──「追逐石頭的狗」，人家要我們跑很簡單，只要隨便扔個石頭，我們就亂追一通，追得精疲力盡，竟只爲了一塊不能吃的石頭，老和尚瞪大眼睛：「這樣沒主張，怎麼去西方?!」他老人家是自己的主人，生死自在，難怪老少敬仰，他不求名聞利養，而因爲是眞操實踐，更令人心服。有一次有位新聞記者上山勒索，向老和尚威脅說：「我的筆是很厲害的，假如不給錢，就把你登一篇！」老和尚只安然道：「儘管登上去，隨你怎麼寫，我不要人家恭敬，人家恭敬我，我要天天念大悲咒加持大悲水；人家不恭敬我，我正好靜靜念阿彌陀佛。」這位記者也只好感歎老和尚不同凡響，眞是「事到無心皆可樂，人到無求品自高」。

還有一次，有些皈依弟子去聽演講，認爲講演的法師有影射批評老和尚的意思，就打抱不平上山報告老和尚，不料老和尚當下非但毫無慍意，反而要上來報

告的弟子去懺悔「誤會講演法師」的過失，並替那位法師解釋其言辭的佛法含意，告誡弟子假如今天人家指名道姓罵我們，尚要誠懇感謝，何況人家沒指名！老人家還嚴肅曉以「若要佛法興，惟有僧讚僧」的大義，他讚那位法師「能在花花世界度眾生，實是菩薩」，並自謙說：「我還不敢去呢！」老和尚的功夫非我們能測，但一些日常突發的瑣事中顯示的胸襟，每每令末學感動不已！他宛如陽光慈悲普照一草一木，然而有時也以智慧的利劍猛斬煩惱的枝芽，也大刀闊斧砍去名聞利養障道的葛藤，爲的是幫助一棵樹筆直地長向清淨的西方。他經常出「非常刺激」的突擊考題，布局演技又逼眞，被考的人常被境界所轉，當下不覺，久後謎底揭曉，才能知他用心良苦，有時他的反面手法及嚴格的磨鍊，眞可形容是「碾得脫殼，磨得碎白，揉得柔韌，烘得變色」，好讓一位眞願修行的人成爲「能供養一切眾生，能普供一切諸佛的聖餅」，這個過程常是血淚交織的，有時老和尚也慈悲地掉下眼淚，告訴逆境考驗中的弟子說：「我教你的，你眞的了解了嗎？我怕跟你結怨仇，本來想要幫助你破掉這些執著，但要是你不能明白眞正用意，就會變成跟你結怨仇。給你逆境，是給你磨鍊啊！」

祖師告訴我們往生西方三資糧「信願行」，「願」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

，（娑婆是自心穢惡所感得，極樂是自心清淨方顯現），雪公老恩師也強調「欣」「厭」之心是淨土總安心法門，然而凡夫的我們是很難在順境中發起欣厭之心的，不得已，老和尚乃至佛菩薩，才要惠賜我們許多逆境，好讓我們「以苦爲師」，猛提欣厭之心堅定念佛，了生脫死，以一世的精進勤苦，換永遠的自在幸福，其實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最佳珍賜，只是人們常喜歡「包裝美麗的定時炸彈」—追求一時的快意與名利，而賠掉永久的安樂，這樣災情慘重的損失，常使得佛菩薩爲我們流淚。老和尚常嚴厲地說：「在娑婆世界，只要貪戀一枝草，便要再來輪迴！」所以儘管娑婆世界的人們對他如此恭敬供養，他還是灑脫放下；坐落在山上的弘偉建築，對他而言只不過是「一時的小型教具」而已—藉著這些因緣境界來了解和教導一切有緣親近他的眾生。而眞正灑然放下，老實念佛往生的人，才是他眞正的弟子吧！他在往生前不久，有數天一直對所有弟子反覆說：「災難越來越多，趕快修，趕快修，修一分，一分的功德；修十分，十分的功德；修一百分，一百分的功德；修一千分，一千分的功德；修一萬分，一萬分的功德！」老人家很耐心一一地說，這是最懇切的勉勵了，信得過老人家的話便老實念佛，一門深入不要再徘徊！

有位老師告訴末學：他去請問老和尚「要怎麼樣念佛？」老和尚馬上反問他：「你怎麼樣念佛？」他答：「我有空的時候就念佛。」老和尚說：「你有空就念佛，沒空就不念，那你跟佛是點頭之交！你跟佛是點頭之交，怎麼能期望他能在你生死關頭救你呢？來！來！伸出來！大家把腳伸出來！那一隻是佛腳？認不認得？啊！要抱佛腳，連佛腳是那一隻都不認得？那要抱那一隻腳呢？你到底認不認識佛啊？」眞是發人猛省！這位老師描述老和尚喝了一口茶，抬起頭來問他：「你看我有沒有嗆到？」「沒有。」「我剛念佛你知道嗎？」教育活潑的老和尚顯示了喝茶吃飯行住坐臥都念佛的修持。這位老師又給末學一番提示：即使半夜裡不開燈，當聽到「嗯！嗯！」兩聲咳嗽，你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好，現在半夜，阿彌陀佛來了——「嗯！嗯！」你會知道是佛來了嗎？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念到認識佛，和佛熟稔了嗎？而老和尚是早已熟稔了，他曾對一位由美國來拜訪的博士說到「鳥鳴、車聲、雜音一切都是念佛聲」。拜訪者請問他這情形維持多久，老和尚答「晝夜六時」（即「時時如此」）。他十年前就已告訴弟子們說：「將來我走的時候要現病相而走，而且你們三人都送我不到（台語）。」這三位大弟子都認爲不可能，因爲三人中總留一人在老和尚身邊，怎麼可能會發生「送

不到」的情形呢？而果然不錯，那一天因爲特殊因緣，這三位大弟子湊巧同時離開一下，他就眞的走了，走前一再勉勵大家：「這個娑婆世界很苦啊！大家趕快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然後大家眼睜睜看著他頸動脈的脈搏在念佛聲中慢慢停下來，最後講了一句：「無來無去，無事情！」多麼瀟灑！相形之下，我們是「來來去去，全事情！」沒有一天沒有雜事掛心頭，台語「事情」—「歹事」，含有不太吉祥的意味，眞的「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我們心中眞能沒有「歹事」，眞的悠閒，還得有相當功夫呢！

老和尚在往生前約一星期開始，每天晝夜都自己猛力出聲地念佛，那種「使盡每一口氣懇切呼喚阿彌陀佛」的念法，非常人可及，大眾輪班跟他大聲念，尚且聲嘶胸痛氣力難支，何況他九十五歲高齡！一般人臨終呼吸尚且無力，一切不能自主，他卻如健將突出五濁的重圍，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的體力難以支持，故建議老和尚說：「師父，我們念，您聽就好！」老和尚瞪大了眼，斬釘截鐵說：「各人念各人的！各人生死各人了！」說罷又大聲懇切地自己念佛，然而在往生前第六天，他忽然演出了一幕，極其餘韻深遠的戲，末學思之，深覺足以提供各宗各派的修學者作爲警惕。那天，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專念阿彌陀佛的作

風，突然很緊急命大眾爲他誦「大藏經」，大藏經浩如煙海，眞不知從何誦起，於是請問老和尚要誦那一部？老和尚答：「總誦！（台語）」大眾就趕緊請出一大部一大部的藏經，搬得氣喘吁吁，看他老人家一副決定要往生的樣子，心中又急又難過，更不知從何誦起，老和尚就說：「看你會什麼經，通通給我誦！」於是大眾便一部部誦起來，心經、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在這緊要生死關頭，才發現連僅二百多字的心經都幾乎要誦不來，可說是口誦心焦，當這大眾搬大藏經一部部誦時，老和尚只幽默一笑，逕自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一點也沒受周圍誦經聲的影響，末學感覺老和尚這一笑，眞是當頭的一棒！請問這幕突來的演出中，誰眞把大藏經「總誦」了？惟老和尚他念念清楚分明，又念念懇切有力的「南無阿彌陀佛」，眞正「總誦」了大藏經！我們切莫疑惑老和尚怎麼臨時改變了題目？他老人家是非常擅長用反面手法發人深省，令人親自體驗個中滋味，而產生刻骨銘心的效果，畢竟修行是「行」出來的，不是說聽了事；在醫學院紙上談兵，跟看血淋淋的病人，顯然大不相同！大家也許會發現老和尚這番演出，和雪公老恩師的「萬法精華六字包」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般人臨終苦不堪言，只「阿彌陀佛」四字都念不出來，何況誦經，何況

誦大藏經！我們還是敬遵「老實念佛、莫換題目」的教導，免得好似練了十八般的武藝，到苦時不知用那一招，天天又誦這部又誦那部，彷彿和很多佛菩薩都有交情，臨時卻心亂如麻，不知念那一尊好，其實彌陀經中說六方佛都出廣長舌相，讚歎阿彌陀佛，勸眾生信受念佛求生西方，就顯示了我們念「阿彌陀佛」，所有的佛菩薩都歡喜，就是「總誦」！

老和尚往生前兩天親自打木魚教弟子念佛，這其中尚有很有趣的意蘊，他老人家把許多佛菩薩名字前面都加了「南無西方極樂世界」的字眼，比如「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文殊師利菩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普賢菩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彌勒菩薩……」末學體會——老和尚爲我們點出：這些偉大的菩薩都在西方可以會見，只要像他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便可與各位菩薩把臂而行！末學曾和一位醫師上山請教他老人家，這位醫師請問：「如何打坐才能打通氣脈？」老和尚回答：「不必打氣脈，一心念佛證念佛三昧，所有氣脈自然全部打通！」這是自在的過來人給我們的忠告，聰明的大家就不必再走冤枉路，免得臨終後悔莫及，及早準備資糧，老和尚老早就說：「我已經買好車票，是對號的！」學長們的票是否已經買好了呢？是對號的？還是自願無座？還是不想上車呢？還是早些備好，以

免像末學在他老人家往生之後，上山去念佛，念了幾小時，眼淚直流，念不出一句好佛來供養他老人家，頭低垂著不敢抬起，因爲沒有做到老人家的教誨和咐囑，慚愧和懺悔都痛苦，但願學長們早日買到對號頭等車廂的票——上品上生的金臺！

南無阿彌陀佛

神異篇

廣欽老和尚法身示現奇蹟

——75年5月1日天華月刊——

馮馮

一、現法身

一九八六年（丙寅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晚上，正當做晚課完畢，靜坐之際，我忽然看見金光繚繞，出現了一位菩薩，法相莊嚴，全身放射金光，頭上金光光輪巨大，但他全身毫無裝飾，十分樸素，胸前掛著菩提大念珠，他慈祥溫和地望著我微笑，我卻不認識他是誰。

我慌忙下拜，叩問：「請恕弟子眼拙愚昧，您是哪位菩薩蒞臨？」

他微微笑，沒有立刻回答，我細看他的法相，我發現他是一位很瘦的老人，大約有九十多或一百歲，不過面貌不似那麼老，好像只有六七十歲，非常清秀，

鼻子相當高而長，山根幾乎是完全不下陷的，倒有些像是希臘人的鼻型，下巴是很長的，而且有些向外翹，兩眼炯炯有神，閃射著高度智慧光芒，耳朵很長很大，頭上是剃光的，眼肚下的泡泡很大而有些下垂，人中很深，眉毛很不少，有幾根特別長，白白的，他一身帶著水果的香氣，有些像是桔子花的香味。

這是誰呢？法相那麼莊嚴，那麼祥和，分明是一位菩薩，而又具有羅漢相。這是誰？令我一見而心生恭敬而且喜悅不已。

我從來未見過這位菩薩，也猜不出他是誰？我知道他不是我的幻覺，他在我面前，十分眞確。我知我不是做夢，因爲外面的遠處火車和汽車奔馳之聲，我仍聽見，後園樹上的知更鳥陣陣夜啼，也歷歷可聞。

我大惑不解，再次叩問菩薩法號。

他微微笑，嘴唇微動：「我是廣欽！」

他說的是台語，不是國語，我是聽得懂閩南語的，也能講一點。去國廿餘載，少年時代在台灣會講流利的台語，早已忘了八九成，不過基本的台語還是懂的，可是要費力一點才可聽得明白人家說什麼。而這一次，這位老和尚一開口，我就聽懂了，雖然他的口音好像又跟台灣人有不同。

「啊！您是廣欽老法師！」我失聲叫了起來，我又驚又喜，我歡喜無限地下拜：「老法師您怎麼來的？」

「說來就來啦！」他微笑：「你不是希望有一天見到我嗎？我現在就來成就你的心願嘍！」

「啊！是的！是的！老法師！」我歡喜得無法形容！「傾仰已久，無緣識荊，今晚得見，太歡喜了，弟子太歡喜了！」

「你是個好孩子，」他說：「你要多多護法啊！你做得沒有錯，不要怕毀謗！」

「多謝老法師！」我感激得很，無以置詞。

「你說無緣，那就是不對的。」他說：「有願則有緣，緣是從願生的。」

「老法師開示說得對。」我說：「我在台灣的時候，年紀小，頑心重，沒有立願去拜諸山長老大德，如今後悔了，錯過了好多學法的好機會。」

「這不要緊，只要虔心信佛學佛修行，將來大家都還會見面的。」他說：「人人都與佛有緣，都是龍華蓮池會上人！」

我忽然心中驚覺，我此時才明白我見到的並不是廣欽老法師的父母身，而是

他的法身。

「老法師！」我叫道：「你成菩薩了！太好了！」

「人人都可以成菩薩！」他微笑：「這也沒有什麼，都不過是來來去去而已，就是一個願字。」

「那麼您現在去了？」我不免有些不捨難過。

「去去又再來！」他說：「去去就來！」

「那麼，老法師有什麼法諭指示麼？」

「沒有！」他搖頭微笑：「沒有！」

「請老法師多多開示吧！」

「沒有！」笑著，身體漸漸溶化，金光漸漸散去：「本來就是沒有！」

在他消失的最後一剎那，金光陡然盡斂，陡現出數千粒的舍利子，七彩光芒照射，晶瑩莊嚴至極，旋即光華又都消失了。

我眼前仍是黑暗的靜室，窗外天空出現魚肚白，知更鳥啼聲已殘。

我知那不是夢境，絕對不是。

我提前起床做早課，母親在鄰室也起床了，我知道他在念經。

那天我告訴母親說：「台灣的九十五歲老法師廣欽和尚來過了，似乎他已入滅或將入滅，他好像要我傳遞什麼，大概是叫我告訴世人那句話『本來就是沒有！』或者是叫我看見他身上有數千粒舍利子閃光！」

二、衆震驚

新年頭，很多佛教友人來舍下歡敘，每天絡繹不絕，我都把我定中所見告訴他們，大家都驚異，都說：「廣欽老和尚一定是入滅了！」

賓客中有一位是虔誠的佛教徒L太太，她是印尼華僑，曾經有幸皈依廣欽和尚。年前，她來舍下見我，說她回國參拜各處名山佛寺，她問我有什麼特別要她做的事。

「你是廣欽老和尚的弟子，」我當時說：「你就到台灣去，多多親近他老人家吧！他老人家就快入滅了，將來你再去台灣，可能見不到他了。」

在座眾人就都驚問：「培德居士，你預見廣老入滅？什麼時候？」

「廣老已經九十四歲了！」我說：「誰不能預料他隨時都會入滅呢？我也只

是隨便推測而已，不敢自稱是預見。」

大家都同意我的觀點，不過，也有人說：「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多歲才入滅，也許廣老也會到一百多歲吧！」

「但願如此吧！」我說：「不過，我感覺到廣老好像世緣將盡，我推測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或者是春天，就會發生。」

大家都說：「希望你這一次看不準確！」

L太太回國拜佛，果然依我言，去拜廣老。而且，她福緣殊勝，竟得與眾弟子隨侍廣老十天之久。她回加以後，就來見我，初四這天，她也在座。

她說：「師父精神很好，他非常慈悲，你說他會入滅，恐怕你說錯了。」

「我也沒有把握說我看得準不準。」我說：「我但願我看得不準也罷！我但願廣老也像虛老那樣，活到一百多歲教導我們；不過，我昨夜所見，恐怕是不太吉祥之兆，也許這時候，廣老他老人家已經……哎呀……」我驚叫了起來：「他入滅了！他入滅了！」

「什麼？」大家都驚叫做一團！「什麼？」

「大概是三四小時之前，他入滅了！」我說：「你們大家記下這時間，現在

是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農曆是正月初四，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台灣現在應該是初五下午三點多、四點多鐘，我看見廣老入滅了，他的全身都是舍利子閃閃發光！」

三、入涅槃

在座的人都漸漸肅靜了下來，有些人低聲飲泣。

「你一定看錯了！」有人說：「培德，你一定看錯了！」

「但願我是看錯！」我心中難過。

「等一兩天看看吧！」有人說：「或者我們打長途電話到高雄去問。」

「那不太好！」有人說：「打電話去問老和尚是不是死了，這不好！」

「那麼就等幾天，看台灣有沒有消息來吧！」大家這樣決定，我立刻打電話將奇象告訴羅午堂伯伯和馮公夏伯父，兩位老伯也勸我等待消息。

初六晚上，下午七時，電話鈴響了，台北的總機小姐聲音：「找馮先生聽電話。」

「我是！」我緊張了起來：「我知道，是天華公司李雲鵬先生打來的，請接通電話。」

我一開口就叫：「李先生！」

果不然是李雲鵬先生，他在台北那邊說：「我是李雲鵬。」

「你知道廣欽老和尚……」李先生提出了廣老，一句沒說完，我就知道是證實了。

「我已經知道了！」我搶著說：「廣老已於昨天入滅了！他老人家入滅前，法身分出神力來過示現，全身金光，舍利放光……」

「廣老昨天初五下午兩點多鐘入滅了！」李先生說：「我現在要問你，他有沒有舍利子？」

「廣老有很多舍利子！好幾千粒七彩的、放光的，」我回答：「好多好多！不過，要叫他們小心處理—荼毘火化！」

「那我就放下心了！」李先生說：「得你這幾句話，我就安心了，我會通知他們。」

「李先生您別爲廣老傷心，」我說：「他已經進入永恒了，他在宇宙更高的

境界中，他已經成佛了。」

「我應該爲他歡喜才對！」李先生說。

我們都應該爲他歡喜才對！廣老已經成了佛菩薩！爲什麼我們不歡喜，反而要悲悼流淚呢？我們這個物質的身體，是終歸要物化的；但是，像廣老這樣，超凡入聖，已經進入了涅槃，得證眞如，與宇宙中萬能諸佛並在永存。而且，他還會乘願再來濟度世人，我們應該歡喜才是啊！

我從未見過廣老，根本連照片也未見過。這一次在定中見到他，是唯一的一次，我敘述他的形貌，在座的他的弟子們或再傳弟子都說我講的就是廣老，聽這麼一說，大家都化悲爲喜，念佛沒停。

廣老既與我素昧平生，我又沒有福緣做他的弟子，他爲什麼會向我示現呢？似乎是不很合理的事，或者，是因爲他悲願宏深，普遍示現，亦不棄我這頑劣的小子吧？我相信，我斷不是唯一見到他法身示現的人，必定還有不少人夢見他或在定中見到他的金光法身示現。我相信他老人家的法恩是會像雨露一般普及的。

有人說，我可能是因爲常常聽人談及廣老，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加以我對廣老嚮慕，因此產生幻覺。

幻也罷，眞也罷，幻也是眞，眞亦是幻，這是我的看法。

精神心靈感應，不遠萬里，幽明無隔，這已經是現代科學所證明了的事實，我認爲這一次是廣老以幻示眞。

聽最後消息說：廣老火化後，果然有數千粒七彩舍利子！讓我們多修行吧！多念佛吧！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廣公老和尚・舍利子靈異錄

——錄自「中國慈善之聲」試刊號

大荒

佛教精神導師廣公老和尚，苦行一生，也是傳奇一生，爲苦修，作過十三年的「山頂洞人」，降伏猛虎、點化靈猿，入定四個月險遭焚身之禍，預知起颱風、避車禍，往生之前，更能安排身後事，「無來也無去，沒有事」，拍拍肚皮，瀟灑而去，即連荼毘（火化）後所遺下的舍利子，也透著幾分神奇與靈異。

據傳：當老和尚火化後，共撿拾較大舍利子一百餘顆，所餘較小者，悉被在家弟子撿拾一空，一位遲來的信徒，仍在火化爐前跪求一夜，天明時竟然在其膝頭上找到一顆不小的舍利子。

—又有一位信徒，在家供奉了老和尚一撮骨灰，結果，一次又一次發現了舍利子。

—又有一夫婦徒眾，曾參加老師父的荼毘大典，當日北返，次日（二月七日）聽說老師父留下不少舍利子，於是復於八日駕車南下，結果竟在火化爐頂篷上

，發現甚多舍利。

—一位小姐信徒，在舍利花中，尋得一花，其形酷似觀音菩薩的蓮花座。

—又一位老太太，年老眼花，無法尋覓微粒舍利子，立即跪求老師父慈悲，結果叩了三次頭，就連得三顆，眞是不可思議。

—又有一位家住台北汐止的張姓盲翁，年已七十，亦是廣老徒弟（去冬受戒），以其身患風溼，故其家人未將廣老圓寂及火化告知，待其獲悉師父往生後，乃於三月七日偕其孫女僱車南下，抵妙通寺火化場後，火化爐中舍利子，已被先來信徒撿拾一空，當即悲從中來，哭倒火化爐前，兩手抓起爐灰兩把，以手帕包起，乘原車返家，一路上默念「阿彌陀佛」不止。抵家後，即將爐灰置於漆盤中，於是奇蹟出現，爐灰中竟發現大小舍利子三十餘顆，晶瑩剔透，觀者莫不稱奇！

承天禪寺 編著

廣公上人事蹟 續編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目　錄

閩南甲剎承天寺記(附抄林騷先生撰『重修承天寺碑記』)惠安陳騰芳……一
承天禪寺簡介……傳悔……一六
妙通寺簡介……二二
廣承岩簡介……二七
正法眼藏諸祖源流……二八
方丈室(廣公)「門聯」憶述……編者……三一
廣公行持語錄……傳生……三二
廣公開示錄……一三四
對寺眾開示……一六九
對曉雲法師開示……一七一

一般開示（一）……一七二
一般開示（二）……一七四
某法師來請師父開示……一七九
綜合開示……一八一
記廣欽菩薩二三事……傳萬……二三二
道源長老上堂法語……二五〇
傳供疏文……二五二
廣欽老和尚供讚……二五四
爲廣欽長老封龕法語……悟明……二五四
廣欽老和尚起龕法語……白聖……二五五
廣公老和尚訃聞……二五七

閩南甲剎承天寺記

惠安　陳騰芳

「閩南甲剎承天寺記」，是泉州市承天巷六十二號的陳騰芳居士所記。當台北承天禪寺的廣公上人圓寂後，爲上人的道德成就，很自然地由其平日生活細節，想到上人的出家之地。因此，亟欲瞭解泉州祖庭的眞正景況。正在此時，「閩南甲剎承天寺記」，竟從海外傳來。內心歡欣之情，實難言喻。但因陳居士原稿，係用毛筆書寫，字體雖美，有的行草，復因影印，有些字跡，似嫌糢糊，閱讀頗感困難。經與人辨識訂正，再打字影印，錯誤是所不免，敬希十方大德，指正爲感。

傳悔　謹識

自海內外佛教界，計議修復泉州著名之古剎承天寺，消息傳出後，各界人士皆希望明瞭該寺之歷史沿革，筆者先後走訪承天寺幾位老居士，及花橋贈藥處諸老前輩，並翻閱「泉州府志」及「閩中金石錄」等書，茲就見聞所及，作出簡介。

泉州古稱佛國，其較著名寺宇建築起自晉太康年間，唐時蓬勃發展，五代及有宋寺宇相繼興建，臻於鼎盛，現存規模宏大之開元寺、承天寺、崇福寺，稱爲泉州三大叢林。

承天寺舊址，乃五代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之南園，始建於後周顯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號爲南禪寺，北宋淳化二年（九九一年）改爲壽寧寺，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年）賜名承天寺，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又改爲能仁寺，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復名承天寺。寺之山門懸有橫匾「月臺」，故又名月臺寺。月臺二字，爲明永樂間泉州永寧衛人張壽所書。「晉江縣志」載：「明張壽，工書法，承天月臺二字，壽所書也。」「泉州府志」亦載稱：「張壽字樂靜，工書法，

承天寺月臺匾額是其手書也。」又據民間傳說，爲明天啓間淮遠將軍（名陳文芳，承天巷陳姓遠祖）所書，字鐵劃銀鈎，氣魄雄渾。因整座寺宇清幽，邑人江如怡在山門壁間題聯：「淨地何須掃，空門不用關。」弘一法師在山門壁柱題聯：「有無量自在，入不二法門。」承天寺規模宏大，占地廣袤可百畝，東至何衙埕，西鄰南俊巷，北枕鸚哥山，南界登瀛橋，四方各蓋觀音亭一座。寺有古井，幾達百口，寺外承天巷，至今尚存數口。步入山門，有甬道長約三百武，道南羅列七座佛塔及獅子寶鼎，皆係石造，間植榕樹，樹皆偃臥蔭道。甬道牆北，有大片曠地，龍眼樹郁郁成林。甬道盡端，左折北行入天王殿，全寺建築結構之中軸線即由此始。天王殿兩旁，高塑四大天王立像，儀容挺特，藝術優美。從廣庭直入爲彌勒佛殿，佛龕中供彌勒佛坐像，笑容可掬，兩旁塑立大將軍金像各一尊，神態威武。佛龕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龕背向供韋馱菩薩，雙手垂按杵柄，過去遊方僧人視韋馱形像，即知住院清

規。殿前左牆書：「龍象蹴踏」，右牆書：「凡聖同遊」。過彌勒佛殿復前行，有大雄寶殿雄踞廣庭之北，乃寺之正殿，屋頂重簷歇山，巍峨雄偉。殿中供釋迦、藥師、彌陀三佛座像，皆丈六金身，慈祥端嚴，殿中幷珍藏重要文物，有古版經籍及歷代高僧名僧如太虛、弘一諸大師之著作與字畫……，惜盡毀於文化大革命。大殿丹墀下之廣庭有四座經幢石塔（右角一座爲飛來寶塔）、放生池等。大殿後爲法堂、文殊殿、一塵寺……，中軸線盡於此，其北即鷄哥山也。大殿東西長廊，原塑二十四位諸天座像分列其間，民國某年，學生運動破迷，僅存空廊。東廊外有上帝殿、嘯菴、方池、圓常院、觀音殿、淨土堂、龍王祠、祖師堂……，西廊外有開山堂、禪堂、光孝寺、王公祠、留公祠、功德堂……。據「泉州府志」載，後周建南禪寺時，置僧田九百石，益以招慶寺廢產，僧人達一千七百多，東廊前後交界處有楹聯曰：「唐侯博施田千頃，宋守增題寺十奇。」由此可見當年規模之大。寺自宋、元、明、清以來，皆有修建，歲月淹忽，世事滄桑，兵

燹災變，屢瀕廢墜，但歷代修葺增拓，其犖犖大者，如宋景德間祖珍禪師建七佛石塔；元至正間建廣庭浮圖；明洪武永樂間，僧原輔、道陵、智莊、得眾、至昌諸師，先後完繕版築；嘉靖間增建檀樾祠，尋悉燬於兵；萬歷間僧宗彬、慈灼盡心續建；清康熙三十年，施世騋重修法堂；同治間僧青果重建飛來塔（孝子塔），撰刻經幢，記孝子塔之義理，節錄其文曰：「泉州承天寺，五代節度使留從效南園故地。寺月臺山門內有七佛塔，至今蠅集其上者，首悉下向。大殿廣庭有飛來塔，相傳高僧爲某孝子還愿，孝子許建塔以報，忽而飛來，名飛來塔，俗名孝子塔……嘻，使果有其事，則吾佛門之有宗，亦足表異於千載；使無其事，而塔以孝名，亦足以勉千百人子者盡孝於親，豈獨爲一時之瞻仰哉。塔毀於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年）七月，衲不忍以孝子之名墜而不修，幸得樂善諸君子共襄其事，使得蔵工……。」

回溯承天寺史，深覺歷代不少住持、法師，皆能慘淡護寺，苦行傳經，而葺治最力者，應數清末民初之雲果師，彼功在禪林，至今訪

問本市釋迦弟子嚴慧居士（蔣文澤老先生），及花橋諸老前輩仍譽不絕口。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邑紳林騷先生撰「重修承天寺碑記」，亦極贊雲果師功績之不可磨滅也。

雲果師，惠安獺窟村人，俗姓林，童年出家，爲圓常院住持蓮鷲師弟子，法名雲果，號幻空。雲果師秉賦穎悟，氣宇軒昂，礪志精修佛法，通達內典奧義，弘宗演教，普應群機，經常主講經文，闡揚佛法，間亦治古文詩詞，造詣頗深，書法遒勁豪放，氣魄不凡，大雄寶殿大匾「閩南甲刹」，即雲果師之墨寶也。

雲果師少年即有恢宏承天寺之大志，承天寺內原有一塵寺、光孝寺、新宮、九曲寺、圓常院等，所住僧人於時各自主持，雲果師乃助其師蓮鷲師爲住持，承天寺于是出現中興現象。是時不少院宇已坍塌廢墜，庭園荒蕪，急待修葺，雲果師乃慨然奉命，經台灣南航菲島星洲，奔勞跋涉，向華僑托缽化緣。僑界爲師志誠所動，皆樂予解囊，鳩金得二萬餘，用以修建大雄寶殿、香積廚、以及重範佛菩薩金相，

彩造三世尊佛、十八羅漢等。功畢，丹青炫爍，花木扶疏，梵堂幽雅清淨，寺貌爲之一新，雲果師乃啓建水陸大齋道場。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宏開三壇大戒，尊蓮鷲上人爲傳戒大和尚，又延請佛學家講經弘法，幷創辦貧兒院，招收窮苦兒童入學。雲果師方奮力經營承天寺之際，不意突染時疫，遂此生西，年僅三十二，而齎志以終。

雲果師圓寂後，會泉法師來寺住持。法師祖籍同安，精通內典，又善說法，經常爲僧眾信徒開講楞嚴、法華、彌陀諸經，緇素雲集，堂常爲滿，幷延請佛學家寧達蘊、張宗載、杜萬寶諸居士，來寺講演經義，宣揚佛法，盡心培育僧徒，今宏船法師，即當時會泉法師所培養之傑出僧材。會泉法師復募修禪房僧舍，開鑿放生池，增築大庫房，於一塵寺內新造西方三聖尊佛立像，幷精雕八面莊嚴龕室於殿中，各面皆安置佛像，使結七（亦名打七，是集合修持爲期七日）跑香得如儀繞佛；又改貧兒院爲鸚山義學。歷七、八載，會泉法師離此往廈門南普陀，繼之者爲轉塵和尚。

轉塵和尚爲人厚重，勤儉篤實，嚴持戒律，繼承宗風，又善於接應社會，故皈依者眾。師曾住星洲順天宮，承天寺之費用，頗得其接濟。及抗日戰爭，齋糧極難籌應，師躬率僧徒開荒，種植菽麥蔬菜，稍稍自給。月臺東畔一片園地及房產被鄰近侵佔，師力爭收回開闢，種植龍眼樹二百餘株，成爲重要寺產。爲宣揚佛法，師先後延請弘一法師（法師在溫陵養老院圓寂後，其靈龕運至承天寺荼毘處火化）主持講壇講經，一九三五年，法師應承天寺戒期講「律學要略」。轉塵法師並創辦養正院，培養僧徒，組織佛教會，歷任理事長；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年）冬，承天寺開傳戒法會，轉塵師爲戒和尚。

承天寺自創建以來，時移代遷，幾經興替，清末民初，歷任住持相繼含苦茹辛，慘淡經營，追蹤先覺，培養後進，法緣殊勝，僧材輩出，現住星洲普覺寺住持、東南亞佛教會主席兼世界僧伽協會副主席宏船法師，以及菲律賓佛教協會主席瑞今法師等，幼年皆在承天寺參學受戒執職，而今均爲海內外佛教界之巨擘，諸師關懷祖國佛教，貢

獻良多。泉州乃全國二十四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叢林古刹，名山勝跡，正在次第興復，我全國佛教協會正爲修復承天寺而努力，不久承天寺將面目一新，爲佛門傳燈弘法利生之勝地也。

承天寺有十景，民間傳述十景與王十朋吟詠十景略有不同。民間傳述者：㈠月臺倒影，㈡塔無禽棲，㈢榕不過牆，㈣獅子吐煙，㈤梅石生香，㈥嘯菴竹聲，㈦飛來寶塔，㈧大龍王井，㈨一塵不染，㈩鸚山暮雲，十景傳說各有奇趣，茲略述二三。

月臺倒影此景，筆者先後走訪幾位老前輩，大略所云：月臺牌坊原係木製，豎立在承天巷一邊，月臺牌匾狀如聖旨，高掛在牌坊上，字係豎書，至民初木牌坊始毀，後由寺之住持，將月臺兩字，摹寫爲平書，懸掛在現之山門。爲何有月臺倒影之傳？有二說：一爲月臺兩字，書法筆鋒勁拔，字勢偏高，遊人對匾字匆匆一瞥，遊後每每印象模糊，故有爲豎爲橫之爭論。另一說爲月臺山門西面，當年木牌未折毀時，因牌坊較高，對面斜坡有一大池，爾時山門之前面，尚無房屋

遮障，在池波平靜可鑑時，日月西照返光，月臺兩字投影池面，行人觸目，不禁稱奇呼出：「月臺倒影，月臺倒影……」。

再沿月臺山門甬道直進，其南有數景相連，即塔無禽棲、榕不過牆、獅子吐煙。塔指七佛石塔，奇在野鳥棲止，鳥糞不沾，蒼蠅棲止，蠅頭下向，所以介在第三第四佛塔之間，豎有「蠅不朝天」之石碑，王十朋對此景詠詩有「依棲野鳥穢無觸，漂泊蒼蠅頭不抬」之名句。佛石塔間植之古榕，盤根虬幹，偃臥牆陰，榕樹葱籠蔭道，卻未見一枝越出牆南，所以榕不過牆之景，人更奇訝。再如梅石生香此景，係在天王殿前石階中，呈顯一條灰紋與斑點，宛似疏影梅枝，每逢寺南隔牆清源書院（現晉光小學）之梅林播芳時，遊人抵此，頓感有梅香清韻，於是梅石生香之雅，不脛馳譽。但十景之幽美，談者咸以鸚山暮雲爲冠。

鸚山之名，以承天寺後小山岡，頑石卓立如鸚鵡而得。岡頂榕樹成蔭，每當春夏之交，暮靄蒼茫，雲霧繚繞，煙景浮幻，登岡四望，

東顧岳麓，西盼雙塔，北仰虎乳泉山，南瞰萬家燈火，胸襟爲之豁然。宋王十朋任泉守時，所賦十景名詩，金聲玉韻，酣興淋漓，明大書法家張瑞圖揮毫勒石嵌在大寺東壁，有詩之俊逸高雅，有字之鐵劃神工，以是承天寺景物，叢林勝跡，名馳遐邇。茲將王十朋所詠十景名詩抄下：

㈠榕徑午陰　古樹連枝護午陰，蕭蕭門徑日沉沉。清風拂地塵無染，暑日當空熱不侵。柏子庭前增祖意，梅花夜後悟眞心。雪霜經盡年年在，人事往來幾（另本作歲）古今。

㈡塔無禽棲　團團七塔鎮瑤台，萬古冷清絕塵埃。古佛放光隨代起，文殊誓願下身來。依棲野鳥穢無觸，漂泊蒼蠅頭不抬。自是眞如常不滅，檀那永在法門開。

㈢偃松清風　榕樹陰陰無厚薄，經行在在有偏傍。入門月皎人知少，拂面清風道念張。神禹浚川爲貢物，秦皇避雨亦封王。虬枝但得年年在，一任他人說短長。

㈣瑤台明月　南園寂靜夜中分，高掛樓台月一輪。四野風塵渾不動，一天星斗盡成吞。蛟龍扶榜堪（另本作比）同出，鸞鳳帶笙猶可聞。佛國泉南爲甲刹，年年光影鎮長存。

㈤捲簾朝日　超師未悟在眞關，一笑庭前心已安。紅旭高升明海內，青山畫出遠檐端。簾幃揭起聲名在，禪寺流傳世代看。千古叢林無變易，紛紛人事幾凋殘。

㈥推篷夜雨　子城肇立等何期，夜雨飄篷滴不移。可有高朋思剪燭，豈無閑士听眠時。一樓鼓角聲沉滯，千里嬋娟色未知。宴坐樓台天欲曉，二儀方見乃無私。

㈦方池梅影　和靖先生去久長，此花倒影浸方塘。猶添月色（另本作台）清佳景，還覺（另本作憶）松風送遠香。驛使春來也寄信，壽陽額上減粘妝。只今風韻名傳老，早賦西湖行一章。

㈧嘯菴竹聲　南園小筑絕塵埃，叢竹迎風四面栽。但得庵中元主在，方知法外有徧（另本作偏含）來。日移疏影臨還失（另本作來還

去），風撼幽窗閉又開。側耳不隨聲色往，一輪明月滿瑤台。

㈨石如鸚鵡　泉南傑出一高峰，碣石渾如鸚鵡容。毛羽不生隨地老，翼翎（另本作文彩）難畫等天終。能言彩鳳名堪比，守拙高人道不同。自是六丁亡已久，惟留隻影度春冬。

㈩鸚山暮雲　返照東方映彩明，鸚山猶帶暮雲生。狂風不作承天起，微雨欲來遍地横。江右來（另本作開）時知御闕，閩南浮處識溫陵。空飛（另本作看）本是無心物，爲雨爲霖從我行。

鸚山暮雲，此處不特風景佳麗，更有神奇傳説：當明初洪武年間，大臣江夏侯周德興精通堪輿，爲保朱明江山，隨處踏勘山脈，尋覓眞龍正穴，設謀斷絶，以免再出天子與朱明爭奪天下。周尋至泉州城，發現城中有三小山岡，一爲府後山，已建爲泉州府治；一爲鳳凰山，建爲提督衙門，皆係福地。周以鸚哥山也屬福地，又受封禪號「承天」，如此承天不但將出高僧，或將有眞命天子出世之朕兆，於是立意斷龍。周德興勘定承天寺屬鸚哥穴，必須運用路箭射鸚，使成死穴

。他所運用三路毒箭，一爲承天巷路箭，射向鸚尾第一山門；一爲敷仁巷路箭，射向大雄寶殿；第三路箭爲新府巷，射向鸚山頭部正穴。在江夏侯陰謀布局之下，那時有人讖言承天寺如出高僧將遭挫折。相傳至清末民初，承天寺出雲果師，有中興承天寺之大志，雲果師正在奮發有爲之際，不幸染疫西歸，議者附會路箭斷穴之讖已應，實則自雲果師圓寂後，繼任者有會泉、轉塵諸法師，皆係高僧，德高望重之宏船大師，即在承天寺學經受戒，繼承恢宏南宗，所以路箭斷穴之說豈足爲信？至於承天寺地理之鍾靈毓秀，鸚山暮雲此景之清幽聳翠，古今皆贊譽不置也。

附抄林騷先生撰「重修承天寺碑記」

泉叢林三，開元、崇福、承天，承天古稱月臺，北枕鸚鵡山，面積方里許，宋王梅溪先生守泉日，題詩紀勝，蓋由其幽邃閎整，曲折顯豁，尤爲諸叢林之冠焉。寺創于五季，代有葺治，最後爲清同治間僧青果，今數十年矣，日月淹忽，風雨飄搖，卓錫者相率去，琳宮紺

宇，有將爲瓦礫場者，寺僧雲果乃慨然曰：「佛門傾墜，釋子之責也。」即日辭其師蓮鶩去，托鉢螺山，遂東渡台陽，南航星洲，復至菲律賓，藉華僑力，鳩金二萬有奇，先後建樓二，僧樓一、方丈一，校即一塵寺。方丈奉文殊，爲新造者，余登斯樓，覽其風景，飄然有出世想，黃粱富貴，俗子苦夢寐年。其下爲客廳，廳之外有禪堂、有餐室、有庫房，合眾以百計，昕暮鐘磬聲不絕，中有大雄殿，丹青炫爍，氣象萬千，撫今追昔，蓋嘆雲果之功不可沒矣。在昔有清之初，鄭氏奉朱明裔，間關百戰，規復閩疆，際除夕駐師茲寺，以元旦受朝臣賀。今國體變更矣，寺適落成，俛仰興慶，憑弔何極，爰濡墨而爲之記。

歲甲寅秋八月穀旦

承天禪寺簡介

傳　悔

本寺位於台北盆地西南方的山崗上，座南向北，大雄寶殿的正門正遙對著淡水河的入海處。右邊爲象鼻山（或稱雙象山），清源山作雄獅獵物狀雄峙於左。遠處的大屯山脈與觀音山，在淡水河入海處的兩岸東西對峙，觀音山西南接林口台地，大漢溪流經其下，山環水抱的地理氣勢自然形成。

站在大雄寶殿前向前瞻視，映入眼簾的是土城、板橋、林口、蘆州，較遠的是五股、淡水、北投、圓山，台北大都會的郊區之內，依然大樓林立，人煙稠密，一片的繁榮景象，入夜則是燦爛燈海，陽明山上的燈光有時會與北極星連成一片，使人分不清楚那裡是天上？那裡是人間？

民國四十四年的暮春三月，當時的清源山竹林密佈，人跡罕到，飽經風霜的廣公上人，卻從清源山之陽的日月洞飄然來此。

廣公之來承天寺，緣於板橋信眾購地供師。當廣公之住日月洞，道風廣被，信眾仰慕甚殷，亟盼隨侍左右，但高山阻隔，拜謁不易，即在清源山坳購地供師，即承天現址。當時清源山的山坳部份，俗稱火山，蓋因地下藏有天然氣，晝則常見雜草自燃，夜則火光熊熊之故。

廣公之來承天禪寺，當時就地取材，砍了幾竿新竹，截爲三尺見方，用細鐵絲纏好，做爲臨時禪椅，上敷細草，趺坐其上，謂隨眾曰：「坐此甚好，汝等可回。」同年五月間，闢地搭蓋瓦房一間，供奉佛像，權充早晚課誦之所。

民國四十七年底，廣公外遊，再回火山，次年又蓋茅棚數間。四十九年四月，興建大雄寶殿，爲紀念泉州祖庭，命名爲「承天禪寺」，火山則稱「清源山」。五十三年再建三聖殿。由清源山山腳下起，於民國四十九年，用石條鋪了一條人行步道，沿道兩邊立有石碑，大約建於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四年中。這條林蔭步道，現在差不多

每天有人自山下起三步一拜，虔誠朝山。五十三年底建築山門，在綠樹繁花掩映中，益顯得這座黃色山門古色古香。民國五十四年春將茅棚拆掉，改建鋼筋水泥的方丈室。同年秋，五觀堂及廚房亦用磚墻瓦頂蓋成。至此承天禪寺的初步建設，於是完成。

綜觀承天禪寺的初步建設，自民國四十四年春，廣公上人自日月洞越山來此砍竹編搭禪椅起，至民國五十四年秋蓋成五觀堂及廚房止，雖然建設是斷斷續續，在時間上整整花了十年。

初步建設的全部建材，大半都是磚墻瓦頂，一磚一瓦皆要來自清源山下，再以人工搬運，經過登山的崎嶇小徑搬到山上。可見當時建築多麼辛苦，多麼不易，當時參與建設的四眾功德誠屬無量。

承天寺地處山坡，當時的建築又屬急造，沒多久地基陷落，墻壁龜裂，拆除重建又勢所必然。

民國六十四年夏秋之交，由於承天禪寺後面開一條馬路，接通煤礦用的運煤便道，從此車輛可以由山下爬上山來，由於這一條路的開

闢，促成了同年底開始的重建。

開始重建的第一課，首先把三聖殿（今大雄寶殿）前下坡處的女眾磚瓦寮房拆掉，改建成二層鋼筋水泥寮房，於民國六十六年春夏之交全部完成。繼續拆除三聖殿與方丈室，並在女寮的頂樓上用鐵管與石棉瓦搭蓋了一百五十坪大的臨時大殿，以便早晚課誦及法會之用，廣公上人與監院、寺務處等，亦在這裏辦理「接眾」工作。

同年的農曆八月份，地藏法會剛剛圓滿不久，就在原三聖殿後邊的山上開山整地，以大型的推土機與挖土機，費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即把半個山頭剷成平地，就是現在大雄寶殿的殿基。舊有的齋堂、大殿、男眾寮房，在怪手的協助下，沒幾天就完全拆光。這時承天禪寺的寺區內到處是黃土瓦礫，風來時飛塵滿天，雨來時泥濘遍地。

民國六十七年的春季，即在大雄寶殿的原基上建三聖殿，建材完全採用鋼筋水泥。翌年夏，三聖殿的外殼，包括兩側的二層寮房即全部竣工。現在的廣公紀念堂，是建於民國六十八年，原爲「祖師堂」

，廣公上人在世時即住於此，爲紀念上人的開山功德，在其圓寂後改名「廣公紀念堂」。按照本寺地勢依次建築的項目應是齋堂，齋堂共分二層，底層有廚房，兩層共一百六十坪的齋堂，於民國六十九年建成。現今的大雄寶殿，原爲三聖殿的舊基，民國六十六年曾開山整地，殿基增廣，費了三年的時間，於民國七十二年夏亦告竣工。大雄寶殿與三聖殿同一模型，兩側亦爲兩層寮房。大殿內面因限於地型不夠寬廣，於法會時信眾擁擠不下，故於同年秋季，在大殿右邊山坡下大悲樓又再奠基。大悲樓共分五層，底樓爲廚房，二樓爲女眾寮房，三樓是客房，四樓爲齋堂，五樓是大悲殿，可望於近日全部竣工。

在法事方面：農曆每月第一個星期天有大悲法會；每年七月爲一個月的地藏普渡法會；十月份廣公上人誕日時，以打彌陀佛七慶祝；農曆年時拜千佛；此外每個星期天都有週日念佛會。一年中的法事可說連續不斷。

廣公上人，民國四十四年春來承天禪寺，至民國五十四年建齋堂

止，初步建設的完成，整整花了十年時間。從民國五十五年到六十四年，在建築上可說整整休息了十年。從六十四年底到七十四年底，廣公於農曆臘月二十六日，由妙通寺北上承天禪寺看大悲樓止，可說十年重建。廣公上人對承天禪寺三十年經營費盡心血，爲的是建寺安僧，更因踐履佛陀正道，艱苦歷盡，功德圓成，使昏暗的娑婆世間重現曙光。

寫於民國七十六年農六月十五日

南無阿彌陀佛

妙通寺簡介

南部橫貫公路起自玉井，終於台東海端，長約一百六十七公里。自玉井起，沿公路東行約三分之一處，有盆地村落名曰寶來，以溫泉而小有名氣。群山環抱於四週，崗巒起伏，荖濃溪蜿蜒於其間，碧澗清澈。故處高山之內而氣候則冬暖夏涼；雖位大道之旁，但清境不減其幽。

佇立村中西望，但見飛簷重閣，朱瓦白牆，矗立青色山麓之上，即妙通寺。每於晨昏之際，雲霧縹緲於山巔谷底，宛如西方極樂世界化現，正待娑婆苦難眾生同登。

本寺佔地約三公頃，依山臨水，脈象隱然有勢，勝概非常。昔年本寺開山祖師初臨此地，即曾預言：「此三寶福地也，必成就爲一座十方叢林，將有百數名無量勝福之女眾弟子來此出家修行，並將渡化甚多在家弟子於此皈依三寶，共同成就無上佛道。」

祖師老和尚，福建省人氏也。幼時貧苦孤露，弱冠出家以來，持志苦修，自甘賤役以求植福報恩。常坐不臥，一心持名，終證念佛三昧。年屆四十二，因懷眾生苦，遂發菩提心，決志潛修，先求受具足戒，隨即入山，石洞安身，樹薯充食，以禪爲悅，以法爲樂，專致念佛參究，達十三年之久。於五十五歲時終得證道徹悟，尋下山，因知與台灣有緣，兩年後即渡海來台，廣修道場，弘法渡眾。三十多年之歲月中，祖師起居簡樸粗陋，以堅毅老實之苦行精神，履佛陀正道，昭世人正確修行之典範，待眾平易悲智，以善巧方便之開示法門，駕菩薩慈航，渡冥陽同登淨土於捷途。

然祖師之弘化一向於北部地區，直至民國七十年祖師已逾九十高壽，知於南部渡眾因緣即將成熟，遂決定於此修建如來蘭若。因素知弟子傳聞法師者，童貞入道，夙具慧根，依止祖師以來，受嚴教而志心不移；又宿世福德莊嚴，於眾生有廣大悲願，菩提妙心，乃將建寺重責囑咐。其時也，寺地所在尚一片荒莽，立則無平整之塊地，居者

無遮蔽之片瓦；更因偏遠，致鳩工搬料，昂貴困難。然則上人既承師志，復懷宏願，不畏其難，事必躬親，以身作則。故雖全寺皆爲女眾，然砍柴挑水，擔石翻砂，無所不能。尤可敬者，忙碌之中，祖師與上人仍不忘嚴格督促弟子，並慈悲接引善信。臨時佛堂雖狹小簡樸，但大眾朝暮禮誦，備極莊嚴，祖師或上人時時開示，皆直指心性，處處圓融。是以無形之中，培養本寺福慧雙修之特殊宗風。不但一山弟子道業精進，更得十方鼎助，萬人同捨。因之兩年之內，即順利完成大雄寶殿及三棟寮房之建築，且渡化近百名慕道智識青年，辭親棄俗，依止於法王座下。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本寺正式舉行落成大典，恭迎祖師親臨開光安座。是日有數千佳賓雲集，參加禮佛獻供，其後祖師正式移錫本寺。隔年十月，本寺傳授三壇大戒，由祖師爲得戒和尚，消息甫經發布，立即轟動佛教界，總計有二千五百餘名四眾弟子報名求戒，人數之多，爲歷來之冠！而戒期間，虔誠朝聖之信眾，更是絡繹於途

，終日不斷，難以計數。

由於落成典禮及傳戒報名盛況之空前，皆係意料之外，爲此本寺於七十四年初起，短短十個月，趕工完成一棟佔地三百餘坪之四層大樓，其中的兩層爲寮房，一層爲五觀堂，一層爲戒場課堂，並巍峨山門一座。雖非雕樑畫棟，亭台水榭之工巧，卻有宏偉其觀，肅穆爲勝之莊嚴。開戒前日，教中耆德前來視察，見空中忽增樓閣，咸皆訝然而讚歎不已！

高僧大德之住世，是眾生之福，正法道場之立，乃佛子之幸，妙通寺於兩者，兼而得之，其勝也何如！凡事之立，必有其由，今觀諸成就，究其原故，雖有千因萬緣，然最主要者，乃因祖師一生修持，早已不著名聞利養、我、人、眾生、壽者之相。誠如金剛經所言：「菩薩不住相佈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更以祖師一生不斷持大悲咒及佛號，有所言教，必利於人，必斷其惑；渡化眾生，咸令離苦得樂，究竟解脫。是則人人歡喜親近，無論祖師行化何處，何處即法緣殊勝

。

所謂「眞空無相，假相以顯眞；至道無名，藉名以弘道。」如此盛事，不可不記。既記之，則普願眾生情與無情，同圓種智；見與不見，皆蒙啓示，庶幾乎共成佛道，化大千世界盡爲淨土矣。

南無阿彌陀佛

廣承岩簡介

民國五十八年，師又於土城鄉公所後方，創建廣承岩。六十七年，該岩建華藏塔，其後大雄寶殿及兩廂禪房、地下室、藏經閣、羅漢殿、講堂及上下樓禪房，亦陸續建成，後又翻蓋地藏殿等；復於七十五年二月動工興建廣欽塔，同年十月間竣工，月底靈骨入塔安座。民國六十四年，於台北縣金山鄉公館崙購地四甲餘，請廣老破土。迨至七十六年四月開始興建「金海禪寺」。廣承岩與金海禪寺均由傳斌法師主其事。

道空法師，台北縣土城鄉人，民國四十一年生，六十二年禮上傳下斌老法師剃染出家，同年在台中霧峰萬佛寺受具足戒。七十五年正月接任廣承岩第三代住持。

正法眼藏

諸祖源流

馬祖一禪師
黄蘗運禪師
興化奬禪師
風穴沼禪師
汾陽昭禪師
楊岐會禪師
五祖演禪師
虎邱隆禪師
密庵傑禪師
無準範禪師

南岳讓禪師
百丈海禪師
臨濟玄禪師
南院顒禪師
首山念禪師
石霜圓禪師
白雲端禪師
圓悟勤禪師
天童華禪師
破菴先禪師

雪巖欽禪師
中峰本禪師
萬峰蔚禪師
東明旦禪師
寶峰宣禪師
絶學聰禪師
禹門傳禪師
費隱容禪師
廣超宣禪師
無瑕珏禪師
協和衷禪師
慶童賀禪師
紹源清禪師
悟靜果禪師

高峰妙禪師
千巖長禪師
寶藏侍禪師
海舟慈禪師
天奇瑞禪師
月心寶禪師
密雲悟禪師
隱元琦禪師
良準標禪師
乘泰祥禪師
堅意來禪師
清戒脩禪師
甯宗竹禪師
宏仁德禪師

偈　　曰

廣學多聞法海深　　欽明文思貴傳心
照空五蘊宜參究　　敬慎時將妙義尋

金碧峰寶金禪師立派四十八字

法名：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

字號：雲蒼清修、我若輝慧、如景覺非、悉茂端有、佛喜轉瑞、廣傳道法、普化無爲。

福州雪峰古刹喜祖敬立二十字

同證泥洹、圓滿菩提、行大慈悲、拔濟含靈、歸無所得。

方丈室「門聯」憶述

編者

承天禪寺重建前，廣公上人所住之方丈室，其門聯爲：「有苦皆滅除」，下聯爲：「衆生得安穩」。據上人説，此爲上人過去住泉州承天寺時，曾就便親近弘一大師，蒙弘一大師所賜之對聯。其下聯「衆生得安穩」之「衆生」二字，原爲「自心」，因爲民國五十二年，建方丈室書寫對聯時，大陸來台之弟子，將上人的閩南話聽錯，乃將「自心」二字，誤寫爲「衆生」，比如方丈室門上之橫聯，上人所示之「提起放下」四字，就誤寫爲不具什麼意義的「抬起萬相」了。

行持語錄

傳生記錄

這部份開示，是從民國67年冬季開始，至70年秋季，共歷整整三年，其中地點，曾記有「福利社」、「寺務處」、「客堂」或「大殿」等，福利社即在今之「般若」亭下，其他地點，都在現在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上，當時正逢承天禪寺重建的初期，原有磚瓦房，已全部拆光，爲朝暮課誦、辦理寺務、接待客人等，乃在大殿前的廣場上，用鐵管及石棉瓦搭蓋了將近兩百坪大的臨時大殿，會客室與寺務處等都在其中。廣公上人亦常在這裡，坐在籐椅上與衆結法緣。其次就是月日，皆記以農曆，在此特爲說明。（編者附識）

日期：民國67年冬天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七歲

「如果情執不斷，嘴裡念佛，念念還是墮娑婆。如果懇切至誠，

放下萬緣，那麼，一念之間，便能到西方。萬緣牽扯，割捨不下，那麼，百年萬年還是在三界內。」

日期：民國68年2月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父母只是讓我們藉著他們的身體來投胎，不論是恩是怨，都是業緣，只有立誓成道報親恩，才是修行的正因。」

日期：民國68年2月2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初任寺務處書記職，每天須面對一些來來往往的信眾，由於出家未久，尚不知如何應對。上午，在招呼一些信徒後，老和尚即對××師說：

「在世俗社會分貧富貴賤，只要走進佛門來，就沒有高下的分別，無論是貧是富，是貴是賤，一律以慈悲心，平等地對待，生生世世要廣結眾生緣，這樣，我們在成佛度眾的過程中，才會有殊勝的因緣。」

「不要說眾生有善有惡，一切的善惡都是我們的分別，如果眞正

會修行的人，一切眾生都是我們的善知識。」

「十方施主供養三寶，種福田，而常住也須回施十方，這樣，十方來，十方去，一切眾生都能蒙受恩澤。」

日期：民國68年8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傳×師與傳×師在客堂談及弘一大師，兩人頗讚大師再來之功德，而自慚凡夫，習氣無明熾盛，老和尚坐在旁邊，聽了即說：

「曉得自己是凡夫才好修行，我們要在一切的煩惱中好好調理自己，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事，等調理得當，自然智慧明朗，無明散去，這就是參自己。在一個常住中修苦行，修久了，自然也了解別的叢林修苦行的意思，修苦行是除妄念最好的方法，而且當我們修到將苦化爲樂時，自然一切事情就會明明朗朗，無不通曉，而智慧大開。」

「我們修行主要是專心於佛號，心心念念不離佛號，四體作務都是隨喜作的，掃地也阿彌陀佛，煮菜也阿彌陀佛，念念阿彌陀佛，事事隨喜不掛礙，心則漸入西方境。」

「如果要省卻煩惱，凡事當隨從大眾或他人的意見，不可強就自己的看法，只有自己的事情，可以聽自己的意思，這是忍辱的方法。」

日期：民國68年8月1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中午，××師隨師父往工地，師父指著剛去掉板模的牆壁說：「這個壁可維持幾百年沒問題。」

××師說：「眞好，就這樣幾百年傳下去，承天寺將來會成古刹，出高僧……」

師父說：「你們要好好苦志修行，來世轉男眾身，沙彌出家，來做聖僧。佛也是人去做的，不會修照樣墮下去做畜生，要誓願作佛。」

日期：民國68年8月1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新皈依信徒魏××，請師父教他坐禪。

師父說：「念佛就可以，念佛念到正念現前，沒有雜念，心安定

下來，自然就會坐得好、坐得久，這是最快的方法，否則，一坐下去都是妄想紛飛。」

日期：民國68年8月2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父在客堂對××師說：「修苦行是從苦中越修越不覺得苦，而且漸漸覺得快樂輕鬆，並沒有感到是在工作，這就是業障漸漸在消，若是越做越覺痛苦煩躁，那就是業障在翻絞。不要以爲佛菩薩是多苦，佛菩薩已從苦中磨得業障消除，沒有苦感，做什麼事都已輕鬆自在，而不覺得在做什麼，也不覺得自己在度眾生。」

日期：民國68年8月2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父說：「那些往生西方的人，都是念佛專一，而且能忍辱吃虧的人。」

日期：民國68年9月12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父在客堂對××師說：「論人的是非曲直，心裡起不平煩惱，那就是自己的錯，自己的過失。不去管他是非曲直，一切忍下，自心

安之無事，那才對，自己也無犯過失，這是修行第一道，也是最上修道之法。師父不在時，遇事境緣，要記取師父曾說的教誡，忍之，心安之，這是最好的一帖藥。」

日期：民國68年10月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晨間，灑掃畢，師父對弟子××師說：「我們工作，不要說你現在寺裡爲佛做事，或爲師父做，而是爲消自己的業障做。我這裡沒有什麼可學的，只是掃掃地，做些苦行。但是掃地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會掃，要能高高興興地掃，否則，掃地掃得起煩惱，無明業障反而纏上來。」

日期：民國68年10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大殿　年齡：八十八歲

承天寺正值懺雲老法師主持佛七，上午，老和尚在大殿對參加佛七大眾開示：「娑婆世界是我們客居的地方，一切皆幻化不實，如戲夢一場，到頭總是空，不要貪戀娑婆世界的一切，放下萬緣，念佛求生西方，阿彌陀佛才是我們究竟歸依處，是我們的故鄉。」

「一心念佛，吃苦修苦行，修行不要在形式上裝飾我相。」

日期：民國68年10月22日　地點：承天禪寺大殿　年齡：八十八歲

上午，懺雲老法師請老和尚到大殿爲大眾開示，老和尚到大殿後，懺雲老法師對眾人說：「你們有問題，可以請問老和尚。」

問：「如何得一心不亂？」

答：「要得到一心不亂，必先無慳貪、無掛礙、無散亂心才可，這個出家眾比較容易做得到，在家眾則種種俗務牽掛，放不下，較不易辦到。出家人身、口、意三業清淨，都攝六根，便能得一心不亂。」

「打七念佛，爲的是要得正念或開智慧，是要去除色、聲、香、味、觸、法，得六根清淨。出家人也是在打六根清淨，而不是在打吃得好或什麼。」

「出家人要修戒、定、慧，俗家人則修不妄語等五戒。經、律、論三藏亦很重要，一面看、一面行，智慧開得比較快。經藏的智慧，

在吾人心中，這個無量無邊如海的智慧，不是用開示或講經可以開出來的，這是一種般若智，由自心中自然流露。而世俗的智慧則是一種凡夫智，是在迷幻境中不自覺，如大學生的智慧，在佛門中仍是小學生。」

問：「修行過程中有許多難關，要如何打破？」

答：「我們現在雖然出家，但是仍帶有無始以來所造的罪業劫數、怨親債主，這些都會來討，我們要念佛，靠念佛的力量，一關一關地打破。」

日期：民國68年10月2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下午，懺雲老法師與大眾在客堂，請老和尚開示。

老和尚說：「我們念佛就是要念到花開見佛，什麼叫花開見佛？就是凡事要去火性，要忍耐，和顏悅色以道理行之，對人要親切和藹，不可一副冷峻的霜臉，令人望之卻步，當法師的也要如此才能度眾。凡事照道理來，就事論事，不可用煩惱心去應付，對人不論是善人

或惡人，都是和氣地平等對待，不要去看別人的過錯，這樣別人對我們印象好，我們心也清爽，照這樣做去，心無煩惱，便是花開見佛。」

日期：民國68年10月26日　地點：承天禪寺大殿　年齡：八十八歲

下午，老和尚在大殿外乘涼，傳×師請示師父有關帶業往生的事。老和尚對傳×師開示說：

「凡所有相都是虛妄，一切唯心造，彌陀經中所述西方極樂世界有金、銀、琉璃一切莊嚴等，均是應對眾生對一切相分別貪取的習性，而方便設立的，使眾生因嚮往而專意念佛，與所謂『帶業往生』，具有相同的誘導作用。離一切相的清淨無礙，才是眞正究竟的西方。」

日期：民國68年10月2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傳×師將請假下山參學，老和尚在客堂對傳×師開示說：

「要出去參學，可以去參別的寺裡的住持、當家、庫頭等，這幾

位執事人修行的方法。但是現在的出家人，多攀親攀戚的俗家樣，沒有出家人辭親割愛的氣魄，又多爭名爭利的名聞利養心，沒有出家人息心淡利的道風。」

「參學是在參自心，參我們的煩惱心、煩悶心、對人善惡是非的分別心，參我們對一切的境界不起分別，不起煩惱，得無煩惱心、無掛礙心，是心參。」

老和尚繼續說：

「一心念佛，最重要的要能忍辱，什麼事情不順眼，就把耳朵關起來，眼睛閉起來，裝著沒聽到、沒看到，睜一眼、閉一眼，對人要和顏悅色，再怎麼說，修行就是忍辱這兩個字。」

「不要嫌別人這點不好、那點不好，不是別人不好，是自己的無明業感在作祟，沒有智慧，不能越過。」

日期：民國68年10月△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任寺務處書記，頗爲信徒種種事煩惱，老和尚對××師說

：「我們出家修行是在取德，做人是第一步，對來寺裡的信徒，不論對方如何，我們將就應酬應酬，但不可以有惡意。」

日期：民國68年10月△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

「看經要能解意，解意要能並行，只有能自觀自行才是在利用經，才名爲轉經，否則便是被經轉。如果看經、看戒得到一點知解，便拿來批判他人，偵察他人有無做到，心生分別，徒增我相、我慢與是非，也是被經轉。」

「別人沒有行的，做不到的，我們一定要行得到，做得到。否則，批評別人，自己豈不也與他人同一類？」

「只看到別人的過失，不審察自己的過失，是我們最大的無明習氣。」

「人若來請問我們經典的意思，應當盡己所知，誠懇爲他解說，則於人於己生諸功德，切不可以輕慢心推說不知，則自己有過失。」

日期：民國68年11月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師請示師父，什麼叫「自淨其意」？

老和尚開示說：「眼見不生分別，耳聽不生分別，是爲『自淨其意』，別人的是非善惡是別人的事，與你又何干？只要審察自己有無過失，不要去看別人的過失。」

日期：民國68年11月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念佛是最簡便的，不像持咒還須費腦筋，無論做什麼事，心內默念佛號，有念像沒念似的，恆常如此，才能有成就，念佛是最基本的，密宗也要念佛。」

日期：民國68年11月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只有那些不開化、不明理的人，才會把不實在、沒有的事情拿來起妄想煩惱，這也是一種妄念愚癡。」

日期：民國68年11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寺裡××師到客堂來，吐訴一些人事煩惱，人去後，老和尚便對

××師開示說：「一個人對事情不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嘴裡不要亂說，肚子裡明白就好。嘴巴叨叨不休，無事也會變成有事，最後總是會害到自己。那些沒事叨叨的人切要注意，這樣最會惹事。」

老和尚又繼續說：

「別人的行爲好，我們心裡不起歡喜貪著心，行爲不好，也不起憎惡心，要好好按耐這個心，不起煩惱，別人不好，別人的習氣，那是別人的事，如果我們拿來起煩惱，那就是自己的愚癡。這樣，不論事情是好是壞，能保持這個心不動，便是忍辱。能夠衝破這一關，以後無論什麼事就比較不會起煩惱，這點切要好好學，好好磨鍊，如此業障自然消除，身體自然也好起來。」

「我們自身的光明要像太陽光一樣，對萬物一視同仁，無物不照，好人它也照，惡人它也照，好、壞是別人的事，我們總要平等慈悲，若是與人計較，則自身也是半斤八兩。」

「佛法是圓的，是可以權宜變通的，並不是有稜有角的，總是要

寬懷大度，自身立場沒有過失，別人要怎樣，那是別人的作爲了，與己無關。修行就是在訓練我們做人和做事的態度。」

「你看看過去祖師們的書，那些祖師並沒有走，他們還在對我們說法。」

「我們不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抱著願意吃苦的心態，願意忍一切辱，吃一切虧，不畏艱苦，則照樣會進步。」

「在俗家，我們是享受慣了，受驕縱慣了，什麼事情都受不得委屈，總是固執自己的意思，剛愎自用，受不住約束，而今出家了，便是要把在俗家及無始以來，所帶的這種習氣種子換成佛種子。而培養種子並不是簡單的事，要用我們的信、願、行的力量慢慢改過，拔除習氣種子，讓佛的種子逐漸地發芽茁壯。」

日期：民國68年11月△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傍晚，老和尚在大殿外乘涼，一位年輕人上山，向老和尚閒聊些他家庭的事，人去後，老和尚便藉機對身邊的弟子說：

「那些溺在父母身邊的，終長不成人，而那些離開父母的寵溺，在外奔波的人，反卻能鍊成大人氣魄。就像溺在母猴懷裡的小猴，有時會被母猴抱得活活悶死，而那些獨立跳躍在山林的小猴，反而活得很好。修行要在最困苦、最不好的環境，越是能修忍辱，越有境界折磨，才是修行最佳的環境。」

日期：民國68年11月1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香燈××師，正爲一些事情，與執事人大起煩惱，老和尚在客堂見此，便對××師開示說：「俗家人分別善人惡人而起憎愛，而出家人對善人是如此，對惡人也是如此，一律平等慈心，於好不起貪著心，於惡不起憎惡心。那些刺激我們的，才是我們眞正的指導者，入寺沒刺激，便沒修沒行。」

老和尚又說：「不可起憎惡心，來分別那是惡人是壞人，是我們自己不夠那個道行來接納對方，不夠那個涵養來與人善處，錯是錯在自己的耳根眼根的分別業識，這便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習氣，我們就是

被這些習氣障礙住。」

日期：民國68年11月1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傳×師對一些人眾是非，頗爲在意，一大早，大眾還在灑掃，便在大殿穿梭於人眾之間，東講西聽的，老和尚坐在客堂，靜靜地看在眼裡，便對傳×師開示說：「有功夫的人，耳朵不聽人的是非，眼睛不看人的善惡，人家毀謗我們，罵我們惡人善人，都當做沒聽到、沒看到，收攝六根不外馳。只有那些沒功夫的人，才整天窺伺他人的是非，斤斤計較。」

× × ×

灑掃畢，老和尚喚傳×師過去，對傳×師開示說：

「我們修苦行是在藉各種事境，磨鍊我們不起無明煩惱，洗除習氣，鍛鍊做人做事的各種能耐，並不是要做什麼勞力事，才叫做苦行，打破對一切順逆境的分別，就是在修苦行。出家就是要吃苦受苦，只有在苦中才能開發智慧。」

「妄想多的人，須要做一些雜務事，將念頭有個寄託，否則妄念紛飛，要他念佛也念不下去，只有善根利的人，可以靜靜地念佛念下去。一面工作，一面念佛，會漸漸地不覺得在工作，而且自然會生起平等心。」

老和尚又說：

「戒行清淨，六根不染，是入禪的第一步基礎，要如龜縮六，住於清淨無染。六根不淨，妄念尚存，無明未破，便無法開悟。禪堂打香板就是在打你的無明。」

日期：民國68年11月1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上午，傳×師在廚房煮飯，煮得起煩惱，摔鍋摔盤的，老和尚在客堂，便對當時在場的幾位出家弟子說：

「領職事必須受過戒，方知戒律因果，才不會亂來，沒受戒的，只能幫忙雜務，免得造因果。譬如大寮的事情，有監齋菩薩在那兒，可要循部就班來，不可起動無明，與人爭吵或亂摔東西，這樣，不但

業障會反絞，且加重罪業，地獄道還有你的一份。以前，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菩薩，也是在廚房中修習因地的。」

「在大陸叢林中，大寮不可有閒雜人進入，即使是當家也要有事才能進去，以避偷盜之嫌，不像現在，雜人進出，還聚談閒語。」

「出家人要精通戒律，凡事遇境便能知所舉措、知因果，要戒學莊嚴。戒就是要學忍辱，忍辱第一道，有戒才能有定慧。」

日期：民國68年11月1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下午，在客堂，老和尚談及台灣的出家人就說：

「在大陸，出家就沒有了家，父母來也沒有說那是父母，那像台灣的出家人，不但和父母、家人牽扯不絕，甚至連六親眷屬也混雜在一起，不成一個出家人的體統。出家就是要斷與父母親眷的牽纏，否則出家反落俗套，變成不像出家，也不像還俗。」

×　　×　　×

由於××師執意要下山參學，老和尚不贊成，但也頗無奈，在客

堂便對××師說：「父母對子女，愛深責切，若子女嫌父母嘮叨，多管閒事，離開父母外出別住，不但自棄父母的依恃，且讓父母怨歎，自失其利又傷及父母。出家也是一樣，做師父的望弟子成就，才不惜唇舌，若弟子不從，棄師而去，不但自身失去規導者，且令師父失望。」

日期：民國68年11月△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老和尚對××師開示：「學佛要具足信、願、行，僅有信還不夠，還須要有成佛度眾生的願力，這樣遇到業障逆境時，才有辦法以這個願力來堅定自己，不致退心。只有信念而無願力的人，遇到逆境很容易就退失道心的。遇到逆境時要以念佛來克服它。」

日期：民國68年11月△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老和尚對信徒開示：「用齋時默念：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眾生。所謂的願斷一切惡，當我們拿著筷子爭夾好菜的同時，便是一種惡念。」

日期：民國68年12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

「我們出家，是看破愛別離苦來出家的，所以說出了家便忘了家，如果還跟家裡人牽緣，則身雖出家，心中的念頭卻沒有出家，臨終時，念頭會被這些愛別離苦纏住，無法跳出輪迴，且與家人牽扯，自己也會俗氣化。不要與家人扯愛別離苦，不與人攀緣，則念頭自然清淨，到時要往生西方才有希望，到極樂世界得不退地後，才有辦法報親恩。」

×　×　×

「被稱讚而不會起歡喜心或貢高心的人，我們才能稱讚他。」

×　×　×

「寺廟是個十方道場，十方人聚集一處，一個人一個樣子，我們要自己去應付這個環境，不可能環境來適合我們的意思，在家裡甚至父母都不可能完全順己意，何況十方人？處處要能忍、能順承，心才

會安。」

日期：民國68年12月2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八歲

「心若修得清淨時，一觸到境界，便能分辨邪正，心無動亂是道場。」

× × ×

××師心有煩惱解不開，正值客堂有事，要到和尚寮一趟，一進去，老和尚便對××師說：「金剛經裡頭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解釋看看？」××師無言以對。

老和尚囑在旁的傳×師爲之解說，傳×師說：

「若人在好言、惡言上起分別，在形色相上分別善人、惡人、好事、惡事，而起執著憎愛，以此分別執著的業識習氣，是無法進入如來清淨解脫的境界。」

× × ×

老和尚在客堂對出家眾開示：

「出家就是要在惡劣的環境中修，那些好的、快樂的順境，已經不必學了。修就是要修這些壞的、惡的，這些逆因緣，會啓發出我們的智慧與知識，成就我們的忍辱行，讓我們處處無掛礙。當我們的智慧發展到某一程度時，就能折服某一程度的煩惱。所以，越是會修行的人，越是喜歡在逆境中修。」

× × ×

「我們出家的意義就是要了斷恩怨，要怨親平等，對惡人、有冤仇的人，我們要平等發願，度他們一起成佛，這樣我們才會起平等慈悲心。」

日期：民國69年1月1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開示：

「那些隨順自己自由意識生活的人，往往會失敗；不會作卻裝會的，也會失敗。」

× × ×

「自以爲是，從文字般若上去學佛，而不躬行的人，終爲文字所縛，心不得解脫。」

日期：民國69年1月2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念佛，念到心中只單純一念，無其他雜思想，便能預知時至。若還有其他思想、妄念障住，雖念佛也無法預知時至。」

日期：民國69年2月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傍晚，××法師與一些信徒，近十人上承天寺請示老和尚，在大殿外，一行人頂禮老和尚後，××法師對老和尚說：

「出家以來，我一直深受種種人事上的刺激打擊，與精神上的種種挫折磨難，不知是我沒有修行，還是業障特別重？」

老和尚說：

「越是在修行的人，那些無始來的罪業越是會現形，幻成種種境界來折磨你，使你受苦，像身體的疾病或精神上的打擊磨難，這些磨難會刺激你，使你體悟到娑婆人生的苦，而志求出離，你必須跳越過

這些障礙，越過人身的種種劫難，才能得到清淨安樂，成就淨業。」

接著老和尚對那些信徒開示說：

「世俗人得富貴的，是過去生中布施的功德來的，今生享受福報，若沒有無常的磨難，種種的挫折來刺激，便會沈迷下去，不知醒悟，如果不知再以福布施，種來世人天的因，等福消壽盡，便會墮落，反而是福中藏禍。錢是無生命的東西，人則是萬物之靈，所以，我們要會利用錢，不要被錢所利用。有錢要會布施，腦中才會清爽息念，才會消業障。否則，整天爲錢煩惱，一直絞業障，這就是被錢利用了。」

日期：民國69年2月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黃昏時，老和尚在大殿外坐，信徒請問老和尚金剛經中「一合相」的意思。

老和尚說：「一合相的意思包含很多，例如與人同事共處，和合無礙，也是一合相的一種。常誦金剛經，雖然未行到那兒，也可以開

悟出來。」

日期：民國69年2月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越是當大法師的人，越是處處要謹慎，在任何時候對人都要尊重、慈悲。」

日期：民國69年2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女信徒林××一心一意要上山落髮，以了卻娑婆苦，老和尚明白地對他說：「不要因爲對世俗種種的挫折磨難，產生怖畏厭離，以爲出家便可以避開這些痛苦，過清淨舒適的生活。事實上，出家更是有各種的挫折與苦難來折磨你，只是所不同的是，世俗社會的苦，是生死輪迴的業，再如何奮鬥、吃苦，仍逃不出六道輪迴的路；而出家的種種刺激挫折，卻能敲醒我們的覺知性，由其中歷煉出解脫的智慧來，終而了脫生死。」

日期：民國69年3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師的訓誡：

「修行就是在修我們這忍耐性，修這種種逆境，凡事要能忍才是修行。舒適順意的境界有什麼可修？就是要在橫逆的環境去磨、去修，萬般事總要順別人意思，事事忍辱，最後終會有好處，如果再分個我是他非，煩惱就惹上來了。」

「事事逞能幹，樣樣要佔上風的，最後都會失敗。不要以爲自己是大學生，樣樣比人行，不接受他人的話，那麼這一生是不可能再有進步的。知識份子總是在思想上轉不出來，被自己的思想所縛，而起我慢心。」

「那些越是能幹，越是有才華的人，越是要卑下謙虛，要以大慈悲來待人處事，才不會失敗。」

日期：民國69年3月1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信徒開示：

「人家侮辱我、欺負我、佔我便宜，如果我們能忍下來，不去斤斤計較別人佔我多少便宜，也不去掛礙它，這樣，不但宿世業緣消除

，且當下便能平靜無事，又能增長福慧，延長我們的壽命。」

日期：民國69年3月1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出家弟子開示：

「念佛、爲常住貢獻心力、利益眾人，這便是修福慧，可直了生死。若僅是爲了自身的利益，不爲眾人，以後會墮下去。我也是在爲眾人，修眾人福。」

日期：民國69年3月2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信徒開示。

問：「如何可得解脫？」

老和尚說：「念佛。念佛收攝妄念，能開智慧，便能解脫；不念佛，則妄念紛飛，想東想西，絞業障，如何能解脫？」

日期：民國69年3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由於××師的出家，一直未能取得其家人的諒解，始終鬱悶在心，請示於老和尚當如何排解。老和尚說：

「既已離俗出家，如果父母眷屬越是關心我們，那麼那層情愛別苦會越纏越深，終至哀哀怨怨，永不得解脫，甚而隨之生死輪迴。出家了，不要再有人我憎愛之心，這是輪迴之因，我們應當發願：對那些有怨仇的債主，要起慈心，有能力的話，尚且要度他們，何況是父母這些對我們有恩的人。雖然，因世俗的觀念，父母不諒解我們出家，產生怨隙，我們更要提起修行人的志氣，發願一定要成道了生死，然後去度他們，如此才是大孝，而不違出家之志。」

日期：民國69年4月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日前，一比丘自彰化來，請教老和尚找道場的事。

老和尚說：「我們出家人，寄形天地間，這天地便是我們棲身辦道處，還要找什麼地方？出家人遊山歷水，到那裡便算那裡，並不是要去找什麼道場，而是看自己有沒有願力，有願力，林下竹子三兩根編纂一下，也可以棲身，也是道場，有願力克服每一環境的障礙，心便能安定下來，這樣，在每一個道場，皆能安心辦道。」

日期：民國69年4月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傍晚，在大殿外，××師對老和尚提及「大彌陀經」中的種種。老和尚說：「大彌陀經中所說的西方勝境，不過是佛以此誘導眾生，使其念佛，令精神上有寄託與目標，主要藉由一心念佛，令三障消除，心無妄念，而達自性西方，皈入極樂。」

「雖然說極樂世界亦是妄，但佛究竟無虛言，臨終時只一佛念而無他念，心達一心，照樣隨佛號往生。」

日期：民國69年4月1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開示：

「若人一心繫念佛，則念佛可掃妄念、垢塵。一心念去，至業障消盡，則智慧眼開，心無掛礙，自心則比西方境，以此無垢心境，命終後即感蓮花化生，佛菩薩眾會一處，經中的西方境，昭然在前，一點都不虛假，佛絕無妄語。」

「但若眾生不信念佛有個西方境可去，卻偏執於眼前的妄念、業

感、種種事相，以爲實有，如此不務實修，嘴裡雖說要往西方，也只是個妄念而已。」

「生西的另一要件是，必須了盡業塵，沒有一切俗緣的牽纏，則生西有望。」

× × ×

「佛說淨土三經，示西方實境，暢演往生的捷徑，亦不過是普攝群機，教化眾生，令生欣慕堅固的心，一心持佛名而生西，達到度眾生的方便法門。」

日期：民國69年4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佛光山佛學院比丘一行三、四人，上山請老和尚開示。老和尚在客堂對比丘們說：

「看經書僅是尋一入道門户，而念佛才是切實了生死之行。」

「念佛要具信、願、行三力，要能引聲念佛，大地一音，即各種聲音入耳，即轉成念佛音，而無分別，不被轉去，方名一心不亂。」

「我們妄念種子深重，念佛時不是頭昏，就是被妄念種子牽去，所以念佛時必須小心。」

日期：民國69年4月2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什麼事都要學習放下，不要執著，不要樣樣記掛在心。自己了生死，才是要緊的事，不必去理會別人在演什麼戲。否則，自己跟著起煩惱，一起墮到三惡道去。」

日期：民國69年6月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開示：

「一個人若是生活越享受，吃好、穿好，就會助長他貢高我慢的個性。個人條件越優越，則我相越是顯著。」

「修苦行就是對一切粗賤的工作，都要無分別地去做，主要在磨我們的傲氣、消業障。有苦才有行好修，沒苦就沒道行可言。」

日期：民國69年6月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美國度輪老法師弟子恆×師、恆×師，來承天寺參拜老和尚，是

日傍晚，老和尚與兩位客僧在佛殿旁納涼，老和尚問：

「令師神通超人，平時是否教你們神通？」

「神通不是教來的，那是修持到某一程度而自然有的現象，所以，師父常鼓勵我們多坐禪。而且，神通並不能了生脫死，不是學佛的根本目的。」恆×師答。

再問：「既然如此，令師教你們修持那一法門？」

答：「師父除了鼓勵我們多坐禪外，也傳千手千眼大悲陀羅尼。」

老和尚說：

「學佛主要是要打破無明煩惱、捨慳貪而成佛，我們出家，要學粗衣淡飯，吃，隨便吃，不挑精粗美味，只要東西能過咽喉，能下肚果腹便可，並不是不要吃，只要不過分，吃得剛剛飽就好，不要貪食而吃得過飽；穿也是一樣，衣但能蔽體禦寒即可，不擇美醜，這樣，才能消我們的貪瞋癡，要捨貪欲，佛制三衣一鉢的意思，也無非是不

要貪。」

恆X師說：

「當初佛陀與弟子行托缽，而一群弟子出去托缽，並不是每一位弟子都能托到東西，有些弟子化不到緣，空缽而回，歡喜地告訴佛陀說：『世尊，我今天沒有托到東西。』佛陀說：『這樣好，托不到東西，你與眾生無緣，將來就不必再還人家，而且，你也沒有因爲別人托到東西，自己沒有托到東西而心起分別，生起煩惱，這樣更好。』」

老和尚接著說：

「中國這兒是東土，達摩祖師將佛法東傳至此地，此地幸能素齋，持不殺生戒，而西藏是遊牧地區，百姓均食肉類，當地的出家人出去托缽，也是化緣到一些肉類、葷類的東西，他們這樣做，並不是表示他們吃了這些肉類，就能度化這些生靈，而是以這些肉類，維持色身的生存來修行，百姓吃什麼，他們也隨緣吃什麼，如果不明白這點

，以爲出家人可以吃葷，就恣意地去殺食，這樣，不但自己造下殺業、冤業，修行不成，而且將來還會墮到地獄中去。」

「若說出家人食肉不犯戒的，那必須自己修持到一個相當的程度，吃了肉，有能力超度那些生靈的，才有資格。他們看到一些生靈、禽畜道的眾生受苦的情況，心起悲憫，故意將其弄死，超度牠們，免去牠們的受苦。」

老和尚又說：

「我們人道的眾生，有我們人道眾生的煩惱眾苦，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一切貪瞋癡的苦毒逼惱，每天就是被這些無明煩惱業轉來轉去，而四生道中的眾生，不論胎生、卵生、溼生或化生的，他們也是一樣，有他們的各種痛苦。」

「我們人道是四生中最靈的，但是，我們往往不懂佛法因果，爲了一己的貪欲，想吃肉就任意宰殺，你看，當我們在殺那些動物時，牠們也知道死苦，哀哀而鳴，而這哀鳴就是怨恨，殺了牠，我們就與

牠結下了冤業，將來冤冤相報，生生相殺，永脫不出生死輪迴。所以，我們出家受戒要戒殺，即是這道理。戒經中告訴我們，不可傷害一切有情眾生，不可殺害生命，要我們去遵守，而在我們修行功夫尚不能持得很清淨，完全不傷害到生命時，我們必須持『不故殺』的原則，否則便有過失。」

「你們女人身業障深重，要修五百戒，男人只要修二百五十戒。」

恆X師說：

「可是當我們想到法身時，我們知道法身無男相，亦無女相。佛經上記載，龍女是女身，牠在佛陀面前，將自己的龍珠吐出獻佛時說：『我的成佛，也就像現在將龍珠吐出供佛一樣地快。』說罷，便在佛陀前當下示現成就佛道。所以，雖然我們是女人身，可是對於成就佛道，並不感到自卑氣餒。」

老和尚說：

「龍女是修了好幾劫，已經修到了臨轉男身，才有可能如此，一般女眾修行，到最後一定要轉成男身，成法師來度眾生，行菩薩道，才有可能成就佛道，若要由女身直接成就佛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觀世音菩薩也是要轉男相才能成佛的。」

「我們今天能出家，是件不容易的事，你看世界眾生那麼多，我們幸而能聽聞到佛法，又幸而能出家，袈裟披身，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這是我們過去世曾持佛菩薩名號的緣故，有這個因，才有今天這個果。」

「我們今天既然出家，就要知道佛菩薩的意思，看一些經典，像金剛經、地藏經等，了解十法界眾生的狀態，知道各法界的眾生是如何形成的，這樣，我們的行止才能有所依向。否則，懵懵懂懂地不懂因果，出家了，還像在家人一樣，爭名爭利，你搶我奪，互較高下，這樣下去，那麼此生一過，人身也就難得了。」

「要知道，我們得了這個人身，是要來修行的，是要過人身劫的

，看看能不能藉這個人身來了生死，成佛作祖，不要再依這人身，再造貪瞋癡的業，貪好吃、貪美服、貪享受、貪子女兒孫福，在六根塵中做夢，不知回頭修行，那麼這番人身過去，四生之中就有我們的份。畜生道中，牛、馬、豬、狗等是我們人去做的，餓鬼道也是我們去投的，乃至地獄道、化生類、溼生類，一切都是我們這個心去造成的。十法界中，一切都是依我們這人身所造的各種業去形成的。所以說，我們是在過人身劫，由這人身可修行成佛作祖，亦可造業墮四生輪迴。我們現在出家了，就該依著佛法，找到一條修行的途徑，看能不能由此超出生死輪迴，脫離娑婆苦。」

「有些人瞧不起出家人，可是，要他們念佛，念沒幾句就起煩惱念不下去，甚至聽到念佛聲，心中起壓迫感，好像千斤的石頭壓在心中一樣，這就是沒有善根。」

「還是隨令師學，比較有內容，較能學到東西。像我這樣，每天吃飽沒事做，就閒坐在這裡，坐久了，也會起煩惱。」

「那裡，這是觀自在。」恆×師說。

「噢！你也會這麼說，不簡單，很聰明。好了，我們一天說一點，晚板了。」老和尚說完，大眾即散去。

日期：民國69年6月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清早，老和尚在庭前閒坐，香燈師上前請問：「師父，您看我試著學美國法師日中一食，可以嗎？」

老和尚正色說：「你三餐吃飽，身體強健，體力充足，好好給我打鐘、打鼓、做常住的工作，爲大眾做些功德，才是正事。日食一餐，也要看自己的體能是否可以，慢慢試練，自然而然成習慣。若勉強而行，身體無法支撐，疾病就跟著來。日食一餐，還是執著一個我相，執著我在怎樣，那只是爲自己，沒有爲他人，我們修苦行的，要利益眾人，不必效仿這一套。」

日期：民國69年6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傍晚，課誦結束後，傳×師與傳×師，就日中一食這問題，再請

示師父。

老和尚說：「修行不是在忍飢渴，一天吃一餐，不但體內虛火會上升，身體會虧損，且忍久了，還會淪爲餓鬼道的一份子。來這裡的美國法師，他們並不是沒有吃，你看他們，中午不是都吃得很多嗎？三餐的份量併一餐吃，胃腸不是過飢，就是過脹，反把胃腸撐大，不如正正常常的，三餐只爲療飢，只要不吃得過多，恰恰飽，不去貪著它就可以。現在剛死去的傳能師，本來身體很好，就是勉強忍飢，打一個星期的餓七，才把身體弄壞，且難再調復。」

老和尚接著說：「行日中一食，或過午不食，那是順著身體的自然情況，在飽足清淨的情況下，自然不需多食，而捨下一些多餘的飲食，並不是勉強去行的。像你們現在，還是一身的無明習氣在妄動，所吃的，恐怕都還不夠體內的消耗，還談什麼日中一食？不變成餓鬼就好了。」

傳X師問：「那麼，我們應如何了生死？」

老和尚說：「了生死那有那麼簡單，不吃飯就可以了生死，那大家都不吃好了。了生死，必須祛無明習氣，要忍辱，忍辱第一道，這是最重要的，不是不吃就可以了生死。」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傳×師因感女眾塵俗習染太深，又乏男眾果斷不畏的氣魄，請示老和尚，如是女眾出家要成辦道業，是否也希望渺茫？

老和尚說：「不是這樣的，我們出家是在修心思純一，不雜亂，不與親友過分攀緣。我們出了家，就是斷了家，若父母家人來探望，我們以對待一般信徒的平等態度，體貼一下對方即可，若是過於攀緣，不但親情的愛別離苦斷不了，且心思會散亂，攀緣到後來，出家不像出家，還俗又不像還俗。台灣的出家眾，就是敗在這裡。」

「這世間，就像一場迷夢，什麼都要看破，不但財不能貪，貪財，痛苦就隨之而來，名也不能貪，貪名亦是苦，娑婆世界沒有一樣我們可留戀的。我們出家人捨下世俗的一切，粗衣淡飯修苦行，做常住

的事，利益大眾，心有寄託，則妄念不起，業障自消，心無掛礙，一天過一天，這就是修行。」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美國度輪老法師弟子恆×師，偕同香港護法×居士來參拜老和尚。×居士世代篤信佛法，早年常親近虛雲老和尚，其父是虛雲老和尚的大護法之一。此番來台，慕老和尚之道風，專程上山參拜。

×居士見過老和尚後，便對老和尚表示，人生短促，今後將一心一意走修行這條路，看能不能了生死。

老和尚說：「現在民間信佛，大都佛、道不分，把佛菩薩、神明搞在一起，亂信一通。而且在世俗中，人人都被名、利兩樣絞得團團轉，天天都在打名利的妄想，像沈在迷夢中不知醒一樣，這樣，要學佛了生死，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居士說：「所以我就想早點把擔子卸下來，專心走這條路。」

老和尚說：「話是這麼說，你還是有所掛礙，你仍是在掛心你的

孩子、全家大小。我們修行就是要修這愛別離苦、生老病死苦。你要知道，我們投生到這人間來，有父母、兄弟姊妹等，這些都是屬於四生輪迴中的一環，今世父母生我，以後我再生別人，彼此輾轉相生，再加上我們的殺業，現在你殺我、食我，以後我殺你、食你，殺業不絕，冤冤相報，彼此相殘，如是相生相殘，一下子生爲人，一下子又淪爲畜生，在四生六道中，來來去去，永無止息，父母親眷就是我們輪迴的伴侶。」

「現在你既然曉得學佛、拜佛，也會供佛、供法、供僧，這也是過去有種善根，學佛了更應知道來擁護佛法。居士在家學佛，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這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們要知所節度，食但飽腹，衣足禦寒，一切能過得去就好，把所餘的錢財拿來供佛、供法、供僧、做功德，做個護法，這才是在家居士所應做的本分事。」

X居士又問：「那我們在家人應修持那一法門？」

老和尚說：「在家居士想要修得如何，那是不可能的事，還是捨

下一切，一心念佛，求帶業往生，不要再墮娑婆，才是最穩當的。我們出家人，有的爲了度眾生，發願還要再來這娑婆世界，但這個願，也要本身達到菩薩的境界才有把握，否則一來很容易就迷失掉，又被牽入輪迴中，這是很危險的。」

「現在人學佛，自度尚未成，自身還是一團泥沼，就想度自己的親眷，結果，度人未成，反被人度去，學佛人自度無暇，還去牽絆掛礙親眷，這樣子，世俗念頭不易轉過來，想要修成了生死，就很爲難了。」

「這個人生就像在演電視劇一樣，各人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劇情發展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看戲的人也隨著劇情忽喜忽樂、忽憂忽悲，而這好惡憂樂，也不過是我們自己眼根對塵境，在分別取捨。我們看娑婆世界也是一樣，順境、逆境、善的、惡的，心境隨之起伏，而不幸的是，我們的惡習深重，眼根對境，見惡易隨，見善難從，看到惡的，契合自己惡性習氣，就心生歡喜，恣心縱意，隨順而去；而

聽到佛菩薩的作爲，像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地藏菩薩等，卻心生爲難，認爲那只是佛菩薩們的境界，自己是凡夫，如何效得來，心生退卻，對佛菩薩只有空讚歎。結果，好的沒學到，壞的卻越染越深，這就是本身沒有誓願力的緣故。」

「我們修行，就是靠我們的誓願力在成佛的，自古以來的佛菩薩，像文殊、普賢、觀音等，無不是靠著他們本身的誓願力，修苦行而成就的。」

「出家人看經書，可以了解佛菩薩的意義，且要受戒，戒律很重要，這是我們了生死的根本。持戒，忍辱是第一道，要修苦行，粗衣淡飯，爲常住、爲眾服務，做功德，才能開出我們的智慧，才能親身體會佛菩薩的意思（境界）。」

「你看看這個世界，大家都沈在迷夢中，追逐名利，你爭我奪，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強，我要比你更強，每個人都在比賽，看看誰的夢做得最大。結果，這些名、這些利，生不帶來，死亦帶不去，

只是徒然多造一些新的惡業，而此番再墮下去，人身也就難得了。」

「我們這個人身，實在是很寶貴的，也是不容易得的，我們說人生人，狗生狗，各有其類，但是，不論是生人或生狗，均是我們這靈靈覺覺、不生不滅的靈性在轉變的。我們這個心所行的，是佛菩薩的行徑，將來就在佛菩薩的境地，心行所做的是貪婪、是愚癡、是瞋恚，以後就是三惡道的一份子，甚至昆蟲類、空中飄浮的微細眾生類，均是經由我們這人身，不同的心行作爲而轉化的。十法界中一切的眾生，無一不是經由我們這人身而轉化，我們這人身並不是那麼輕易過的，事實上，我們是在過這個人身劫。」

恆×法師說：「此番來台，拜見老和尚，受益很大，每次上山來，聽老和尚開示，下山以後，老和尚的話，就始終在腦海裡盤旋而受用不盡。」說罷，與×居士等一再拜謝，歡喜而去。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台南某寺悟×法師，年八十二歲，出家未久，偕同一位在家護法

，一個月前由台南出發，參訪台灣各地的寺廟，於昨日來到土城，掛單承天寺。

清早，在客堂見到老和尚，請示老和尚修行之道。

老和尚說：「老年人出家，要走修行這條路是比較慢，一心念佛，帶業往生西方，是最快的。」

悟X法師說：「我老年才出家，人生各種困難、危險的境界都經歷了，覺得這些對我來說，都不算什麼，可是現在出家了，卻覺得佛法老是讓我理解不過來，請師父慈悲開解。」

老和尚說：「老人家了，不要再想要學這個、搞那個，那是難有結果的，還是什麼都不管它，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最要緊。我看你根本沒有念。」

悟X法師說：「昨天上山來，匆匆忙忙，沒有時間念佛。」

老和尚說：「匆忙是我們這個身體在匆忙，念佛是用這個心在念佛，不相妨礙。有念佛的，和沒念佛的，來到這裡，我一看就知道了

！一個有念佛的人，他的舉止行動、言談間會流出阿彌陀佛來，我看你來到這裡，心裡根本沒有帶半句佛號來。」

同來的護法居士問：「要怎樣念佛？」

老和尚說：「念佛就念佛，還要怎樣念。」

老和尚問悟×法師：「你在常住擔任什麼職事？」

「香燈。」悟×法師答。

「擔任香燈是最好利用來念佛的，一面擦擦抹抹地做事，一面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是最好的。」老和尚說。

「可是，這樣子我會弄亂、會搞錯。」悟×法師答。

「這怎會弄錯？你身上穿的這件僧服，你就不會把它穿顛倒。」老和尚答。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1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下午，士林一位尼師—德×法師，與其兄、嫂、弟、妹等眷屬一行數人，來參見老和尚。德×尼師向老和尚介紹過其俗家眷屬後，請

老和尚開示在家修持的法門。

老和尚說：「一子出家，七祖皆得度，你的家人由你來度他們，也就夠了，也最適合的，不必我這老人再來多話。」

「高僧大德的一句話，勝過我說千言，還是請老和尚慈悲指示。」德X尼師說。

「念佛。念佛是最好的。」老和尚說。

「念佛該怎麼念？」再問。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地念，不要嘴念心不念。念佛是最重要的，在家學佛要念佛，我們出家學佛，也要念佛，再學一些種菜、撿柴、劈柴、煮飯、掃地……，像從小學生學起一樣。」

「學佛要有像觀音、普賢、地藏等菩薩的誓願力，做一些人家不要做的事，吃一些人家不願吃的苦，這樣，才有道可修，那些成佛、做菩薩的，往往都是那些讓人家看爲笨笨的人在成就的。」

「請老和尚告訴他們，在家學佛，應如何做人？」德X尼師說。

「做好人，不要做壞人。」老和尚答。

「……」

「我們來這世間，就是須要生活，衣食住這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們賺的錢，吃能吃得飽，穿足夠穿得暖，基本上過得去便可以，不要貪，剩餘的錢拿去布施、做功德，這就是做好人。如果恣意地揮霍、享受，隨心所欲，不知節制，不會做功德，這就變成壞人。」老和尚答。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師到客堂來，常常一坐就開始論人眾是非，且往往耗去很多時間，今天又是如此，等××師走後，老和尚就對傳×師說：「別人來與你談論是非，我們唯唯諾諾就好，不去參與，則對方自退，且自己亦不被度走，別人走錯路，自己不要跟上去。」

× × ×

老和尚對佛學院男眾開示：

「出家，不是用六根行事，用六根行事，仍是生滅法。年輕出家人，要好好努力修行，要提起回大陸重振佛法的志氣。」

× × ×

晚殿後，老和尚在大殿旁納涼，××師對老和尚說：「師父，我們在俗家時，父母兄弟六親眷屬朋友等，均以情份相牽繫，而出家也有師父、師兄弟、十方僧眾法侶等，若是起分別心，而有親疏情份在，這是否也會形成生死因？」

老和尚說：「我們說出家修心，心要怎麼修？就是沒有分別心，心淨則是佛。我們輪當執事人，與十方眾人接觸，就不能去分別對方，不論是俗家或出家，一律平等對待，不起分別心，我們度眾生，就是以這無分別的心在度眾。俗家人不曉得這道理，凡事論好論壞、分是非、別愛憎；而我們出家人，不論是對、是錯、是好、是壞，表面但唯唯諾諾，應付應付，不管是耳朵聽到的，眼睛看到的，心不起分別，不去執著它，這就是心出家。出家人如果還一天到晚，說這個人

好、那個人不好，論是論非的，這就是身出家，心沒有出家。我們說別人不好，這個不對、那個不對，這並不是對方不好，而是我們的眼睛看出去，耳朵聽到，在分別好壞，而這種分別，直接通到我們的心，讓我們的心起煩惱。」

「說人的是非，本身就是一種惡念，如果我們不去分別，我們的心自然就會安定下來，如果我們看到不對的事情，或不如法的人，能夠心裡明白，而不表現出來，那才是眞功夫。」

日期：民國69年閏6月1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出家，主要在演『忍』這場戲，演得過，就是佛菩薩。」

「所謂帶業往生，乃是佛菩薩誘導眾生念佛之餌，令眾生爲了要帶業往生而精進念佛，等念到一心不亂、一念不生，沒有妄想，沒有惡念，則心達西方境。否則，帶業仍要轉人身，入寺修行，成爲法師，才能成佛。帶業並不能往生，但藉由這個餌，卻能使眾生達一心不亂、一念不生的眞正西方境，這是佛菩薩度眾生的方便法門。」

「出家人沒有說往生不往生，出家人要發願度眾生，這就是佛菩薩。」

× × ×

「有所貪著，就有所掛礙，貪名利就掛礙名利之事，不會清淨。」

日期：民國69年8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說：

「師父在時，要好好體會師父的意思，師父不在時，自有人會領導大眾修苦行，智慧自然會開出來，最重要的是要修忍辱，能忍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無明盡。」

「別人說我們，不論自己是對是錯，還是被冤枉，都唯唯諾諾，以不辯應之，心中不起煩惱，則智慧生，若是執理與人辯白，則無明起矣。」

日期：民國69年8月1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

「俗家取才，出家修行是取德。靜坐昏沈是意識煩惱心所致。如果還有妄想，想要到那兒，都還是業障。」

日期：民國69年8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師開示：

「出家人要與眾生廣結善緣，信徒來，我們要好好招待，這項行得圓滿，到後來自會開出我們的福慧來，所以，廣結眾生緣，對我們出家眾是非常重要的。」

日期：民國69年10月1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師開示：

「別人對我們越是不好，我們越是要發慈悲心善待對方，要對他越好，越要度他，不可像俗人一般起瞋心、結怨仇，出家人心要無瞋。」

日期：民國69年11月2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懺雲老法師與緇素四眾一行十多人，於佛七圓滿後上山，請老和尚開示。

老和尚在客堂對眾說：

「世俗人耽於根塵的欲樂中，到頭來難免先樂後苦，而出家修苦行，雖然吃很多苦，但終究是先苦後樂。」

× × ×

「看經講法，如果自己不實修，還是他人的東西，等於在數他人的家寶，仍然不能脫出生死牢。」

「萬法歸一宗，到最後還是要念阿彌陀佛。念佛修苦行，才能究竟了生死。」

「如果要練不倒單，先要從淡泊兩字開始學起，等到衣食住都能無礙，貪瞋癡也都消滅了，這樣子妄念自然消，才能談到禪定功夫。」

「以前的祖師總是安守卑下，不惹人注意，越是默默無名，越是

少攀緣，越是好用功，若是心多攀緣，則意根散亂，心多驕滿則易失敗。道業若不成就，也枉費我們來出家。」

「如果我們眞爲修行，龍天護法自然擁護，自然身心無所畏懼，外物亦不能傷害我們。眞正有修行的人，心無種種心，眾生皆樂見，人人皆有緣。」

× × ×

懺老又問老和尚，他水里的大殿蓋好後，該如何做利生的事？

老和尚說：「不必掛礙那麼多，蓋好也是這樣，不蓋好也是這樣，要辦自己的事。我這承天寺也是一樣，蓋好也好，不蓋好也好，我也是這樣，想走也就走。」

日期：民國69年11月23日冬至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靜坐，是坐無色相，不是滯靜。離一切相，心無所著，才是靜坐的意義。由這清淨空無色相中，行、住、坐、臥尋得一不著一切的法，心無所貪戀、愛著，而走出生死，入解脫之道。」

日期：民國69年11月2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香燈師與××師開示：

「修行人絕對要利他，也唯有一切利他的苦行功德，才能脫出人我的限囿，離我相的一切顛倒想、貪想、愚癡想，以及因執私我相，所起的種種煩惱，也由是漸漸得解脫，自性中無量三昧漸現前，也惟有如此，一切以利他功德爲前提，一切以脫眾生苦厄爲懷，則自身無事，心胸漸寬。」

「我們打鼓時，念『公事辦、公事辦、公事辦完辦私事』，就是不可人勞我逸，只圖自己念佛、拜佛、誦經，這些是屬私人的事，若不發心於公事，一味地自私，只顧自己的念佛、拜佛，這樣的修持，乃是執我相，心地只有越來越窄，一輩子無法解脫。反之，將身心奉常住，爲眾人做一切功德，令他人得到利益，這樣，雖然沒時間拜佛、誦經，但一切的經藏已在其中，則智慧漸開，心胸漸廣。」

「早晚兩堂課誦若能專精，則身心漸定，智慧得開，能成就祖師

，不可忽之。觀世音菩薩也是精熟課誦，再發心入廚房當飯頭，知道如何將廚房的勞務化爲功德之事，作爲佛事之修持，否則，經咒不習，一味貪著自私，不能將廚房事化爲佛事功德來修持，雖煮一輩子的飯，也難出頭，因爲因地上不正確，只會徒增煩惱。」

× × ×

「出家人一切無事，住在自己的寺廟，安住自己的本份，隨緣利益眾生，否則即超越本份。若與信眾牽扯，雖名爲度眾，實爲塵勞之事，這樣的度眾方法，不但永遠度不完，且本身亦會被牽入塵勞煩惱中。」

× × ×

「心若至誠，則念佛時，不但有異香華光的瑞相，即使在山中，以三根草爲香柱，也會發出香味來，佛菩薩是遍滿虛空的，不只在寺內，心至誠，就與佛相應。」

日期：民國69年12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修行乃修自心，心若清淨，則一切無礙，度眾亦是在自心中度，不必出外塵勞，但住一處，即可隨緣度眾生，也不必專擇知識份子，一切眾生—胎、卵、溼、化四生都要平等度之，沒有分別，貧賤、愚癡、顛狂之輩，亦須度他們。」

日期：民國69年12月2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一切法門中，以專一念佛，效果威力最大。」

× × ×

「出家人就是在修六根對六塵的貪欲，解脫色身之束縛，不著五蘊的色相，坐無相禪，若著有相坐禪，或有形式的用功，則會增長我慢貢高，執有一個我在做什麼。依戒律的慈悲，才是眞正的慈悲。」

× × ×

「出家要有願力—願成佛度眾生，依這個願力去行，才能成就，否則，出家沒有願力，不會有什麼結果。念阿彌陀佛，也要有成佛度眾生的願力。」

日期：民國69年12月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信徒開示：

「我們生是由業感而生，卻往往帶著更多的業而去，如果不知入佛門修淨業，在茫茫紅塵中，爲聲色所役，爲物質等欲樂所縛，貪瞋癡業造得越多，命終後，墮得越深。」

「既然知道進佛門，聽了佛法，便當多念佛、拜佛、布施，將來才有個好去處。學佛人念佛，便是要在紛紛擾擾的六根塵中，尋出一條超越生死輪迴的路，佛念得越多，善根增加，正念增長，才不會隨妄念業障流轉，才有辦法了生死。」

「要成佛道並非單純念佛而已。念佛可增加佛根種子，善根利的人，將來還會有因緣入佛門修行，修行人念佛，本身還須受種種的病難與劫厄，以消宿世來的業報，所以，修行人都要吃苦，受種種的劫報，方能成就佛道。釋迦佛不是一世便修成的，他也是經多少的阿僧祇劫，受了多少的苦厄，才修成道的。」

「有的人不明白修行的個中緣由，謂出家人修行，也是病苦，也是災厄，也會這般死法。殊不知這色身外表的病痛，與外境上的災厄，雖然與世俗人等受無異，但是這靈性的昏與明，則大不相同。世俗人這般病厄災難後，命終時，靈光昏昧，爲業所牽，仍不免墮落四生輪迴中，而修行人卻能捨下這一身的業塵，一點清澈靈明的心光，超越六道，直往西方，這是大殊特殊的。」

日期：民國69年12月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修行人就是要在這色、聲、香、味、觸、法的業識順逆中求解脫，無魔不成道，成佛那有那麼便宜之事，不經苦行，不經魔障，如何去勵鍊無明煩惱，修行人就是在修魔障，唯有衝破魔境中的無明煩惱，方能得到解脫，也唯有捨下色聲香味觸法，心無掛礙，才能得到清淨解脫，才能顯出菩提心來。所以，修行人不能怕魔障，不能貪圖安定順境，那樣是不會進步的。」

日期：民國69年12月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開示：

「念佛才能了生死。對於耳聞、眼見、鼻嗅、舌味、身觸、意念等，不去分別掛礙，則能得到解脫，這才是修行的意思。」

日期：民國69年12月1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早上，老和尚在大殿外坐，××師請示師父，如何用心念佛？老和尚說：

「現前第一念是念佛，全知是佛念，就是一切音聲是念佛聲，鳥聲、車聲、人聲等皆是念佛、念法、念僧，攝一切音聲、一切現象界入佛音，勿爲所轉。」

日期：民國69年12月1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師請問老和尚：「如何能五蘊皆空？」

老和尚說：「要達五蘊皆空，必須持戒、忍辱、勇猛精進、改脾性，必須打破無明，隨緣都好，如果起無明煩惱，人我鬥爭，那就可惜了。」

日期：民國69年12月22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對傳×師開示：

「我們修行，吃的苦難有多少，福報便有多少，福的深淺，視所吃的苦多寡而定。」

日期：民國69年12月2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出家弟子開示：

「出家人若無戒律的約束薰習，則與俗家人無異，如果在人與人之間，仍起人非我是，則是未發菩提心，是犯戒。」

「離俗出家，若不能捨掉俗緣，仍掛礙家裡的人與事，則仍是不能超出三界。既已離俗，一切得依出家人法門修六度，若不能忍辱，不能捨棄比較勝負的世俗習氣，一切言語事務中怕吃虧，怕被人佔便宜，起人我爭執，仍是俗氣未脫。」

「修行乃是捨下身心，修一切功德，行菩薩道，發菩提心，發大願力，粗衣淡飯，一天得活，便修一天的行，今天不必掛礙明天的事

，萬事隨緣。」

× × ×

「四生之中，每一生類各有其習性、規律，其中以人道爲最靈，餘三生類靈性較鈍，但人類所爲卻是四生類中，最糊塗不智，行事也最無規律的。」

日期：民國69年12月2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老和尚在廚房對眾開示：

「在大叢林，當家、知客、庫頭有權統領，他們說的話，不論對或錯、是或非，只有聽從，沒有第二句話。」

「出家就是要修忍辱，若計人我是非，還是屬於世俗生死煩惱的況味，不是出家解脫的境界。凡事能行忍辱的人，則智慧漸明，當事一觸，智慧則通，知道該怎麼做，所謂的智慧如海，便是由忍辱中磨礪出來的，由此更能引發出神通。」

「我們這個色身會生老病死，有一天會丟棄，是沒有用的東西，

我們要捨身，利用這軀殼來修苦行，磨礪它，不要太顧惜它，以袪對這形相的執著。一個苦行修圓滿的人，他的心會照出自己自性的靈光，會照出過去的事情來。」

「既已出家，當思解脫之道，以了生死，多念佛，種西方蓮池的種子，切不可隨他人的業障煩惱而轉，否則，業障越絞越深，將來墮落得也越深。」

「在廚房是在行普賢行願的，以前，觀音、文殊等諸大菩薩，都是從廚房中苦行出來的。在廚房要惜福，米泔菜葉不可輕損，不要說丟了可吃的食物沒有因果，戒神、監齋菩薩可都把你記入帳裡，將來還得做雞、鴨、豬、狗來吃這些。」

日期：民國69年12月3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八十九歲

除夕，老和尚對眾開示：

「在大陸叢林，知客是壓制性的，他叫你坐，你就坐，叫站就站，不問對或錯，這爲的是消業障。」

「叢林執事人是寺規的代表，是磨鍊無明的善知識，這些人，往往都以惡人的姿態示現，以種種不合常情的要求，要你去做，無非是要消你的分別業識，只有唯命是從，才能免去煩惱脾氣，消除貢高我慢，生卑下心，照這樣，才能消業障、開智慧，方是眞正的修行境界。」

「出家了，非比在家人，要看破名利，淡然一切，不去攀緣，修行是自自然然的，你修到那裡，韋馱菩薩自然擁護你到那裡。要盡心常住的事情，才能增福慧，否則一輩子不能了脫。」

「如果生死已了脫，能弘法利生，屆時，雖然我們不求名利，名利自然也會跟著而來。」

日期：民國70年1月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清晨，××師灑掃畢，坐在福利社前石椅上念佛，老和尚說：

「如果我們自心安定，則自然沒有事情，每天心定神足，心無所求，但隨緣一天過一天，心裡自然快樂、歡喜，這個就是西方境界。

西方何處求？西方即在吾人的內心。反之，心若不安定，則常常會有事情發生，到那裡都不會安定。」

日期：民國70年1月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一群出家眾開示：

「在胎、卵、溼、化四生中，我們每個都曾去做過，在別道中受完業報，投入父母胎中轉爲人身。所以，今天我們所得的這人身是從那一道來的，我們不知道，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業障來，若不知歸命佛、法、僧，持齋、戒殺，勤心念佛，此身受報盡，將轉入何道，自己也懵然不知，帶著新的罪業而去，如此一去，人身也就難保了。」

「出家人與俗人究竟不同，粗衣淡飯，行住一切從簡，以去貪念，消除業障，若是再斤斤計較吃好、穿好、住好，則令智慧昏昧，徒增妄念業感，色、聲、香、味、觸、法，還是屬於六道沉淪中事，是以出家人，食但果腹，衣但蔽體，不要汲汲於衣食事，因那是屬於四生的種子。」

「出家人和在家人不同，在家人有爭奪心，同是一件東西，譬如我手中這頂帽子，如果我說這是一頂帽子，大家都不會要，如果我說這是一件寶，大家就過來爭奪。出家人的寶並不在這娑婆世界，而是西方金銀、琉璃七寶合成的極樂世界。」

「不要說這色身是我，這色身是要來受這娑婆劫的，而這個心，卻是要拿佛心出來應對一切。」

「菩薩度眾生、感應眾生，都是以無形相的方式，在不知不覺、自自然然中度的，並不一定用語言或行動有相地度眾，像佛殿中的觀世音菩薩，在那裡端坐無爲，卻度了許多眾生來拜佛。」

「修行成佛，行菩薩行，乃至廣度眾生，都是靠我們內心的願力，如果內心的願力堅強，必能度過重重難關而心不退轉。如果確實是腳踏實地，有行持到那個程度，自然佛菩薩及天龍八部都會感應擁護，而達成願望。」

日期：民國70年1月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上午，信徒鄭××來請示佛法。

老和尚說：「人是帶業來的，來這娑婆世界，受輪迴生死煩惱苦、受五蘊之苦，眼睛貪看好的，耳朵貪好音聲，舌嗜美味，成天只知道要如何經營，要穿好、住好、睡得舒適，在世俗認爲這是理所當然，以爲人生只是爲了享福作樂而已，殊不知道這番作爲乃是造業，造了一些貪業，帶舊的業來，再造新的業去，而人身也就再難得了。而佛法中的作爲，是福慧雙修，是把自己的身心付出，全爲了利益他人，不著形相，而不是貪一己的私利，雖不爲己，但在爲人之時，同時利益了自己，是自利利他。雖然我們每天做種種的事務，穿衣、吃飯、睡覺等等，但這些都是有形相的生死因，必須還要了解，我們尚有一個不可見、不可聞的一面，那一面並沒有在看、在聽、在吃，或在做什麼，是一條眞正解脫的路途。我們帶惡業來到這個娑婆世界，要曉得入佛門，由佛法中找到一條解脫的好路回去。一個人在生之時，若不能得到解脫，則死後不可能得到解脫。」

老和尚又說：「世間的父母子女，乃是相互債主，今世做你的父母，撫養還債，他世則做你的子女，受你的養育，如此，一世一世，怨親相繼，彼此互養，無有終止。而出家乃是要斷絕這條生死債緣，將世俗愛別離苦的親情，轉爲度這些親人來皈依三寶，同來念佛、拜佛，度他們出娑婆世界，免生死輪迴苦，這樣才叫做大孝報恩，否則，父母未度，這點恩情，還會使我們再入娑婆度他們。實則無始以來，世世相生，六道中都是我們過去的怨親眷屬，因隔世相遠而忘失，今生爲父母兄弟，來世可能爲怨家債主，有的甚或墮入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等三惡道中，所以，我們度眾生，必須怨親平等，慈悲一切，現世父母、兄弟固爲親眷，一切眾生亦爲過去生的親眷，故要發大悲心，誓度一切眾生，像大願地藏王菩薩一般，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像這樣怨親平等地度眾，把現世父母兄弟親眷，也視作一般眾生，平等度化，在這種基本的態度上，爲度親人而與俗家親屬往來，

亦不屬攀緣。」

× × ×

午後，天雨風寒，無遊客信眾上山，大殿寂然，××師正抄寫八大人覺經，老和尚喚××師過去，對他說：「我們出家受戒，乃是要除去我們在世俗社會中所薰染的習氣，革除貪念，修忍辱行，不可再以人非我是或我非人是的觀念來處事待人，那是一種社會習氣，必須改掉。如果人家說的有道理，我們可聽一聽，拿來作參考，如果說的沒道理，那就把它放一邊，不起煩惱，這就是一種忍辱智慧。否則，若起我是人非，就是勝負我執的心，凡事必欲佔上風，無明煩惱便生，這就是一種愚癡。」

日期：民國70年1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午後，有信眾徐某兩姊妹來皈依，頂禮師父後，老和尚在客堂即對兩人開示：「我們來這世界是帶業而來，若不知皈依佛門，找一條解脫的路走，仍是迷迷糊糊地爲衣食住等種種貪念，而造無量惡業，

如此帶舊業來，又帶新業去，這番下去，四生中便有我們的一份，而人身也就難得了。」

「今天，兩位既然曉得來皈依三寶，便也知道要戒殺茹素，不造殺業，有所約束，不造四生輪迴的生死因。否則，若不知皈依佛門，在世俗社會中無所約束，隨著習俗恣意宰殺噉食，你殺他一命，來日必還一命，因果不失，不知又要造多少生死業。你們既來皈依，師父開示幾句，得知道皈依佛門的意義，否則，皈依畢，拜拜佛便回去，也不曉得皈依三寶是要幹什麼？有什麼意義？徒具形式，便一點作用也沒有。」

「你們以後可常上山來，拜拜佛，看看師父，多親近佛法，社會的意識觀念要儘量淡些，煩惱時，要一句佛號提起不斷，這樣念頭才有個歸處，煩惱才能對治，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則煩惱自然漸息，智慧清明，便能走出一條解脫路，免再墮入生死輪迴，而我們這趟人生走一遭，才有個目的。」

「要知道，我們這個人身，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得這個人身，便要過人身劫，利用這個人身，來度我們種種的貪念，來度我們的生老病死苦。要知道，佛菩薩是由人身修行而成就的，三惡道也是由人身造業而去的，我們這個人身包含了十法界，爲善爲惡，超昇下墮，全由這個人身，這是個轉捩點，是個劫數，不可忽視。」

徐××指著對面坐的妹妹，對老和尚說：「我這妹妹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四年，專研哲學，尤其對佛學頗有涉獵，現已取得碩士學位，想自己走出一條路，以佛學爲基礎，來教東方哲學，在美國弘揚佛法，師父認爲這方式行得通嗎？」

老和尚搖頭說：「不可能，一個大學畢業出來的知識份子，或是一位思想很豐富的學者，想以居士的身份，用自己的思想形式來弘揚佛法，那是不可能的事。」

徐××對老和尚說：「我現在想再出國繼續深造，取博士學位，師父認爲如何？」

老和尚說：「不必出國了，到佛國來留學才有了脫的一天。」

「到佛國留學？」徐××問。

「是的，出家。」老和尚說。

「出家！哦！」

「你到美國去，再怎麼念、怎麼鑽，都是塵勞，只是徒然爲自己多造點業，到頭來也是一場空幻，你不可能由那裡得到安樂解脫，只有煩惱、妄念越多，那些形式上的社會意識觀念，會纏縛得你動彈不得。」老和尚繼續開示說。

「對！對！對！這個我有同感，在美國四年，眞吃盡苦頭，哲學方面的書實在是太多了，那些思想觀念，眞的把我的頭腦塞得都要爆炸，而且使我無所適從，覺得從這條也不對，走那條也不對，想自己走出一條路子，又不知從何走起，也走不出來，在那裡鑽來鑽去，鑽不出個所以然來，每天頭都很痛，生活又緊張，實在痛苦之極。」

「所以說叫你出家，社會上的學問，不論是科學、哲學、醫藥學

，都是形相上的學問，是治標的，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脫。」老和尚說。

「既然如此，那我改從職業上去求發展，自力更生，自己獨立生活，不必仰賴父母，師父認爲如何？」

「你要致力於事業上固然是好，但是你必須考慮到，你把你的時間、精神耗在職業這條路，到最後，是不是能得到一個好結果？能得到解脫？否則，迷迷糊糊地投下去，也不過是另演一場戲而已，這樣子，這條路便也不是個好路頭了。出家學佛，才能從娑婆世界中，走出一條解脫、安樂的路，才會有個好結果。」

「我也是想到要出家，可是總覺得自己肚子空空的，所以不敢來出家。」徐××答。

「要出家，沒有東西才好，如果你還有什麼東西，那就不好，出家學佛是沒有文字相，也沒有形色相的，這是一條解脫的路，心無掛礙。你在外國求學，是不是也要幫人掃地、洗碗、作種種雜務來過生

活？」老和尚說。

「是的。」徐××答。

「來出家也是一樣，不論你是大學生、是博士，還是不識字，也是要從掃地、劈柴、種菜、煮飯等雜務苦行開始，慢慢消除你的業障，漸漸地智慧清明，而得到解脫。過去的佛菩薩，他們是這樣做、這樣修而得到解脫成就，我們現在循著過去諸佛菩薩，所修習的路徑而修，自然也會得到和佛菩薩相同的結果。否則，怎麼稱爲學佛？學佛便是隨過去諸佛的作爲，修習而學，而不是把學佛掛在嘴邊，寫在文字上，放在學術思想研究上，便能成就的，那是斷不可能的事，修行是修心，是腳踏實地，實際的身心修持。」老和尚說。

「要出家才能得到眞正解脫，沒有世俗煩惱，可是，總覺得父母太辛苦了，這樣對父母實在無以爲報。」徐××道。

「要得到父母同意而出家，那是不可能的事，父母親眷都是希望我們和他們一樣，走那條生死的路，既然我們也知道要圖報親恩，就

應該出家走了脫生死的路，把父母引度過來，免其生死輪迴苦，令他們得到解脫安樂，這才是眞正地盡到孝道，如果要以世俗的方式來還盡孝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這娑婆世界，一代一代所走的路，都不離其轍，而結果也不出生死輪迴。假設你現在不出家，順父母的意思結婚，對象若不理想，父母也爲你難過操心，對象若是適你的意，是否也同時合父母的意？若不能，豈不又徒增父母的難過和失望，這樣，你將再以何方式來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出家修行，能度脫父母，度歷代祖先，也能報師長恩，所謂能上報四重恩，這樣，我們人生走這一趟，才有個目的，有個價值，也才有一條解脫的路，否則，懵懵懂懂地亂闖亂走，再墮入四生輪迴中，也就枉費我們這個難得的人身了。」

兩姊妹聽了老和尚開示，非常地歡喜、感動，頂禮而去。

日期：民國70年1月1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有美國留學生施姓皈依弟子，來函請示師父，有關科學家和一些

宗教家，對於宇宙的起源與未來發展的看法。施函中表示，目前科學家對於宇宙執有兩派論點，其一，謂宇宙裡有無量的銀河，每一銀河裡，有無量的星球和太陽系，而這些銀河不斷地向外膨脹，舊的銀河膨脹，又消失了，新的銀河又產生出來。另一說，謂宇宙的銀河向外膨脹，是會有一止境的，到一時期，所有向外膨脹的銀河將會收縮，這樣，一膨脹一收縮，循環不息。這兩派的論點，以佛法觀之，不知何者爲是？

老和尚囑弟子覆函謂：「以佛法的智慧來觀這宇宙，並無所謂的大小、限量、膨脹或收縮，這宇宙的一切，都是吾人自心幻化出來的虛幻色相，是有生有滅的，是變化不定的，不是恆常如此。」

× × ×

午後，獅頭山××寺的××法師等一行四人，上山參拜老和尚。在客堂頂禮老和尚後，便對老和尚說：

「請師父開示。」

「念佛，修苦行，掃地、煮飯、撿柴……」老和尚答。

「師父對出家人念書的看法如何？」再問。

「出家是無色相的，是粗衣淡飯，是信願行，沒有講求吃好、穿好、睡好或是去念書，這些是屬於社會習俗的形式。我們出家就是要從衣、食、住中去掉我們的貪念，粗衣淡飯，修一些苦行來消業障。過去的佛祖、高僧，他們並不識什麼字，可是他們靠他們的願力，由這樣修行過來，最後自己開悟出來的。我們學佛就該以過去諸佛、祖師修習的方式，來做我們修行的榜樣，這才叫學佛—學佛的榜樣。否則，只一味地念書，念到最後鑽不出來，那些秀才、大學士、有學問有地位的人，他們要是進佛門，還是要從掃地、劈柴，學我們拜佛、念佛起步。」老和尚說。

「我們念佛常常昏沈、散亂，這是爲什麼？」

「沒有願力。如果有願力，自然會將我們在社會中放逸慣的心，收攝起來，一心念下去，妄念自然就消失。」

「有人說，誦戒一定要在規定該誦戒的那一天誦，過了那一天便不可誦，師父認爲如何？」

「誦戒，必須熟諳戒本，則自然每天都有戒，只要有願力要持戒，自然心裡會曉得自己的持犯，否則，依文誦戒，天天誦也誦不完。」

「師父認爲持午是否易持？」

「易持。這要看自己的能力和願力，如有願力自然易持。」

「有時想，時間實在太寶貴了，所以捨不得睡覺，晚上整夜靜坐念佛。」

「行不通，要睡好，精神足才好念佛。」老和尚答。

日期：民國70年1月12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菩薩傳×師由菜園挑回一堆芥菜，大夥兒在大殿旁的空地上挑撿，師父指著那堆又肥又大的芥菜說：「我們這些菜是最好的，沒有灑過農藥，外面賣的菜都灑過藥，吃了對我們身體很不利。我們出家

修行要捨貪欲，吃只吃得飽，穿只穿得暖，這樣就好，並不是要貪求吃得好、穿得好、睡得舒適，要粗衣淡飯捨慳貪。自己菜園種的菜，又營養，又無農藥，又不花錢，若不懂得出家生活的意義，還要貪享口欲美味，到外面去買各種形形色色的菜，煮得滿滿的一桌，像宴客一般，大嚼一番，不但吃了對身體不利，又花錢損福，不但不能消除口腹的貪欲業障，反而助長貪念，與世俗人無異，那又何必出家？」

日期：民國70年1月1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上午，慈航堂×法師等師徒六、七人，上山參拜老和尚，在參觀三聖殿工地後，便離去。傳×師對老和尚說：「現在交通發達，參學的人可真方便，古時的人要參學，就得萬里行腳跋涉，沿途還要忍凍受飢，有時還遭盜寇的侵犯，到了寺庵，還要受到諸多的挑難，可是，他們卻不以爲苦，道心反而更堅固，像『一夢漫言』中見月老人參學的過程就是這樣。」

老和尚說：「以前的人求法，雖然受盡辛苦，但卻能藉此增加身

心的能力，做爲他們日後擔負弘法度眾的資本。師父年少時，參學行腳四方，也是歷盡飢疲，加上病魔纏身，也是這樣磨鍊過來的。只要有實際的修持，自然有諸天護法的擁護，否則，師父整天在這裡閒坐，又憑什麼每天那麼多的信眾上山禮拜？」

傳X師道：「見月老人後來能得三昧老和尚的重委，扶樹戒幢，廣傳律法，任勞任怨，實在得力於當初參學時的磨礪。」

老和尚說：「不錯，我們參學，並不是在參別人能給予我們什麼厚待好處，是要從吃別人的虧中去參，才叫做參，不吃其虧，參不到東西。所以，忍字非常重要，不但要忍一切的勞苦，更要忍一切的辱，別人怨恨我們，我們還得用一句阿彌陀佛跟他結善緣。只有能忍辱，才能啓開大智慧。」

日期：民國70年1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圓X法師與信眾十多人，上山請老和尚開示學佛門路。

老和尚說：「念佛。」

「諸位在家居士，如要你們粗衣淡飯，學做佛，那是不可能的事，大家也是走文字般若、參研經典的路，所以，諸位在家學佛，還是以念佛爲根本。不要看念佛很簡單，業感重的人，會念得索然無味，而起煩惱念不下去，所以，各位如果能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那也是不簡單的事。」老和尚又說。

× × ×

八十四歲的林坦平居士，曾於去年五月間身體不適，一度心臟休歇四十多秒，全身失去知覺，又復甦醒，自謂死而復生，上山請求師父指示人生之道。

老和尚回答說：「像居士這般年紀，實應放下身心，一心念佛，不要再留戀這個假殼子。」

居士說：「當時，我是都放下了。不過，我現在還有個願，在無量壽經裏的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說，凡一切有情眾生，不論蜎飛走獸，只要臨終時稱念阿彌陀佛聖號，便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所以，

我認爲念佛靠佛力超離娑婆世界，比那些靠自力的禪宗等，更來得穩當、速捷。因爲，我對無量壽經中的彌陀四十八願很有研究，所以希望能把它寫出來，這樣，我便能放下，安心地走了。」

老和尚說：「放下，並不是口頭上的放下，是要臨終時正念現前，沒有一點家庭的意識，沒有親眷家屬的愛別離苦，這才叫放下，如果還存有那麼一點家庭意識，那還是生死輪迴。要知道，我們來到這娑婆世界，是帶業來的，要在這娑婆世界中，走入佛門，找一條解脫生死苦的新路去，不要再爲貪享衣、食、住的舒適，而更造一些新的惡業，再重入生死輪迴的舊路中。不要貪長壽，如果不會修，不會走解脫的路，即使活了兩百歲，也不過是多造一些業，兩百歲一過完，還是要生死輪迴。我們這個身軀是有生有滅的東西，終究要毀壞，是無法讓我們永久依賴的，要看破，要放下，而我們這靈靈覺覺的靈性，才是不生不滅的。」

「我們既得人身，不要辜負這個人身，知道要走解脫的路，則成

佛作祖靠這人身來修，不知道要修，還爲這個身軀的衣、食、住、行等的享樂，無所不用其極，造無量的惡業，那麼三惡道中、四生之內，也有我們的份，所以，這個人身實是轉捩點，是個人身劫。」

居士說：「我一向是念佛，希望能仗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西方。」

老和尚說：「念佛要有願力，西方怎麼去？西方是靠我們這個要往生的願力到達的，沒有這個願力，是不會達到的。但是，你不要以爲西方是在多麼遙遠的地方，其實西方是很近，就在我們的心頭，否則，西方那麼遠，要怎麼去？臨終念佛，那句佛號就在我們的心頭。」

日期：民國70年1月1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清晨，有一位衣著入時的女士上山，入得大殿，四下張望一番，見到一位出家師父，即問洗手間在何處？那位師父以手指示之，女士頭也不抬，便說：「帶我去！」等方便回來，恰遇老和尚入大殿，即

正面對老和尚說：「你就是廣欽？」老和尚點點頭。

「我遠遠一望，便知道你是廣欽，聽說你會看相，你看我是誰？」

「我不知道，我不會看相，你會看相？你看我是誰？」

「我看你是高僧活佛的臉。」女士答。

「噢！寫在臉上！」

「你看我像什麼？我的命好不好？」女士問。

「你的命很好，像有錢人的太太。」

「憑什麼看？我的臉？我的氣質？」女士問。

「我由你的衣著。」老和尚答。

「我的衣著？衣服是外面的東西，怎可憑據？那我這套衣服給你穿，你也變成有錢人的太太！」

「出家人不穿俗家衣服。」

「爲什麼你不說，我是有錢人家的女兒，而是太太？」

「我看你不像。結過婚沒？」

「我是學生，在德國念書。」女士說。

「你不像學生的樣子，學生應該是像她那樣。」老和尚以手指向正在會客室看書的中學生。

「好！不過老和尚，佛法中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說法，但是空中還有一個妙有。」說完即起座，昂然向門外走去。

「噢！你也談心經？喂！空即妙有，空是……」老和尚語未竟，來客已無蹤影。

在旁侍候的弟子，見此情狀，頗爲來客的踞傲而憤憤，就說：「這位小姐眞是狂傲，目中無人……」老和尚馬上以手制止說：

「事情來時，我們依當時的情況，斟酌情勢，當面應對，但事境已過，便須放下，若再提起，論是論非，批評好壞，便是造口業，就是我們的過失。別人好壞是別人的事，我們不必把它帶到我們心裡來

煩惱。」

× × ×

承天寺對面的南天母正在開發，起造別墅社區，××師恐日後社區繁榮，人煙密集，承天寺遂成觀光地區，而破壞這修行道場的寧靜，鎮日周旋在遊客間，不得安寧，向老和尚說：

「等此處成觀光區後，我便要往深山遷移，另覓清淨道場修行。」

老和尚說：

「此處繁榮尚須四、五年的時間，將來若成爲觀光地區，對我們修行不但沒有妨礙，反而更能成就我們的苦行。修苦行的人要有氣魄、有願力，不怕吃苦，各種境緣，都須親自從其中歷鍊出來，才曉得實際的情況，智慧才能明朗，遇事才能無礙，否則，沒有願力，怕吃苦，畏首畏尾的，身心都被束縛住了，智慧如何能開？」

「……」

「此外，我們還必須有不怕別人批評的氣魄，只要心正，就不怕走歪，即使別人走歪，也不會受其影響。如果一個人做事畏首畏尾的，怕別人批評，見人私談，心便不安而起猜疑，以爲人家在說他什麼，那是沒有見識、沒有出息的人。」

「對人普普通通就好，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壞，無好無壞，平平就好，這就是修行，否則便不稱爲修行了。」

日期：民國70年1月2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禁語前對人眾的開示。

由於數月來，每日應客說話，師父身體已疲乏至極，中氣虛耗，日前又聞樂果老和尚圓寂，而興往生之意。今早，由當家師領眾，搭衣持具，至和尚寮，請老和尚慈悲住世，並禁語調氣。

老和尚說：「今日起，我將禁語，諸位當和衷，共同爲常住努力，凡事須懺悔自己的不是，要修忍辱，不要起人我是非的爭執，這樣常住平靜無事，師父禁語才能放心。」

「我們出家修行，就是要修這些無始來的慳貪習氣，要粗衣淡飯，廚房中能吃的東西，不可糟蹋，常住中可以用的東西，就必須加以利用，要爲常住節儉，能省則省，不要有這是你的東西，或是我的東西這種分別心，出家人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一切都是常住的。更不可將常住的東西，或是自己出家後所積得的一些儲蓄，拿回去給俗家親眷，這樣不但沒有替他們植福，反而是使他們折福。」

「如果出家不曉得要吃苦、捨慳貪，講求吃好，講求安逸，那又何須來出家，又與俗家人何異？我們吃飯不講求美味，就是捨口欲之貪，凡是能吃的就吃，能吃飽就好，這樣才能捨慳貪，開我們的智慧。以前，我們在大陸承天寺時，寺中共有百多位僧眾，每日一清早便到菜市場，撿那些人家不要買的菜葉回來煮，每人吃飯就是一盤羅漢菜，那像現在，花花綠綠地煮那麼多盤，任情地吃，而且生活還求享受，不會爲常住省錢。像以前在本寺的出家眾，山中有柴枝不去撿，偏要花常住的錢，去買煤炭來燒，還得從山下請人挑上來，費錢又費

力，自從傳聞師來了以後，才不辭辛勞，開始上山撿柴，日用雜品也都由山下親自挑上山。」

「現在，寺中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職事，各人負責好各人的工作，不要去干涉他人。有事情時，不要堅說是自己對，別人不對，否則就會起衝突，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才不會和平。不管別人說我們怎樣，都要承擔下來，要慚愧地說是自己的不是，這樣才能和合無諍，切不可責說別人的不對。」

「擔任職事的人，要有不怕別人講話的氣魄，如果畏首畏尾的，怕東怕西，怕別人講是非，整個心被束縛得死死的，這絕非解脫之道。尤其是做廚房職事的人，更須以忍辱行，來對治我們的無明煩惱。廚房是雜務最多、是非最多，最容易讓人起無明煩惱的地方，我們在廚房要修些什麼？就是要以忍辱來修治這些煩惱，降伏我們的無明，這樣才能開我們的智慧，否則，在廚房當職事，不會忍辱，不會慚愧自己的不是，事事與人爭是非，所起的無明煩惱，比俗家人更厲害，

這樣，煮一輩子的飯，也不會出頭。以前，文殊、普賢菩薩也是這樣，行大誓願，在廚房修成的。在大陸承天寺用齋時，都有法師向大眾開示，讓大家能了解修行的意思所在，起慚愧心，勇猛精進。」

「現在寺中的諸位，都沒有貪念，而且每一位都很盡心自己的職務，都很爲常住努力，所以，護法諸天都在擁護我們，否則，師父每天就坐在這裡，自自然然的，也沒有做什麼佛事，憑什麼建道場？而且，大家都能平平靜靜地修行？照目前這種情況下去，對承天寺也有個好處，就是在未來的劫數變動中，承天寺會免過這個劫難。」

知客師說：「請師父住世度眾生，尤其寺中這批新出家的，仍然需要師父的引導。」

老和尚說：「度眾生？現在的人，越來越奢華，貪念熾盛，離佛法越來越遠，眾生那麼多，要度怎麼度得完？師父不識字，但是你們卻能跟隨師父修苦行，都很孝順師父，依照佛法認眞在行，師父也儘量維持這個色身住世，但色身終是有壞的一天，等到這個假殼子不能

再住時，我也無法勉強。」

老和尚又接著說：「今日起，我就禁語，交待大家的一些話，切要記得，彼此要含忍合作，凡事都須慚愧自己的不是，切不可責人非，致生爭端，大眾和合，清淨修行。」

老和尚開示畢，大眾起來頂禮師父後，便退下。

日期：民國70年1月2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

「如果我們能把這個心修得清淨，無業垢，那麼臨終時，這個『心』便投入蓮花，由西方蓮池自然化生，而不由父母精血的穢體，由父母體生的還有生死輪迴。」

「忍辱是修行之本，戒中也以忍辱爲第一道，忍辱是最大福德之處，能行忍的人，福報最大，也增加定力且消業障、開啓智慧。」

「在家人的習性，是凡事分別是非、曲直、對錯，爭長爭短的，惡心相向，出口如劍，而出家法就不同了。出家人要忍辱爲本，慈悲

爲懷，事無分是非曲直，甚至無理的事情，也要以婉轉慈悲的心，學忍辱吃虧，一切能容，才是出家人的德量。」

日期：民國70年春季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開示：

「兩堂課誦在訓練精神，每堂課誦，均有一切龍天、非人、孤魂等眾來聽，有因此而得到超生的，這樣，我們也會得到自心的安樂，冥陽兩利。」

「對於他人的侮辱，能忍下來，便是我們的福報，以後還會慢慢地開智慧，忍辱也是在開我們的智慧。」

「修行須在不知不覺中進步，一天過一天，無掛無礙，無憂無惱，這樣才行，若還執著我在進步，或做了多少功德，會起我慢貢高，還是很危險。」

日期：民國70年5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晚殿後，眾師兄弟向老和尚頂禮請安，××師問：「如何得六根

清淨？」

老和尚答：「我們修行，便是要修六根對六塵所起的分別煩惱，分別善惡、好音壞音種種等，這種分別就是六根不清淨。修行就是要修這些分別煩惱，直至六根對六塵沒有分別，才是六根清淨，才能五蘊皆空。」

「譬如說：別人罵你，那是消災，給你不好的臉色看，那是『最上供養』，要沒有分別，如獲至寶。對廚房的飯菜，如果嫌好嫌壞地挑剔，自己本身會損福，反而還增加煮的人的福氣。在廚房領職事的人，要拿出觀音菩薩鬥羅漢的精神，不管有多少人來吃飯，總是要想辦法弄出來。修行便是在修每天的煩惱。」

日期：民國70年5月1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對出家弟子開示：

「做爲一個出家人，是要在日常生活的食、衣、住、名利等，各方面放下，看得破，淡泊一切，由自身的種種作爲表現，去感動眾生

，去作一個天人師的表範，贏得眾生的恭敬，更以此苦行利他的胸懷，去圓滿他人，利益他人，感動他人，才是一個出家人的行儀與度眾的正確方法，而不是要法師的架子，要吃得好、住得好，樣樣去勞煩他人。一個法師若是對自身的衣食、名聞、利養各方面，樣樣不能徹底看破、放下，那麼他在自度度人的方面，還是存在種種困難。」

「一個修行人，在自度期間，必須衣、食、名、利、世間情愛種種，均能放得下、看得破，可以無掛礙，可以自處解脫，而不受羈絆，不受纏縛，才算是自身已了，才可以出來度眾，接受供養，再把此供養轉施爲利益眾生的事業。」

「施主供養，布施的功德徧十方，受供者若三心未了，任意恣食，不懷慚愧，視之理所當然，那麼披毛戴角，還有你的一份。」

× × ×

下午老和尚在客堂對××師開示：

「現在的寺院經營或是度眾的方式，大都是不如法的，要如法，

只有反求自己，自度成就，眾生見了自然起歡喜心，所說的話，都能被眾生所信受，且天龍八部自然擁護。度眾利生，不是在口頭言語上度。」

× × ×

「什麼叫做莊嚴自己？不起無明是名莊嚴，內蘊謙卑、慈悲的涵養，行動如儀，是名莊嚴。」

× × ×

「我們自身若不修持，不為常住、眾人效力，不修福慧，不修戒定慧，則天人遠去，龍天不護，自然業障來集，心不能安定自在，便滋生種種事端，落魔窟。反之，則善神戒神、天龍八部來相護法，魔障不臨，自然心得清淨，安定自在。」

日期：民國70年5月17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晚殿後，老和尚在客堂對寺眾開示：

「吃東西時，想想這些東西是從那裡來的？怎麼來的？想想自己

有沒有修？若不懷慚愧心，就是嫌一句不好吃，也是損福。」

「盡心爲常住，功德種在寺院，來世還會有福報到寺院出家，保住出家人的身份。」

日期：民國70年6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師說：

「你看彌勒佛、布袋和尚，他有多大的慈悲度量，如果一個人沒有度量，吃不了一點虧，受不住別人的一兩句壞話，就是沒有修行。西方不是普通一般人都能去的。」

日期：民國70年6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傍晚，信徒走後，老和尚在大殿外對××師開示。

老和尚說：「修行是修在那裡？在結人緣，東西給人吃，結緣不計較，凡事忍讓不計較，再壞的人，甚而連一隻小鳥、小動物，也要與牠結緣。沒有人緣，或是相見人不喜，皆是前世沒有和人結好緣所致。今世廣結善緣，來世便能得到福報，像師父的福報，也是過去與

人廣結善緣而來的，所以這世，人人見到師父，都會起歡喜心、供養心。」

日期：民國70年8月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在客堂對大眾開示：

「出家了生死，是要去一切的慳貪，我們粗衣淡飯，就是要捨貪，吃只求果腹，衣只求蔽體禦寒，如果還貪色、聲、香、味、貪睡……等，這都是一種癡迷，會墮在四生中。捨棄貪、瞋、癡，心地才能清明，臨終時，西方才有份。」

「承天寺較不自由，有種種束縛，但這卻保持承天寺的規矩、莊嚴。苦行中磨鍊出來的解脫自在，才是眞正的自性西方境界，自此脫去，直接往生西方，這才是究竟的。」

「此心能安，隨處均能安，此心不能安，則到天堂也不能安。」

「人寡過，便能減少業感，心能安定。出家要知因果，要惜福，能吃的東西，萬不可丟棄，否則，下世轉成豬、狗、雞、鴨再來補吃

。」

「在這娑婆世界中，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要去貪戀它，這樣才能有一條解脫的路，臨終時，直往西方。」

日期：民國70年8月10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對××師開示：「煩惱恰如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蹤，無可捉摸，心裡有事，就會出毛病，心中無事，一切不會出問題。」

日期：民國70年8月1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上午，老和尚在客堂對一些出家弟子開示：

「出家人須和眾，對信徒要能圓出家人的過，要以『和合僧』的姿態，以『僧無過』的立場示人，一來安定內部，二來維護僧團，令眾生恭敬三寶，不毀謗三寶。」

「出家人要忍辱，要修無我，如果『無我』則『無諍』，也不去分別誰好誰壞，對眾人就像對一個人一樣，沒有分別，一視同仁，沒有在計較我是他非，如果有一個『我』，那有問題的事情還多得很。

」

日期：民國70年秋天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開示：

「當我們論說他人是非時，不是他非我是的事實，而是我們的耳根、眼根在納受、分別外物，是自家賊在劫功德財，我們修行就是要守住六根門頭，別讓它在聲色上追逐，這樣，煩惱就進不了門，時時緊閉六根，耳裝聾，聽若無聞，眼裝瞎，視若無睹，鼻不揀香臭，口不挑精粗，耳不貪美言，眼不貪境界，自鎖家門（即鎖自家六根門頭），專意念佛、拜佛、看經、靜坐，打紮自身的功夫，那裡還有閒情對外攀緣？」

日期：民國70年秋天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老和尚說：「初出家的人，都帶著一身的習氣業障，妄念紛飛，心猿意馬，不受束縛，隨心所欲，爲所欲爲。而現在出家修行，就是要把這些舊模式翻成新的版樣，將原本已習以爲常的習氣，轉成負載

道法的行儀，即所謂的出家要有戒，戒就是因果，有所約束，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有戒即有定，有定即能發慧，天龍八部自來相護。」

「而修行最先就是要攝住這個心猿意馬、隨心所欲的心，不讓它出去放逸，這很不容易，但我們要發願，爲消這些無始來的習氣罪業，要提出勇氣，努力修苦行，難做的，要去做，別人不願做的，我們要去做，發願自己要成就，像阿彌陀佛一樣，如此的信願行，業障才會消。業障消，則做任何事情都愉愉快快的，不覺其苦，雖住娑婆界，猶如西方境。」

「修行的路，雖然艱辛，不如俗家自由，但卻載著我們步向西方，去見阿彌陀佛。」

× × ×

「所謂修苦行，也就是惜福，不糟棄任何可用的東西，吃的、用的，都要能化腐朽爲神奇，才是功德，才是修福慧。」

「俗家人的功德福報，是享得盡的，而出家人的功德福報，卻能

生慧，出家飯是不容易吃的，要吃種種的苦，但這種苦是消我們無量劫來的重業，最後業盡生西。」

願以此功德迴向
廣公上人蓮品增上
一切眾生脫六道苦
同登蓮邦

民國82年農曆2月，原記述人於舊篋中又發現二則，再補述於左：

日期：民國68年農曆7月承天寺超薦法會期中　地點：承天禪寺客堂

一到農曆七月超薦法會期，參加超薦的信徒，摺往生錢打包燒給亡眷的風氣非常熱烈，尤其逢到放燄口那天，信眾堆在客堂的往生錢更多，有一次，老和尚望著那堆積如山的往生錢及信眾一面孜孜念佛（或往生咒），一面摺往生錢的模樣，就對著在客堂執事的出家弟子開示：

「燒這些往生錢的目的只是方便引導眾生，利用超度的因緣，度人念

佛，信徒一面摺往生錢，一面念佛，也有個事情寄託，這是方便度眾的法門。」

日期：民國68年農曆7月超薦法會期中　地點：承天禪寺大殿

某日，晚上約晚板時間，有台南信眾包遊覽車數輛，朝山上承天寺，在大殿禮佛迴向後，老和尚來到大殿向這些信眾開示：

「……你們在家人，頭髮還蓋著，自己還是一身的業障，要如何去替人家消災、超度?!你們在家人去替人家誦經消災、超度，反而會增加自己的業障……。」

廣公開示錄

日期：70年農曆10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懵懵懂懂地出家，懵懵懂懂地受戒，受戒是去懺悔，不是帶業去，又帶業回來。

△在戒場盡量少說話，少和人家攀緣，有時間多禮佛念佛。

△戒場求戒的人多，來自十方，我們不是去和人家比穿的好、住的好、吃的好。

△受戒能忍即入道，凡事都簡單，不要和人家計較睡大位、吃好。受戒是學威儀規矩，不是去論是非、造口業的。

日期：70年農曆11月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受了戒就當和未受戒前不一樣，更應修苦行，把習氣改掉，壞念頭去掉，以戒爲師。

△參，就要參壞的，別人犯錯，我們不去犯錯，別人不如法，我

們如法就好了。

△戒是戒自己，求懺悔即是戒。

△戒也不要太執著，否則本是持戒，結果反被戒回去了。戒不生煩惱，不和人衝突。

日期：70年農曆11月12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歲

△出家飯要吃得穩，就當切實苦行。

日期：71年農曆7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一歲

△不去貪、瞋、癡，無法開智慧。

△不要看別人對不對，要自己多反省，看自己有沒有做好，修是要修自己，依法不依人，要恭敬三寶。只要是眾生都會有錯，但他那一天懺悔了，就能改過做好，四生都有佛性，有的胎生很靈通，比人類更靈，只是牠不會講話而已。

△去我執，從粗衣淡飯做起，淡泊慾望，不要分別，無我人眾生壽者相。

△爲度眾生則恒順眾生，像哄小孩一樣，很多是爲了給眾生種福田，師父並不需要，眾生見到師父生歡喜心，但師父自己也不知道。

△修要修到自己沒有做什麼——。

日期：71年農曆8月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一歲

△你們這些青年人很發心來出家，可是這個身出家了，心也要出家。我們出家人的身、口、意跟在家人不一樣，要知道怎樣才能了生死，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了生死。如果你心中還有什麼貪境、喜愛的或掛礙的，那麼臨終時就現那種境界，一見歡喜就跟著去了，結果是墮落於輪迴之中。但如我們淨念念佛，則臨終現蓮花、佛菩薩及光明等聖境。故要在世時除掉貪境，使心淨化。出家人要粗衣淡飯，不能再著於色聲香味觸法，不要跟在家人一樣。

日期：71年農曆8月1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一歲

△世人爲五慾所迷，想吃好的，殺生滋養身體，殊不知吃的是自己的肉，吃人家一斤，一定要還十六兩，這是逃也逃不掉的。就是這

樣一生皆在還債討債，死死生生永遠跳不出輪迴的圈子，況且所吃的是以前父母的肉，於心何忍？

日期：71年農曆8月1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一歲

△不得二三人交耳私語、結黨、背後論人是非等，否則易讓大家不安，造成鬧眾。

△二堂課誦要多體會體會，比如是否眞有天天皈依佛法僧？「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慎勿放逸。」是提醒大眾。

△智慧開則經藏全在裡面，經藏是在心裡面的，不是在外分別挑選的。目前法師有的是政治法門，如辦學校、講經說法後，易貢高我慢，或衍生感情問題，比丘及比丘尼互相利用等……，很少人教我們如何去了生死。這是對事不對人，不是有意批評，而是要我們認清方向。

△出家後什麼事皆以忍辱爲重要，會說我們的，都是我們的指路

者，沒有他們，我們不會進步，不能成就。

△不要以爲自己已經這麼辛苦了，還這也嫌、那也嫌，沒一樣對的，乾脆回去好了，走好了，但又不知該走到那裡去，又不能嫁人，這樣反而更痛苦，好像活在活地獄。

日期：71年農曆10月26日對參加佛七大衆開示（懺雲法師主七）

地點：承天禪寺大殿　年齡：九十一歲

△念佛才是眞正清淨、正當的一條路，念佛即是往西方的路，同音念佛即到西方，不須買票搭飛機，西方法船是無色相的。

△道教修道人與佛教是不同的，佛教修行是爲了生死，道教則修長生不老。道教中有的很精進，他們也有一個羅漢體，有些羅漢體已經在山中活了好幾百歲，還沒有死，但是即使再活百千歲仍不究竟，因爲不能了生死。而佛教的羅漢修生死的解脫，要斷祛見思二惑，要能捨身，不顧這個身體，不怕苦，修身口意三業，六根清淨，才能解脫生老死苦。

△打佛七是要度眾生往極樂世界，娑婆世界的境界有生有滅，西方的境界是不生不滅，我們現在到別的國家，還要買飛機票，如念佛念到一心，則十方國土皆可到。念佛即心心不離佛，念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要字字清楚，用心想，用耳聽，用口念，要攝心專注佛號，萬緣放下，要依此音聲，才能一心，沒有能念所念，你在念或我在念，大家都依此佛號才能一心，西方世界也是依此音而念，一心就是專注此音，聽音聲而念。打佛七不要被俗念拖走，如不專心，則可惜來這一趟，故要一心念佛，一心注意音聲。

△世間有很多的鬥爭，我們要找個像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一樣清淨的地方。

△我們糊糊塗塗來生，但現在要明白找去路，那即是念阿彌陀佛。

△四生都在不斷輪迴生死，皆因六根害了我們，六根對六塵起貪念，難得自在。在佛七期間，看能否找出一條了生死的路，顧肉體就

不是在打佛七了，如果太愛惜這個肉體，就無法解脫。

△雖然我們現在生在娑婆世界，但如念佛，心淨則佛土淨，心清淨無煩惱、無妄想，則亦是淨土，此是娑婆淨土，心即是西方。

△西方在那裏？西方就在心頭。佛號要念得清楚，念得集中，念佛要發願生西方，離開苦塵，不要太愛惜這個肉體。

△用行的，心意要轉變，諸佛菩薩都有願力，而依此修去，在行住坐臥中皆不離佛，拜佛念佛都與佛相應，不要說爲什麼阿彌陀佛還不來接我。

△練不倒單要有善根，不是容易的，沒有說要用什麼方法？怎樣去練習？這樣就有執著，這是一個有善根的人有心去修，在行之中有一正念，自然而成的。師父教你們唯一念佛，師父以前在山上是隨緣，眾生能吃，則人亦可吃，天人供養自然，如果餓了硬是要忍，身體會餓壞了。修行是用心，不要去練那一種不倒單、不吃東西。師父修到現在，一直有一種感覺，即修行萬一走錯路，很危險，唯有念佛最

好。如果是走錯路，人身難得，有很多人錯誤了。

△每個人都是帶因果而來，帶因果而去，我們的父母眷屬都在四生中輪迴，故我們要趕快修行，去度脫他們。

△修行要能耐勞苦，粗衣淡飯，現在這花花世界，每樣都很方便，有些東西可以不必用手拿，不必用腳走路，都很方便。但我們出家人修行應該觀想：依照祖師們的修行遺規來修行，才能了我們的生死路。我們今天不是爲享受來出家，是要修食、衣、住……的淡泊，寧可被社會看不起，一切比不上社會人，如果被社會人看得起，就有愛別離苦，又成生死輪迴。被社會人看不起，就少攀緣心、妄想心，好專心用功。

△事事都要能明理，隨順人家，才能指導人，否則自己都不能明理，怎麼指導人？我們出家人，要以佛法佛理來指導教化別人，否則就成俗化活動，事不能隨順人，就是無度量。

△出家人一樣仍需要地理，但如修行到那裡，道行即有感應，道

行如有修，地理包含於修行，故說出家人修行是根本。

△受戒是受什麼？是受忍辱，依忍辱修行是根本。依此去做，到那裡都能感化人，修忍辱即有德行，故人見生歡喜，亦可感化人。

△自己本來的面目，要靠自己悟出來的。聽，乃屬於六塵外面的境界。修行是修什麼？是要修衣、食、住的淡化，去貪、瞋、癡，不講究衣、食、住的舒適，不要和世俗人一樣，否則就變成了政治法門。苦行是要我們得解脫，要清楚去的一條路，去解脫生死。

△如果眞心想修行，是各自的福氣，故應福慧雙修。每個人要把以前所帶的業障消除掉，其方法是：拜佛、念佛、發心做常住工作、不計較，如計較則生煩惱，即造新業，如不計較，我們的福慧就會增加出來了。

△父母生我們，不知從那裡來，但我們現在要找往那裡去的一條路，即是了生死。不出家在社會上只是吃三餐，逐生死而已。

△打佛七是爲了讓眾生有要去西方的觀念，娑婆世界很苦，念佛

是要看西方的境界，前者是生滅，後者則是不生不滅的。念佛要心心不離佛，不要被俗念給拖走。

△念佛定來即是禪，故說要有禪有淨土。念佛隨緣，什麼事情都在念佛中隨緣，沒有說我要念多少佛，我在念佛，我在作什麼……，心心不離佛，行住坐臥，一舉一動，都在念佛，哭也在念佛，腳踏一步也在念佛，念佛的力量集中可達三昧，念佛三昧不簡單。每個人帶種種業障來，不要再帶新業而去。

日期：71年農曆10月11日對廣化法師開示　地點：承天禪寺紀念堂

年齡：九十一歲

△看你行持到那種程度，跟你說一些話：臨終時要無所掛礙才能去（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要度眾生也是一個執著、一個掛礙。

△師父：有佛菩薩、有淨土，是法師講經說法向那些人講的，讓他們有個依靠。但佛經上說，若一日、二日……若七日，若依著作，那佛一定來接引，但如不吃不睡，不要七日，四、五日就夠了。

△廣化法師說：親眼看到觀音菩薩聖相清晰，瓔珞亦清。

師父（笑笑）說：眞的嗎？那裡有什麼菩薩？度眾生是要願力去執行，像觀音普賢亦是，但臨終應皆捨，若有願力在，則再來度人，功德更爲殊勝，願力是放在心上的。

△何爲持戒？修行中即是佛菩薩從沒有離開我們，都還在，雖示涅槃沒示現，但經、律、論仍在，佛菩薩會教，不要以爲沒有人傳就沒有了。

△臨終時不要存有要見菩薩色相的心，求來的不見得是正確的，那是不可靠的，要無所求地淨心念佛，從心裡面自然出現的，才是眞的。（師父鼓勵廣化法師實相念佛，不要事相念佛。）

△要放下這個臭皮囊，心是心，不管這個身子變成圓的或扁的，不要記惦著它。不要說得到什麼，如果有所得，那就還不是。

△我們這裡（指著心）沒有東西，他們（指在家居士）這裡有東西，現在大家是晚上作夢，白天也夢，像在演電影一樣，跟晚上的夢

相比，一生只是好像比較長而已。

△今天講這些，出家人可以悟到一些，他們（指社會人）就沒有，以前古人只講一句就夠了，今天講很多，等你們回去慢慢領會就能悟到的。

日期：71年國曆12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一歲

△妄想來時不要怕，不理睬它就是，它是它，我還是阿彌陀佛一直念下去，妄想無自體，以後自然就少了。修行要吃得了苦，愈吃苦才愈有心得出來，我們人要學壞很容易，學好的很難。一個人如果吃太飽，頭昏沉想睡，睡太多，以後變蛇。

△執事人不好做，所以執事人交下來的事，不管好的壞的，都要歡喜承受，不起瞋心，這樣頭腦會較清楚。好的撿起來學，壞的放一邊，自己心裡明白就好，順此修忍辱波羅蜜，修行不問是非，不問有理無理，出家與在家不同。你們努力修行，有問題趁師父在時提出，師父爲你們解答。

△現在的人不管在家出家，生活都很好，災難比較多，深著香、味、觸的喜愛，痛苦也比較多。

△有時間就看點經書，看經是要了解，知道要怎麼修，不是看了以後去講說。有些人看經如社會人一樣，心沒有寄託，所以很多是愈念愈糟。要把握時間不空過，可看經書、念佛、拜佛、靜坐、誦經等。

△受戒不是受那幾個戒疤，是戒在心，知道錯了要趕快懺悔，戒持清淨就沒有男女相。

日期：71年除夕夜　地點：承天禪寺廣公紀念堂　年齡：九十一歲

△現在佛教在世界上，大體都在弘法、宣傳，雖然很普遍，但是眞正要修行很爲難。較早的人善根較好，但很少出家。現說釋儒道三教，佛教是修戒定慧，儒教是修禮義忠孝，道教雖然也有道，但沒有佛理存在，不得解脫，最後仍要歸淨土才能了生死。我們佛教也應出家修行才行，出家不是要過好日子的，是要在衣食住上修，看是否每

一樣都能捨，才能修到行，每一樣愈簡單愈好，以方便不起煩惱，心才愈堅，妄想才少，所以說要粗衣淡飯。

△我們出家人，不要有貪念，才能除煩惱、去貪瞋痴，不要和在家人一樣，吃要吃好，睡要睡好，出家修行謙說「貧僧」，就是每一樣要愈簡單，才愈有修行，不是愈充足，否則貪念還存在，沒有除去，而他也說他在修行。妄想是從貪念生出來的。

△再說捨身，捨身是什麼？就是粗衣淡飯，穿是三件衣，沒有說要穿好的，每一樣捨離，每一樣都不能和社會相比，這才是修行，如果和社會人相比，就又有愛別離苦。

△儒道二教，都還沒有解脫，我們佛教來出家修行，是看能不能了生死，不可不知，而說還要去念書，讀書那裡有談到要粗衣淡飯？

△受戒學佛、祖師的行願，又有經書讓我們看，看有沒有一條了生死的路，世俗的書我們都在未出家前讀過了，修行就是不要再生娑婆世界，再受輪迴之苦。

△父母生了我們，我們才有知，父母未生我們之前，我們在那裡？現在我們會不會了解死到那裡去？現在來出家，就是要找條出生死的路，不要再來輪迴。所以說如果要了生死，就淡泊諸慾望，學戒才不會亂做，才有規矩，認眞做，不放逸。我們談苦行，苦行是我們的祖師普賢、觀音、文殊、地藏這些大菩薩的行願，今天就照這些大菩薩的行願來修行。

日期：72年農曆1月13日　地點：承天禪寺紀念堂　年齡：九十二歲

△不要執著，一切隨緣，若有師長幫你做事，你覺得承擔不起且損福，這就是執著，怕福讓人家得去，要人家得到福，自己本身也要有福，才可能讓別人得到福。

△拜萬佛很好，假若這世無法超出三界，下輩子還知道要修行，且禮佛消業障，又能超渡往生者。

△大魚吃小魚，人像大魚，什麼都吃，就是最兇猛的老虎肉也吃，故業障深重。若不好好求懺悔，多禮佛，等到彌勒佛降生娑婆世界

時，則一點善根都沒有，更不用說要修行了，若能多禮佛，求懺悔，好好修行，多種善根，到時候說不一定能成爲彌勒佛的弟子。

日期：72年農曆2月9日開示　地點：承天禪寺紀念堂　年齡：九十二歲

△都是有個「你、我」在爭，看能不能修到沒有「你、我」這種境界。

△要修忍辱，忍是我們修行的根本，如果不能忍，則徒具出家人的外表，不要常以爲自己做的都是對的，這樣就不能修心。

日期：72年農曆5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紀念堂　年齡：九十二歲

△修行當從粗衣淡飯下手，而現在整天都在考究吃的、穿的，修行本是要消業障，現在倒把福慧吃下去，業障也隨著來了。

△自己有煩惱要自己解脫，把師父開示的話，拿來應用來解。不是師父說一大堆，而是自己能夠靈活應用拿來轉。

△煩惱、生氣時，不要執著追究煩惱是那裡來，若執著則心不開

，不能安心辦道。往前進，什麼事都要看得破、放得下，還是把阿彌陀佛掛在嘴邊，才是最要緊的。

△就是家人來寺裡用齋，也要他們添油香，讓他們有正確觀念。

日期：72年農曆6月4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好也笑笑，壞也笑笑，好壞是分別出來的。

△如遇高興歡喜，則問是什麼人在歡喜？如遇煩惱，則問是什麼人在煩惱？

△遇有煩惱或有什麼不好的念頭，就向阿彌陀佛說：又來了，又碰到了，要念阿彌陀佛，說煩惱快走，沒這回事，以心治心。

△寺務處寫那些是與眾生廣結善緣，與外面辦公上班的抄寫不一樣，而和晚課的功德相同，勿起煩惱。

△要誦戒，才沒有那些愛情、愛別。

△父母生我們恩情很大，不出家要報父母恩很難，因爲都是冤親來的，出家要上報四重恩，要父母也能了生死，才是度他們。父母不

僅是這一世的，不出家就不知道，還有以前那麼多世的父母，所以不要起想父母的念頭，不要一直想父母的事，這是生死念頭。父母喜歡我們嫁人，像他們一樣，愛別離苦。如果你喜歡這些，以後你愛怎麼演都可以，可以演更自然的戲，也不用禮、義、廉、恥，畜生中都沒有這一些，更自然。

△父母對我們越好，越是有恩怨。出家與社會是相反的，越疼我們的，到臨終時，越放不下。不要一直想父母如何如何，應專心於道上，否則又是愛別離苦，生死輪迴的路眞危險。

△不要拿那些壞東西放在心裡，很痛苦，不要愛漂亮，穿我們這件衣服（指出家人三衣）直接到西方，如愛漂亮，以後有自然的衣服穿，不用做的，有的還沒有去，就已經在裝那個形了。

△在家人看不懂，以爲我們苦，如果道心不堅固，如活在陽地獄，感到什麼都不好、不自在，又有煩惱。有的道心比較堅固，但以前的種子還在，師父講是講，你們聽是聽，外境的影響還是很大。

△居士問：弟子由書上見一句話說：「對一個覺者來說，已斷修惡，不斷性惡」，此話應如何去體會，其正確否？

師父答：是，我們要修福，譬如別人沒得吃，分給他一點，設法幫助別人的困難，如此才能福慧雙修，不會再去做惡。

（當機者心開意解，老和尚的意思是要我們注意因中的行爲，要斷修惡，至於性惡是果中，如能現時畏因，則果非我們所能免，要自然應付，由目前善因或可移。）

日期：72年農曆6月20日開示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在修行過程中，生了煩惱就不好，要沒有煩惱才好。

△我們學的是無形的心地法門，是無上法。

△身體有病，吃什麼藥也沒有用，念佛沒事就好了，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

△經典即是路，煩惱時拿來化解，要會用。有煩惱來，會應用，煩惱即菩提，不會用的，煩惱即是無明。如煩惱來不知解脫，著於煩

惱，有如吃錯藥，吃到毒藥。藥是隨人吃的，要吃對藥，不要吃錯了藥。要迴光返照，把它改過來，不要說別人不對，一說出來就是自己不對了，這個「口」很重要。

△修行要注意口業，口好就好，不要說：我雖口不好，心是好的。出家了，佛寺中也會有是非，但不要與人在那邊論是非，不要一張嘴巴嘮叨，論人是非者，就是是非人，有時間就拜佛、念佛。

△問：師父！那做起來很不簡單。

答：不要說不簡單，只要去行就很簡單。

問：我是凡夫，所以……。

答：說自己是凡夫，也是執著。

問：我就是沒有修……。

答：不要說沒有修，就……。

△要有信心，我也可以成佛，我也可以做到，這樣才會更精進，不要常說我，就是這個「我」在作怪。

△要沒有分別心，才能去我相，如執我相，即修不到行，去我相智慧才會開。

△總說別人不好自己好，說好就高興，說不好就難過，就是你我相。修行如有你我相，則修行不安，若存我相，每樣事都有我，把我看得很重，分得很清楚，這樣對我們自己不利，天天都有煩惱。

△除你我相，修行就是要做到這個，這才是眞功夫。否則到那裡修也徒然，如修到這點，那你的功夫也就到家了。

△不除你我相則無法解脫，師父教的是解脫法門，不是說要收人才的。

△別人講我們不好，不用生氣難過，說我們好，也不用高興，這不好中有好，好中有壞。

△佛教中最怕是非，說是非的就是是非人，是造口業，所以不要說是非，修行就是這樣修出來的。如果不出家修行，老後即像自己的父母，帶著煩惱入輪迴中。台灣女眾很幸運能出家，大陸上很少出家

的，念書的也不多。

△我們的耳朵總是喜歡聽聽，看看有沒有人在說自己的壞話，眼睛也喜歡看好的，這點對修行不利。

△父母生下來時懵懵懂懂，長大以後即惹塵埃，即有我相，有我相就有煩惱。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與信眾接應，要說佛法，他如向你說俗氣話，就說對不起，我現在沒有時間，你去拜佛，到處走走。遇有不良份子來，不理會就是，銅錢沒兩個不響。

△信徒來，要善言招呼，請他們禮佛、吃飯、寺裡走走，這是結善緣，也是修行。第一要點，不要老把出家人的清高相擺出來，這就修不到行，要知他們也是在修行。要行菩薩道，不要修壞行，要修好行，不要數說別人罵別人，譬如有信徒要來廚房拿東西，要好好問他：「有什麼事？要什麼東西？我幫你拿。」不要以不好的態度對人家，這樣才能度眾生，否則別人看了會說：「出家人還不是這個樣子，

有什麼好？」修行要修到有智慧，什麼事碰到都會應付，講話也要知道怎麼說才圓融，自己站穩了，別人也喜歡接受，也不造業，故我們要養慈悲心，行菩薩行。

△如人人願吃苦，則人人皆可成佛，可到西方，蓮花化生，我們出家人這件衣服就是西方衣。

△凡事要耐心做，念阿彌陀佛，這樣慢慢修，心無煩惱，到後來也和阿彌陀佛差不多很自在。

日期：72年農曆6月22日開示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問：師父教我們不執著，但如不執著，事情如何能辦好？

師父：辦事情不執著並不是隨隨便便做，而是要盡心做，但做過就沒事了。如果心一直掛礙，放不下就是執著，不執著才能辦好，如執著反而辦不好，執著就沒有智慧，辦事情也要有定力。

△苦行並不是簡單的，修苦行是在修心，每一樣事細心做，會做得合適。而不是每一樣都做，結果每一樣都沒做好，不做還好，給你

一做反而更亂。

△做事情是用來調心，心才不會亂想。我們出家人做事與在家人不同，即所用的心不同、思想不同——在家人做事是爲賺錢，出家人做事是與道合，否則看起來和在家人一樣，都是爲三餐做事情。

△事如何能辦好？大家要互相合作，不是用話來要使人，這一種要避免的。要好好講，講清楚，以種花爲喻，不知道的做一次給他看，否則事情做不好，又起煩惱。

△有的人說話令人起煩惱，不能安頓人的心，令人不知怎麼好，又要別人聽他的。其實他聽不聽別人的？結果他就在那裡心煩悶，起煩惱，解不開。

△我們這裡（指頭）有很多境界，我們以前種的種子都在裡面，一看到外境就浮現出來。有的人是看在家人穿好衣服，就想：我來出家這麼辛苦，什麼都沒有，就穿這種衣服（指三衣）……；有的人就會想：娑婆世界再好也只不過如此而已。女眾不來出家就擦口紅，你

們現在沒擦，看起來也很好。

△在家人殺生，殺的那些都是過去生中的六親眷屬，我殺你、你殺我，所以才有輪迴。

△一理通，萬理透澈。

△只要貪一樣，就要再來輪迴，承天寺這樣蓋，我也不執著任何一樣，否則還要再來輪迴。

△出家人老來愈修愈無掛礙，要往生眼睛一閉好像睡覺。我們晚上睡覺就像死去一樣，什麼都不知道了，結果第二天起來，馬上又開始執著，看這個東西是我的……又開始了。

△心若清淨，就有精神，做起事來有活力。看你們很有精神，在家人穿得那樣，卻是很懶散的樣子。做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來出家是大孝，要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度生生世世的父母，不只是現世父母，連以前很多世的父母也要度。

△出家修行，是要找我們本來的面目——父母未生以前的，這個

你們還不知道，智慧不開，就像月亮被烏雲遮住了，光明顯不出來。

△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大悲是體，一切都要從慈悲中出來。

△要怎樣才能心安，就是要無心。心本無所住，找不到心，心原是盡虛空遍法界。

△問：要怎樣念佛才能專心？

答：說這也是執著，妄想來了不要理它就是，不要說我要怎樣才能……。

△西方在那裡？在自己的心中，心中無事、無煩惱就是西方。

△同修師兄弟間吩咐他人做事時，要依佛法，互相客氣，不是用命令式，如父命子，或要性子。

△不要逐境去……，六根要守住。

△任何橫逆，就如同錢要讓你賺，你不要，就是說境來了，你不修忍辱，反而起煩惱。

△什麼事都能忍得下來，才會進步，就是自己對，也要向他懺悔，那就是你的功德了。

△我們都帶業而來，還有很多要……。

△一個世界，猶如一粒沙，有恒河沙數世界眾生，每一個皆可到西方。

△要憐憫一切眾生，想到他們也跟我們自己一樣，也是來修行、來種善根的，對他們要發菩提心，即是慈悲心。

△在社會上不好修，黑就得跟人家黑，否則被人排擠，故出家比較好修。

△不要有驕慣性……。

△修行要到那裡都一樣，都能自在，修就是要修這些。

△多看金剛經，比較不會執著。

△人家在說話，不要搶著說，等人家說完再說，這是禮貌。

△牛雖然是拖勞，但不知離苦，做牛是以前做官不清白，現在世

來還債的。如有人做官把錢拿出去飛到國外，最後來台灣當牛，一世做官九世牛。牛有二角，虎也怕牛，虎是直直的，牛會轉，但慢慢地有一天也會生覺，譬如犁田時，還會教我們（轉彎）。

△師父開示是針對大眾，不要以爲是在說某人錯，而生煩惱。如有錯，私自承認懺悔，要自省改過來。常執著就起煩惱，自己煩惱不說，還染及別人擾亂大眾，否則怎說統理大眾，要先能治家再治國。

△有德行最要緊，大家出家做什麼？就是在修這個行，修本來面目，要看師父種種自然而現，而生覺悟，聽後要去體會，不要聽過就算了。

△不要有我執，如有我執，智慧不開，不能有貢高我慢之心，會障道。

△在台灣沒地方參，所以要自己參自己。

△不要著急。

△善知識在那裡？在心。

△出家是要治心猿意馬。

△出家要時時刻刻做事念佛，調這個心。

△社會上都是執著色、受、想、行、識，未出家前都種了花花世界的種子。

△追求色、聲、香、味……，易增貪念。

△四生裡，吃飽了就睡，（昏沉）生散亂心。

△出家是每天都在轉這些，不要被外境所染，自己無主。出家人穿破舊衣服，將它洗乾淨（穿穿）縫縫補補，這雖是破破的，但也心安理得。在家時，花花綠綠，有錢可裝扮，沒錢則痛苦，就想盡辦法，想怎麼賺錢，追求則昏迷，如酒醉不醒。出家主要是提起正念，說話則說佛法，說解脫的佛法，社會每樣都追求，都爲生活追求而已。

日期：72年農曆7月16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處事要謹慎小心，凡事皆有因果，能吃的東西給扔掉或放壞了，皆逃不了因果，因果絲毫不爽，誰也替不了誰。各人生死各人了，

各人吃飯各人飽。

△問：師父常叫我們要學歷代祖師，但在如此優裕的環境，食、衣、住皆不欠缺，當如何學起？

師答：我們不去貪它、著它，只要過得去就好了，不能說東西多，就拼命地吃，這就是貪念。也不能故意吃得少，餓肚子，依自己食量而定，吃飽就好了，不去分別好吃不好吃。以前東西都是自然的，現在的東西都是化學的或灑過農藥，眞的不能吃或壞了，就不要吃，亂吃、吃多了死翹翹。貪一枝草，都要再來輪迴，佛要多念一點才好。

△出家修行要吃苦，不要著我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們身穿的是染色衣，只要乾淨整齊，也不輸人家。若出家人太享受，則在家人不會想供養，若出家肯吃苦，在家人就會想供養我們。

日期：72年農曆7月18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要講別人之前，先和這個（指心）商量一下。

△出家至少要沒有煩惱，處處能自在。

△講話要簡單，不必要的話勿多言。

△照師父的話修行，邊做邊念佛，去我執和法執，智慧才會開，智慧是無色相的，抓也抓不到，智慧開時自己也不知道，碰到事情一動，就知道如何去處理，這才是智慧。

△貪戀世間的東西，就還要輪迴在四生裡。

△修行要保持中道，修行要粗衣淡飯，不著香味觸法，但是要自然，不是刻意地不吃飯、不穿衣、挨凍、不睡覺，想當一個老修行。而是修到一個境界，自然不餓不睏。

△做事情是訓練我們的頭腦，有事做才不會打妄想。

△在家人一味地講求物質上的享受，愛漂亮，頭髮怎麼修飾，衣服怎麼穿，若有錢人，還可以搞這些花樣，沒錢的人爲了這些就會步入歧途。貪這些香味觸法，則四生皆有份，墮落爲蝴蝶、豬、狗。

△出家衣服非人人穿得起，唯有福氣的人穿得到。

△衣服只要穿得暖就好，不去講求好壞。

△在家人不懂，以爲沒生孩子就命苦，自嘆不如人家兒孫滿堂，殊不知他的冤親債主少。

日期：72年農曆7月23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憨憨做，憨憨吃，多念佛，今天是今天，明天，明天再打算，什麼事都不管，這就有堅固心，這就是修行。若做是做，還打妄想：要讀佛學院，要……，這還不是修行。

△修行要自在，不在乎別人對你的評語，說你好，說你壞，這不是別人不對，而是你自己不能安定。

日期：72年農曆7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出家修行不簡單，出家事情較多，因爲冤親債主皆來討，故病苦、種種不如意事齊到。若能跳得過，則好修行，跳不過則無法安心辦道，故有病苦時，也當勉強自己，多禮佛，業障才會消。

日期：72年農曆7月29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不用看經，看多了迷迷糊糊，凡遇到什麼事，皆一句阿彌陀佛，高興也好，煩惱也好，要遠離是非，也是一句阿彌陀佛，要靜下來念佛，念到睡著也很好，一念（一念不生）能超出三界，又一念（念而無念）到西方。修行要眼假裝沒看到，耳裝沒聽到，老實念佛，現在你們都是眼睛睜大大的，仔細看看。修行要人家愈不認識，愈好修。

日期：72年農曆8月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我們對，而別人不對，我們若讓他作主，則變成我們不對。意即自己要有主，不被他人所轉。

△經藏在那裡？經藏在我們的心中。但這要智慧開才有辦法，智慧不開，看經書是迷迷糊糊的，若智慧開，則看經書會覺得很熟，且又會領悟出另一眞理出來。

△法器、唱讚，這些都是自然會的，不是刻意去學，智慧開自然而然就會了。

日期：72年農曆8月21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在佛陀正法時代，魔王無法破壞佛法，他就說要在末法時代，穿出家人衣服，來破壞佛法，就如同現在的人，現出家相，而他的頭腦卻是在家樣，這就是魔。

日期：72年農曆8月25日　地點：承天禪寺　年齡：九十二歲

△念佛念到一心，心即佛，佛即心。

△這是前世修來的好因緣，才會你出家、我也出家，一起修行。出家修行要大家和睦相處，你好他也好，大家都好。不是和在家人一樣，誰好誰不好，這就有愛情愛別，修就是要修這些，冤親平等。

△在家人總希望子女長大成人，有一番作爲，讀大學、讀博士、賺大錢、吃好、穿好、住好，對兒女有所企望，等到兒女眞有所成時，卻拋棄父母不顧，妄想成空。一口氣快斷時，還想著我的兒子、媳婦、孫子，哀哀怨怨地對兒女還有所掛礙，愛情愛別、生、老、病、死、苦，也隨之而至，六道輪迴逃也逃不了。父母對兒女的期待，就

如同犀牛望月，月光雖能普照大地，但它是有生有滅的。佛光是無色相的，不生不滅，能普照到三千大千世界。但有生有滅的力量強，所以往往念佛念到沒有了，卻想到這有生有滅的，想去追求名利，吃好穿好住好。貪世間的一枝草，都要再來輪迴。所以修行要修什麼？就是修衣食住行、粗衣淡飯、香味觸法，修行修到智慧開了，就會用來比喻。

△問：女眾念佛是否能達到一心？

師：能，佛是人做的，但女眾要比男眾多修五百世。

△我們在世間幾百年，才等於天人的一天，所以在世間不好過，是苦的。

△出家修行不要像在家人一樣，犀牛望月，要穿好、住好、吃好，到後來就要披毛戴角還。

△徒問：為什麼「寧可幫愚人拿包袱，不為能人之軍師」？

師答：處處君子，處處小人（能人名堂較多），上上人有下智

，下下人有上智。

對寺衆開示

△出家爲求解脫——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去修——於衣、食、住、香、味、觸、法中不起貪念。

△我們累世所造的惡業比山還要高，今生出家修行就會現前，所以有時候覺得出家後，業比在家多，我們要有力量跳得過去，如果不伏煩惱又起心動念，那就又造新業了。

△業障到，無明煩惱起，如無正念則邪念起，處處看人不順眼，處處不順心，就想離開另找道場，或覺得沒意思，還俗去，其實只要一起煩惱，就是自己不對，不管你有理還是沒理。

△做事不要計較，看到沒做好的，撿起來做，做事功德是自己的，如果講別人，那就是又造口業了，做事情不是替誰做的，是爲消自己業障而做。

△所以出家的好處，你們還看不出來，還不知道，這些業障如果

不消，就都要擠在臨終時出現。外表上看出家人好像吃三餐，做些事，其實出家就是要除這些貪、瞋、癡，及消我們的業障。例如：在擦椅子時，師父說再擦乾淨點，你們會想：已經擦得很好了，怎麼還這樣說？這種想法是俗人的見識，修行要直心，要說：「好！好！我再擦好。」這也是在考驗你們的心，所以，修行貴在直心。

△不要太愛惜這個假體，它終有一天會爛掉的，不要太縱容它。愈惜它，它愈壞，有了這個東西就會壞，不要被它利用了，我們要的是那個靈靈覺知，不生不滅的東西。

△不要執著於現在的父母家人，這些親人都是過去生中的冤親債主。

△修苦行即是在洗頭腦、換種子。

△生爲女身，能出家，得遇大善知識，又有安定的道場，應該感到萬幸才對，應該趕快修，改掉自己的脾氣，改掉不好的念頭與觀念。

△出家人不要怕死，死了去西方更好，出家人要有能把什麼事都化爲沒有的力量。

△你們現在無色相的都沒看到，所以沒興趣，總是往有色相的事物上面去追求。

△在食的方面，出家人是人家給什麼吃什麼，不執著、不貪求，少些、壞一點也吃，否則吃太多，吃太好，業不易消，如又起貪念，則仍在輪迴中。其實眞正說起來，什麼東西拿去化驗也都會有毒，如水中也有毒，人家都這麼吃，我們就跟著吃，不起煩惱掛礙。

對曉雲法師開示

△台灣出家很普遍，大都是受了教育來出家，大陸出家是了生死、行苦行，學佛菩薩的苦行來出家，大陸出家要先修三年苦行，吃苦才能解脫，我們現在出家，在食、衣、住上不要貪戀，不要像在家一樣，才能修出福慧，粗衣淡飯才能了生死，要學佛的福慧，三寶即佛、法、僧，僧就是要好好地修，要淡泊才能修戒定慧，念佛定來就是

禪，初學佛入門就要念佛，心心不離佛，心定就是禪，有佛有淨土，初步是訓練身、口、意，我們出家了，就要找那個不生不滅的東西，在念阿彌陀佛中，一面做苦工，頭腦才不會亂想。

△我們來時是迷，要去的路，簡單說即是念阿彌陀佛。

△我們是帶業而來，但不要帶業而去，出家要上報四重恩即父母、師長、眾生、國家恩，下濟三途苦，出家要能好好修得解脫自在無掛礙，才有所交待。

一般開示（一）

△少用頭腦—不是說不用頭腦做事，而是說遇事做過了就是，不再去分別你我是非，對人也是一樣。

△比較率直，智慧易開。

△不要沒影說有影，人家說這不用錢，不打稅，卻是求大驚（吹牛）。修行要注意身口意，以前有過懺悔，今後不再造業。稻穗成熟，頭是垂下來的，未成熟的，頭是挺得高高的。不好的要參，好的參

不到，因他看不出來人家好的在那裡；好的參學，見人不好，正好改過，反省自己有沒有這個樣子。

△直直的人說話有時雖不很合適，不很好聽，但不應該視爲壞話。有的人說得很好聽，但心不是那樣。

△有時心直者說話無別意，但聽者會歪曲，甚至又把他想得很複雜……。

△你們拜我爲師，我給你們的是佛法，若我以後不在，你們仍依著去行，道心才會堅固，出家路才走得圓滿。

△自己會去覺到的，是有根基的，如沒有根基的，盡多煩惱。

△會聽的，開示才有用，如不會聽的，開示也沒有用。

△凡事不要執著，有時碰到某些事，總想要使它比較完美、比較理想，一直把事放在心上，追求、一直追求，這就是執著。

△出家了，如又分別計較，就是鬥爭。

△吃、睡隨緣，不必去執著佛沒念沒拜，這也是執我相。

△心開花就開，心開就念佛，念佛蓮花就開，但念頭一轉沒有了。

一般開示（二）

△趕快修，修到西方去，否則這裡很苦，你看這麼熱……，西方是清涼的所在。

△修到要去的時候，不掛礙任何一樣，每一樣都無掛礙，只帶我們靈靈覺覺去。

△阿彌陀經中，六方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即六方世界—東南西北上下方皆有色相，不管那裡都說要去西方。

△師兄弟間要談佛法，不談世間法，否則愈談愈遠，阿公阿媽，接下去這樣做比較好吃，沒完……。

△問：以後時間還很長，很耽心會不會走錯路，若走錯路很可惜。

答：每天早晨起來，不要去講那些雜話，這個那個，要快多拜

佛念佛，公事辦完辦私事，靜一下，這樣腦子清淨，比較有正念。人家在做什麼？說錯了什麼？不會跟著錯了。然後也要回來想一想（自省），有沒有做錯了什麼？有正念才會清楚自己所爲何事。

△有善根的人，講會聽得進去，沒善根的人甚至會跟你吵。

△有善根的人，師父講他，他知道師父在教他，會說懺悔。沒善根的人反說師父怎麼還說他，生起煩惱……，就想：還是在家好，有父母，吃好穿好。如嫁人演那場戲，結果是再墮落，或有人想到要離開此地，那以後就沒有人會講他了。

△輪迴是有的，不要以爲沒有，很苦！

△我們的衣、食、住雖不好，但修行是清淨所在，我們心中沒有什麼，沒有事情，每天就這樣，是清淨的地方，在家則是五濁惡世。

△虛雲老和尚朝山時，赤足，一只椅，背包袱，忍飢過日，朝到那裡算那裡，明天的明天再說，心中無所住，都有龍天在護持，我們就是沒有願，有願則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能夠身體沒出毛病，念佛而過，就要很滿足，明天再來時，明天再說，不要去掛礙，故說不必想以後的事。

問：那是不是說不管任何方面的事，都不要去掛礙它，專心於道就是？

答：會聽的人，聽一二條就知道，不是每一樣都講，以前法師講經都留些讓你自己去悟，不是每樣都講，又不是在講故事。

△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煩惱，以前在大陸是要看那個愈有修、愈有根基的人，特地去試他，故意用那種無理的態度去刺激他，或有時看他事情快做好了，偏再去破壞，或打他一下，要看根基到那裡，才能試到那裡，否則對無根基的人，徒增其煩惱，在台灣是行不通的。一般女眾從父母身邊來，扭扭捏捏的習氣還在，用的方法都是世間法。

△認識壞的就是好的，否則每一個人都有一肚子的煩惱，怎麼去

修？就是從這裡去修，才能去煩惱。如果每天就是這個樣子，做做吃吃，不去悟道，到老來還是一樣（而他也說他在修行），而這裡（指著頭說）還有很多煩惱。

△打擊我們的，你以爲他是壞人，但是在修道來講，是有幫助的，內心要感謝他。那是西方錢，你不會賺，反而跑去哭。

△沒根基的人，煩惱一大堆，即使你跟他解釋，也是聽不進去，轉不過來。（煩惱不除，正念不出來）

△你們女眾已染重病（感情重），不要再來那愛情愛別離，喜歡兩個女眾在一起睡，說你爲什麼不跟我好。要分開，要遠離一點，如果執著下去，就是邪了。

△做常住的工作是沒條件的，不要做得怨天尤人。

△每一法師都有其度眾生的法門，不可隨便毀謗批評，因而影響別人對佛法的信心。

△比丘相即是佛相，有比丘法師來即要問候招待，不要再去分別

那個人有修？那個人沒修？

△一邊工作，一邊念佛，就會感覺到有地獄、因果、輪迴等，才會警覺應趕快念佛求生西方。

△別人好的要贊成他，如不好的也贊成他，則自己的罪會加倍。

△東西好的，不要把它變成不好的，指常住的東西用物，要儘量使用、保存得宜，不要無心或故意把它放壞了。

△做人若出家修行才值得，要不然在社會上，生兒育女，到要死時還捨不得，不願走。

△人生有生、老、病、死……愛別離等八苦，若有願力修苦行，以後有小神通，什麼事到那裡都知道，自己有所覺，自己有主。

△聽話要會聽，要聽聞佛法，不要聽俗氣話，前者是解脫的，後者是是非。不要還有相，有個「我相」，計較你我相，是壞種子。

△聽話要對的才聽，如聽無理的，會影響別人，也會受因果。

△要修性，每個人都有佛性，佛性即是道。

△有你我相，則易起爭執，出家不是來修鬥爭的，出家是要統理大眾，即每個人都好。經藏全在心，戒定慧也在心，戒定慧不是用說的，是用行的，即是要修五蘊。誦經不是光唱唱就好，要去體會意義，否則出家眞可惜。

△說是說，要修到自己看到就知道，自己悟出來的，否則大家都很執著（指看經典）。苦行不是簡單的，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也不是辦法，一直拖到頭來也是拖……。

某法師來請師父開示

△問：想離開現住寺院，目前有三個地方，不知何處與我有緣？

答：是心不安？還是所在不安定？如果是心不安定，就是跑到西方，也不安定，心猿意馬時，馬上轉過來就安定了。戒律最重要，戒律清淨，心就清淨，如不安定（指心），看什麼事都有我相，要看每樣事都不是我。要到西方，要修到心不亂，什麼事到，一念清淨則是西方，心不能安，則想到處亂跑，要以心安心，否則要用什麼安？

如心要跑，就問要跑到那裡？

△問：每天持咒、拜佛，又增法華三昧，心仍打閒岔。

答：自己沒有主不行，專心念佛、看戒律、拜佛就好……，事情愈多，愈執著，心愈不安。不要把人家的善拿來修（苦……執著），如有根基的，把人家不好的拿來修，更好更進步，如不會修的則會起煩惱。心要安很難，故要找心裡面那個不生不滅的，不要找外面那些有生滅的，要找什麼都有的本來自性，聽得到、看得到的都是外面的，與自己無涉。

△某居士問：念佛能否見佛？

答：不能。

問：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說：「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又如何？

答：對！就是心開即是見佛，見自性佛。（意味佛非由色相見）

問：朝山應如何才能如法？

答：要慢慢拜，要放下萬緣，不要掛礙，一心於此。

綜合開示

△出家要在大叢林人多的地方，不要三五個人（男眾可分開），人多才有壞的可參，那些壞的人，才是我們的指路者，這樣才會進步，祖師大都出自廚房、種菜……等，在最沒人注意的地方、最沒中用的地方修行。

△現在承天寺，來的人什麼樣子都有，但鬧中取靜，才是真修行，有的人還跑去大馬路旁修行，甚至車子開過去，他也沒有感覺。

△要注意自己的心，要的是內心裡面生歡喜，不要因外面環境好而歡喜，要照顧自己的心，不要注意外面的境界，要修到我沒有怎麼樣。

△修苦行是要鍛鍊自己是否能捨身，這個身是假的，一定要壞，再怎樣補也補不好。

△男女眾講話不能面對面，拿東西不能直接接手，師父是有定力，否則即使相距百步，也嫌太近，你們現在的正念，都還不夠十分之一，還很危險，要多注意。

△念佛即活禪，有的雖說閉關，可是還想得很多，心裡不清淨。我們是靜坐累了，就起來跑跑香、念念佛，心離境即是禪，我們要維持正念，我們裡面還有很多壞的、不好的。（問大眾）我現在說話有沒有正念？

△出家人不要沾染愛別離苦，否則就與在家人一樣了。遇事要迴光返照。

△修苦行是培養這個願。看有沒有這個願，業障少的人，願力就會發出來，諸佛菩薩成道，就是依這個誓願。

△女眾少修五百世，會修的就此身即可解脫。不要顧身體，吃飽就好，穿暖即可，不想睡就不要硬睡，相反則貪念來，即著迷、散亂、無道心。

△有的人在說別人是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是他故意這樣說，而是無始以來所帶來的業習，使他這樣說。

△做事情就像做遊戲在玩一樣（若無其事），但心要有主，不被外境所轉。

△天人看我們像黑毒蟲，我們像廁所裏的蟲一樣，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大願，要接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但我們卻貪戀這娑婆世界，認苦爲樂，就如同廁所的蟲，我們認爲臭穢不堪，但蟲卻貪戀臭穢的地方，若把蟲放在清水裡，蟲會死亡。

△「毗尼日用」熟的話就念，如不會，念阿彌陀佛也好。

△現在在動的地方，先把禪門日誦裏的內容都搞懂了，以後在靜處就用得上。出家則有正念，社會人則無，行住坐臥去領悟體會佛道，才不會空過光陰。去體會佛道，壞念頭才不會跑進來。若無正念，口雖不說，心裏卻想。

△現在年輕人出家，還很危險，容易被外境所轉。而半路出家（

結過婚）的人，在社會上吃過苦，他們對這些外境較自在，不易被轉。但如果年輕出家人肯修行，智慧開易有成就，而這些半路出家的，則還要比人家多修兩百年（喻時間很長）。

△修行人是境遇愈壞愈好，出家和在家不一樣，出了家是愈苦愈好，修行道路上是有很多和世俗不一樣的，不是爭對不對。以前有兩個徒弟打坐，一個坐得很莊嚴，一個坐得東倒西歪，可是師父拿起鞭子打那個坐得莊嚴的徒弟。要是現在的人馬上起瞋恨心，生煩惱了，但那個徒弟很慚愧地請師父開示指導。修行不是爭對不對，而是要有這種功夫，做對了人家說你不對，你也能接受。

△有相看得到，無相要我們有堅固心，是非裝不會，不要被度走。

△不用多看書，只要多念佛，智慧一開，經藏自然在你心中。

△不講究吃和穿，只要粗衣淡飯，能禦寒、能填飽肚子即可。

△修行不能執著，執著即生煩惱。

△修道是要去貪、瞋、癡，達到身口意清淨。

△受了別人的攻擊或批評，我們當忍受，即使是被人冤枉也得忍受，還要感到慶幸並感謝人家。

△忍辱即智慧。

△承天寺是十方道場，外來的出家眾，若能守規矩，皆能住下來。

△修行要沒有我相，不要說自己以前（在家）是什麼身份，出了家就沒有身份學歷高低之分，大家都一樣，否則就不能下心修道。

△我們要捨身，爲常住做任何一件事，若太愛惜身體，即無法修福，反而被臭皮囊騙走。

△早上醒來先摸摸頭，爲什麼要出家？爲了脫生死、不受輪迴而出家，故要提起道心。

△盡守自己的職事，若好吃懶做，不盡職，福報用完，業障一到，自然而然待不住。

△女眾盡量避免和男眾交談。

△出家當棄捨愛別離苦，不要攀緣。

△受了戒就是要去行，不是做大法師，沒有身份高低之分。

△樂意接受別人的指導、勸導，不可違抗不服，或分派系、勾心鬥角。

△不要太惜身，生病時不要去理它，這是一種考驗，理了它就被考倒。遇到病痛時，更應體會出人生無常，難免生老病死苦，更應加倍努力修行。

△在家有苦，出家亦有苦，在家所受的苦沒有目的，而出家受的苦，是要了生死，不受輪迴。

△出家飯是不容易吃的，若要吃得穩，當好好修行，否則將失去這飯碗。

△凡事不是光說或去分別的，而是自己開智慧體會出來的。

△我們修苦行，就是要消業障，故對於自己的言行，應多注意，

免得帶業障來，又帶業障走。

△對佛法未臻了解即受戒，容易造成貢高我慢。

△不要怕得罪人，自己職事要做好，該說的就當說，不要做人情，免得落因果（失人不失因果）。

△起煩惱時，不要和這個說那個說，說來說去惹是非，最好多禮佛解煩惱。

△要聽執事人的話。

△空餘時間多禮佛、看經藏。

△有什麼不知道的，應該問師父或師兄，不要怕丟面子而自己擅做主張。

△只知道吃而不知道修行，吃多了就難消化。

△以前羅狀元知道自己職位高，不愁吃穿，容易墮落，富貴畢竟不能長久，故捨棄其職位而出家。他不願讓別人知道他的身分，任何打雜工作都做，有一天，他開悟了，知道以前洗盤子打破了多少，趕

快賠常住。羅狀元沒有我相，所以開悟了。

△今天我們出家是要修行，了脫生死，不是來享受。修苦行就是磨練我們的身心，能夠使我們沒有我相，沒有貪瞋癡，達到身口意清淨。

△不要祈望施主送東西來，不要依靠施主，只要努力修行，有了成就，天龍八部皆會擁護我們。

△今天我們能在這衣住食具足的道場修行，更應加倍努力修行。

△做事要心甘情願，才會開智慧。

△現在的人和以前的人大不相同，以前的人道心十分，現在的人道心才一分。

△以前在大陸叢林，出家不是那麼容易，剛出家先在外做苦工，做到某一個階段，再領職事。

△出家是要修行，不必到外面去讀書，佛學院所講的未必完全是佛學，而摻雜了一些社會學，接觸久了，心無法脫離世俗。

△不要著相：我做了些什麼？

△今日我們有這麼好的修行道場，不要再去想外面那個道場好，否則心無法安定，即無法修行。

△修行要掃除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看到別人的缺點，不要起分別心，應先觀察自己，人皆有佛性。

△我們是凡夫，男女眾應分清楚，保持距離，以免障道。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既已得到人身就應好好修行，六道中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皆是人去做的，修得好往善道，修不好犯五戒墮惡道。

△人為何受輪迴？就因七情五慾太重了，被七情五慾所迷，整天就是為財、色、名、食、睡煩惱，惡業也就這樣造出來了。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即使生前家財萬貫，死後也帶不去，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不要再為這些身外之物，浪費美好人生，趁早修行。

△有些人說：吃齋人說吃齋話，若所有人都出家，那這社會怎麼辦？假若人人都出家，我們皆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不是更好嗎？

△我們只知道我們是父母生來的，可是在父母未生我們之前，我們本來的眞正面目又如何呢？死了又將歸向那裏？我們既聞佛法，知道有位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大願，只要念他的名號，命終時即接引我們到西方。他有這個願，我們也要有這個往生西方的願，我們要深信有個西方極樂世界，有位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具足信願行，隨時念佛，到臨命終，我們有正念能念佛，阿彌陀佛即來接我們，但若還惦念娑婆世界的任何一針一草，就要再受輪迴。

△以前大陸叢林只要有人犯錯，知客師也不用多說，把你姓名寫於佈告欄上，你自己看了就得走路。現在知客師說你，你還會和他吵架，眞是差得遠。

△以前飯菜都很簡單，煮羅漢菜，而今講究吃，出家眾比世俗人吃得好。

△以前在大陸叢林，到外參學，東西亂放，才不管是誰的，一律沒收，若想找回來，須求知客師。

△做事情要用頭腦去思考，不要人家說這樣做，就一成不變地去做，要有判斷能力，否則豈不就同一隻傻狗，人家丟了一個石頭，牠不知丟的是什麼就跟著去撿。

△要惜字紙，有字的紙，不要糟蹋，要拿去燒，這也是一種美德。

△拿筆的大博士，雖有學識，但不見得就有得吃，拿大筆（鋤頭）的只要拿得穩，一定不愁吃的。

△做事要有耐心，把環境擦洗乾淨，也同樣要把自己的心洗滌清淨，邊做事邊念佛，不要放逸，不讓它（意識）跑走了，才能達到身口意清淨。

△打妄想或煩惱時，要趕快停止，繼續念佛，如妄想繼續打，就不要去管它，還是要念佛，才不會退失道心。

△我們這假體難免有病苦，但這屬小病，有妄想貪瞋癡才是大病，有妄想，我們還要繼續輪迴，生死就不能了，爲了保持臨終的正念，我們平常就要多服「阿彌陀佛」的藥，否則死將何去？

△身體就像房子一樣會壞的，即使再怎麼修補，還是有破綻，我們要將這假體放下，不要太愛惜它，畢竟它是幻化的，但我們要好好利用它修行。

△弘法利生，不是口頭上說的，只要修持得好，自然人家看到你，就會起歡喜心、恭敬心的。

△像我們穿得不好（染色衣），肯捨身爲常住工作，外面的人看到了，也會感覺這些出家人很下心，自然就想供養我們，無形中讓他們種福田，度了他們，這也是弘法利生。

△修行一定要在大叢林人多的地方，這樣才會磨練出好的人才，若是一二個人、三四個人在一起，就沒有磨練的機會了。

△修行是要在動中取靜，不是靜中取靜，那功夫未到，最好動靜

皆無掛礙。

△勇猛精進地修行，到了食衣住都不需要了，再去閉山、閉關，這才有保障、有成就。

△兩堂課誦要背熟，並解其意。

△三皈依好好地去體會，是否做到了？如「皈依法……智慧如海」，智慧怎能如海呢？即人家點一下就知道了，不是經書一籮筐，這畢竟不是自己的，形於外的經書，看到的了解，沒看到的就不知道了。所以念佛念到某個程度，經藏自然在你心中，還是要老實念佛，才會開智慧。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我們就像將要枯乾的池塘裏的魚，命已垂危，一天一天地過，不知死後何處去？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有放逸的心，勇猛精進，才能往生西方。

△智慧勝過神通，智慧能辨別是非、了生死。

△對任何事都能放得下，放下即功夫。平常即對任何事無掛礙，

免得臨命終時念頭一起，就要繼續輪迴了。

△出家人要事無所求、心無所住。

△不可兩人單獨講悄悄話，講來講去就結黨、分派系。

△男女眾要分清楚，男眾拿東西給女眾，或女眾拿給男眾，絕對不能直接傳遞到手上，講話時不能面對面，且要保持一段距離。

△出了家就要有正念，有佛的種子，不要身出了家，心和世俗人一樣，愛情愛別離苦都來了，到後來也沒辦法修行，想結婚也不是，進不進退不退，出了家就要感到很慶幸，沒有走錯路，好好地修持，才能往生西方。

△執事人關心我們才罵我們，糾正我們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善知識、指導者，不要人家一罵，煩惱就來了。

△不要著色相講究穿著，這樣做也不是，那樣也不是，捨不得弄髒，這就不能爲常住工作，反而被它（衣服）度走了。

△出家的目的在了生死，不要再去追求香味觸法了。

△不要以爲出家幾年了，要當法師，要閉關閉山，修不到那個程度，什麼都還需要，怎麼去閉關，到後來什麼問題都出來了。

△大器晚成，自己有了一點功夫時，不要想出名，年輕出名，慕名的人一多，如自己定力不夠，尤其人的情慾高，萬一碰上孽緣，是很危險的。

△出家就是要捨身，人家怎麼罵，怎麼侮辱，都無所謂，去掉我相，才好修行。

△娑婆世界有眾生即有菩薩的存在，若已無眾生，菩薩也沒有了。

△男女眾要分清楚，即使活到一百歲亦如此，除非已開悟證果有定力，否則容易出毛病。

△修行談何容易，要想當一個修行人，不是那麼簡單，現在我們只能說做苦工苦修而已，我們貪瞋癡慢疑未斷，現在只是磨練我們的心志，等斷了這些，那才入道。

△我像一塊橋板，我先走了這段路，鋪了這塊橋板，讓你們走，我不敢說我教你們，只是以我的出家過程經驗，告訴你們，互相研究而已。

△誇我們的、讚美我們的，那都不是明師；罵我們的，不管對與否，這才是眞正明師。刺激我們的時候，就是在成就我們，當我們受到刺激時總會想：「這麼瞧不起我，我就做給你看。」拿出這個志氣來，成就已在望。

△修行就是要吃虧，才會有進步。

△人命無常，一口氣不來，人生就完了，趕快勇猛精進，莫放逸，多念佛是當務之急。

△受戒即忍辱，倘能忍辱，則不易犯戒。

△修行不說對不對，即使自己對，人家偏說你不對，你也要忍受，凡事承認自己不對，就不會起煩惱，否則心不安，煩惱即來。

△不要光看別人的過錯，要常常看自己有無過失，有則改之，才

不會與道相違。

△我們從無始以來，所造業障如山那麼高，而今出家修行，就是要消我們的業障，若不好好修行，反而造業，說那個怎麼樣，這個……，這座山就越堆越高，永遠無法跳出生死圈。

△出家就是要對食衣住看淡些，不要去考究，一切隨緣，也不要太執著，否則易生煩惱，人家煮什麼，我就吃什麼。

△做事不是爲別人做，也不是應該做的，而是爲消自己的業障。大夥同在做，若有人不會，我們來教他，若他做不好，我們幫他做。不要分得太清楚，他不做，你就起煩惱，他不做你自己來做，要有慈悲心。

△出家和在家不一樣，出家沒有說對不對，對也接受，不對也接受，若能如此忍辱，慢慢就會去我相。

△若執事人教我們做事做錯了，我們也不能去反駁，順著他的意去做，自然就會悟出眞理。

△修行的路程要愈苦，才會開智慧，不是希望別人對我們好，否則和世俗就沒有兩樣了。

△出了家要多念佛，不一定要坐禪，功夫不到易著魔。

△修行就是要下身，衣食住皆簡樸，要粗衣淡飯，若過於考究衣食住，則和在家人無兩樣。看淡這些衣食住，才能去貪瞋癡，若生活太充足，則欲望大，貪念愈多。若要下身，當從衣食住日常生活著手。

△未受戒不知戒律而犯戒，那是無故的，現已受戒，知道戒律，就當嚴持戒律，莫放逸。

△現在佛教雖遍佈全世界，但是要修行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向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學習，好好勇猛精進。

△虛雲老和尚一件衣服破了補、補了穿，鬍子留了那麼長，有一餐沒一餐的，只爲了了生脫死，勇猛精進，把身體都捨了。

△出家是爲了得到解脫，看能不能修到五蘊皆空？

△少吃、少睡，把精神用在修行上。

△出家要修行，不爭對不對，道心才會堅固。

△人家叫你這樣做，你就這樣做，頭腦也不會去想別的法子，這樣比較好修行。

△這個臭皮囊是借給我們住的，但我們卻往往爲了它，造無量無邊的業。

△我們團體能莊嚴，私底下也莊嚴自己，無論在那裏都莊嚴，如課誦時，外來人看大家都很莊嚴，會對佛教有信心，不認爲佛教是消極的。

△修學佛法，並不是什麼都不要，那會走偏的。

△凡事不要太著相，相貌好不起歡喜心，相貌不好也勿起煩惱。

△若你將地掃乾淨，師長硬說你沒掃乾淨，這時你若和他辯，這就是在家性情。若你能接受，說：好！好！我把它掃乾淨。這就是修行。

△信徒拿東西來供養，是來求福的，即使是供養一根草，我們也要以歡喜心接受。若拿好東西來，我們爲了這些東西起貪念，則不能悟道。若拿壞的東西來，我們把壞的煮成好吃的，則福慧雙修。若未能適當處理，反而批評人家拿這些壞東西來，自己起煩惱，並且造口業。

△修苦行不是做很多，做事情是磨練自己的心。做事不能急，慢慢來，做久了自然熟悉，就會開智慧。事情應該怎麼做，不是刻意絞盡腦筋去想怎麼做，而是一看到就自然知道怎麼去做。（師父說五、六個人一天劈的柴，他老人家一小時就可以做完。）

△凡事好壞皆不形於外，例如生病了，也不要讓人覺得你生病了。像師父雖有病，但誰看到師父都說師父身體很硬朗，也沒有人知道師父有病。

△在家人整天忙碌地工作，就是追求名利、聲望，想在物質上得到享受，吃好穿好住好。而出家人工作，則爲訓練頭腦，工作不求做

多，也不用急，更不是想得到別人讚嘆，也沒有在追求什麼。穿的是求生西方的衣服，以前大陸叢林穿的是染色的麻布衣（在家人帶孝穿的麻布），吃的是很稀的稀飯，配的是簡單的菜，沒有像現在吃的是乾飯，又有這麼多的菜。

△行住坐臥當不離佛，像印光大師、弘一大師這麼有修行的人都還要念佛，更何況我們凡夫，當把念佛視爲第一要務，我們在世俗都已念過書，再去念佛學院、學講經，更增加愛情愛別離苦之念。世俗人把苦當樂，等到老來就怕死，放不下子孫。而我們出家人雖然修苦行，邊做邊念佛，日子久了，體會出有天堂、地獄、六道輪迴，慶幸自己出家，佛念多了，智慧也就開了，就有所覺悟，到老時不怕死，還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可去。

△我們這裏能看到十方人，形形色色，雙雙對對。年輕出家眾愛情愛別之念較重，看到情侶時，若被環境所轉，對他們生起羨慕之心，則是沒道心，若認爲他們這樣下去會墮落的，才是有道心。

△師兄弟在一起，佛法可多談些，其他則一律不談，以免心散亂，不要參加人家的閒聊。

△大家評論誰比較好時，自己不要參加意見，心裏明白就好。

△急性就會無明，丹田也會無力。

△起諸惡念時，不要執著，拍拍自己說：「你不要這樣子。」不可用處罰的方式，這樣沒有用，並會傷害自己。

△要發宏願，別人都先成佛，我才成佛。簡單地說，凡事幫忙別人，助別人安住其心，安心修道，把所知道的，說給別人聽，令他增加智慧，他人先成佛，而我才成佛，不能有嫉妒心。

△修行要靠自己去行，像一杯水，當你未飲之前不知其味，飲了之後，就知其味，所以要去行，才保證眞實。

△修行要修到動靜無掛礙，就是身在動時心不動，不被動轉，而靜時也沒有靜之念。又念佛掃塵埃，蓮花朵朵開，就是要提起正念，把惡念轉爲正念。

△隨人之情，合人之性。

△修道人不談佛理而談俗事，這非出家人本分。以在家的俗事拿來出家用，俗氣未斷，怎能談到修行？

△受戒是受「忍辱」，耳聽到別人罵你、刺激你，而不理會，那就是戒。

△出家人衣食住要能淡泊，眼假裝不見，耳假裝不聽，像個傻人，這樣修下去，韋馱菩薩會擁護你，你到何處，人見如佛，建道場馬上有人擁護。

△菩薩要度眾生，要先廣結人緣，看到信眾要打招呼，但不要攀緣，不要貢高我慢：我是出家人，你們是在家人。我們要知道吃、住、穿生活的一切費用，皆是施主供養的。

△以後師父不在，不用煩惱，只要聽師父的話，念佛修苦行，於六塵好與壞，不用執著，要隨緣。

△能在一天當中，平平靜靜念佛、拜佛、做事，沒有發生過失就

好，不要想做什麼，無過便是功。

△要做一位菩薩，不可自己好就好，別人管他死活。應把別人看得重要，自己沒關係，要利益他人，若只利益自己，無明煩惱就會一大堆。

△做什麼事情才算是修苦行？就是一切都不計較，日常生活不起分別，就是修苦行。

△自己的職事，自己量力而爲，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必請人幫忙，因各有各的職事，自己發心就自己做，不必麻煩別人，說不定會使人起煩惱。若他自己高興幫忙做，那就可以。做種種事，都是修行，不必計較。

△不能生絲毫的瞋心，否則不能入道。

△佛法不著於境界，如樂、明、空。輕安則樂；妄念少則明；不生念則空。如著於樂則生欲界天，著明則生色界天，著空則生無色界天。

△自己本來的面目，是自己悟出來的，「聽」仍屬於六塵外面的境界。修行要怎麼修？要從食衣住上修，粗衣淡飯，去貪瞋癡。苦行是要我們得解脫，要清楚去的一條路—解脫生死。

△若眞心想修行，是各自的福氣，故應福慧雙修。要把舊業消掉，方法是拜佛、念佛、做常住的工作、不計較。若計較則生煩惱，即造新業。

△沒根基的人，煩惱一大堆，即使你跟他講了，他也是不會明瞭。（煩惱不除，則好的不會出來）

△師父以前在大陸承天寺什麼都看過，有的人講這樣，有的人講那樣……，後來就到山上修了（光是做做吃吃不能悟道，還是要到山上修）。以前比較好修，信徒少，事情做完，就自己用功，現在比較不好修，信徒遊客來來往往，絡繹不絕。

△做什麼事都是無條件的，不要哀哀怨怨。

△行住坐臥皆在念佛，定下心來念，便可覺悟到：我們的心一天

到晚都在外頭，沒有觀照自己的心是否在阿彌陀佛上，不能把心放在信徒或外面的境界上。

△佛菩薩的業、掛礙，就是眾生。

△以前的人，師父試你的功夫，叫你鞋子倒穿，有根基的人，則跪下求師父慈悲教導，這是有智慧的人；愚痴的人硬要倒穿鞋子；沒有根基的人，則無明煩惱起，認爲師父不對，故意找麻煩。

△在家人會享福，去旅行……，雖然是很快樂，但旅行回來，頭ㄗㄚˋㄗㄚ，妄想多，頭腦不清淨。而我們衣食住雖沒有好的，但做完事，靜下來，靜坐念佛，頭腦沒有妄想，就會有正念。

△以前寒山拾得看到人家辦喜事，拍手大笑：「你看他娶他祖母，吃他姑姨。」人家罵他們是瘋和尚亂講話。他叫一隻豬過去世的名字，那隻豬眞的走過來，確實有輪迴。

△我們出家也要度家人，最起碼要他們信佛，吃素、不殺生，這樣才圓滿。

△問：怎麼念佛才專？

師答：這也是執著，妄想來時不要理它，有時叫它不要打妄想，它還是要想，所以理了它就多了一個念頭，且愈想愈多，念佛要隨緣。

△不要亂聽別人說，東聽西聽不知那個對，自己心中無主，反而易成散亂心，便成妄想，煩惱因之生起。

△念佛定來即是禪，故說要有禪有淨土，有禪無淨土，披毛戴角還，靜坐念佛比較不會走錯路（出問題）。出家和在家不同，在家生活好像白天做夢，晚上也夢，做那種輪迴生死妄夢（著有色相）。

△師父到現在，建立了承天寺這個道場，人眾不少，各路皈依信徒得依佛法、佛理種種事去修，師父是度人，予人種福田。

△現在這個道場讓你們不愁吃、穿、住，而能安心修道。一方面修行，一方面開示指導，眞正修行的目的要了解。你們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你們不曉得，有的不知道在做些什麼。修行要認識好的就是不

好的，不好的就是好的，煩惱即菩提，將它迴光返照，師父曾說過「鞋子倒穿」即此意。迷境即是正好修行之時，如果在這裏住不安，想到別處去，其實主要是自己不安，到那裏也一樣不安。你們現在壞的念頭很多，好的沒有體會，遇有境來很容易被轉走，還懵懵懂懂，所以還很危險。要知道你們現在沒辦法考，只能慢慢像照顧小孩子一樣，讓心安下來，才能修心。你們一定要守規矩，大陸叢林很嚴。

△修行要福慧雙修，修到老時，福慧具足，則人家自然恭敬你。

△去我相我執，才會開智慧，不去貪瞋癡，智慧不開；什麼事都怕怕的，也不會開智慧。

△別人和他結惡緣，我們不受人家影響，也和他結惡緣，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心要有主，我們要廣結善緣，未成佛先結人緣。

△先治家再治國，師父把家喻爲自己的習氣、無明煩惱壞種子，把國喻爲大眾，此意即先去除自己的習氣、無明煩惱，再以自己的德行來感化人、統理大眾。

△若自己對，別人硬說你不對，也要向人懺悔，修行就是修這個。錢要給你你不賺，就是說境來了，你不知修忍辱，反而起煩惱。

△人家看得起我們，才供養我們，我們要有感激之心，好好修行。

△在家什麼事都依賴父母，不知天地幾斤重，而出家後都是師兄弟，各人領各人的職事，把自己工作做好，較有獨立性。

△工作之餘可看些經書，看什麼經書呢？只要把兩堂課誦深入了解體悟，照著去做，一定能了生死，如課誦裏的三皈依、懺悔文、一者禮敬諸佛……等。

△什麼是粗衣淡飯？不是不吃飯，而是吃得飽，不是吃得好；穿得暖，能遮身，不是穿得好；睡得足，有精神就好了，不要貪睡，睡多易昏沈。若想搞些花樣不吃飯，身體搞壞了，不能安心修行，則枉費來出家。師父以前搞很多名堂，現在老了，知道錯了。

△在社會上經過一陣磨練，來此更進一步地修行（忍辱），較易

與別人相處。要有信心，說我一定可成佛，說可成佛，即有此願，才會更精進。不要經常說我……，都是「我」在作怪。在社會上喜歡穿漂亮衣服，來此便不適合，而是穿別人不穿的衣服。

△說些笑話（幽默）融以佛法，這樣比較沒有煩惱。

△出家人是講慈悲的，不是用世俗法來管人，要以行爲來做給人家看。

△要修到正念自己跑出來，那才好，一有正念出來，才會去分別怎樣才是正確的，知道怎麼去修。

△修到有正念清楚時，耳朵聽好音壞音，就會感覺到不順好音（不聽好音），把壞音拿來修。

△穿這件衣服，要修到任何事不掛礙，不掛礙人情世事……等一切，掛礙是多餘的。

△怕、不怕，就是安定、不安定。不怕就安定，怕就不安定。怕是自己在怕，別人也沒在怕，是自己修不到，自己無主就害怕，怕多

了就生煩惱，心不安定，也就會沒道心。

△如有道心，慢慢修到四、五十歲來，無所掛礙，「老尼姑」這才有了一點自在，還不是很自在，若不悟道，雖到四、五十歲，煩惱仍在，且易成顛倒。

△我們皆是帶業來的，故病苦多，少殺生，多念佛，就會消我們的業。

△人是否難逃劫數和病苦？例如患心臟病，若能專心念佛，則心臟病會好，若心念佛，還想去看醫生檢查心臟病，則念佛歸念佛，病還是不會好，若能專心持佛號，則病好了自己還不知道。

△學佛是師父開示一句，自己有所覺悟、體會，不是說得多，說多了那還在轉。

△孝順佛祖，就是孝順父母。

△念佛若沒正念，則想東想西，嘴念心不念，有願就會專心，不專心怎麼念佛？

△念佛有很多障礙、妄想，念一句都不簡單。

△無始以來所帶來的壞種子很多，若帶業來，再帶業去，則還在生死輪迴之中。

△問：帶業來怎麼開智慧？

師答：多念南無阿彌陀佛。

△要知道穿這件衣服是要做什麼的，出家了，要知道生死的意思。

△要捨掉一切六根對六塵，如果對這世間還喜歡什麼，則臨終就現什麼來，要放得下，看得破，才會跳得過。

△聽開示不是聽得多不多，而是聽得進、聽不進，聽得進也要會應用。

△吃東西吃飽就好，若要求美香味，就是給嘴巴做奴才，胃腸多忙碌，吃太好，腦子又會亂想，易散亂著迷。一切簡單就好，只要吃得飽，肚子不餓，穿衣能遮身、能禦寒就好。

△你們台灣還好，女眾能出家，要不女眾在社會上只有墮落下去，來出家再怎麼沒修，不殺生，看能不能轉個人身再來修行。

△心裏壞的力量比較強，好的比較弱，好的說：「我是善的。」壞的說：「我是大善。」它每樣都要佔第一，這樣強欺弱，善的終被惡的捉走（壓倒），這樣最不好。

△每天做事，把事情做好，心都在佛道上（念佛悟道），如掃地也會悟道—掃塵埃。

△佛號要多念（這最重要）。

△念佛還有感覺，還知道有念沒念，則是執著。

△做事情要有計劃，不能隨隨便便草率了事，要把常住的東西，做適當圓滿的處理。例如一棵樹，未能給予適當的種植，誤把它糟蹋了，則我們就有過失。

△說話要視個人根基而定，例如我們對有根基的說：「有了過錯能夠懺悔，罪從心起從心懺。」則此人雖有過，但經懺悔則清淨，不

再犯過，能把心用在道上。對沒根基的人，就不能這樣說，若對他這樣說，他會認爲：「反正做錯了，懺悔就好了。」這樣他永遠沒有辦法改過，永遠在懺悔。

△出家人不分拜誰爲師，只要能守寺裏的規矩，大家都一樣，大家都是佛子，若分得清楚，你是外來，我是……，則非出家人。出家人只要能好好依戒修行，修行得好，則到那裏皆受人恭敬，天龍八部也會擁護你，十方叢林皆可爲家。

△修行不講是非，不講「沒影」的事。

△若人愛漂亮喜穿高跟鞋，則以後就有自然的高跟鞋可穿——投胎爲馬。

△有兩個人，一個醜，一個美，醜的認爲自己醜，就濃粧豔抹，則愈塗愈醜，倒不如自然的好。

△一個人的個性（脾氣）很重要，個性好，到那裏都跟人家和合，能隨順人家。但隨順有輕重之分，若是壞事，我們當堅持自己的原

則，不要隨順壞事。

△戒本有各各職事的規矩，要詳問才不犯戒，以後擔當職事，才能勝任、有寄託。

△職事要一步一步、一級一級地按照規矩來當，不是統管的。

△女眾出家都不容易，何況要到別處參學，所以要參自己（起心動念，貪、瞋、癡、慢、疑），男眾方可到處參學。

△心若在此，學了師父的德行，則到別處亦可安定。

△出家做事與社會差很多，社會是追求名利，我們是修身、口、意。話有如刀，一句不對，可害多少人。（言多必失，少說話，多念佛）

△每天訓練沒貪念，不亂說話，講話講佛法，求生西方。世俗的種子已夠多，不要再講這些俗話是非。

△帶來的業善念少，惡念多，所以才要修苦行，消業障，才不想睡、不想吃。去掉壞念頭，才有正念，煩惱才少。

△若著於色聲香味觸法，則智慧不能開，要想辦法去掉它。

△修行要修到慈悲相，眼神讓人看起來很和藹慈悲。

△用善巧方便之法，使父母入道，有善念，起碼做個天人。

△若別人把做不好的事往我們身上推，亦要忍。以前人家說師父「怎沒把飯煮熟，叫人怎麼吃？」師父默然不辯，這才是功夫。

△人若修好的話，即使到那裏，人家亦要找你，別人也喜歡和你講話。

△一天都是壞念頭，沒正念。不要想有色相的東西，而是要想無色相的東西。

△壞的意念跑出來時，若沒做或已做過，則內心求懺悔，不再犯就好。

△掛單的人來時，不能有分別心，講人家好壞，讓人家不好修，只要他遵守規矩即可。

△叢林每個人皆可掛單，掛單亦有規矩，也不是看好壞人才給掛

單的。

△職事都會做，到那裏都自在。

△行住坐臥，自己去體會佛法，光陰易逝，莫放逸。

△聽師父開示，覺得很好，好是好，好是師父的，還是要自己去行，自己去體會。

△有根基的人出家就很清楚，很能體會出家與在家的好與壞，沒根基的人則不能體會出來。

△若不能去體會道，雖是出家，仍是修在外境，心隨境轉，還很危險。

△你們現在雖出家了，仍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出個出路。

△要常看看穿的這件衣服，摸摸這個光頭，提醒自己的身份—僧，否則有時忘記了，此身雖在，而心常跑出去，自己不覺得，就不是出家心。

△舉個例：自己昨天才做的錯事，今天見別人做，即笑人家那個

樣子，而忘了自己昨天才做的。

△父母親對兒女，常罵不聽，常打不痛。

△問：意業難持，爲無始來習氣沾染自然而現，如念起即刻懺悔，有無因果？

師答：意業未做出來，還在腹中，即懺悔則無因果，若做了即成身業、口業，則有因果。應時時刻刻有懺悔心，有懺悔心則善念就跑出來了，頭腦就明白，就知道該怎樣。戒有開遮，要看清楚，否則易被戒戒回去。無故可懺悔，未出家前做不如法的事，皆爲無故。有故（出家後）則不能懺悔。懺悔不能超過三次（同樣的過錯）。意業不怕起念，只怕覺遲，隨犯隨悔。

△若有鬥爭計較，則不會安定，不是他壞，是我們不會修，因自己怨恨煩惱而不安定，是你自己不安定而怕，不是他怕。什麼事都要用比喻的，過了就沒事，才會有正念。

△有一甲者有吐痰的習慣，常常到處吐痰，恰巧碰到乙者有疑心

，有一天甲在乙者前吐痰，乙者疑心甲者瞧不起他，結果兩個起了衝突。丙者知兩者的習慣，前來和解，從此兩人皆改過，不再吐痰，不再疑心。人的習氣不改，會給自己添麻煩，疑心對自己不利，給自己障道。當我們知道有兩者起衝突時，應予和解，不可再加油添醋，否則事情愈鬧愈大。

△從前有一個人，和人講話時，總是東看看、西看看，故做神秘，讓第三者看到時，由於他的動作，給人的反應，就是他在說人壞話，其實不然。所以做任何事皆要自在自然，否則會添不必要的麻煩。

△做事情是在磨我們。做事情若關心則會專心，一件事若會專，則其他事也都會專，邊做邊念佛，同樣的，一理通則萬理徹。

△身爲徒弟的人，若師父有再大的過失，我們也不能說，若我們聽人家說他們師父怎麼樣……，其實眞把這些話說出去，則他們的罪都歸於我們，說四眾過罪。

△出家了要知道出家的意思，不要被別人提著團團轉，自己要有

主，該聽的聽，不必要的不用多聽，打哈哈就好了。

△問：缽打破了，是否出家飯碗就丟了？

師答：這也是執著，若你的缽讓人給打破，因此埋怨打破你的缽的人，爲了這個缽，你和人家結冤仇。

△若有人想害我，則我們要想：大概過去我害過他，所以才這樣，我不能再和他結冤仇，我要度他。凡事都有因果，一針一線一句話，皆有因果，意同梵網經二十條。

△看做事情就知道，做事專心用心，則學佛念佛也就專心用心。自己有感覺到，則工作中那裏不乾淨也會知道，就是地上一粒沙也知道（會感覺到）。即一件事人家說了，就知道該怎麼去做。

△一個再怎麼沒修行的出家人，能持長齋、不殺生，沒有很大過失，則來生可直接再轉人身來修行，不要再經過三惡道。

△問：一個破戒的出家人，罪惡無邊，墮落地獄，是否比一個在家人還不如？倒不如在家修？

師答：還是要出家好，雖墮落，但果報受盡還會再來修行，畢竟出家多少種了一些善根。

△故出家說懺悔，懺悔什麼呢？無始以來所造的很多業。

△問：什麼是空？

師答：看得破，即是空。

△一個愈有修行的人，愈覺得懺悔的重要。

△修行要表裏一致，不要口是心非。

△靜坐時若有好壞境，皆不著，也不用說。

△多吃多忙碌，人在做事情時不會想吃，閒下來時就會想吃東西，吃習慣了，時間到了，自然而然就想吃，少吃少忙碌。

△問：以後師父圓寂，我們會想師父怎麼辦？

答：我在西方接你們，但也要你們放得下，到時我們就在西方見面了。

△人家在講我們的是非，修就是修這些。

△問：聽師父開示聽得很高興。

師父：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三心範圍很廣，貪瞋癡亦包含在內。「五觀若存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此三心亦即現在、未來、過去三心。

△問：聽師父開示，有時不敢吃太多太飽，但體力又差，該如何？

師父：要吃飽，只要不貪、不著就好，不要說好吃多吃一點，不好吃少吃一點。

△貪一樣，就有很多樣出來。

△不說是非，說是非就失敗，說是非讓人不安定。又如愛情愛別、愛漂亮……，則又要來六道輪迴。

△修行要自己修，修到有體悟，悟到娑婆世界的苦、輪迴的苦，悟到一條，就是一條的智慧出來。

△較能幹的人不好修，就會想怎樣怎樣？修行是修香味觸法、粗

衣淡飯，是看能不能修得腦子清淨解脫。

△寺裡也會有是非，形形色色，看得會害怕，會修的人則會想：等我修好一點來度他，不會修的人則會和他結冤仇。

△修行要修無礙的，像鳥在做巢，「籠雞有食鍋湯近，野鶴無糧天地寬。」牠飛到那裏即到那裏，隨處也就飛走，是最自在的一種鳥。修行要處處不掛礙，心才靜，才會念佛，如如不動。

△沒有說還有我的父母、朋友、同事、親戚……等，愛情愛別，千萬劫也是在輪迴這些，也是爲這些在輪迴。如果有佛的種子，修行就比較快。

△從無始以來帶的善念少惡念多，所以我們的自性被蓋住了發不出來，故有妄念、愛睡，無法與它抵抗，這就是業障，故要做些事情來調配，否則是到處聽，聽得亂糟糟，煩惱都沒處通（沒地方發洩）。

△問：有時候好像有魔？

師答：不要說他是魔，要說自己是魔。

△師：出家不能貪求名利。

徒：師父如今名聲遠播四海。

師：我也沒感覺。

徒：這才是眞功夫。

△修行修得好，自然有人擁護你，不是刻意強求來的。

△如果有一個人修得好，則其他人也會沾福（一人有福帶滿屋），則人人也會起勇猛心，向他學習，每個人都想修行，一起共修，大家互相勉勵，否則起是非、嫉妒、愚痴，大家都不安定。

△社會是造業的路，出家是極樂的路，得解脫。

△凡事都說自己不對，說懺悔教我，而不起煩惱，則是無我相，就不會有壞念頭。

△貪一樣則多一樣，少一個念頭少一個業、多一個解脫。出家人若不依佛理行持，則十人有十人差錯。

△弘法利生，就是犧牲自己。

△我不識字，教你們一些基本修行方法，你們識字，看些經及釋迦佛、文殊普賢諸大菩薩傳記，學他們的修行方法，諸佛菩薩都是有願的，所以修行要發大願。

△問：我發不出這個願？

師：願，不是要我怎麼樣，這還有個我。願，是自然的，像師父也沒有說我要怎麼樣，但現在有這樣的成就，我也不知道。

△修行，是做人不願做的，勇猛精進，不是和人計較這是不是我做的。斤斤計較，即和社會人一樣，做人不做的才是修福慧，修行不是用算的、計較的。

△和社會人交接只是應酬，應酬心裏也要有主，要有佛法，不要和社會人談論俗事，要談佛法。

△出家修行，就是要修色受想行識，修五蘊皆空，粗衣淡飯，離香味觸法，也不是教你不用吃飯，而是吃飽穿暖就好了，不可貪。

△出家修行不是競爭鬥爭的，競爭鬥爭還有名利。

△不要執著好壞，若執著壞的，永遠停留住，不能進步，例如自己做錯事，心裏就感到很難過，心不能開，一直執著這事，就無法安心辦道。一切皆是幻化不實的，過了就算了，若執著即生煩惱。

△一個人不是壞，而是習氣，每個人都有習氣，只是深淺不同，只要有向道之心，能原諒就原諒他，不要把他看做壞人。

△每天不起惡念煩惱，從日常生活中慢慢去修。

△少說話，多念佛，言多必失。

△忍辱波羅蜜，不要說我要忍辱，亦不是感覺自己在忍辱，或壓抑自己，這還有相，而是對境不覺得，這才叫做忍辱。如人家罵你時，你不覺得人家在罵你。

△修行不是修給人家看的，若是形於外的，你有幾兩重，人家一稱就知曉，修行是向內不是向外的，要給人感覺不出來，這樣我們也好安心辦道。

△誦經、看經、念佛、說話，這是一天當中所必經之過程，話要少說，誦經看經的時間不超過念佛時間，還是要以念佛爲主。

△所謂無色相，即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亦即「眞空妙有」，意思是外境確有此物或此事，我們心中沒有此物或此事的存在，心中是空的，若心中有著這些事物，煩惱即會由此而生。

△念佛最重要的是要聽得清楚，念佛要與自己配合，要念到能靜下來，是自性在念，就是工作中也在念，別人也不知我們在念，專心工作，別無妄想，也是一心。此是佛心，與佛道合，因有正念，所做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慈悲，所見的自然也是正知正見，此也是佛心。

△若於工作時，還知道我在做什麼，還有感覺，則這只是修福。若工作時，沒有個念頭「我在工作」，亦即沒有什麼感覺，這就與般若相應，亦即身心世界皆能放下。

△任運而行，隨緣度日，任何事皆不擔我心，所有衣食住行、是非榮辱，都冷冰冰放下，如此外緣清淨，心中智慧自開。

△平常心即是道，每天保持不起煩惱，不起歡喜心，多念佛拜佛。

△對人不好也不壞，隨緣和人結善緣，不攀緣。時時刻刻注意起心動念，有壞念頭，要馬上提醒自己。

△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

△要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莫令心放逸。

△修行要保持中道，不急不緩，細水長流。

△靜坐是念佛助緣，靜坐可調身心。

△這樣做做吃吃、吃吃做做，較不能悟道，因爲形形色色要眞看破才有辦法。

△師父說的知道了，再來就是受持，受持很要緊。

△念佛，心才有寄託，才不會去著其他旁的事情。

△開悟不一定能了生死，要得阿羅漢，斷見思惑，即無我相，才能了生死。對此句有感悟心，仍有這個那個意念浮存，全是基於有個

我，有了我即自私。

△念佛—離境，與佛相應，才知此心與佛心同。

△見聞覺知是六根的作用，我們的自性就在六根門頭，每天與我們在一起。

△起心動念都是自己不對，此是因爲還有個我在。此是細相，一念才起相便起。

△智慧是無色相的。

△要有菩薩的精神。

△平常因是習氣、你我相的關係，念頭常是自然而起的，非特意故，應慢慢改，多念佛。

△修行非如豆腐乾，拿來就可吃，十年二十年，一句佛號還保持下去，加上信願行，如此下去。

△西方是歸宿，如老農夫等太陽西下，可休息了。

△行的方面很多，善者念佛。

△念佛即入中道，沒有好，沒有壞。念佛亦屬幻化，但屬正念，故我們要以幻（念佛）滅幻（妄想）。

△身體不好，不要太去理它，說它有病就有病，說沒有病就沒有什麼事了，不要爲病苦生煩惱，肉體不去理它，也就是了，貪瞋癡才屬大病，肉體的病乃是小病。

△常住即慧命所寄，有常住才有我們，我們當爲常住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計生命安危。

△聽執事人的話，不要故意刁難執事人，大家同心協力。

△人家笑我們沒讀書、做苦工，我們當拿出志氣來，努力修行，讓別人瞧瞧，我們確實不簡單。

△修行目的在了脫生死，並不是爭名奪利，有些人請大官寫匾額，藉以打知名度，而師父一字不識，全靠自己苦修而來。

△不要想到外面參學，現在一般俗氣重，爭名奪利，好的學不到，反而把壞的帶回來。

△凡事都要忍辱。

△戒是戒內（自己），不是戒外（別人），當我們起了壞念頭時，就應拿戒律來制止，以戒爲師。

南無阿彌陀佛

記廣欽菩薩二三事

傳　萬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聽鄰居說，土城承天寺有一位水果師，終年只吃水果。當時我尚未正式學佛，基於好奇心的驅使，第二天即前往承天寺拜訪，請問老和尚是否眞的只吃水果？師父及寺中人告訴我，老和尚確實以水果爲主，這是民國五十八年間的事。

由於我關心母親的健康，老和尚一見面就問我：「你母親好嗎？」使我意識到，這是一位能知過去、未來的得道高僧。從此，我即常常去親近他。在前後十七年當中，老和尚給予我的開示和體悟，使我感受到他的慈悲祥和，以及身體力行，實證實修，不尚言說，廣度眾生的胸懷，眞是一位乘願再來的菩薩。相信凡是已經皈依廣欽菩薩門下的弟子，或曾親近過他的人，都曾蒙受其精神力量的感召。因此我想將這些年來老和尚給我的開示，翔實地記載下來，這記述除部分年月日未確定外，其餘全部內容和日期，俱屬眞實，不增一分，不減一

分。我同時也希望，欲敘述老和尚住世之言行事蹟，或所獲得之感應者，也要不增一分，不減一分，以求其眞實。

× × ×

民國五十八年五月一日，初見師，禪房內有數弟子在，師告我已教諸弟子習內功。我白師想學坐禪，師叫我向弟子學習，諸弟子則叫我念佛。

師：你有什麼樣的希望才能滿足？

徒：既不知生從何來，死往何處，能平平凡凡過一生就可以了。

× × ×

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六日

徒：我修道能有成就嗎？（因當時尚未正式學佛，以爲打坐就是修道，靈魂出竅就是得道。）

師：練什麼道？……你對人生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徒：人生短短幾十年，能平平凡凡過日子足矣！我修道會成嗎？

師：會。

徒：怎麼知道呢？

師：你有信心。

× × ×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二日，住承天寺。

徒：來日若能得志，必定光揚師父您的名聲。

師：阿汝得。（大概是讚許的意思。）

徒：師父講什麼？

師：是啦。

徒：「阿汝得」是什麼？

師未答。

次日臨行時，師告我：如果你有困難，可以找我，我可以栽培你。（多麼慈悲！）

× × ×

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徒：我打坐何以沒有成就？

師：在家人念頭多，能觀自在，精神統一而已。

× × ×

民國六十年七月十七日，住承天寺。

師：佛在心中，免向外去求。心求佛，心求西方，則佛自在，西方自在。（師鼓勵我出家。）

× × ×

民國六十年七月十七日，住承天寺，聽到有人在齋堂裏嘀咕：「參拜時不見人，吃飯時，人特別多。」這是因爲昨晚放燄口，而且一個月來，因做超度，雜事較多而累，所以早課人少。經過別人解釋後，客始無言。當晚曾將此事稟告師父，師無言。

徒：我來此未做早晚課，但有坐禪看經。

師：你若看經，當知規矩。你來時，未經當家師，就直接來找我，

表示要住幾天。我是度人，方便爲主。但是，佛門規矩，應該先由知客僧引進。你在這裏既未拜佛，也沒做事，吃飯時才見到人。照理，三寶受人供養，你承受得起麼？而且別人不知道你是爲何而來，爲刺探？你若拜佛、念經、看經，則人無疑，受人尊重。

× × ×

民國六十年一晚，住承天寺。

徒：佛教有很多的感應不可思議。

師：基督教也有感應，他們祈禱時，也會震動感應。（意即不要執著，若談感應，外道也有。）

× × ×

民國六十年某日，住在承天寺，晚間師父講述一段修行經過：「某次上山修行，進入虎洞而不知。晚間，虎回洞穴，先以虎尾試探，知有人在洞裏，乃在外面吼叫。我對老虎說，我是修行人，不容易

找到地方修行；你是畜生，找個地方住容易，這個地方就讓給了我吧。虎搖搖尾巴而去，以後就不再來了。」

× × ×

民國六十年某日，我住承天寺，有信徒送收音機給師父，尼師們立刻打開來聽廣播劇約二十分。我在一旁暗忖：修行的出家人，怎可聽音樂和廣播劇？此一念頃，師父已經知道，他對尼師們說：「有空聽一下就好。」

× × ×

民國六十年某日，承天寺尼師們互相談論某人修行如何，某人修行又如何。

師：自己的事情，自己了。（意即各人修行，各人自己得。）

× × ×

民國六十年某日，有信徒請師開示。

師：在這個世間，每一個人都是帶業而來，像牛將被宰時會流淚，

牠知死但不知逃，牠若知逃，十個人也拿牠沒辦法。佛法難聞，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做人若不知修行，就要生生世世受輪迴。

× × ×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五日，師八一高齡。

師：航空公司有一習坐功者來親近我。（這位老師就是教我習打坐者，我未曾將此事稟白，但師已知此事。）

× × ×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

傳×師：師父，事情不好啦！

師：什麼事情不好？

傳×師：我今日下山去，聽說美國總統尼克森要訪問大陸。

師：沒事，不要緊。

× × ×

民國六十二年某日，有客來訪，見到老和尚，僅點點頭，未拜

佛亦未拜師。

客：師父健康否？

師：好。

客：山間清靜，空氣好。

師：是。

（客人辭出後）

師：他是一貫道。

徒：他沒說，您怎會知道？

師：那裏需要他開口。

× × ×

民國六十二年某日

徒：師父過去打坐時，有過身體震動的經驗嗎？

師：有。

徒：因是子……（我準備說「因是子靜坐法」亦說有。）

師：啐！什麼因是子不因是子……（意指不要執著，但呵責中有一股慈祥親切之感）

× × ×

民國六十二年，請問關於坐禪的事。

師：打坐很危險，說墮落就墮落！念佛最好，會開智慧。

× × ×

民國六十二年

徒：師父已經修成正果，弟子可以常常親近，師父涅槃後，我當親近誰？師父能否指示我，在台灣或國外，有那一位大德可親近？

師：你們肉眼看不出誰有成就，誰沒成就。

師面向尼師云：出家若不好好修行，揹的因果，比在家人加倍地重！

× × ×

民國六十二年，有信徒請師開示。

師：萬物有生有滅，只有這（指頭）靈光（靈性）是不生不滅。

× × ×

民國六十二年，有人隨一群信徒見師，見到眾徒拜師，甚不服，面現怒容。

客：出家人有什麼好拜的！拿出一點錢給寺廟，就可住一輩子，不必做事。

師：我這裏沒有這樣的事，別的地方或許有。在這裏要修苦行，有錢也不一定能來我這裏住。（師作此語時，雙手顫抖。此人在證果者前誹謗出家人，當墮惡道，師因此悲憫。）

× × ×

民國六十二年

徒：有一禪師教我坐禪，否則早就沒命了。（我未打坐前，健康情形極差。）

師：不能這麼說，這是「緣」。

×　　×　　×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徒：師父！我要皈依。

師：你不是早皈依過了？（註：可能指前生多世。）

徒：沒有。

徒：（皈依畢，徒恐有所限制）師父！有……（什麼限制？）

師：無條件！無條件！吃早齋就好啦！

×　　×　　×

民國六十二年，有一日本女信徒，來承天寺拜見師父，她說：進入山中，聽到清脆的鐘聲，十分感動，認爲是佛菩薩感應加被。

師：因爲山中寺廟鐘聲的回應。（破執）

×　　×　　×

某年

徒：有善知識，言行不一，可親近否？

（師以手指心）

尼師：善知識在你心中。

徒：……（默然。我以爲，由我內心去判斷。）

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徒：我將來弘揚佛法，在何方較好？

師：隨你。（我以爲，不拘何方，我均適合。）

（註：開示不執著方位、方向，一切自在。）

× × ×

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徒拜見師，時師禁語，忽開口。

師：好否？

徒：不好。

師：怎麼不好？

徒：母親去世。（高齡老母，享壽七十六歲。）

師：好！

徒：……（後來，我佛緣大開，精進學佛。）

（註：世法言不好，出世法言好，所謂好者，乃指筆者學佛而母得以離苦，同時深深體會到世事無常。）

× × ×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十日，徒拜見師。

師：今日來做啥？

徒：七月超度法會，來爲母親超度。

師：那麼，你呢？

徒：（愕然）……

師笑：嘻！嘻！嘻！……

尼師：師父說，你爲你母親超度，那你自己呢？

徒：我自己度自己。

（師笑）

× × ×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徒帶家父見師，父親僅拱手爲禮。徒請父親供養，以種福田。

家父：多少？

徒：隨便。

家父：（伸出兩個手指）二十元？

徒：再多一點。

家父：最多五十，再多不出。

（徒自家父手中接過五十元，以供養師）

師：免啦！（師知家父心不能捨，不收）

徒：師父慈悲，請讓他老人家種一點福田。（師乃收下。可見師慈悲）

（家父離禪房）

師：業重！業重！

（家父於謁見老和尚後四十天去世。）

× × ×

民國六十九年農曆七月，承天寺辦超度法會。

女徒：師父！七月超度，要燒多少往生錢給先人？

師：燒那些有什麼用！

女徒：燒往生錢，父母先人才能享用。

師：燒那些沒有用！

（註：師開示以破執著，燒往生錢與見性、了生死無關。）

× × ×

民國七十年

徒：師父，承天寺每年辦超度法會，怎麼沒有訂出每一牌位要多少錢？

師：定了價錢，那些沒錢的不就無法超度了嗎？

（註：師慈悲，貧富平等觀。）

徒：放燄口是什麼？

師：我沒有學。

× × ×

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徒偕友人去見師。

師面向友人說：孩子有的是來還債，有的是來討債的。（友人感觸良多，因爲他曾經家庭變故，妻離子散，子隨其母而不認其父。）

（友供養師，師收。我供養師，師知我有困難，不收。我執意呈上，乃收。）

師：眞不好意思！

× × ×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夢見我在某一寺廟走廊的大柱上（今詳回憶，似是妙通寺大殿右廊之大柱），掛起廣欽師父之幢幡，然後對之禮拜，後與人同桌吃飯，皆素不相識。因此關心師之健康，三日後，去妙通寺見師，將此夢稟告。

師：像可拜，紙不可拜。（徒拜謝師之開示，起身，師指妙通寺大雄寶殿）去四面看看。

（註，妙者，不可說；通者，四通八達；四面看看，到處都可通達大雄寶殿——佛之境地。）

× × ×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見師時，師亦指妙通寺大殿。

師云：去四面看看。

（註：再開示如前）

× × ×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我夢見有人說廣欽老和尚出國。二月十三日，師涅槃。

（註：事先夢中示感，機兆於先。）

在去年妙通寺水陸法會時，我曾預感到老和尚再住世不久，曾默求菩薩多住一些時日，以廣度眾生，並在涅槃之前，令我得見一面。

當我於年初七得知，菩薩於年初五入涅槃，年初八趕往妙通寺，仍見到聖體最後一面，次日封起，再也見不到。唯一留下的是「無來也無去，沒有什麼事」。

廣欽菩薩住世時，總是教人老實念佛。然而他也是禪宗的一代祖師，徒凡有所問，均即開口，不假思索，猶如光照明鏡，隨即反射而出。本文中師之問答，全是如此反射出來的。師每出語，都富禪機，可是我根器淺薄，非得一再指點，不能領悟，也可見師父慈悲，誨人不倦。

道源長老上堂法語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農曆十月二十五日

廣欽上人　九四高齡

開壇傳戒　普度有情

廣欽老和尚，現年九十四歲，今逢暖壽之日，特約山僧上堂讚歎功德。老和尚生於民前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原籍福建漳州惠安縣人，俗姓黃。民前一年，師二十歲，於泉州晉江城內承天寺，禮苦行僧瑞芳師爲師，剃髮出家。師一生苦行，受其剃度師之影響良多。師常坐不臥，一心念佛，受其剃度師之教導也。民國二十二年夏季在興化縣龍山寺受具足戒。三十六年來台灣隨緣教化普勸念佛。四十九年在台北縣土城鄉創建承天寺，爲報其出家之恩也。七十一年在高雄六龜鄉再建妙通寺。七十四年冬期開壇傳戒，出家二眾戒子約五百人，在家二眾戒子二千餘人，是皆老和尚福德之感招也。至今老和尚戒臘已五十

三夏矣。

雖然如是，即今上堂一句，應如何讚揚？（振杖云）

德臘具尊稱長老

福壽雙增號高僧

傳供疏文

夫佛法者　乃宇宙之眞乘　爲人天之眼目　黯世之明燈　渡生之寶筏也　溯自我佛　釋迦世尊　睹星悟道　首唱華嚴　雙樹潛輝　暢示涅槃　談經說法四十九年　無非運同體之大悲　愍群生之疾患　實欲其咸離於沈淪　以悉證于妙圓也　及至漢殿飛來金人示夢　於是白馬傳經　沙門供饌　中國佛法始興　迄今二千餘年矣　高僧輩出　或疏經造論　或宏演眞諦　或苦行眞修　或身教謹嚴　是皆宏宣大教自他兩利者也　迺者末季　正法陵夷　邪說充斥之際　而我廣欽上人乘願來臺　以苦行身教度生　首創造廣照寺於新店　繼創建承天寺於土城　復創建妙通寺於寶來　計先後薙度弟子百餘人　皈依弟子約四十萬之多　並於客歲冬在妙通寺傳授三壇大戒一堂　出家戒弟子約五百人　在家戒弟子約二千二百人　極一時之勝　廣公老人　宿根深厚善因斯培　壯年入道　矢志苦修　不食人間煙火者垂六十年矣　雖歷

盡艱辛苦楚　而道心愈益堅貞　德高望重　得享九十晉五大年　其言
其行　堪爲人天軌範　是古佛再來歟　抑菩薩示現歟　凡愚莫測也
佛教緇素　及弟子法眷等眾　感慈德之無極　謹擇奉安之辰　虔獻芹
蒲之供　伏願　極樂國中　慈祥安住　大悲心裏　常念眾苦　祈乘願
而再來　俾有緣而得度　國家固萬世之基　佛教獲千載之興　謹疏
微忱　恭祈
慈鑒

佛教緇素暨薙染弟子法眷等百拜　謹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正月廿六日

廣欽老和尚供讚

苦行度眾　眞淨眞禪　不食煙火六十年　道範利人天　建寺安僧
恩澤滿塵寰　南無度人師菩薩（三稱）

爲廣欽長老封龕法語

悟明

偈　曰

來時無所來　去時無所去
來去本自然　眞是如來意

恭　維

妙通堂上開山第一代廣欽上座，乘願再來，現身菩薩，自在無礙，善說妙法，數十年間，恒不倒單，斷食煙火，法喜充滿，如是自在，早已解脫，凡夫不識，這個那個，眾生有求，滿其所願。大悲聖水，神咒妙藥，身心病除，離苦得樂。教化緣盡，往生極樂，還本復原

，如是彌陀，你我虔誠，依教奉行，勸念聖號，早離娑婆。即今封龕，說法一句，作麼生會呢？

偈曰

要來就來　要去就去

如是自在　是西來意——封！

廣欽老和尚起龕法語

白聖

一靈眞性無起滅　何有圓寂與荼毘

菩薩應世度眾生　於無生處示有生

今有中華民國台灣省高雄縣妙通寺開山廣欽老和尚，出生於民前十九年十月廿六日，圓寂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正月初五，世壽九十有五，乃一菩薩應世之苦行頭陀，一旦示寂，四眾咸悲，擇於今日舉行傳供、荼毘儀式，紀念老人一生戒德崇高，苦行超群，畢生度眾無數，咸示以禪淨雙修之法門，因而受益者良多，成就者頗不乏人，現老

人住世緣盡，預當乘願再來，吾等有緣眾生或可再會於娑婆世界也。雖然如是，即今起龕一句，又作麼生道？呼曰：

「廣欽老和尚委悉麼！這個四大速捨去，換個五陰好度生。」

起！

荼毘舉火法語

既是菩薩應世，當知世事無常；

焚去四大五陰，與我自性何妨。

舉火把云：舉起三昧火，焚燒六情根；

萬般皆解脫，火裏現金身。

燒！

台北承天禪寺、廣承岩、寶來妙通寺開山住持廣欽老和尚，於民國七十五年國農曆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五）淨業圓成娑婆緣盡，安詳示寂，距生於民前十九年國農曆十一月八日（十月廿六），世壽九十有五，四眾弟子等，隨侍在側，謹遵佛制，助念彌陀聖號，並於前三七各施放三大士瑜珈焰口一台。謹擇於國二月廿四日（農正十六）封龕，三月六日（正廿六）（星期四）上午十時恭請諸山長老傳供，是日下午二時恭請　白聖長老就於妙通寺舉行荼毘，並遵　老和尚遺囑，靈骨分別供於承天寺、廣承岩、妙通寺納骨塔內，謹此訃

聞

廣欽老和尚示寂讚頌委員會

主任委員：白聖

副主任委員：悟明　了中　淨心　菩妙

委　員：道源　慧三　瑞今　宏船　默如　戒德
佛聲　玠宗　印順　盛雲　雲霞　悟一
靈源　演培　慈靄　煮雲　星雲　妙蓮
眞華　成一　懺雲　開證　淳皓　廣元
妙廣　聖印　隆道　廣化　聖嚴　祥雲
淨良　靈根　明田　以德　今能　淨空
明乘　宏慈　煜明　學根　賢頓　廣仁
如虛　聖琉　心平　淨行　蓮航

總幹事：法智

副總幹事：圓宗　會本

披剃徒：傳功　傳安　傳行　傳慶　傳章　傳布　傳悔　傳奉　傳斌　傳聖
傳良　傳總　傳定　傳度　傳通　傳化　傳尊　傳顗　傳性　傳閑
傳達　傳暢　傳平　傳甚　傳體　傳溪等
傳正　傳持　傳證　傳喜　傳緣　傳賢　傳寬　傳登　傳淨　傳德
傳岸　傳聞　傳嚴　傳應　傳自　傳徹　傳陀　傳實　傳蓮　傳揚
傳遠　傳一　傳坤　傳常　傳仁　傳輝　傳瑩　傳生　傳宗　傳吉
傳幻　傳嘉　傳傑　傳直　傳智　傳演　傳善　傳欣　傳虛　傳雨

傳現　傳依　傳昌　傳因　傳貴　傳詠　傳福　傳毓　傳竺　傳好
傳根　傳淳　傳松　傳敦　傳量　傳守　傳涵　傳寧　傳富　傳惠
傳空　傳旭　傳如　傳深　傳清　傳願　傳恩　傳宜　傳滿　傳榮
傳慈　傳無　傳巧　傳悅　傳圍　傳養　傳穩　傳力　傳等　傳愷
傳心　傳受　傳箴　傳凱　傳知　傳範等

披剃徒孫：

道濟　道空　道守　道乘　道宏　道榮　道願等
道明　道觀　道諦　道賢　道輝　道熹　道映　道憲　道明　道意
道華　道聞　道穎　道開　道融　道容　道恒　道心　道眞　道祥
道智　道啓　道學　道悟　道本　道晟　道永　道淨　道學　道普
道融　道量　道荃　道寧　道果　道願　道元　道生等

嗣法門人：

照霞　振光　達航　慧印　傳斌　傳悔　如田等

護法代表：

王文山　王瑞林　王孫雅蓮　毛松年　毛振基　吳修齊　林坦平
林則彬　林覺非　周宣德　周樑勳　胡美璜　高德義　徐眞量
唐啓揚　陳廉泉　莊南田　張麗堂　黃添印　黃龍順　程世俊
曾華英　楊政河　趙廷箴　鄭彥信　蔡煥璋　韓　同　魏任楨等
（以姓氏筆劃排列）

首

地址：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寶建路62號妙通寺
電話：（〇七）六八八一四七八—八〇